

旧参
K892.29
Y L X
(4)

采菲錄

第四集
姚靈犀編



975908

錄 四 菲 采

姚 靈 犀 編

纏 中
足 國
史 婦
料 女

采

菲

錄

天 津 書 局 印 行

錄 艷



采菲錄第四編目次

序 文 圖 影

考 證 專 著 韻 語

研 究 葑 菲 續 談

最 錄 叢 鈔 瑣 記

雜 俎 附 載

本編尚有存稿甚多並有勸戒一類
 暨珍貴之圖影未能於第四編內悉
 數刊載至為抱歉現正從事於「
 菲新編」一經編就即行付印務希
 前承惠寄文圖諸君鑒原為幸

采菲錄第四編

采菲錄第四集序

牧青

或有病采菲錄之類者曰。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外不聞有采菲之言也。召南之采芣采蘋采藻。亦僅各只一采而已。今也姚君靈犀之采菲。乃竟至於再。至於三。而猶采采不已。不將使讀者厭其再三瀆。瀆則不顧乎。余應之曰。唯唯。否否。先生殆非真讀采菲錄者也。殆淺嘗輒止。而未能深味乎其言者也。殆將遊乎錄之外。而不思遊乎錄之中者也。苟能遊乎錄之中。將左顧右盼。如入山陰道中。將帆隨湘轉。望衡九面。否則如入五都之市。如行九達之途。目眩神迷。惟恐其盡。烏有厭之之說乎。譬之於味。弗食不知其美也。譬之於樂。弗奏不知其善也。今靈犀之采菲錄。無美不收。亦無疵不載。記事務求其確。釋理不厭其詳。凡有見聞。罔弗登載。文則韓潮蘇海。詩則宋艷班香。據事直書。褒貶自著。見仁見智。存乎其人。是直采菲之董狐。奚止更生之著錄。先生何人。乃竟引以爲病乎。且聞昔有讀古碑而病其字之不良者。唾之。已去復返。坐臥碑下者三日不去。客之厭采菲錄者。得無類碑下之人乎。以我之讀詩所見而言。

蘋蘩蒹藁。固祇一采而無餘。然參差荇菜。何以左右流之。左右芼之。流之芼之。而加以左右。是四采矣。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即此一章而言。已四采矣。若合三章言之。靈犀之采菲。尙缺三分之二焉。何頻之有。客聞之。咋舌而起。嗒焉無語。嫉姚之病。霍然而愈。

采菲錄第四集序

餐 英

天下事有問其名則惡。而其實甚美。觀其外則苦。而其內甚甘者。姚君之采菲錄是也。夫菲者薄也。又作芴。芴。土瓜也。味甚劣。在詩之邶風。則曰。采芴采菲。無以下體。爲其或苦而不能食也。今著錄而以采菲名。得無畏人之嫌其惡而憎其苦乎。況錄中所載。皆婦女纏足事。縱使發揮盡致。亦不過小人下達。袁大令肆口譏評。遺臭萬年。桓司馬有心爲惡。烏觀所謂美而甘者。而抑知不然。夫小人惡矣。第恐不求其達。臭誠惡矣。第恐未必能遺。何以言之。臭者惡味也。臭而能遺。則必有其不臭者在。下者苦境也。下而能達。則必有幡然憬悟之時。淺見者。但觀其外。而不觀其內。僅聞其名。而不求其實。是皆庸俗膚淺者流。而非好學深思之士也。今即以纏足言。驟聞之。則必曰。陋俗也。惡習也。談及閨闈。非君子也。而何以當風尙之時。羅襪香鞋。輝煌絢爛。

柳腰蓮步。婀娜風流。匪特村夫村婦。登徒者流。兒之咸以為寶。即正人君子。顯宦達

官。口雖不言。心則未嘗不以為美。何其盛也。一曰歐風起。蓮運衰。晉之美者。今則

不以為美矣。嘗奮其纏之之始。步履維艱。小娃呼痛。不得其法者。流弊尤多。而孰知纏

之得法。臻妙極。玩者。身輕若燕。步捷如飛。善武術者。走及奔馬。矯若游龍。及至許字

於人。卦占歸姓。翁姑喜。父母歡。賀客羨。郎心。人誇其美。我目。猶憐。不亦可謂

苦盡甘來者乎。又况纏之得法者。絕無痛苦之可言。痛苦者。皆不待其門而入也。

此說可徵蓮痴先生所撰香蓮評議因未脫稿擬刊於采菲集中。采菲之錄。可詳參考。

錄中所載。利害皆備。取輕取重。何去何從。是在者之達與不達。有無千載以後之

思想否也。美歟。惡歟。甘歟苦歟。吾又何必強執途人與之言歟。

采菲錄 第四編自序

談蓮之作。自方勃有裳始。品評而外。多尙空言。於婦女足之道。無所發明也。後人考

證甚多。遠溯秦漢。近昉宋元。莫衷一是。亦難肯定。餘一鱗半爪。散見於載籍詩詞

者。率多揄美之辭。至於衰然成帙者。則又殊罕觀也。真時。人咸知織足為美。而又

狃於理學餘毒。視為病猥褻。卑之無足高論。乃不肯言。或視為固然。亦不以為名貴。

迨此風既熄。反令人不能或忘。此好奇之士。所以珍爲尙。從而考索研。弗能自己也。夫我國婦女之^風。足。至於今日。人多嗤爲陋俗。諸錮習。又孰知^其創於南唐。繼於趙宋。盛於元明^{之世}。清代雖經詔旨煌煌。屢次禁止。而卒不能革除^淨盡。至今山陝偏僻之區。尙有^守莫改者。蓋踵行學步。亦近千年矣。洎乎海禁大開。時風丕變。餘波漸泯。織趾弓^鞋。幾成陳迹。是其歷史。寧弗有足述者。設處今茲。而再無述作。吾恐後且無聞。此固不佞頽歲以還。雪披露纂。不惜時采廣徵。以編采^非錄之初旨也。始以此種題材。一^二編已足成事。顧海內不乏同好。印傳相示者。紛紛而至。於是一而再。再而三。今四^集又告成矣。溯六帖於白孔。不厭其多。仿五筆以容齋。寧嫌其贅。殆不啻自珍之帚。諍痴之符也。或笑而問曰。纏足褻爭也。何述之不已。又殺青以從事。君無乃不憚煩耶。余笑而謝曰。唯唯。否否。吾人之慕少艾。其情出於天然。或別有所寄。不自知而^發於外。惟其不能得也。而慕之亦愈甚。此人之常情。亦世所習見。第人情有所感。必^有所寄。寄情堅者。遂成癖好。苟無所寄。觸處茫然。便覺此心無主。或少生趣。不獨^余寄情於此。海內同好。莫不寄情於此也。何以寄情於此。即求之不得。不覺思之成癖。抒其情於所欲言。癖好既深。故言之覩縷耳。生於蓮^蓮。既衰之後。蓮鈎

之美。已不復見。追思往日揄美之辭。稱艷有加。或有所疑問。或有所發明。咸於此道。資爲談助。連篇累牘。遠道弗遺。余亦欲藉覘各人心情之不同。而思追尋其故。適亦寄情此道。因以集其成焉。况修羅劫中。避兵無計。須彌塵外。大浸稽天。惟有金蓮世界。可以安心寄性。但覺碧纒綉綺。香接襟袖。想像之美。有勝於目接手握之情。自樂其樂。以求快慰於一時。海內同好。各有所感。各有所寄。方且助余資料。俾此書層出而不窮。余豈憚煩耶。且不敢憚煩也。茲於斯編之成。聊書吾感。若此蟬嫣無竟。尙有待於羣賢。盍簡方新。是所望於大雅。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秋八月丹徒姚靈犀題記

題采菲錄

陳牧青

采菲錄第四集喜又告成擬再序未果因賦七古一章

中華民衆建國二十有七載。孟秋之月采菲四集將告成。我欲爲文叙顛末。苦似魴魚之尾。儼如尹何爲邑遇子產。操刀製錦遭阻橫。易文爲詩用韻語。始克達我作序之微言。小

此情有如裨諶爲命訪東里。於邑則暗於野明。今以野人說野事。藉喻采菲之行

錄已足三集。胡爲采猶進行。請看農夫殖百穀。播種易耨須深耕。蒐苗當起於此時

。并楊所引花間詞商隱絕可證。然合璧引杜詩乃入襪類。恐唐人自以足指爲玉筍。非必以弓織也。牧之集亦作詠襪詩。楊誤。

自墨莊漫錄以纏足始五代。諸小說所見皆同。余舊頗疑之。因攷古昔詩詞如螭首蛾眉。犀齒蟬鬢。桃顯杏臉。櫻口柳肢。凡婦人一身。摩頂放踵。亡不極意形容。而足者當今自面目外便爲第一義。宋元間咏婦人舉筆關涉。六朝前文士詎容全置弗言。宋玉登徒賦婦人之陋極矣。而不云其足之巨。陳思甄后賦婦人之妍極矣。而不云其足之纖。又史傳所載古今美婦人必有大異於衆者。果六代前知纏足。則積習之久。其創意出奇。豈無一二殊絕。而史傳杳不聞。又楚宮之腰。漢宮之髻。皆以風俗崇尚。昭灼簡書。至足之弓小。今五尺童子咸知艷美。當時寧無一酷好者。而靈運太白沾沾素足之女。俾千載風流之案。迨老鐵而發耶。觀木蘭歌。始終改服。足具變革之大者而俱置之。餘可概見矣。

唐以前婦人足與男子無異。則足之服製可知。子建所稱羅襪。成式所賦錦鞵。大概與男子同。或加文繡耳。今世纏足已久。不爾則衆擲揄之。當六代前不以爲人妖乎。莊周云。四者孰知正色。誠然哉。自昔人以羅襪詠女子。六代相承。唐詩尤衆。至楊妃

馬崑所遺。足徵唐世婦人皆著襪無疑也。然今婦人纏足。其上亦有半襪罩之。謂之膝襪。恐古羅襪或此類。載攷唐人雜說云。崔彥昭與王凝中表。有隙。後彥昭相。其母敕婢多製襪履曰。吾妹必與子皆逐。吾將其行。彥昭因不敢爲怨。夫男子之襪。行多則敝。使如今之膝襪。卽遠行何以多爲。據崔母所言。則唐世婦人之襪。誠與男子無異。而兩京六代皆瞭然矣。（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及淥水不沾衣香塵惜羅襪皆唐詩餘尙衆）

曹子建賦。踐遠遊之文履。又繁欽詩。足下雙遠遊。蓋魏晉間履名遠遊也。夫今之婦人足尙弓小。卽跬步難之。豈宜以遠遊名履。藉第令婦人織足善走。然深居壺閣。亦不宜名履遠遊。蓋卽男子履名。婦人共之。繁詩曹賦。因寄之題詠耳。

又御覽云。昔製履。婦人圓頭。男子方頭。蓋作意欲別男女也。太康婦人皆方頭履。與男子無異。案今婦人履與男子絕殊。卽欲爲方頭與男子同。何可得。而御覽之言若此。則六代前婦人之履斷可識矣。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皆娘織麗善舞。以帛繞脚屈上。如新月狀。由是人皆效之。以此知札脚五代以來方有之。如熙寧元豐前猶爲者少。近年則人人相效。以不爲者恥也。右墨莊漫錄所引。據此則宋初婦人尙多不纏足

者。蓋至勝國而詩詞曲劇。亡不以此爲言。於今而極。然美色愈無聞矣。

李白詩。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墮。白地斷肝腸。案謝靈運有東陽道中詩云。可憐誰家婦。淥流洗素足。明月在雲間。迢迢不可得。答云。可憐誰家郎。淥流乘素舸。但問情若爲。月就雲中墮。太白全祖之。而注不知引。

案謝李之題素足。又皆本陶「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也。即此知晉唐婦人不纏足無疑。夫足素則不織。織則不素。未有旣纏之足。濯諸淥流者也。

昔題婦人足不曰素潔。則曰豐妍。(豐趺皜春錦足趺如春妍是也)夫今婦人纏足。美觀則可。其體質乾枯腥穢特甚。使謝李輩舍其弓織。而誣以潔素。一何舛哉。

太白浣紗女詩。一雙金履齒。兩足白如霜。又曰。履上足如霜。不著鴉頭襪。予嘗戲謂太白何迺盼此素足女再三。張愈光云。李可謂能書不擇筆矣。(張愈光晚年好縱筆草書不師法帖嘗題所書後曰野花艷目不必牡丹邨酒酣人何須蟻綠太白詩越女濯素足行人解金裝漸近自然奚事金蓮玉弓乎可謂善謔)

案楊兩引太白素足女詩。而訝其回盼。張又有野花邨酒金蓮玉弓之說。蓋皆未悉唐初女子不纏足故也。(金蓮始六朝潘妃步步生蓮花事然非言鞵履也後世相承皆失攷)

古今制度創革。誠有大不同者。如書籍之雕板。婦人之纏足。皆唐末五代始之。盛於宋。極於元。而又極盛於今。二事顛末絕相類。纏足本閨幃瑣屑。故學者多忽之。因歷考其說如右。顧六代前載籍浩瀚。或他有確證。可盡破羣疑者。余固不敢執以始於唐末也。博極君子幸得其詳焉。

墨莊漫錄攷婦女弓足。起於李後主。予案樂府雙行纏。知其起於六朝。張禹山云。史記云。臨淄女子彈弦躡屣。又云。搖修袖。躡利履。意古已有之。再攷襄陽耆舊傳云。盜發楚王家。得宮人玉履。張平子賦云。金華之鳥。動止遺光。又云。履躡華英。云羅襪躡蹠而容與。曹子建賦。羅襪生塵。焦仲卿妻詩。足躡花文履。繁欽詩。何以釋憂愁。足下雙遠遊。梁武帝莫愁歌。足下絲履五文章。卞蘭美人賦。金蓮承華足。陶潛賦。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崔豹古今注。晉世履有鳳頭重臺分稍之制。唐詩。便脫鸞靴出翠帷。又麗情集載章仇公鎮成都。有真珠之惑。或上詩以諷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形雲猶擁牡丹鞵。應知子建憐羅襪。顧步褰衣拾墜釵。李義山詩。浣花牋紙桃花色。好題詩詠玉鉤。陶南邨謂唐人題詠略不及之。蓋亦未之博考也。

雙行纏之說。已詳辯於前矣。卽楊此條所引。益知唐以前婦人無札足者也。

履也。屣也。鳥也。屨也。四者小異而大同。古男子婦人共之。蓋其形製不甚懸絕。自唐宋五代纏足。遂專以弓脚屬之婦人。而履屣屨鳥皆歸之男子。致用修所引秦漢六朝語。躡屣利履玉屨鸞靴金華遠遊花文重臺諸製。竝男子同。無一及於弓織者。當時婦人足可概見。雖鳳頭牡丹等號。類今女子所爲。然率是履上加以文繡花鳥作此名耳。惟義山詩較似近之。實溫杜一時事也。焦仲卿樂府本云。足下躡絲履。卒章又有絲履與前相應。楊作花文履。誤。又御覽末引陳思七啓云。金華之鳥。動止遺光。非張衡也。唐以前言婦人履鳥。尙有可考者。補錄下方。其製作無大異於丈夫。亦隨代足證云。

周禮曰。屨人掌王及后服履。爲赤鳥黑鳥。

又曰。王后翠衣玄鳥。瑜翟赤鳥。

又曰。命婦之屨功屨散屨。

漢武帝內傳曰。西王母履玄璠文鳳之鳥。又拾遺記云。王母曳丹玉之履。

列仙傳曰。昭帝葬鈞弋夫人。空棺但絲屨存。

趙后外傳曰。后順風揚音。帝令馮無方持后履。恐遂仙去。

西京雜記云。趙飛燕立爲后。女弟合德進同心寶綦履。

風俗通曰。婦女始嫁。作漆畫履。五色綵爲絲。

東宮舊事曰。太子妃有絳地文履一兩。

搜神記曰。宮亭湖有賈客見一女子曰。可爲買兩絲履。

崔浩女儀曰。婦以冬至進履襪於舅姑。

齊書曰。高帝性儉素。宮人皆著紫履。

梁書曰。江妃寶屨直千萬。又西施響屨廊。在吳中。

汝南先賢傳曰。戴良嫁女。布裳木屐。

交州記曰。趙嫗者乳長數尺。不嫁。入山著金鞮履。

異苑曰。丹陽縣有梅姑者。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

炙穀子曰。菲絲爲屨。宮中妃嬪皆著。

南史東昏紀云。每出遊。宮人皆露禪。著綠絲屨。

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著五綵靴。

太真外傳云。妃子死。馬嵬媼得錦襪一隻。

玄恠錄曰。橘中一叟云。君輸我王母女龍綺襪八兩。

右皆用修所遺。然無一語及弓織也。韓詩。一婢赤脚老無齒。自言赤脚無襪。非以纏札言。

案史記貨殖傳。倡優女子鼓鳴瑟跕屣。必趙衛女子掩長袂躡利屣。楊所引亦小異。

明東越胡應麟（元瑞）莊嶽委談載。婦人纏足。謂唐以前無之。余歷攷未得其說。古人風俗流傳。如墮馬愁眉等。史傳尙未絕書。此獨不著。太白至以素足詠女子。信或起於唐末。至宋元而盛矣。又古言婦人弓腰而不言弓鞋。言織指而不言織足。則陶宗儀之說。未爲無見。晉木蘭歌述婦人改服。但稱雲鬢花黃。略不言足。誠似可疑。第六朝前婦人之履。不知與男子竟有別否。此雖閨閣靡關涉。然是古人變革之大者。尙俟詳攷定之。郎瑛謂纏足起李後主宮人宦娘。見類稿。（以上錄自少室山房筆叢）

按胡元瑞此作。係爲駁楊升庵論婦女纏足者。楊之原作。尙未獲見。或即因其僞撰雜事秘辛。謂漢世已束縑迫襪。收束如禁中之語而發。閱者如有所見。尙乞錄寄。以資考證。

沈德符考婦人弓足

婦人纏足。不知始自何時。或云始於齊東昏。則以步步生蓮一語也。然余向年觀唐文皇

長孫后繡履圖。則與男子無異。友人陳眉公姚叔祥俱有說爲証明。又見則天后畫像。其芳趺亦不下長孫。可見唐初大抵俱然。惟大歷中夏侯審咏被中睡鞋云。雲裏蟾鈎落鳳窩。玉郎沉醉也摩挲。蓋弓足始見此。至杜牧詩云。鈿尺纔量減四分。纖纖玉筍裹輕雲。又韓偓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只抵今製七寸。則六寸當爲今四寸二分。亦弓足之尋常者矣。因思此法當始于唐之中葉。今又傳南唐後主爲宮婢宵娘作新月樣。以爲始於此時。似亦未然也。向聞今禁掖中。凡被選之女。一登籍入內。卽解去足絛。別作宮樣。蓋取便御前奔趨。無顛蹶之患。全與民間初製不侔。予向寓京師。隆冬遇掃雪軍士。從內出。拾得宮婢敝履相示。始信其說不誣。近年黃岡瞿徵君九思建議禦虜。中有一說。欲誘化其俗。令彼婦人習中國法。俱束縛雙足爲弓樣。使男子惑溺。減其精力。惰於擊刺。以爲此弱虜妙策。予亦不知此計果有濟否。但隆慶元年大虜攻陷山西石州。擄所得婦女驅之出塞。憎其不能隨馬疾馳。盡刖其雙足。以車載歸。百無一活。世固有不愛雙纏者。瞿君此策。亦未爲制勝也。近日刻雜事秘辛。紀後漢選閱梁冀妹事。因中有約束如禁中一語。遂以爲始於東漢。不知此書本楊用修僞撰。托名王忠文得之士酋家者。楊不過一時游戲。後人信書太真爲所惑耳。

又說胡元瑞論纏足

楊用修謂婦人纏足。始於六朝。以樂府雙行纏爲據。其說誠悞。友人胡元瑞駁之不遺餘力。因引晉人男方頭履女圓頭履爲證。又云。宋齊以後。題咏婦人足者甚多。並不及其纖小。然終無實證以折之。按梁武帝弟臨川王蕭宏與帝女永興公主私通。遂謀弑逆。許事捷以爲皇后。永興公主使二僮衣婢服入弑。及升階僮踰限失履。闔帥令與人八人抱而擒之。搜僮得刀。乃殺二僮。夫可爲婢服。且失履。則足之與男子同可知。當時梁去唐不遠。是一大證佐。而元瑞未之及也。元瑞又引道山新聞。以爲始於李後主宮嬪宵娘。似不始於中唐。則又與自所引杜牧詩相背馳矣。一人持論尙游移無定見。乃爾。何以駁正前人耶。余已記弓足。因再閱元瑞說。又訂之如此。（以上錄自野獲編）

劉廷幾婦人弓足考

婦人弓足。上古未聞。墨莊漫錄云。書傳皆無所自。故詩云。玉柱插銀河。又云。兩足白如霜。止言白不言小。而金蓮之名始於齊東昏侯。爲潘妃鑿金爲蓮花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即各詩中形容美人。亦止言其杏臉桃腮。柳眉櫻口。霧鬢雲鬟。冰肌雪腕。並未言及宮髻三寸。新月半彎。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宵娘。纖麗善舞。

。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命宮娘以帛纏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因宮娘作也。是婦人纏足自五代以來方有之。元曲云。翠裙鴛繡金蓮小。後世皆效之矣。舊時婦人皆穿襪。卽宮娘亦著素襪而舞。襪製與男子相同。有底。但瘦小耳。自纏足之後。女子所穿有弓鞋繡鞋鳳頭鞋。而于鞋後跟。鏤木圓小墊高。名曰高底。令足尖自高而下。着地愈顯弓小。遂不用有底之襪。易以無底之直桶。名曰褶衣。亦曰凌波小襪。以罩其上。蓋婦人多以布纏足。而上口未免參差不齊。故須以褶衣覆之。然亦有平底者。至睡鞋則用軟底。（今稱褶衣卽膝褲也）予少赴友人之招。坐間有以小鞋擎杯送酒者。促予詠之。予有句云。燈前注流霞。掌中擎新月。雖一時狂興。後亟爲刪去。（錄自在園雜志）

愈理初書舊唐書輿服志後

劉昫等作志肯。言婦人貴賤履舄及靴。略本開元禮序列。下及唐六典內官尙服注。謂皇后太子妃青鞵舄加金飾。開元初或著丈夫靴。又言武德來婦人著履規制重。開元來線鞵輕妙便事。惟侍兒乃著履。通典禮八十二云。外命婦朝會至西階脫舄升。又云量設脫履席於東西階下。命婦應升者。至階脫舄升。又云司賓引降各納舄。此本開元禮。開元禮

云。皇后正旦冬至受外命婦朝賀。西階下脫鳥升。其會儀設脫鳥席於東西階下。脫鳥升。酒行畢。降。納鳥。是脫去複下履也。迨後婦人足弓。於南唐漸成風俗。此爲寶書矣。南唐裹足。亦僅聞窅娘。道山新聞言之最詳。至明人忽有異說。謂古亦弓足。其說有二。一者言孝堂山漢畫。女人足前銳。今審石刻。男足亦前銳。乃側畫體。且畫惟方履則見稜。婦人至晉始方履。漢畫宜前銳也。古鏡鑄舞女像。足亦前銳。舞用利屣。屣前銳。非足銳也。一者無知之人妄說古書。晉人詩云。霧露隱芙蓉。見蓮不分明。度辭不憐也。乃遠附之金蓮。謝靈運詩云。可憐誰家婦。綠流濯素足。明月在雲中。迢迢不可得。白足濯溪。而引窅娘雲裏月常新。南史言齊東昏鑿蓮花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花也。乃寵異神明之。如以金蓮花盆濯足之意。而僞增云。使以帛纏足行蓮花上。古樂府云。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溫庭筠錦鞍賦云。粲耀織女之束足。燕婉嫦娥之結璘。行纏裹春雲。束足結璘。皆足飾而云裹足。杜牧鈿尺琉璃。則七寸五分之青履。韓偓六寸圓膚。已是五代。而云唐時皆然。杜甫詩云。羅鞵紅蕖艷。乃青履紅鞵。而楊慎云。古本麗人行。有足下何可有。紅蕖羅鞵穿鐙銀。誤以紅蕖爲金蓮足。且造漢雜事秘辛。云足長八寸。底平指斂。約纏

迫秣。收束微如禁中。大唐新語太真外傳國史補並云。馬嵬店媼收得楊妃錦靴襪一隻。而明桑懌瑯環記造姚鶯尺牘。言楊妃雀頭履。長僅三寸。誠齋雜記言。天寶時桃源女子與寸趾。以足小得名。爲調停之說者則曰。某言古弓足。某書古不弓足。雞鳴犬吠。與人聲相亂。其執孝山堂畫者。則無一文可証。又不視男足。自使疑惑。吳志諸葛恪傳注。引恪傳云。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若時裏屈其女之足者。何假穿耳以爲說哉。弓足之事。宋以後則實有可徵。鶴林玉露云。建炎四年柔福帝姬至。以足大疑之。顰蹙曰。金人驅迫。跣行萬里。豈復故態。上爲惻然。徐積睢陽蔡張氏詩云。手自植松柏。身亦委塵泥。何暇裏雙足。但知勤四肢。已以足大不裹爲異。老學庵筆記云。宣和末婦人鞵底尖以二色合成。名曰錯到底。元時亦有之。張翥多麗詞云。一尖生色合歡鞋是也。侯鯖錄云。京師婦人粧飾與脚皆天下所不及。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又其時詠唐崔鶯鶯者云。(商調蝶戀花)綉履彎彎。未著離朱戶。以宋式追況之也。然蘇軾減字木蘭花。贈君猷家姬云。兩足如霜挽紵衣。又云。蓮步輕飛。夢溪筆談云。王綸家紫姑神謂其女履下有穢土。雲不能載。女子乃袜而登雲。李清照點絳脣云。見客人來。襪刻金釵溜。則北宋亦自有不裹足者。藝林伐山云。諺言杭州脚者

。行都妓女皆穿窄襪弓鞵如良人。言如良人者。南渡流人謂北方舊式。道山新聞云。窈娘以帛纏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揮麈餘話云。建炎時樞密計議官向宗厚。纏足極彎。長於鉤距。王僧戲之。謂脚似楊貴妃。言朝鞵過彎上。似其時婦人脚也。鬼董云。紹興末。臨安樊生游湖上寺閣。得女子履絕弓小。張循王妾履也。夷堅志丙集云。慶元時。湖州南門外一婦人著皂弓鞋。(見侯君素旌異志)游宦紀聞云。永福鄉一張姓僧。有富室携少婦求頰。僧曰。好弓鞋敢求一隻。裂其底。襯紙乃佛經也。其時鞵前彎上。故謂之弓。宋史五行志云。理宗朝宮妃束足纖直。名快上馬。則束足令直。始理宗時。直則不弓矣。弓小當別言之。花間集蜀毛熙震浣溪紗云。捧心無語步香階。緩移弓底繡羅鞵。是底前向上。吳自牧夢梁錄云。小脚船專載賈客小妓女荒鼓板燒香婆嫂。則但言其小。宋時幾以爲婦人通稱。輟耕錄云。元豐以前。猶少裹足。宋末遂以大足爲恥。此南宋時事。而嶺外代答云。安南國婦人足加鞋襪。遊於衢路。與吾人無異。所謂吾人。今廣西人。是宋時嶺外皆不弓足。輟耕錄云。程鵬舉宋末被擄。配一宦家女。以所穿鞋易程一履。是其時宦家亦有不弓足者。至金元之制。楓窗小牘云。汴京閨閣。宣和以後。花靴弓履。窮極金翠。今虜中閨飾復爾。瘦金蓮方瑩面丸徧體香皆自北傳南者。是金

循舊俗。而元時南人亦有不弓足者。淇淵靜語云。伊川先生後人居池陽。其族婦人不纏足。蓋言其族女子不肯隨流俗纏足也。野獲編則云。明時浙東丐戶。男不許讀書。女不許裹足。是反以裹足爲貴。今徽州寧國小戶亦然。積習所以難反。今知其所由起。則唐以前之制。宜爲理董之。周官履人職。有后及外內命婦之服。鳥履纒絢純。自後遺文散見。以推得古婦人履。禮服則圓頭高底。底向上。晉書五行志宋書五行志搜神記開元占經並云。初作履。婦人頭圓。男子頭方。圓者順從之義。可分別男女也。是履頭圓也。玉台新詠梁皇太子聖製戲贈麗人詩云。輕裾宜細襪。畫屨重高牆。（藝文類聚此首作簡文帝）和湘東王名士悅傾城詩云。履高疑上砌。裾開特畏風。（藝文類聚此首昭明太子）王訓奉賀率爾成詠詩（和簡文帝）云。簡釵新輾翠。試履逆填牆。徐君蒨初春携內人行戲詩云。草短猶通屨。梅香漸著人。鮑泉南苑看遊者詩云。履高含響珮。鞮輕半隱羅。草短通屨。高疑上砌。是底高也。見只編（明姚士麟撰刻海鹽志林中）云。米黻唐文德皇后遺履圖跋曰。以丹羽織成。前後金葉裁雲飾。長尺。底向上三寸許。中有兩系。首綴二珠。蓋古歧頭履也。是高底底向上也。向上則底下窄。漢人謂之晚下。釋名云。晚下如鳥。其下晚。晚而危。婦人短者著之可以拜也。拜謂俯也。其非高底者曰遠游履。

曹植洛神賦云。踐遠游之文履是也。其非高底圓頭。則前銳後無跟。名曰屣。史記貨殖列傳云。鼓鳴瑟。跼（音沓）屣。又云。揄長袂。躡利屣。漢書地理志云。彈絃跼躡。左思魏都賦云。邯鄲躡步。躡即屣。漢書注師古云。屣謂小履之無跟者。所謂小履。對禮服履言之。跼者史記集解臣瓚云。躡跟爲跼。以無跟故躡之。又跼之文言通曰屣。漢書雋不疑傳云。屣履起逆。後漢書王符傳云。屣履出迎。二文皆言跼履也。灸穀子雜錄云。鞞鞞晉宮內妃御皆著之。唐武德間。婦人多曳履。亦跼也。唐明皇楊妃鞞銘云。細細圓圓。窄窄弓弓。脫履露纖妍。跼履脫則鞞露。婦人足自較男子小。故鞞細圓。唐書車服志云。文宗制婦人青碧纈平頭小花草履。彩帛縵成履。而禁吳越高頭草履。草履皆鞞之。明初輟耕錄云。浙西之人。以草爲履而無跟。名曰鞞鞞。婦人非纏足者通曳之。今猶然也。古詩孔雀東南飛云。足下躡絲履。纖纖作細步。躡履故步細。蓋曳而緩行。所謂躡步也。又云。新婦識馬聲。躡履相逢迎。則急起迎之。所謂跼利屣也。其男女常服履皆前銳者曰鞞鞞。曰武靴。孝堂山石刻漢畫男女足皆前銳。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云。唐代宗朝。令宮人侍左右者。穿紅錦鞞靴。則女靴履前銳。北夢瑣言云。王迪車轍鞞靴鼻逾寸而不傷脚指。三日後入拜翰林。聞見近錄云。宋神宗開禧時。近侍以弓樣靴

進。韓維曰。王安用武靴。按隋書禮儀志云。長鞞靴田獵遊豫則服之。是男武靴亦弓而銳也。其弓向上者謂之鼻。漢釋名謂之卬角。其靴缺前韃者。釋名謂之鞞鞞。皆男女有之。其膝以下飾。有行滕結束。詩所謂邪幅在下。釋名云幅。所以自偪束。今謂之行滕。言以裹脚可以跳騰輕便。鞞末也。在脚末。然則行滕裹腓。鞞覆踝。古人所謂束足裹脚者如此。後漢書董祀妻傳云。蓬首跣行。賜以頭巾履鞞與男子同。宋高宗於秦檜死曰。吾今膝袴中可不帶匕首。則男子襪上及膝不用行滕。此古今之異也。其禮服履方圓改者。宋書五行志云。晉太康初婦人皆履方頭。此去其員從與男無別也。又云。孝武之世。幸臣戴法興。權亞人主。造員頭履。世人莫不效之。其時員進之俗大行。方格之風盡矣。是男女之式互易。女子惟大足故履頭員可改方。抱朴子云。吳景帝於苑中架小屋。施牀帳。以婦人屐履著其上。以試巫。則未改時員頭履也。其非禮服。則男女靴履同。史記滑稽列傳云。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是其時男女履同也。北齊書任城王潛傳云。天統二年拜太保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婦人持故靴向州言之。足同故靴可換。新唐書車服志亦言。中宗後宮人胡帽。海內效之。衣丈夫衣而靴。大唐新語云。天寶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襪帽。內外一貫。天寶以前

事如此。唐書滕王元嬰傳云。典籤崔簡妻以履抵元嬰面血流。唐詩紀事云。段成式光風亭夜宴。伎有醉毆者詩。擲履仙鳧起。捲衣蛟蝶飄。可脫履擲抵人。是唐以前男女履同也。古丈夫貴者履朱。婦人貴者履青。有綵色。三輔黃圖云。鈎弋夫人棺中但有綵履。列仙傳作絲履。西京雜記云。趙合德上飛燕同心七寶綦履。秦嘉與婦書云。今致龍虎組緹履一緹。陸機織女賦云。足躡刺繡之履。魏高允羅敷引云。脚著花文履。耳穿明月璫。梁武帝河中之水歌云。足下絲履五文章。平頭奴子掣履箱。沈約少年新婚爲之詠云。錦履并花文。繡帶同心苴是也。惟南齊書云。高祖素儉。宮人盡令著紫絲履。其他婦人非貴者履亦有綵色。漢書賈誼傳云。絲履編諸緣。注服虔云。加牙條以作履緣。師古云。編諸若今之織成而爲庶人夔妾之履。張衡南都賦云。侍者履躡華英。至唐時則新唐書車服志云。文宗時。婦人平頭小花草履。綵帛縵成。和凝詞云。叢頭鞵子細編綦。鬻粹金絲。即漢書王莽傳所謂句履。歧頭出履二寸者。五代時猶有叢頭之名。以及歧頭平頭。可因以見晉後頭方。晉前頭圓之制。非盡便服利屣前銳也。古婦人富貴者衣長不見足。漢承古制。婦人袍旁有曲裾。江充傳注蘇林云。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繒角名曰交輸裁。元后傳絳緣諸于。注師古云。諸于大掖衣。即袷衣類。此寬衣大襪。唐謂之燕尾。明

曰插襪。其燕服則窄。庾肩吾詩云。細腰宜窄衣。長釵巧扶髻。庾信詩云。小衫才裹臂。纏弦恰抱腰。古男子上衣下裳。婦人則不殊。裳衣窄褻長裳連衣言從一也。明史輿服志云。婢使長襖長裙。小婢使長袖短衣長裙。短衣見裙爲賤人之服。古婦人衣曳地。其不曳地。則史表著之。若漢文帝中人王莽妻美惡皆爲口實。衣曳地則覆履。惟見底。故底高。順從人。故頭圓。其弓足小而銳者。求之於古。亦有所出。出於古之舞服。史記躡利屣。集解徐廣云。利屣舞屣也。足容重舞則見屣。舞屣花文薄底。頭利銳綴珠。張衡西京賦云。振朱屣於盤樽。文選舞賦注引卞蘭許昌賦云。振華足而却蹈。顧野王舞賦云。頓珠履於瓊簾。曹植妾薄命云。妙舞僂僂體輕。解裳遺履絕纓。梁昭明太子舞詩云。入行看履進。簡文帝舞詩云。巾度履行疎。小垂手云。頓足轉雙巾。沈約詠脚下履云。裾開臨舞席。沈君攸伎詩云。頓履鳴珠珮。劉孝儀和舞云。迴履裾香散。又云。頓履赴絃餘。劉遵應令詩。履度開裙攝。殷芸詠舞云。頓足有餘情。庾信詠舞云。頓足隨疎節。江洪舞女云。頓足復含姿。李翱嫁拓枝妓云。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帷。蓋舞先見足。故言屣。履靴利屣本織。因而裹之。宵娘裹足者。舞人也。南唐書言小周后刻鞵步香階。手提金縷鞋。是南唐貴人不弓足。弓足出舞利屣明也。大足利屣。則屣

前銳利。有鼻而弓。古弓靴履不弓足。南唐弓足。束指就屣鼻利處而織向上。宋理宗時織直。後乃織向下。此其大略也。然金史輿服志云。皇后烏青羅製。白綾裏。明金黃羅準上用玉鼻仁如意頭。眞珠裝綴繫帶。鞵青羅表裏。綴繫帶。其烏如意頭玉鼻仁飾珠。與皇帝烏同。明史輿服志云。皇后青鞵烏。飾以描金雲龍皂純。每烏首加珠五顆。皇妃皇嬪及內命婦青鞵烏。皇太子妃鞵同命婦。九品青鞵烏。宮人則弓樣鞋。上刺小金花。是貴人不以裹足入制。而宮人弓鞋爲利屣。蓋搬尖鞞鞋。沈德符野獲編云。向聞禁掖中。被選之女。入內皆解去足紉。別作弓樣。後遇掃雪人。從內拾得宮婢敝履。始信其說不誣。黃道周三事紀略云。宏光選婚。懿旨以國母須不束足。則明時制度過南宋遠矣。而劉若愚酌中志略云。番經廠跳步叱。神廟時教宮女數人做法事。惟弓足不能跳步叱。宮禁中已不能守先法。本朝崇德三年七月。有效他國裹足者重治其罪之制。後又定順治二年以後所生女子禁裹足。康熙六年弛其禁。古有丁男丁女。裹足則失丁女。陰弱則兩儀不完。又出古舞屣賤服。女賤則男賤。女子心不可改者。由不知古大足時。有貴重華美之履。徒以理折之不服也。故具分析言之。非以歷証談者之短。亦庶爲讀古史好學深思者之一助焉。嘉慶丙寅五月書於德州學舍。

細尺減四分爲七寸五分。唐人語如此。漢行四分法。亦四分之一。唐千金方。亦一兩爲四分。今醫用古方多誤。道光壬午年九月十六日記。（錄自癸巳類稿）

愈理初書舊唐書輿服志後

唐人醉公子詞云。門外獼兒吠。疑是蕭郎至。刻鞦韆下香階。冤家今夜醉。李後主菩薩蠻云。花明月暗籠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刻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鞦。蘇軾減字木蘭花云。兩足如霜挽紵衣。又云。蓮步輕飛。秦觀河傳云。記那回小曲欄干西畔。髻雲鬆。羅襪刻。李清照點絳脣云。見客入來。襪刻金釵溜。和羞走。倚門迴首。却把青梅嗅。以手提鞦語證之。則刻襪是大脚不履。僅有襪耳。刻如騎刻馬之刻。草堂續集詞品俱載無名氏玉樓春云。夜深著繡小鞋兒。靠那個屏風立地。王沂孫錦堂秋云。早是弓鞋鴛小。翠鬢蟬輕。王觀慶清朝慢云。結伴踢青去好。平頭鞋子小雙鸞。又云。不道吳綾繡襪。香泥斜沁幾行斑。以平頭鞋小語證之。則小鞋是淺帮窄底方頭。與圓頭高底禮鞋別。婦女便履也。均爲不裹足之證。花間集載蜀毛熙震浣溪紗云。碧玉冠輕褭鳳釵。捧心無語步香階。緩移弓底繡羅鞋。宋鄭文妻孫氏憶秦娥云。花深深。一鈎羅襪行花陰。所謂鞋弓襪一鈎者。如今鞞鞋包底尖向上弓曲故鞋弓。言弓底謂底如弓梢向上。襪亦似鈎矣。

宋時實多裹脚。如蘇軾訴衷情。劉過沁園春。其纖小可見。若此數詞。則俱不裹足也。宋史五行志云。理宗朝宮人束脚織直。名快上馬。則前此束脚。織而不直。可悟弓鞋名義矣。今詞人言婦人足。牽引古事。用之似是而非也。（錄自癸巳存稿）

靈犀啓事

茲編原擬於二十六年夏。付印問世。嗣以時事多故。延緩至今。同好欲觀厥成。屢蒙賜書詢問。未能一一奉答。抱歉良深。近年收稿甚多。琳琅滿目。奈爲篇幅所限。惟有暫爲留存。此次未克先登。尤爲歉仄。本擬四編而止。或即加一附錄。今以存稿之故。不忍割棄。爲分類勻稱計。仍擬再出一編。同好諸君如有文字圖影。或前人佳作。凡爲本書各編所無者。尙希勿吝賜教。早日寄下。以便彙編。專此奉陳。曷勝盼禱。

采菲錄第四集

專 著

纏脚圖說

余知趣

纏脚圖說序

婦容爲四德之一。以故螻首蛾眉。言其質也。翠羽明璫。言其飾也。象服委蛇。言其衣也。曼睩凝睇。言其態也。從未聞蓬首垢面。能宜家室。而主中饋也。然而加以膏沐。施以脂粉。頭面旣極美麗。苟不於足下用其功。豈非「半截俊」乎。念我中國之婦女。千百年來。競尙纏足之風。彼弱齡嬌女。自幼卽纏其足。久之形銷骨折。廉隅如角黍之形。嗚乎美已。夫天之生人也。頭面五官。生美則美。生醜則醜。人莫能專其權。改其象。此人之遺憾也。惟婦女之足。天不生成美好。而人能以兩手之力。曳長帛而纏小之。頭面美則有此益顯其嬌。頭面不美。而有此亦可美補不足。所謂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也。婦女之纏脚。旣有嘉謨。則人之讚脚。應無異議。故京兆余知趣先生嘗別出心裁。著成纏脚圖說一冊。昨承出以相示。披閱之餘。見其圖則極意描摹。讀其說則細心

考究。不辭猥瑣。反覆指陳。令人發憤之心。自不覺油然而起。愚謂古稱婦女之美者。初不盡在蓮鈎三寸。藕覆雙彎。今則多不論其面目之嬌好。身材之婀娜。強半先留心裙下。苟不盈一掬。衆人皆眈眈注目。思欲運諸股掌之上而把玩焉。然則婦女之自喜。不可更可知乎。茲幸知趣先生不泯纏脚之功。著爲纏脚圖說。請卽以是書風勵四方可也。光緒二十年甲午盛炎西泠原源子序

圖 說

今世美女圖說 圖繪一美女足甚小然

近世婦女不論容貌之美醜。惟講究妝飾。妝飾之中。惟脚最要。不僅腰肢綽約。態度風流也。倘果凌波微小。香印尖纖。則人都賞心注目。稱道弗置焉。足見纏脚之風。於今爲烈矣。

宵娘纏脚圖說 圖繪宵娘一手把足一手曳足帶而纏之

考婦女纏脚之風。起於南唐李後主宮中行樂。有宮嬪名宵娘。纖纖善舞。後主使其以帛纏足。層層緊繞。狀似弓彎。故今名繡履爲弓鞋。一時游戲。相習成風。始則宮中行之。繼則民間效之。羣傳爲纏足之濫觴矣。今世婦女享纏脚之福者。其即受宵娘之賜歟。

潘妃步蓮圖說 圖繪蓮花一路潘妃步於其上

考金蓮之名。始於齊東昏侯之愛妃。名玉兒。姓潘氏。有美色。於是帝大起芳樂玉壽諸殿。鑿金爲蓮花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今之名小脚曰金蓮。卽本此意。

纏腳緣故圖說 圖繪一羣婦女俱是小脚一媪引一女指示之若謂你看看人家那樣脚小

多麼好看

推其纏腳之緣故。非徒取其觀美。亦爲借此以媚人耳。以爲如此纏束。則內可以得夫婿之歡心。外可以免鄰里之恥笑。爲父母者。不得因女子之穉年弱質。痛楚呼號。不盡當然之分也。由是以觀。可見今時婦女專以纏腳使小爲要務。爲俗例所不得不然也明矣。

各種脚樣圖說 圖繪大脚半脚假脚各種

中國各省婦女纏腳。廣東爲最小。四川次之。湖南湖北山東山西又次之。江南全地惟江北則著名小脚。俗所謂蘇州頭揚州脚者是也。其式亦不一例。有一種稱爲大脚。扁肥長直不過略具尖形。約長七八寸者是也。有一種稱爲半脚。皆因少時怕痛。未能緊纏。及年大筋骨長成。益難縮小。約長五寸左右者是也。有一種小脚。團圓如馬蹄之狀。雖則

短而不見瘦。約長三四寸。如寧波之脚是也。有一種小脚。既尖而瘦。短小可觀。約長三四寸。如揚州之脚是也。又有一種假脚。鞋內裝木。名爲高底。強作小脚之類是也。種種脚樣不同。榮辱亦因之而判矣。

俗謂蘇州頭揚州脚。似乎脚之美以揚州爲最。然我邑（密雲）陳穆卿先生曾遊揚州。作詩云。廿四橋邊亦舊遊。金蓮休再美揚州。生將新月纏顛倒。好好尖兒向上鈎。又徐志鼎作歌有云。南梳北裹。總是相宜。由陳徐之詩歌觀之。則知揚州之脚。徒有其名。我北方之脚。乃有其實也。趙子長識。

各國異俗圖說 圖繪鯨面文身者以環橫穿鼻孔者以牛角穿額上者以寶物掛全身衣服上者以布匝成尖頭者又有上束細腰下穿寬裙者而小脚婦人亦與其列

中國女兒纏脚。猶如西國婦人束腰。大半從俗耳。其餘用針刺體塗異色以炫人。而衣服全無者。卽禮記所謂斷髮文身。雕題交趾者是也。若天竺國人則以物貫鼻。亞非利加人則以物貫其額。更有一國野人以寶物掛於身上以壯觀瞻。尙有一國土人以布繞其頭面使之尖。可知各國風俗不同。然均不若中國婦女纏脚之美。乃爲真美也。

纏脚式樣圖說 圖繪一女擺手不前一母上前拉之並設脚盆水桶剪刀花鞋等物於側

想夫母之與女纏脚也。以爲受苦者一時。好看者一世。亦迫於勢之無可如何者耳。不然爲母者亦是過來人。豈不知其中苦楚。實因習俗遺風。爲女者所不可以廢。故女雖退縮不前。母必將其牽率而至。緊爲纏裹而後已。夫女一聞纏脚。便思望風而逃。況此際之脚桶剪刀器具全備。一經女子臨場觀看。豈不更生畏懼乎。至於纏成之後。手中一握。其樂融融。眼底一觀。其樂洩洩。彼幼齡女子又焉知哉。

纏脚勿寬圖說 圖繪一少女作奔避狀其母持板追之

嘗思母女性關骨肉。愛惜出於至誠。獨纏脚一端。囿於風俗。未便從寬。寬則不能尖小。難出人前。愛之卽所以害之也。若盡力而與之纏。雖當時受罪。終身享其艷福。害之正所以愛之也。然脚至尖小地步。必漸漸而來。慈母費幾番纏繞工夫。嬌女亦流落許多眼淚而後成。不如是不得其小也。所以臨纏繞時。每有女不從命。母卽大肆咆哮。或施橫楚。非虐之也。正愛之也。論語云。愛之能勿勞乎。此之謂也。

纏脚苦楚圖說 圖繪一女伸其一足袴角挽上母把其足收拾之

夫纏脚之法。往往先鬆後緊。緊至折其脚骨。樣如弓彎。則無甚大痛。細步可行矣。不知當此緊纏之時。痛至寸步難移。莫鳴苦楚。其痛將活肉纏成死肉。肉死則紅腫腐爛。

血敗膿流。濕透脚布。須待皮肉爛盡。重生一層薄膚。包着幾根秀骨。斯成上好小脚。苟非先難。焉能後獲哉。

纏脚哭泣圖說 圖繪一女子一手把足一手以手帕蒙眼哭泣其母以手指之若恨恨者然。嘗思晝無頃刻之安。夜無舒如之象。莫如女子纏脚耳。夫纏脚之苦。層層切骨。刻刻痛心。晝不能放浪其形骸。夜不能活動其肢體。時時哭泣。疼痛難堪。不知道及纏成。居然行動自如。絕無絲毫痛苦。使父母見其哭泣。惻然於心。即爲寬放。吾知終身不能纏之而成小也。長而悔恨。嗟何及耶。

纏脚美景圖說 圖繪一羣婦女皆弓足纖纖有扶婢者有徒行者有扶樹而立者有坐地而憩者

嘗思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賦形抱質。本渾然之全體以成之。唯婦女心靈手敏。專於足下用其工。改自然之本質。取機巧以媚人。做角黍之包纏。裝蓮鈎之窄小。下風羣仰。其美難名。不但不見生生。且反日形縮縮。由是男見之而歆羨。女見之誇張。已自視而歡欣。人旁觀而喜悅。一旦芳郊遊樂。三五成羣。或安步以當車。或扶奴而把婢。娉婷婀娜。媚態移人。久之足力勞疲。難於舉步。或扶樹而立。或藉草而棲。眉屢蹙而不舒。

手頻握而不釋。一經路上行人見之。靡不魂斷焉。

纏腳快樂圖說 圖繪一婦把脚而纏數婦在旁觀看若羨慕者然

夫人幸而生爲女子身。梳髻戴花。塗煙抹粉。旣昭其美矣。豈容惜其下體而不盡力以纏之哉。故無論未嫁之女郎。宜同發憤。卽已嫁之少婦。亦當自強。毋曰痛苦難支。須令縮消日甚。怡情適性。悅目賞心。自見生平之快樂焉。

纏腳幼時圖說 圖繪一女伸足其母爲之纏裹

纏腳之法。不可不立。因婦女脚小。本非一纏而成。故纏之之時。不可一朝少放。其纏布要長要寬要厚要硬。以便纏緊把牢。鞋子每新易一雙。略爲縮小一二分。不然纏小其脚。而不改小其鞋。鞋一曠則脚亦發舒而大焉。不可不思患預防之也。

纏腳良法圖說 圖繪一婦洗足旁置花鞋一雙

纏脚就怕筋骨硬。硬則不易成功。須用熱水勤洗。手洗之後。將脚浸入水中。常洗常浸。脚自柔軟易纏。切勿用軟脚之藥。用藥則有益亦有害。且夜間所穿之鞋。亦不可曠鬆。曠鬆則日間纏小。夜間放大。不但成功甚遲。豈非枉費纏力哉。

洗脚時先洗一脚。洗畢卽緊纏之。再洗另一脚。皆隨洗隨裹。生恐放大。往日

閨閣中例如此也。靈犀附註

遊山玩水圖說 圖繪兩婦女登山兩婦女立水濱遊覽

且凡事先憂其憂。而後能樂其樂。婦女之纏腳。初纏之時。疼痛幾不能行。然纏成之後。亦即習慣自然。與天生者無異。有時登山以眺望。既能自卑而升高。抑或臨水以遊觀。亦可自邇而行遠。優游自得。行止自如。是則女脚雖纏。與男子之不纏脚者初無少異焉。

生安死樂圖說 圖下繪婦女一羣前後向背不一圖上繪婦女一羣遙望一大所樓閣而走

即天堂也

且女當纏腳之時。如沉苦海。及纏成之後。如處歡天。步步堪誇。洋洋得意。不但生前處世。喜纏小脚以生。即至死後蓋棺。猶幸伸小脚而死。他日天堂緩步。逍遙自娛。仍不減生前之歡樂焉。

纏脚家人圖說 圖繪大宅院一所內外婦女紛紛皆小足者

人之生由於天。人既幸而生為女子矣。苟不將兩足纏小。豈非辜負上天之美哉。故凡今世之人不可畏難而苟安。必須忍痛而自勵。母不可恤其女。幼時不可不極盡其功。女不

可推於母。長時宜自己盡用其力。苟人人皆能如此。將見化行俗美。無一大脚婦人。」
一步行來百媚生。人人見此盡留情。問他兩脚如何裹。幾載工夫始得成。」此詩吾當爲
婦人終身誦之。

纏脚善處圖說 圖繪一婦坐於杌凳之上。一手脫下小鞋。一手把足而捏之一婦旁觀一婦
從旁以手指之。若謂爾脚如此之小。無怪乎疼痛也。

夫勸人去醜增美。革故鼎新。豈非君子成人之美之深意哉。所以末世婦女競心修飾。相
習成風。皆以纏足爲豔妝。嚴加束縛。忍令摧筋而折骨。且謂無傷。推其善處。不惟引
丈夫之歡心。取旁人之讚賞。而當躬一顧。亦實有以悅其心。把脚一纏。亦實有以快其
志。偶然痛不能忍。脫鞋以捏。他婦則旁立觀瞻。猶深羨慕。纏脚之樂。可勝言哉。余
也曠觀當世。默察人情。知移風易俗之宜。出大聲疾呼之勸。惟望天下婦女。爭纏大脚
而小之。切勿觀望遲延。致貽終身之辱。不但已嫁爲婦。可以宜其家人。卽未嫁爲娃。
亦易覓夫佳婿。吾不禁再三叮嚀。而以筆代喉舌焉。

纏脚圖說後序

夫人厚幸作女子身。貌由天賦。好難倖邀。而脚在人工。美由自取。中國婦女效宵娘之

纏足。已相習而成風。纏來骨折形銷。爲增女兒艷冶。形如彎弓新月。挑動遊子歡心。四海同風。八方一例。從前遺俗。傳至今朝。斯真萬古流芳。當使千秋莫改也。京兆余知趣先生目見女子修容。旣甚揄揚其事。心念婦人纏脚。不忍湮沒其功。於是特出心裁。著成纏脚圖說一冊。描繪古今美女。推及纏足源流。其間苦楚情形。快樂緣故。一一繪圖立說。令閱者一目了然。淺觀之則淡淡無奇。深繹之亦津津有味。繪情繪景。如妙境之親營。說古說今。亦移風之一助。願比書廣行海內。奉爲準繩。而一旦風動四方。福延萬姓。當不使大同豐鎮一帶。稱傅亮脚會之休風也。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炎夏津西王明序

纏足小言

佚名

余嘗曠觀天下。凡中華風氣之所趨。人情之所尚。地廣人稠。不能一致。而獨有四海同風。互相爭勝者。卽婦女裹足之一事。觀其刺鳳描鸞。繡履無不工而麗。夫如此曲曲。如此纖纖。則其中之所有。苟非拗筋折骨。歷受諸艱。焉能至是。故但觀今日孀孀娉婷之象。知非一朝一夕之故而能然矣。

余初歷南方。見婦女所裹之足。廣東不過二寸有半。寧波亦僅有三寸。後來山東。計今

三十餘載。又見婦女之足。裹至三寸四寸者居多。比廣東實有不逮。然南方多繫長裙。每有美藏莫贍之患。惟北方俗尚短襦。則嬌妍畢露矣。

余謂婦女之足。各處俱有小者。俱有大者。不必論省。卽一州一縣一鄉一家尙不能從同。安得謂某省二寸半。某省三寸。某省四寸五寸。以至更多乎。豈有此理。一省皆裹成一般樣尺寸。不知誰操其柄。能辦到如此地步。能有者般大本領。我實未敢信也。夫一母生數女尙不能裹成一般樣小。而謂一省能裹成一般樣小。無論我不信。卽天下之人誰其信之乎。如必謂彼言爲是。彼真由某省閱歷而來。然廣東二寸半。果真無有二寸四寸六以至三寸四寸者乎。夫我邑婦女之足極小者二寸有五。畧大者二寸六七。以至三寸。再大者三寸以外。或四寸以外。或大或小。大相懸殊。何廣東寧波各處竟能裹成一律乎。且裹足之事。半由於母。半由於女。初裹之時。母爲之裹。及年歲長大。女卽自裹。有母已與裹小。女復擦大者。有母未曾與之裹小。女自裹之成小者。且初裹之時尺寸大。裹成之後尺寸小。彼謂廣東二寸半。寧波三寸。何以如斯之湊巧。俱當此一時裹成乎。夫十指尙不能一般齊。而謂足能使之齊乎。身段之高矮肥瘦尙不能一律。而謂足能成一律乎。况婦女論脚有肉脚（其脚多肉）骨脚（瘦而少肉）若

止有皮包着其骨者之說。肉脚肥不易裹。骨脚瘦易裹。然骨又有軟硬之分。骨硬者不易裹。骨軟者易裹。易裹者越裹越小。越小越不疼。婦女謂其脚裹熟矣。不易裹者。一裹即疼。越疼越難裹小。婦女謂之生脚。又有脚本硬也。類乎生脚。而母或女加力極裹。變剛爲柔。終成小脚。有脚本軟也。類乎熟脚。而母或女美惡不辨。暴棄自甘。終成大脚。種種原因。欲言難盡。論者乃謂某省一律皆然。故余不得不爲之辨。竊思人之妝飾。無論何方。總不出乎欲求美觀之意。欲求美觀。則不能盡出于本原。必待有所變更而始得。或隨人心。或關習染。隨人心則愈出愈妙。關習染則愈效愈多。凡有血氣者莫不相爭。誰肯甘拜下風耶。人若仰觀俯察。見宇宙內之形形色色。各具相配相宜之美容。大顯造物化工之妙用也。即如日月星宿。萬國仰其光。蒼蒼空氣。千古着其色。彼麗于天者。美乎不美。山嶺澗谷。江海湖河。花草林木。如張圖畫。如繪丹青。彼載于地者。美乎不美。以及金珠寶玉。大鍾山川之靈。奇獸珍禽。各炫羽毛之彩。凡此者皆秀雅天成。英華外發。試問自古至今。由中達外。猶有謂爲不美者乎。無有也。况人爲萬物之靈。女尤爲閨中之秀。不有以修飾之。何以顯其娉婷之態。飄洒之姿乎。此修容之外。朝乾夕惕。所以必用足下之功也。

夫修飾之事。所在多有。美之西北隅有紅苗一種。彼以生成之頭不美。嬰自初生。即用木板以擠之。亦有以生成之耳不美。即用重大之環以墜之。更有帶鼻圈。磨尖牙。或塗青黑爲美者。又西人曾以束腰爲美。試爲思之。果美焉否耶。吾想華人視此。必皆以爲不美之甚。若以中華之裹足觀之。其美實蔑以加焉。夫擠頭墜耳帶鼻圈磨牙束腰各事。極力矯揉。不增其美。而增醜愈多。何若中華之裹足。各家各村各府州縣。以及通國如此。此爭彼競。務期盡態而極妍。不惟女子享其艷福。卽男子亦受福無疆焉。

或曰幼女裹足之始。殘其筋骸。滯其血脈。行立坐臥。不能自適。疼痛滋多。久之身體因之而弱。身愈弱則疼愈甚。于是無論大富之家。呼奴喚婢。行動須人扶持。卽小康之家。亦往往雇僕婦以爲驅使。皆因脚小不能耐勞故也。然此說雖是。究不盡然。嘗見有脚小婦人。無論家之貧富。行動操作一任其自然。不但不形踟躕。且便捷輕利異常。然則裹足又何嘗廢事哉。 婦女有云脚越小走道越輕利信然王玉之裳卽其明証也

裹足之俗。必欲確知起自何代。始于何人。歷歷不爽。殊爲不易。或云。南朝齊東昏侯之妃。姓潘氏。名玉兒。貌甚美。帝寵愛之。因鑿金蓮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蓮花也。金蓮之名。卽起于此。然亦未明言其裹足也。迨南唐後主李煜妃窈娘。色美

善舞。後主令以帛裹足至纖小。曲上作新月狀。唐鎬詩云。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實詠宵娘之足也。自此做行者漸多。鞋弓新月之稱。見于歌辭者屢屢。于是自宮庭以迄閭閻。爲母者皆視爲要務。將幼女之足。自妙年卽爲纏束。務使日新月異而歲不同。卽使母不盡力。爲女自知求好。亦必發憤自強。以求出平人之上。苟不如人。卽引以爲耻。初何嘗以之爲難。試觀裹足之婦女。越是纖小特甚者。愈覺得意洋洋。本樂爲之。非強而後可也。

大河之水無論何長。總能得其從出之源。一國之俗亦若是焉。第卽中國而論。風俗多端。不難究悉其底蘊。如鬻髮辮髮。頂翎祭身。以及吸烟各事。知其興于本朝。鴉片之毒。知其流自天竺。昏姻之禮。自伏羲氏始創。死葬之禮。多因夏商周三代所定。歷代不過稍改其規模。至于衣衾棺槨含殮窆窆並親族服色外尙多虛文。如紙草作人。多爲芻靈。知自秦武公用生人殉葬爲始。由墓所備一木牌。題以尊號。知自宋相王旦思親而設。誦經拜懺。超度亡魂。知自梁王蕭衍好佛而來。非止此也。卽嬉戲之微。仍有所本。如圍基本帝堯欲以悟丹朱。象基本武王借以示將士。獨婦女裹足。行之已久。或書史或古傳皆不能確指其端。以愚意斷之。此事原無定據。蓋非由一時一人而起。乃人人以足之

瘦小較碩大爲美。爭美之心。遂成風俗。初不過畧爲收束。漸有瘦形。至于愛小之意愈堅。斯愈用力緊裹。不至二三寸之數不止。所謂踵事而增華也。自初創以至于今。宜其美而益美。可稱觀止矣。

余近得有一夢。夢見婦女老者少者村者俏者。皆兩足瘦小。有歡欣鼓舞之象。或把足而纏。或取鞋而試。或穿木底之鞋。行地閣橐有聲。或坐床頭而以手握之。及醒乃知是夢。吁。婦女裹足之事。苟余不爲歆羨。此夢胡爲乎來哉。所以勸婦女毋畏其恫。當忍其苦。務求至于觀美而後已。縱使初裹之時。難免痛苦難支之狀。然裹之日久習慣自然。出入周旋。亦卽行其所無事。一旦改穿新履。顧影自憐。更增一己之歡。兼取衆人之讚。昭艷麗。助妖嬈。如天仙之化人。如嫦娥之下界。猗歟休哉。何莫非裹足之所致歟。夫人有生活之性。斯有變動之力。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誠哉是言也。卽如婦女之足。初生本無可取。迨及裹成之後。日益加美。能使人愛之而飛魂。變動之力大矣哉。假使當初無人創爲此謀。則當今之世。安能見此步步生蓮之美態哉。今之所以見此步步生蓮之美態者。皆昔時創始之人之所賜也。我思其人。我不禁穆然神往矣。從來天下事逆乎人情則難。順乎人情則易。裹足之事。旣歷數千百年。則知爲順乎人情

之事矣。既順乎人情。豈非人人當隨沒以行之者乎。聞大同豐鎮一帶。年年有亮腳會之風俗。亮腳會者。婦女以裹腳爭勝。惟自裹無稽。故差穀旦。羣至會而亮之。若謂某也略小。某也中小。某也甚小。互形對勘。彼此分明。小爲榮。大爲辱。有此一亮。則己不枉裹。而人皆見譽。人脚美于我。而我可思齊。我脚美于人。而我益自快。此立亮腳會之本意也。自有此會。于是婦女益加琢磨。互相勸勉。化行俗美。幾乎道一風同。猗歎盛哉。是誰之所教化而至于斯歟。十八省固宜聞風而興起也。乃彼處早已樹厥風聲。而餘省猶寂然不動。其故何耶。其未聞耶。抑聞之而弗欲效耶。余以爲必未之聞。必非弗欲效。蓋婦女于此道。皆欲從風。由來久矣。寧有不欲效者乎。既未之聞。故余作此以播揚之。庶各處有所取法。倘他日各處立會。無一省不然。然後余之願償。余之心慰。而余之書亦不枉風行于世矣。此則余之所厚望也夫。大清光緒廿九年夏月上海無名氏特書。

纏足論

夫纏足之風。俶載不知何時。數典不知誰祖。母以是施之女。女以是繼其母。始雖肌膚糜爛也。迨裏就則愈覺增妍。始雖舉步杌隉也。迨裏成則行所無事。母雖若殘忍酷虐。

而實爲大慈。女雖受苦楚痛疼。而實爲大美。無知者輒謂受終身之桎梏。無一息之寬舒。坐臥不能安。行立不能穩。夜則痛不成寐。晝則悲無已時。百病叢生。無有一長可取。嗚呼。爲此言者。是何昏歟。是何昏歟。夫足也者。本可纏之物也。非若面貌耳目口鼻之不能更變也。苟不可纏。則人亦不纏之矣。譬之於手。舒則舒。卷則卷。無不可也。足何獨不然。足豈常舒而不可卷哉。故纏足者。但順其可纏之性。施其善纏之方。不消二三年之工。可成二三寸之小。非甚難也。誠甚易也。蓋足自具可纏之性。人但因勢利導。順理成章。足自漸縮潛消。日新月異。迨及真成點點。丈夫見之而愛。旁人見之而譽。自己視之而歡。握之而喜。如是以言。纏足之樂無疆。纏足之福實大。纏足實爲舒心快意之事。纏足更爲消愁解悶之方。噫。幾生修而得爲女歟。謂非今生之傲幸焉烏乎可。

纏足說

南唐李氏宮中有美人。以帛纏足。蓮步纖纖。宮中效之。後世婦女輕佻。纏足之由。實基於此。雖父母愛女。而於纏足也。肉爛骨折。號泣悲鳴。曾不之恤。非忍也。曾有見夫風俗流行。足下皆如是。故雖知受痛而不得不纏也。然受痛亦不過二三年耳。苟竭力

以爲。三年成就。小而不痛。舉步自在。若自暴自棄。畏其痛苦而不敢加工。生足不能裹成熟。則觸處皆疼。舉步蹊蹠。增醜實多。如曰不然。試觀世之婦女。裹之不成者。舉步艱難。而愈小則但見其輕利。非其明驗歟。人奈何弗思之哉。

弓鞋度數比例

素 女

弓鞋度數。以幫上口自尖至後跟極端之長度爲式。用百成及十成作法規定之。雖千古以下。作尖履者猶是也。幫下口長比幫上口長十成之七八。(彎量)幫下口正平弓彎。高比幫上口長百成之七一。幫後根高比幫上口長十成之二七四。幫足腰高同後根。裹足面連合臉共長比幫上口長十成之三三四。合臉與裹足面各半。裹足面大頭盡處幫高比幫上口長十成之二三三。裹足面肥比幫上口長百成之四。合臉後頭幫高比幫上口長十成之一五二。合臉之中幫高比幫上口長十成之一。底托長比幫上口長十成之六八七。底托後根腮肥比幫上口長十成之二三三。(比托長十成之三四)底托腰肥比幫上口長十成之一五二。(比托長十成之二二二)底托往前十成之七。肥比幫上口長十成之一一二。(比托長十成之一六三)底托往前十成之八。肥比幫上口長百成之九一。(比托長十成之一一六)底托十成之九。腰肥比幫上口長百成之六。(比托長百成之八八)底托後根峯端

至腮之長。比底托長十成之一五。木底上面長比幫上口長十成之四三五。(比托長十成之六三五)木底上面後腮肥比幫上口長十成之二二三。(比托長十成之三二四)木底上面腰肥比幫上口長十成之一七七。(比托長十成之二五八)木底上面前端肥比幫上口長百成之九六。(比托長十成之一四)木底後根厚比幫上口長百成之五一。(比托長十成之七四)木底中厚比幫上口長百成之二一。(比托長百成之三)木底前厚比幫上口長百成之一一。(比托長百成之一五)木底下面長比幫上口長十成之四一。(比托長十成之五九)木底下面後腮肥比幫上口長十成之二一三。(比托長十成之三)木底下面腰肥比幫上口長十成之一七二。(比托長十成之二五)木底下面前端肥比幫上口長百成之九六。(比托長十成之一四)木底下正平弓彎。高比幫上口長百成之四一。(比托長百成之五九)底尖比底托長十成之三四。盤鞋帶長比幫上口長二倍六雙用。鞋帶鼻之帶長比幫上口用長雙用。鼻長比幫上口長十成之一一。

木底號數 (木徑尺)

素 女

一號長四寸八分 二號長四寸五分 三號長四寸二分 四號長三寸九分 五號長三寸六分
 六號長三寸三分 七號長三寸 八號長二寸七分 九號長二寸四分 十號長二寸一

分 皆半截底。佔底托十成之六三。前底尖佔十成之三七。又有通尖底一號長七寸六分。十號長三寸三分。餘可類推。但偶有不多耳。古底橋彎。今底漫彎。式不同也。批發者十雙一掛。每掛一至十號。以掛論價。蕙售者原掛購買。大小價值相等。零賣論雙。價值不同。大者價大。小者價小。三四五六七號出售最多。八九十號偶有買者。一二號銷脫最易。較先賣盡。蕙時若多要一二號加價四成。若自樣定切。加價五倍。此上下旁三樣者。如只一上樣。加倍即可。豫魯各地。大多如此。（犀按江蘇各縣。皆男子貨之。手提成串。沿街叫賣。用刀照樣修切。名曰車木底。或由貨郎兒代售。五十年前每雙四文。三十年前已漲價至八文。後貴至十二文。即漸無人過問矣。）

金蓮香法

素 女

香品多矣。有草木化類不一。采菲錄載蘭麝芸香諸品。納履除穢。欠經驗功。缺少識一二。爲博雅言之。蘭未見也。試論夫麝。麝獸也。似鹽而小。多智善驚。其臍生香。夏食蛇。春香滿。腹疼。以爪剔去。藏矢溺中。殺取者次之。麝被逐急。投深巖中。自攫其香。食之而死。死猶爪拱其臍。真者腥極。香中帶臭。雜以足穢。人必掩鼻而過之。再論夫足。足載全身。日不停止。用力誠多。非氣血極力灌注。即不勝任。以裹足布極

力縛之。使不得暢。且骨移筋攣。氣鬱其中。不能散出。久則熱極將化腐矣。况濁氣下降。無和風氤氳。（科學謂之養氣）豈能不穢。宜散清熱之功。不得少也。夫芝香草類也。白芷同類也。殃因足穢。曾用白芷末撒趾縫中。異日奇穢無比。初裹足者。以滑石清熱。滲溼用之。味亦穢。惟用明白礬。以火燒之。融而再凝。輕如柳絮者。曰巴石。輕研細末。撒趾縫中。汗止而穢滅。誠足之益友也。試再論龍腦。夫龍腦香。今日之梅花冰片也。形式相同。杉氣凝精。散熱之品。紙裹日久。隨風而化。質不復存。用以驅熱。熱退而氣血流暢。無滯患也。原爲眼科聖藥。取其化之之義。目爲靜海。整納尙容。况用於足乎。殃嘗以其研細撒趾縫中。誠能避穢。質化而餘香猶存。溼盡而痛癢盡去。不亦樂乎。片潤攀枯。片止疼而攀致疼。豈不更上一層耶。擴而充之。樟腦出於樟木者。俗名潮腦。薄荷冰出於薄荷者。均可並駕而齊驅。不過香氣少遜耳。

鴉頭襪與鴉頭履

素女

采菲錄續編。載頌蘭之作。謂足甚纖削。著玄色鴉頭襪。復出紅繡履著之。此履雖祇四寸半。蓋口淺幫軟。底窄根退。墊木底寸許。故雖小而質弛。余在家必著深口青布之履。然形式古樸。又言古詩中所謂鴉頭襪。以大布縫之。爲婦女家常所著。今北方及江蘇

北部之婦女猶有御此者。尙存古時質樸之風也。靈犀按語。鴉頭襪。卽日本婦女所著之歧頭襪云。袂察玄色當是黑色。書禹貢禹錫玄圭。圭本玉質。必無藍色。况水屬北方。本爲黑色。治水之符。當然如此。鴉頭襪以大布縫之。是無底明刺臉反合後根與底中一縫。後留圓孔。露踵之襪也。袂垂髻時。見有用者。名曰靴登子。因冬日著靴。出外易鞋。恐裹足布弛也。袂及笄時。冬夏全用。名襪頭子。以後方長斜布。兩角拗擰。疊起中縫。斜縫下斜。順縫上斜。作口之襪出矣。與刺臉之襪頭並駕齊驅。迄後斜襪子多也。因省工耳。自洋襪舶來。此斜襪只代睡鞋之用也。抑有套於洋襪之內者。恐裹足布痕也。皆尖足所著之品。若以日本歧頭襪當之。尖足者甚不便宜也。雙合臉窄口薄底尖坤履。象鴉嘴之尖。亦可名鴉頭履。至所云紅繡履。必網子鞋或裹足面鞋。木底弓式者也。非此無法墊木底也。(木底即裏高底)深口青布履。當是網子鞋式裹足面鞋。或織網處反刺合或深臉尖口。仍依裹足面鞋式。前釘交互十字帶。盤於後根。兩旁之鼻。一字繫於足腕者。與足甚尖削相符也。

蓮 妙

金陵愛持生述

昔人有華妙墨妙之稱。余今述金蓮之妙。特標其名曰蓮妙。夫妙者妙也。莫能名亦莫能

明。言其爲美則有超乎美之感。言其有用。則難指其用之實。明知其根於眼耳鼻舌身意之所接。色聲香味觸法之所應。然終覺其有神秘性。殊不可形於言。得其趣者知其妙。不得則否。譬如科學家在實驗室中。孜孜不倦。宗教家手把經卷。凝思出神。是皆得其趣者。旁觀者笑其癡。是莫能明。一旦習與俱化。則又莫能名矣。愚謂金蓮之妙亦然。千餘年來愛蓮之士衆矣。能言其妙者。究無幾人。愚爲門外漢。雖屢遠觀而不得褻玩。曾經涉想而不敢形求。更無從說起。惟因一往情癡。愈難明愈欲知其究竟。偶有機緣。便以之詢諸過來人。幸得舊友余君愛同。對於蓮鈞之妙。能說得出神入化。今特爲之紀錄傳世。則吾雖不得肉。亦足快意也。

余君愛同曰。閨房之樂。其極致雖在于飛。但使一觸卽發。赤裸裸的持矛掀盾。挺身而鬥。未免魯莽粗鄙。大煞風景。且一日夜之間。能有幾許精神。力戰不倦。其餘光陰不知運用。溫柔鄉定覺寂寞。更無甜蜜之可言。故必於事前事後。伸繾綣。效綢繆。做出許多風流韻事。而後心曠神怡。魂銷魄蕩。至於于飛之際。更增快感。即不交綏。亦得無限樂趣。夫所謂風流韻事者。精神方面。如聲音笑貌之表情。肉體方面。如嘴頰手乳之接觸。若是。則親愛逾恒。色慾緊張。及至情不能禁之際。然後交歡。雖神仙之樂無

以過矣。此爲性生活之程序。全人類之所同也。而我族則於其所同者而增其所不同。即增人歡愛百玩不厭之三寸金蓮是也。夫金蓮之成就。實難能而可貴。故能使世人顛倒。然因成材不易。仿效不來。向隅者不得別尋蹊徑。變換觀點。因而加以排斥矣。彼排斥者。若如昔日之道學先生。提倡荆釵裙布。在德不在色。今日之人權主義者。提倡同一裝束。屏除相誘惑。固無話說。然能否可行。有無實行。已足使人疑。若由審美方面立論。則爲自相矛盾。蓋美之爲美。有兩個成因。曰罕見。曰難得。例如一玉璞。純淨無瑕。此罕見也。屬於天然。細意琢磨。製成一枝玉如意。此難能也。屬於人爲。今纏足是由天然而修飾者。堪稱美上加美。宜無可嗤笑。排斥之者亦自知之而改其言曰。以女子爲玩物。儼然道貌如人權主義者。其實昔人之玩。係在深閨。且諱莫如深。今則提攜出門。於通邑大都。名山勝水。大場廣衆中而玩之。却美其名曰扶植女權。男女平等。女子不知而墮其彀中。則其爲玩也更惡毒。夫男子固不應視女子爲玩物。女子之於男子亦然。然在交歡之際。則須互相玩弄。當其顛倒裳衣。循任情慾衝動。絕不受禮教拘束。在平時認爲穢褻不堪者。在彼時則惟恐形骸之不放浪。許多大儒。每有是言。則玩之一字。更不能一筆抹煞。即退一步言之。古之女子何嘗無知書識理者。見男子所著容

悅篇之議論。不但無反抗。且從而效焉。即使曰。當時係受禮教束縛。不得不仰承男子之意以取悅。然而現在女子已經大解放矣。言語文字偶然失檢。待遇上有所不優厚。娘子軍必大興問罪之師。提出要求。使對方屈伏而後已。而於裝飾上。男子以爲美者。仍不患耗時間金錢。毀傷毛髮肌膚。此乃互得其樂。無所謂玩也。世間許多樂趣。都是由他人得來者。飲食居處。自奉甚薄。而盡量使妻子或丈夫得豐厚而甘心。卽事功學問。亦是使他人享福而後自鳴得意。交歡之頃。女子視男子貪愛情趣而後動興。男子視女子嬌聲浪態而後愈加興奮。此時女子惟恐其不玩。安有厭其視之爲玩物耶。然則三寸金蓮爲多一可玩之物。爲男子者。固所甚好。爲女子者亦願其具備。而堅忍刻苦爲之。名雖曰使男子把玩。其實可以藉此而玩弄男子也。以纏足女子爲玩物之一語。實在無聊。假使欲以歷史事蹟而強辨。則普天下女子皆然。非獨一部分纏足女子也。

男女身體各部。隱秘愈足以動性慾。故接吻之樂不如摸乳。因男女之吻相同。而又皆看得見也。乳則若隱若現。男女大小不同。摸乳不如撫弄性具。蓋陰陽二物。形狀互異。平時隱秘不輕易露現。想像起來。極爲奇怪。故一見。性神經便起變化。興奮緊張。思欲接觸。則因二物又大不相同也。各民族歡樂時之階級。僅此而已。若我族則多一把玩

金蓮之妙境。其程序愈多。則慾情愈熾。故握金蓮之樂。已不遜於交歡。或且比比尤甚。蓋女人之小足。其隱秘尤甚於陰溝。男子欲見女人私處。雖難。然在小女孩身上頗不遮蔽。有妻妾者可以不時摸索之。若小足。則雖女孩。一經纏束之後。便不得見天日。恍如神聖令人不可侵犯。夫婦非在雲行雨施時。女子終不肯使男子解脫而觀摩之。故男子常見三寸金蓮。轉而顧彼天足者。兩相比較。每思如此細小。其骨肉到底消縮何處。因此愈欲觀其究竟。一旦有可得見。安有不驚喜欲狂耶。故一摸便足動興。且足在下部之最下。既得握足。則同時伸入下部之正中。極爲易事。比較弄乳部時。另須一番準備。方得到目的地。實不相同。至於女子自身亦以此處最能動興。蓋平時遮掩矜持。不使人窺。除自己纏束外。雖女伴亦難得接觸。一旦握於男子之手。受其撫摩挑弄。陰陽電相觸。誰有不動情耶。世俗以女子之足與陰。同爲穢褻之物。不得跨過男子頭上。飾物不得隨便置於高處。今竟得其所歡如此寵幸。把握於掌中。扶攔在肩上。甚且以口吻以鼻嗅。其快慰感激。爲何如耶。此時此際之歡愉。已足償前此十年八年之辛苦。而終身得男子寵愛。幸福尤爲無量。此特就金蓮本身言之耳。至於足既纏小。則因忍痛而性具緊縮狹窄。臀部發達肥大。則其體美增加妙趣無窮。因脚小難行遠。深居簡出心無旁騖。

。則其情慾濃厚。皆天足婦女所不及也。若無纏足。則其足與男子等耳。交歡時握天足。雖能動興。但其動興之分量與握纖手無異。終不如握金蓮之奇妙。竊嘗考之。入時之裝束。行之十年數十年而變。而纏足則千年而不變。其爲美無待言。其爲妙更可知矣。至於今日之變。則因去難就易。裝而曰化。可見善能取巧。又歐風盡量輸入。可玩之方既多。遂無暇及此。然而美妙觀點。仍不變也。

排斥者又嘗曰。小足甚臭。何妙之有。愛之者直爲逐臭之夫。下達小人耳。名人如辜鴻銘輩好嗅小足。自以爲妙。實不知羞也。殊不知辜等是有一種癖。與古人之嗜痂相同。目的在嗜其氣味。假使無臭味。雖小足亦不肯嗅。故述其趣聞者。每謂如遇洗淨者。輒覺索然寡歡。然則排斥者欲以一二人之怪癖。而概括千萬人。未免故作挖苦之詞。豈足以服人耶。且足之有臭味。非因小而臭。實由於不洗濯。不洗濯則凡足皆能臭。無分纏與否。亦無分男與女。男子既喜悅其妻妾之小足。其妻妾豈甘任其發臭。其必常洗濯。常換鞋襪足帛。如打扮其頭面然。則其潔淨與頭面相同。何能有臭。若講究者。濯以蘭湯。撲以香粉。搗花汁以染指甲。稱之曰香蓮。亦非過甚其詞。蓋此爲女子驕人之瑰寶。能得男子之憐愛寵幸。臨睡與醒後。或飲酒閒坐之時。每欲昵其爲之鬆解纏束。雖懶

於洗者。亦不得不洗。况好潔好美出於天性之女子。豈有不能體會及此耶。若天足女子。既自以爲不臭。又以所玩不在此。常覺疏忽。一旦觸及鼻官。必使人作惡。反不如小足者之可遮掩。因小足女子恐其足放大。非二者與發時。不輕解行纏。然則若有足汗多脚氣重。薰洗不能去者。則穿睡鞋伴男子同眠。氣不致外泄。不但可以補其缺憾。而睡鞋綉得美艷。鞋底入以香屑。復有勾魂奪魄之功。故男子恒喜其穿紅睡鞋同眠。若天足者。設使尤而效之。穿高跟鞋革履。或平底緞鞋同眠。必將使人笑倒。而小足者則視爲當然。如是。則足之有臭者。於纏足有補救。於天足者反無法遮羞。至於下達一言。亦不甚通。蓋情之所鍾。無微不至。何有上下之分。若死守牡丹花下做風流鬼者。雖不好小足。亦是小人。苟綺情偶賦。寄綺思於錦鞋素足。而無礙於事功者。仍是君子人也。

或有謂纏足女子行路時不雅觀。此亦不然。夫各樣人物。有各樣體態。同爲天足。男子之粗視闊步。異於女子之柔軟輕步。而軍人之高舉重步。亦異於常人之粗視闊步。各適其宜。各有其妙。故纏足女子亦應纖纖細步。方能適合與精妙。任何變易。皆不雅觀。變換標準以相譏誚。亦不達理。當纏足盛行時。天足婦女自慚形穢。每着高鞋。底作船形。行時前後俯仰。彷彿小足者以爲雅觀。今則因風氣不同而不取。而穿高跟鞋之摩登

女。行時無異小脚女。故知纏足女子之行步實有一種雅觀也。世人愛纏足女子。並非有纏便愛。譬如愛女人。必須擇其美慧者。愛纏足者自然愛其纖瘦合度之金蓮。凡纖瘦合度者。行路時無不婀娜靈活。我每見金蓮纖小周正者。姍姍行來皆極輕盈。又常遠見步趨伶俐之女子。漸近一視。都是好金蓮。其不成體統者。行路時方扭扭捏捏進退周章。常有一種婦女。以足跟行路。足尖蹠上。行時身體生硬挺直。肩聳首俯。步重乳搖。肥臀亂擺。此種婦女。足跟臃腫。後裏一層膝褲。橫量已過三寸。比男子後跟尤寬。前部雖瘦長。實不足觀。吾所常見者。如安徽之鳳陽廣東之新寧福建之安溪。其纏足婦人多類此裝束。若較馳名之都邑。其弓底略近於足心。後跟細圓。而懸空不着地。前部纖瘦。背部坡斜。似小型之摩登高跟鞋履。行步時足尖先點地。後跟乃企起。弓底一輾轉而進行。故身體柔軟輕鬆。其足較大者。自自然然無異摩登仕女。其瘦小者。則妖嬌而動人。如此小足。行路時安有不雅觀耶。故雅觀不雅觀。須就各樣體態範圍內而評定優劣。不可以龜鶴同列。而比較其頸之短長也。排斥者取纏足之拙劣者為標準。以相譏。駁之者假使取天足之最笨滯者。以相稽。其不啞然失笑乎。况纏足之意。本不在乎行時之姿勢。在乎增美觀。副作用為增情慾。解決情慾時。係在床第間。非在街上行也。當此之

時。一對小足已全交託於男子。雖欲行亦不得行矣。又將何以觀之哉。

或又謂纏足固美。但矯揉造作。已失卻本來面目。此亦祇就拙劣者着眼耳。玲瓏合式之金蓮。既不失天然形式。又增加人工美綴。小足之七字訣。曰。瘦小尖彎香軟正。此七字除香字屬嗅覺外。餘六項無論纏足天足。皆視爲標準條件。今試觀市上之摩登高跟革履。及圖畫上之西洋女足。其重瘦小尖彎正。正相同也。而香軟二字。今更以爲重要。如此而謂小足欠美。則天足亦不美矣。因爲欲其更美。故纏束之使五指收斂如春筍。尖彎如蓮瓣。比較分開扁平爲美妙。平心思之。宜無可反對也。但排斥者每就纏足之失敗者爲口實以相誚。或謂盤屈臃腫如香櫞。或如佛手。不知此亦爲愛好小足者之所厭惡。其無當與其揶揄小足者行路時之不雅觀同。譬如天足之形式。必當如豌豆莢。平滑而略尖。庶有可觀。若短肥方厚如蠶豆仁。則不見其美。倘如勞動婦女。五指伸展。足背粗糙似仙人掌。則難看矣。彼荀曰。小足如香櫞佛手。此可曰天足如蠶豆仁仙人掌。亦必兩皆失笑也。

由此觀之。三寸金蓮實難能而可貴。美妙而非醜陋。爲進化的而非野蠻的。此吾敢大膽言之也。世誠有甘心擁赤足之黃臉婆。而不敢更求嬌媚之佳人。亦有願擇博碩之鄉婦。

而不欲得金屋之麗姝。一則欲信守其德操。一則欲適應其環境。然不可謂其心目中無美人。不可謂其以所有者爲美人也。至主持人道主義者。硬說纏足不美。則有心人別有懷抱。吾無間然。倘就審美與性生活方面着想。必當如李漁之直截痛快。坦白詳陳。不可如袁枚之口非實取。令人如見其肺肝也。余將老矣。所閱滋多。南蓮北筭。皆有嘗試。頗知其中妙趣。今每見許多門外漢。信口雌黃。故不覺其言之絮絮也。君須先了解金蓮之美妙。然後能領略其奇趣。欲知其奇趣。少閒。當再舉以告。

我聆至此。乘間而問曰。子既深知金蓮之妙趣。何以從不說起。又何以不爲子女娶纏足婦與纏足。余君笑曰。因爲時代環境經濟之限制。不得不隨其改變。天下之事物。物。皆然。不獨纏足一項。不能因既已愛之。便得從心所願也。我曰。然則今後可以直告世人。俾此風不泯乎。余君復曰。是亦多事。此時風尚。在乎趨新立異。譬如女人衣服之長短寬窄。頭髮之曲直修短。年年不同。未必皆美。只在乎新異。吾輩男子。亦須隨巧匠之意而轉變。何況女人。而纏足則須自小做起。且一成不變。故雖明知其美。亦無人肯效。直告世人。總覺徒勞。與禁人纏足者之笨拙等耳。假使醫學界能配合一劑可大可小之妙蓮方。要小時可以三數天成就。要大時亦可三數天復原。三寸金蓮亦可風靡一時。

。不特中國。且可徧佈全球。今則時移勢轉。此風將永成陳迹矣。我曰。聽君半夕話。如得三寸蓮。君之所論。實人人所不敢言。而皆人人所欲言而不能言也。方絢李漁有知。必能引爲知己。我小時亦覺金蓮可愛。且有妙蓮可得。後因隨人提倡天足。譏諷纏足婦。遂不肯過問。久之。躁釋氣平。自知淺陋。今君之言。實獲我心。極願續聞金蓮之奇趣。余君曰。如不嫌猥褻。當略舉以告。

談美和金蓮

仿子猷

這篇文章是知憐先生所寫的。據他說係將豐子愷先生『從梅花談到美』一文改頭換面而成。純爲遊戲筆墨。故署名爲仿子猷。但我覺得用研究科學的方法來談金蓮。在采菲資料中尙係創格。那文筆的痛快淋漓。也只有老宣先生的一篇序文。可與頡頏。

英 識

金蓮已將成爲過去的陳跡了。我們偶看到半老徐娘瘦小周正的金蓮。珊珊來遲的時候。心中感到一種異常的快適。這一種微妙的快適。言語不能說明。除非別有用心的人都會感到。這就叫做美。

美不能說明。而只能感到。但我們已心知牠的美。而不推究和說明。總不甘心。美的本

身滋味。在我雖不能說出。但美的外部的情狀。例如原因及條件。總可談論一下。在我感覺金蓮的美而想談美了。

關於美是什麼的問題。自古沒有一定的學說。俄羅斯的文豪托爾斯泰曾在其藝術論中列述近代三四十位美學研究者的學說。而各人說法不同。現在只將古來最著名的幾家學說略談一下。

最初希臘的哲學家蘇格拉底這樣說。美的東西就是最適合于其用途及目的的東西。他舉房屋爲實例。說。最美觀的房屋就是最合於用途。最適于居住的房屋。這的確是有理由的。房子的外觀無論何等美麗。而內部不適于居人。決不能說是美的建築。

美就是適于用途與目的。蘇格拉底這句點。在建築及工藝上固講得通。但按到我們的金蓮。就使人難解了。我們看見瘦小周正的金蓮。實際地感到牠的美。但金蓮有什麼用途與目的呢。（英按金蓮的用途。李笠翁早有用在日用之在夜的論調。采菲三集中更有大胆的闡明。且皆以事實來證明金蓮不似大脚是專爲走路之用。纏足的目的又不僅僅是在日間使我們感到美觀。）足本來有用途與目的。何以必要造成三寸金蓮。擁有金蓮者或許有用途與目的。我們雖未能體會。但是一經目擊便感到牠的美。風景也是如此。西

湖的風景很美。但我們決不會想起西湖的用途與目的。

這樣想來蘇格拉底美的學說。是專指實用的工藝品而說的。超實用的美便不能用他的學說來說明。西湖和金蓮都很美。古人的「水光瀾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和「一彎軟玉凌波小。兩瓣紅蓮落地輕。」是咏牠們的名句。但各句又有什麼用途與目的呢。蘇格拉底的話有點缺憾。

蘇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圖。也是思想很好的美學者。他想補足先生的缺憾。說美是給我們快感。這話的確不錯。我們看着金蓮的踪跡。讀到詠蓮的詩詞。的確發生一種快感。然而仔細一想。這話也未必盡然。有快感的東西。不一定是美。例如夏天吃冰淇淋。冬天捧熱水袋。都有快感。然而吃冰淇淋與捧熱水袋。不能說是美的。這樣說來。繪畫音樂彫刻等一切屬於感覺的美術。均不足取了。故柏拉圖的學說。仍不免有缺憾。

於是柏拉圖的弟子亞里斯多德再來修補先生的學說的缺憾。但他對於美沒有議論。只有對於藝術的學說。他說。藝術貴乎逼真。這也的確是卓見。照他的意思說來。藝術貴乎自然摹仿。這話在藝術論中很有勢力。然而仔細一想。也是不健全的。倘藝術貴乎自然摹仿。則照像的花當然比畫的花逼真。然而照像不能作正格的藝術。因為畫的花是捨

棄其不美點。而取其美點。是理想化的。金蓮也是理想化的。摹仿與理想化。為藝術成立的重大條件。亞里斯多德的偏重于摹仿而疏忽理想化。所以是不健全的。

以上說是古代三家最著名的美術說。近代的思想家對於美術有甚麼新意見呢。德國有真美善合一說。及美的獨立說。二說正相反。略述如下。

近代德國美學家包姆加敦 (Baumgarten 1714-1762) 說。圓滿之物屬於我們的感覺的時候。我們感到美。這句話道理很複雜了。所謂圓滿。必定有種種要素。例如金蓮僅兩隻赤裸小脚。不能稱為圓滿。必有紅的鞋。白的袜。尖的底。高的跟。綉花的藕覆。掩映于湘裙間。而配以苗條的身材。清麗的面龐。方可稱為圓滿。倘我們用意志來力求這圓滿。就是善。用理智來認識這圓滿。就是真。用感情來感到這圓滿。就是美。故真善美是同一物。這叫做真善美合一說。

反之。德國還有溫克爾曼 (Winckelmann 1717-1768) 和雷迅 (Lessing 1729-1781) 兩人。完全反對包姆加敦說。美是獨立的。他們說美與真善不同。美全是美。除美以外無他物。(英絕對擁護此學說。就金蓮而言。金蓮的美完全在這兩隻赤裸小脚上面。其他的附屬品並無多大關係。假使換了一雙赤裸的大脚。無論是怎樣美麗的鞋。的袜。的底

。的跟。的藕覆。的……只有愈形其醜。決不能感覺到美。）但近代美學上最重要的學說。是客觀說與主觀說的反對說。前者說美在於（客觀的）外物的金蓮上。後者說美在於（主觀的）看金蓮的人的心中。這問題的探究。實在很有趣味。現在略述如下。

美的客觀說。始創於英國。英國畫家霍格斯（Hogarth 1697-1764）說。物的形狀由種種線造成。線有直線與曲線。曲線比直線美。又說曲線所成的物一定美觀。故脚全在於事物中。倘問他金蓮爲什麼是美的。他一定回答說。因爲他有很好的曲線。

美的客觀說的提倡者很多。就中的學者曾指定具體的五條件。說法很爲有趣。今略爲伸述之。

第一形狀小的 美的事物。大抵其形狀是小的。女人比男人身體大概較小。故女人大概比男人美。英語稱女性爲Fair Sex。即美性。中國文學描寫美人。多用小字。例如小姐小鬟。因小的多可愛。我們看了金蓮覺得美。也是爲了小的原故。假如蓮船盈尺。橫量三寸。我們見了一定不感到美。

第二表面光滑的 美的事物大概表面光滑。這也可先用美人來證明。美人第一要件是肌

膚光滑。故詩詞中有玉體玉貌等語。我們愛玉愛水晶。半是愛牠的光滑。愛雪愛雲也是爲了潔淨無瑕的原故。所以愛金蓮也是這樣。

第三輪廓爲曲線的 這與霍格斯所說相同。曲線大概比直線可愛。西湖的山多曲線故優美。雲與森林的美。大半在於其周圍的曲線。愛人的臉必由曲線組成。金蓮的形容。如一鈎新月。故覺其美。

第四纖弱的 纖弱與小相類似。可愛的東西大概是弱的。例如鳥白兔貓大都是弱小的。在人。小孩比大人弱。女子比男子弱。三寸金蓮之女子。尤比天足女子弱。弱了反而可愛。

第五彩色明而柔的 色彩明的就是白的。諺云白色隱七難。故女子多喜歡搽粉。色的柔就是明與暗的程度相調和。例如眼睛黑白分明。故神如秋水。金蓮的內相柔滑如脂。羅襪潔白如雪。雖襯以紅鞋。但其白更顯。

我們倘問這班學者金蓮爲什麼是美的。他們一定回答。金蓮形小。周匝光澤。由曲線包成。纖弱又明柔。故美。這叫做美的客觀說。這確有充實的理由。

反之美的主觀說始創于德國。康德 (Kant 1724-1804) 便是其大將。據康德的意見。美

不在于物的性質。而在于自己的心如何感受。這話很有道理。語云。情人眼裏出西施。也是這樣。我們看見金蓮而感到金蓮的美。並非金蓮的美。正是因為我們懷着欣賞心的原故。詠溫香軟玉的詩人。他的看金蓮的美。一定比我們更多。診察小脚的醫生。調查纏足的委員。他們對於金蓮。定不感到其美。

感到美的時候。我們的心情如何。極簡要的說起來。即須捨棄理智的念頭。而僅用感情來迎受。美是要用感情感到的。醫生用了理智之念而對金蓮。調查委員用了功利之念而對金蓮。故均不能感到其美的。故美的主觀說。是不許人們想起用途與目的的。這與前述的蘇格拉底實用說。恰好相反。但這當然是比希臘時代更進步的思想。我們研究美術。正宜宗奉這個學說。(英按此說似是而實非。就金蓮說。牠的美是人人所能感覺到的。我們感覺到金蓮的美。完全是被動的。不是自動的。換一句話說。因為金蓮本來的美。使我們感覺到金蓮的可愛。決不是先存着金蓮美的成見。才感覺到可愛的。至于那菲薄金蓮。以為金蓮不足愛的人們。不是對於金蓮沒有認識。就是因環境關係。故作違心之論的。前一種的人如一因時代和地域的關係。根本沒有和金蓮接觸或欣賞的機會。根本不曉得金蓮是怎樣的。譬如絲織品照例比棉織品美觀。但是假使沒有絲織品。覺得大

布之衣。已能滿足我們的需求。如有人說絲織品是貴族化的。不實用的。或竟說牠不如棉織品那樣的可具有樸素天然的美。我們也不免要附和着。響應着。無暇去研究牠或無從去研究牠了。二因所見的多是妖怪式的假金蓮。從未見過那瘦小尖彎香軟正的真金蓮。即便武斷着金蓮是醜惡的。後一種的人。如（一）基于功利之念。不能不菲薄金蓮。但是從『建蓮紀實』一文所說。某華僑因為要覓取金蓮。才去加入檢查纏足的陣線。可證明他的菲薄。是違心之論。（二）是因地位關係。不容他不菲薄金蓮。如醫師當然不能說纏足是合理的。但是我有一個同學。他在美國學了十年醫術。回國不久。便和一位以金蓮著名的表妹結了婚。婚前表妹誤會他的意思。將足解放。婚後他就要求她重新纏裹起來。並且運用他的醫術。在短期間內回復了她的小腳的原狀。以後很多的婦女去請教他怎樣可以將足放大。他總坦白地懇切地勸人家。他說骨骼經纏得變形。解放是沒有用的。其結果祇把美的變成醜的而已。所以前一種人是幼稚的。後一種人是虛偽的。）

康德這學說。名為無關心說（Disinterestedness）無關心就是說美的創作或賞鑑的時候。不可想起物的實用的方面。須用欣賞與感歎的態度。把自己的心沒人在對象中。這是的確不滅的真理。（英按所說「須用欣賞與感歎的態度」的話是對的。但金蓮自有牠的實用

的。已說明如前。）

以上所說的客觀說與主觀說是近代美學上最重要的反對二說。每說各有其根據。照我們的常識想來。兩者不可分離。不能偏說一邊。這就是德國的席勒爾 (Schiller 1759-1805) 的美的主客觀融合說。

融合說的意見。好像金蓮原是美的。但倘沒有能領略這美的心。就不能感到其美。反之。頗有領略美感之心。而所對的不是瘦小尖彎香軟正之金蓮。而是粗肥禿腫臭硬歪之假脚。也不能感到美。故美不能僅用主觀或客觀感得。二者同時共動。美感方得成立。這實在是充分圓滿的學說。世界贊同的人很多。席勒爾以後的德國學者。如海格爾 (Hegel) 叔本華 (Schopenhauer) 哈特曼 (Hartmann) 等。都是信從這融合說的。(英按融合說可與英前之按語相互發明。但說先有領略金蓮美感之心。遇到了真的金蓮。才感受着金蓮美的話。我是不能苟同。方勃裳先生說。織足似銀錢。人人都愛。這是一個最確切的譬喻。人們對於銀錢。除了因特種關係外。老實說一句。決沒有人不愛的。又決不是一定要先有貪財之念。才去愛銀錢的。)

以上把古來關於美的最著名的學說。大約說過了。但這不過是美的外部的情形。不是美

本身的滋味。美的滋味。在口上與筆上決不能說出。只得由各人自己去實地感受了。享有金蓮的。能將實地感受的滋味公佈。更爲歡迎。

金蓮將成過去的陳跡了。諸君請勿爲功用說所蔽。勿爲文野說所嚇。靜心地欣賞一下。必將感到一種微妙的快適。徐訂在宇宙風上說。我不是小腳的歌頌贊美者。然而斥他爲野蠻的。這是一件多麼野蠻而不講理的事情呢。

文人與女子纏足

段凌辰

關於女子纏足的歷史。自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以來。明楊慎胡應麟清俞正燮等。均有所考証。研究纏足歷史的人。儘可取來參看。不過諸家所考。頭緒稍嫌雜亂。驟然看去。不易得一系統的觀念。

諸家考証女子纏足的歷史。多以歷代女子所穿的鞋襪實例爲據。講女子纏足演進的歷史。當然和歷代女子之鞋襪變遷。有很大的關係。但是照實在情形看去。這種根據。有時亦未必完全可靠。因爲社會一代比一代進化。人類的知識也一代比一代增高。所以人們所用的一切物件。亦一代比一代複雜。一代比一代精巧。這是人類進化自然的結果。驗之各種等物。無不皆然。女子之鞋襪的樣式。當然亦是後代比前代複雜華麗。也逃不出

社會進化的例子。所以女子鞋襪之進化，亦未必一定影響到女子纏足。現在我們舉個例。譬如。我們考查女子鞋之進化。案周禮屨人所掌王及后之屨。有赤鳥黑鳥素屨葛屨等數種。這是男（王）女（后）鞋子沒有分別的證據。後來到了秦朝。始皇令宮人鞞金泥飛頭鞵。漢有繡鴛鴦屨。古今注稱魏文帝寵段巧笑。始製絲履。王嘉拾遺記有所謂丹豹文履。梁書稱江妃寶履值千萬。南史稱東昏侯令宮人皆着綠絲履。鄴中記謂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著五采靴。隋煬帝令宮人鞞瑞鳩頭履。謂之仙飛履……種種名目。不勝枚舉。我們只看這種種鞋子的名子。就知道後代一定比前代華麗。我們得了這個觀念。由此推去。由華麗更向小巧一方面趨向。結果便演成纏足的事實。這當然有一部分理由。但是我們再看男子方面。晏子春秋說。齊景公爲履。黃金之纂。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紉。其長尺。戰國策稱春申君上客三千。皆珠履。鹽鐵論稱富人韋沓絲履。西京雜記謂度安世爲侍郎。常着輕絲履。漢舊儀有虎尾豹履。雲仙雜記稱白居易製飛雲履。以玄綾爲質。四面以素綃作雲朵。染以四選香。進履則如烟霧。清異錄言唐宣宗造魯風履。由這看來。男子的鞋子。何嘗不一代比一代複雜。一代比一代華麗呢。但是男子方面。並沒有演出纏足的事實。所以以歷代女子鞋襪。證女子纏足之進化。雖有一部分

理由。却未必完全可靠。

拿女子的鞋襪來證明女子纏足的歷史。還有一種不澈底處。因為這種證明。只是纏足的事實。並不能說出女子爲什麼要纏足。換句話說。這種證明。並不能說出女子所以纏足的原因。譬如我們因爲某代女子鞋襪。略見小巧。便說這是女子漸漸腳小的傾向。假使有人來問。某代女子的鞋襪。爲什麼漸趨於小巧呢。使女子鞋襪漸趨於小巧。是誰提倡的呢。這恐怕就不能不歸到文人身上了。

凡社會上一種風俗。決非無因而然。必須有人提倡。有人實行。由少數人漸及于多數人。然後才能成爲風俗。或者一種風俗的成立。不惟要有人提倡。並且必經過很長的時間。很多數的人提倡。然後才能見諸實行。然後才能由少數人漸及多數人。然後這種風俗。才能普徧于社會。譬如婦人爲丈夫守節。在後世都承認是女子的美德。所以許多女子。丈夫死後。寧致暗結姦夫。形式上還不改嫁。想博得守節的美名。掛守節的牌匾。這是一種風俗。這種風俗的提倡者。宋朝程老夫子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話。固然有力。然而我們再往上數。漢朝曹大家女誡亦曾極力提倡婦無二適之說。(後漢書卷八十四列女傳)我們再翻開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一看。他的會稽刻石上說。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這

簡直是對天下女子下守節命令了。所以凡是一種風俗能夠普遍於社會。決非一朝一夕一人兩人的關係。我相信纏足這種風俗的成立。李後主的力量。固然很大。然而按諸事理。決不是他一個人的力量。並且纏足的事。在李後主的時候。已經見諸事實。我們按因果律來講。至少在李後主之前。也要有人經過短期的提倡。才能如此。況且我們更深求一層。李後主爲什麼喜歡小足呢。女子纏足究竟是什麼用意呢。這裏恐怕還有原因中的原因吧。

女子纏足。人人都說是中國獨有的惡習。其實西洋女子。亦微有喜歡脚小的表示。我們試看。西洋女子的脚。決不如西洋男子的脚的粗大。西洋女子的脚。尖而且短。而西洋男子的脚。却是方而且長。不過西洋纏足之風。不如中國之甚罷了。可見女子纏足之風。東西洋有大同小異的現象。我們更看非洲土人和美洲土人等野蠻民族。却沒有纏足的惡習。我們由此可以想見。纏足的惡習。是較爲文明的民族的女子所特有。這是什麼原故呢。凡是研究社會進化的歷史的人。都知道在原始的社會裏邊。女子的權勢。原來是不讓於男子底。後來因爲種種關係。女子漸漸被男子征服。結果變成男子的玩物。男子對於女子的要求。除肉體底娛樂。和生育子孫外。還有娛心悅目的要求。因爲女子能娛

心悅目。才能更加滿足肉體的慾望。肉體慾望更加滿足。才容易達到生育子孫底目的。非美土人距原始時代不遠。男子不能任意支配女子。所以爲美觀而殘害肢體的事實很少。所以沒有發生纏足的惡習。因爲這個原故。所以在女子被男子征服的社會裏邊。女子的頭髮。便抹得光油油的。香噴噴的。令人眼花心醉。女子的髻子。便盤成百鳥朝鳳二龍戲珠底奇形怪狀。他們的髻子上。便插上無數花枝。金釵銀鳳。他們的耳朵上。便帶上金環玉葉。他們的臉上。便擦上胭粉黛墨。他們的腰。總是要細如蜂蝶。弱如楊柳。他們底衣裳。用綾羅綢緞。猶嫌不足。還要繡着或畫着天吳紫鳳等等花樣。總之。女子被征服以後。從頭上直到脚下。所附麗底一切物品。無不惟華麗是求。究其原因。不過爲博男子的歡心罷了。（按女子華麗的裝飾。實出於男子之心。因爲專制時代。家庭經濟。操於男子之手。男子要女子如此裝飾。女子不能不於此。亦不敢不如此也。到女子被征服日久。奴隸成性。爲獻媚於男子起見。才自動的作奇形怪狀之裝飾。）由這看來。女子足上底繡鞋羅襪。當然和頭上的金釵銀鳳。身上的錦衣繡裳等等。是一樣的例子。女子以布裹足。當然亦和以帶束腰以針穿耳。是一樣的例子。亦不過爲美觀瞻。爲博男子的歡心罷了。

看上面所說。女子纏足。由審美觀念而生。是不容異議的了。但是美的條件。亦不定在纖小。雄壯亦何嘗不是美的條件呢。這其中亦有原故。因為女子被男子征服以後。男子要處處表示他的剛強。所以誇獎男子。總說是大丈夫。或者說魁梧奇偉。而誇獎女子。不說是柔弱。便說是幽閑貞靜。到了後來。男尊女卑。男剛女柔。男動女靜。男外女內。等等的論調。簡直為男女雙方所共認了。所以在女子自己。也甘心作男子的奴隸。而發出以上的論調。我們看曹大家女誡七章。以卑弱章為第一。便可明白了。現在引他的敬慎第三裏面的話作證。他說。

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故鄙諺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

因為男剛女柔。男強女弱。成了男女間的天經地義。所以後世文人描寫女子。總說是。『對影可憐。弱不勝衣。身輕如葉。可作掌上舞。……』因為這個原故。所以男子對於女子的身材。喜歡嬌小。不喜歡長大。對於女子的腰。喜歡細軟。不喜歡粗硬。對於女子的足。也就喜歡尖纖起來了。結果。女子的身體。退化的不如男子長大了。楚靈王的宮人

竟然爲細腰減膳。餓死許多。而女子纏足之風。竟然普遍於中國的社會了。

然則文人和女子纏足。究竟有什麼關係呢。我們不必舉什麼證據。祇就下面三種理由。便可揣想到他和纏足一定是有關聯的。

第一 女子纏足。既由美的觀念產出。而文人的筆墨。大部分是描寫世間之美的。換句話說。就是文人是世間美的讚頌者。那末。他們一定描寫過女子的脚。

第二 歷代文人描寫女子的作品。層見迭出。如神女賦美人賦洛神賦美女篇麗人行等等題目。是專意描寫女子的作品。其他零碎的篇章。幾乎盡人而有。女子的脚。在女子身體上。也是重要部分。當然亦要經文人描寫過。

第三 纏足底事情。雖有關於女子底美觀。但是這件事情。却和擦胭脂抹粉不同。顯係戕害肢體。也和穿耳束腰不同。穿耳束腰。不過身體一部分的受傷。尙無害於動作。至于纏足。則於女子動作。大有妨礙。自纏足的風俗普遍以後。女子才甘心作閨閣中人。不能出閨門一步。這也是勢使之然。因爲這個原因。所以女子纏足我們可以想到沒有人敢公然提倡的。因爲凡是提倡一樣事情。必有充分底正當底理由。而提倡纏足。却沒有充分的正當理由。所以決無人敢公然的明白的提倡。那末。這自然不是受科

學家和哲學家的影響了。既不是受科學家和哲學家的影響。當然是受了文學家的影響。何以故呢。因為科學家哲學家對於一樣事情的贊成或禁止。都是公然的明白的有理由的。而文學家對於一種事情的讚美或厭惡。却不一定有充分的理由。並且不作明白的提倡。常用暗示的方法。這是科學哲學和文學的作用不同的地方。那末。女子纏足。既無理由可言。決不是受了科學哲學家的提倡的影響。當然受了文學家的暗示。因為這樣事情。只能予人以暗示。不能予人以提倡。

有以上三種揣想。纏足與文人有關。可以決定個大概了。女子即以柔弱為第一義。女子足小。愈見其弱。腳的本身。固覺可憐。不但如此。因為女子腳小。更足以襯出他的面目嬌嫩。更覺得他的體態之輕盈。更可使他的腰肢柔婉。總而言之。腳與一切動作。都有關係。女子腳小。就可使女子一切動作。趨於柔弱。所以女子纏足。於女子美觀上。很有關係。如果不信。我們拿舊式眼光觀察女子。假使有一位女子。螻首蛾眉。犀齒蟬鬢。桃腮杏臉。從頭上往下數。無處不美。獨有一雙一尺二寸長底粗而且大的腳。我們看了。一定覺得討厭。所以美色女子。在宋元以後。除臉以外。小腳便是重要的東西了。所以宋元以下一班「拜腳狂」之文人。描寫女子。除女子頭臉以外。便要描寫紅繡鞋

和三寸金蓮了。但是這種描寫。在漢朝以前。却沒有看見過。現在我們從詩經講起。詩經裏描邊寫女子最詳細底。自然要數鄘風君子偕老和衛風碩人兩篇了。你看君子偕老一篇只說道。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擗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又說。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縞絲。是繼袿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碩人篇說。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君子偕老一篇。偏於描寫女子的衣服首飾。沒有提到腳和鞋襪。碩人一篇。把女子渾身上下寫了一篇。加上上章『衣錦褰衣』的話。把衣服都描寫了。却沒有提到腳上。可見春秋以前。女子的腳。絕不爲文人所注意。而關雎稱『窈窕淑女』。邶風稱『靜女其姝』。曰窈窕。曰靜。亦不過表示女子的柔弱美麗罷了。自此以後。描寫女子的作品。要數着屈原宋玉了。但是我們看九歌招魂神女賦等篇。形容女子之美。可謂已達極點。却沒有提到腳小。而登徒子好色賦一篇。形容女子之醜。可謂無所不至。亦沒有提到腳大。可見女子的腳。到戰國時代。尙不爲文人所注意。然而在這時代的文人作品裏邊。却發現一種特別的描寫。譬如神女賦說。其始來也。若白日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神女賦又說。步裔

奇兮曜殿堂。……：婉若遊龍乘雲翔。又說。旣婉孌於幽靜兮。又婆婆乎人間。又說。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又說。奮長袖以正紵兮。立躑躅而不安。又說。時容與以微動兮。……：若將來而復旋。又說。遷延引身。……：似逝未行。以上所引。都是描寫女子走路的姿式。當這個時候。距女子纏足時代尙遠。絕不能談到女子纏足上。但是他描寫女子行路。一則曰裔裔。二則曰婆婆。三則曰徐步。四則曰躑躅。五則曰容與。六則曰將來復旋。七則曰遷延引身。八則曰似逝未行。都是表示女子行路安閑的神情。女子行路安靜與否。和脚的大小。很有關係。我們若承認女子行路安靜爲美。他這種描寫。未嘗不可說是纏足的先聲了。

到了西漢。文人寫女子的專篇。亦狠不少。如漢武帝李夫人賦。司馬相如美人賦長門賦。古詩青青河畔草。古樂府陌上桑等皆是。但是他們也不過描寫女子走路安靜。並沒有什麼特別處。譬如美人賦說。覩臣遷延。微笑而言。……：用『遷延』二字形容。長門賦說。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娛。……：用『逍遙』二字形容。古詩凜凜歲暮說。徙倚懷感傷。垂涕霑雙扉。用『徙倚』二字形容。這比較前舉宋玉的描寫方法。並沒有什麼進步。直到西漢末年。班婕妤做了一篇擣素賦。內邊有一段話。應該注意。他

說。……紅黛相媚。綺組流光。笑笑移妍。步步生芳。……脚如不好。那能『步步生芳』呢。這裏我有幾句要講。脚在人身。總算最醜賤的東西。所以使他美觀很不容易。縱然穿上珠履繡鞋。亦不過外觀的美。而足之本體。本來粗大。和女子嬌小身材。甚不相宜。且脚爲用以行路之物。日與塵土相接。所以容易醜賤。容易令人討厭。因此穿耳束腰纏足三件事。雖然同是女子殘害肢體的裝飾。而纏足發生獨遲。亦是勢使之然。班婕妤居然能說人身最醜賤的東西。可以『生芳』。那就不能不令人注意到脚的修飾了。所以同時就發生『馮無方持趙飛燕履』的故事。（見飛燕外傳）足如不小。其履如何能持得住呢。趙飛燕爲千古美人。人所共知。他的脚。雖未必是纏的原故。但美人宜于脚小。由此亦可得一個不健全的證明。

到了東漢三國。文人描寫女子的脚。更爲進步。在西漢以前。文人的描寫。止於女子行路的姿式。距脚之本體尙遠。到了東漢三國。則進而描寫脚之附屬物。最重要的。便是鞋襪。此時文人作品。描寫女子鞋襪者。不一而足。就是描寫女子行路之姿式。亦較前更爲精細。例如徐堅初學記十九引蔡邕青衣賦。綺繡丹裳。躡踏絲扉。盤跚蹀躞。坐起昂低。又如後漢書邊讓傳注引張衡舞賦。歷七盤而躡躡。又如古詩爲焦仲卿作。織織作

細步。窈窕世無雙。又如藝文類聚六十二引卞蘭許昌宮賦。二八對而講功。體便捷其若飛。進鼓舞之秘伎。絕世俗而入微。興七盤之遞奏。觀輕捷之翾翹。振華足以卻蹈。若將絕而復連。鼓震動而不亂。足相續而不并。婉轉鼓側。蛟蛇丹庭。或遲或速。乍止乍旋。似飛鳧之迅速。若飛龍之游天。描寫女子行路的姿式。可謂恰到好處。曰蹠蹠。曰蹠蹠。曰婉轉。曰倭蛇。還沒有什麼特別處。曰將絕復連。曰相續不并。曰或遲或速。曰乍止乍旋。女子的脚。若不小巧。便難做到了。至曰華足卻蹈。足而曰華。其美可想而知也。以上所舉。仍是描寫女子行路之姿式。距脚之本體。究竟狠遠。至描寫女子鞋襪。便與足關係更大。此種文字。在東漢三國的作品裏。更數見不鮮。例如張衡西京賦。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鴻之羣飛。振朱屣於盤樽。奮長袖之颯纒。屣色爲朱。已見其美。又可振於盤樽。足甚輕小了。又如張衡東京賦。侍者蠱媚。巾幘鮮明。被服雜錯。履躡華英。履如華英。其美可知。又如楊修神女賦。華面玉粲。韡若芙蓉。又如楊慎丹鉛錄引卞蘭美人賦。金蕖承華足。以芙蓉金蕖形容韡履。可見潘妃步步生蓮事。不爲無本。又如北堂書鈔引劉楨魯都賦。織織絲履。燦爛鮮新。靈草尋夢。華榮奏口。表以文組。綴以珠纈。步蹈安審。接跡承身。看燦爛鮮新數語。足見其履之美。看織織絲履一句

。足見其履之小。又如曹植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步而曰微。襪質用羅。均可見其小巧。又如曹植七啓。黼黻之服。紗縠之裳。金華之鳥。動趾遺光。有金華。更可證步步生蓮事。有所從來了。餘如古詩爲焦仲卿妻作有『足下躡絲履』之句。繁欽定情詩有『足下雙遠遊』之句。洛神賦亦說。『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縠之輕裙。』此類描寫。真不可以一二數。總之。這個時代直接描寫與脚接近的鞋襪。較之西漢以前的文人間接描寫行路的姿式。總算進了一步。

到了六朝。文人的描寫。更爲進步。茲爲避繁起見。僅舉其例之重要者。如陶淵明閒情賦。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床前。又如謝靈運東陽溪中贈答二首。前一首曰。可憐誰家婦。淥水洗素足。明月在雲間。迢迢不可得。

當東漢三國時。文人的描寫。止於脚的附屬物。並不及脚之本體。雖有『振華足以卻蹈』『金蕞承華足』等語。然所謂『華足』。亦就鞋襪而言。不然。脚有何華可言呢。到了這個時代。便和前此不同了。他們丟却脚之附屬物。直接描寫他的本體。曰。『附素足以周旋』曰。『淥水洗素足』較先前。進一步了。但是脚爲『接跡承身』的東西。易染污穢。若不加以修飾。還不易引起美觀。所以六朝女人的脚的裝飾。便非常奇巧。樂

府詩集卷四十九清商曲辭西曲歌下有無名氏雙行纏一首。第二首曰。新羅繡行纏。足跡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胡應麟丹鉛新錄評此詩曰。『樂府雙行纏。蓋婦人以襯襪中者。即今謂裹脚也。以羅爲之。以文繡爲美觀。以蔽於襪中。故他人不言好。獨所權知之。』胡氏之言甚是。今之纏足婦女。猶用此法。所以纏足的雛形。當是始於六朝。此時女子的脚的美觀。大爲一般人所注意。齊東昏侯便發起『拜脚狂』了。唐朝李白越女詞五首第一首說。長干吳兒女。眉目艷星月。屐上足如霜。不着鷓頭襪。第四首說。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墮。白地斷人腸。李白浣紗石上女詩說。玉面耶溪女。青娥紅粉粧。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或以此詩證唐朝女子未曾纏足。實則不然。太白爲盛唐人。縱此時女子尙未纏足。焉知中唐晚唐的女子亦未纏足呢。況且就雙行纏而言。纏足之端。開於六朝。此時纏足之風。尙未普遍。太白一部分的吟詠。亦未必可靠。又太白詩好爲模仿。浣紗石上女一首。全襲謝靈運東陽溪中贈答語。安知非太白一時高興。託古造辭呢。所以拿此詩證唐朝女子沒有纏足。絕不可通。你看白居易新樂府上陽白髮人裏邊說。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粧。可見天寶末年。宮女着小頭鞋履。是漸漸纏足的明證了。李商隱送

崔珣往西川詩說。浣花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鈞。(玉鈞當是指月。此用胡應麟說。)
○拿玉鈞比脚。是弓鞋的明證了。杜牧詠襪詩說。鈿尺裁量減四分。織織玉筍裏春雲。
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曰。『減四分』曰。『織織玉筍』是小的明證。
曰。『裏春雲』是纏的明證子。花間集載毛熙浣溪沙詞說。碧玉冠輕裊燕釵。捧心無語步香階。緩移弓底繡羅鞋。這亦是纏足鐵證。所以女子纏足。在晚唐時候。已經不少。
○那末。『宵娘以帛繞足。屈上如新月狀。』又何足怪呢。然而纏足之風。五代時並未普及。不惟五代時沒有普及。到北宋時尚未成爲風氣。所以墨莊漫錄說。札足熙寧元豐間。尙爲者少。近年則人人相效。以不爲者爲恥也。可見一種風俗之構成。均非偶然。而狂妄者流。尋得一證半據。便謂某種事物。創於某代。於是一般學者。羣相附和。遂成定論。而不知其所見者。乃其一端。非其全體也。我現在總括以上所說的話。作爲此篇結論。

纏足的風俗的主動者爲文人。因爲文人的詩文。對於任何事物。不肯公然提倡。好子人以暗示。而纏足之事。只宜子人以暗示。不宜公然提倡。就文人的描寫講。在春秋以前。文人描寫女子。沒有談到脚上的。由戰國到西漢時候。文人好描寫女子行路的

姿式的安靜。到東漢三國。便進一步描寫與腳接近的鞋襪。到了六朝。更進一步描寫腳之本體。此時女子開始纏足之端。中唐以後的文人。漸有描寫女子纏足的作品。經五代至北宋初年。此種風俗。尙未構成。到北宋末年。此種風俗。才普徧於社會。並且人人以不纏足爲可恥了。

上海晶報載有人得一小說。名曰金雲翹。中有搗搵教授妓女房術一節。如遇客之具小者。用擊鼓催花法以濟之。如逢偉岸者。用金蓮雙鎖法以應之。所述諸法。皆有詳細說明云。此書或非孤本。清末民初類此刊物想亦不少。茲擬徵求。或價買。或轉鈔。以談蓮者爲首。談蓮與性者次之。海內明達。乞爲留意物色爲幸。

靈犀啓事

采菲錄第四編

韻語

錦鞋賦

唐 溫庭筠

闌裏花香。雲邊月新。耀粲織女之束足。嫵婉嫦娥之結璘。碧纈湘綯。鸞尾鳳頭。鞦韆稱雅舞。履號遠遊。若乃金蓮東昏之潘妃。寶屣臨川之江姬。匍匐非壽陵之步。妖蠱實苧蘿之施。羅韞紅蕖之艷。豐跗縞錦之奇。凌波微步。瞥陳王既蹀躞而容與。花塵香跡。逢石氏倏窈窕而呈姿。擎箱回津。驚蕭郎之始見。李文明練。恨漢后之未持。重爲系曰。瑤池仙子董雙成。夜明簾額懸曲瓊。將上雲而垂手。顧轉盼而遺情。願綢繆於芳趾。附周旋於綺楹。莫悲更衣牀前棄。側聽東晞珮玉聲。

踏青鞋賦

以紅羅先綉踏青鞋爲韻

張敦翟

二分春暖。三月泥融。香生步步。跡寫弓弓。印新蹤於南陌。踐舊約於東風。伊錦袖之低垂。拖來一碧。正湘裙之偶展。露出雙紅。當其穠裁彩縠。巧剪纖羅。樣依寶屣。式變蠻靴。較長短兮莫誤。商寬窄兮無訛。問誰家綺閣安排。芳辰欲半。費幾度神鍼刺綉。

。上已將過。時則青痕峭蒨。青影萋妍。村外郭外。橋邊岸邊。散情懷之懊惱。攜姊妹而流連。愛細瓣兮蓮生。鶯隨燕尾。戀餘芽於藕覆。螻後蜂先。紫毯平鋪。綠茵淺縵。柳眉成絲。苔新若綉。蹀躞兮非遲。逡巡兮莫驟。十里之春堤小住。蕘手提來。五陵之年少偷窺。桃腮暈透。鸞尾輕挪。鳳頭細踏。或促步而鬢欹。或攙行而袖搭。宜鈿尺兮裁量。想羅滕兮匿匿。帶得落花片片。躡殘小雨之霏微。移來初月纖纖。挑破濃烟之合沓。尖頻撥翠。軟更黏青。帶縫細密。帶結瓏玲。擬細絢而異製。比絲履而殊形。間逢秀野之春。宛臨波兮窈窕。豈借重台之巧。憐貼地兮娉婷。裴哀蕙徑。彳亍蘭街。勝飛仙之彩履。嗤飾睡之香鞋。露重行來易怯。塵沾歸去應揩。花月描摹。綺語休噴溫尉。韶華愛惜。芳情欲問吳娃。

祭蓮塚文

蓮 癡

維中華民國第一戊寅。暮春癸亥朔。越廿有二日甲申。退歸林下之蓮國微臣。自號蓮癡老人者。謹以庶羞清酌。遙奠於蓮塚之前曰。嗚呼蓮歟。歸歟歸歟。歎吾道不行於今日。爾其藏身於海隅。世人視爾爲艷蕩。我獨視如仙子之清癯。履名蓮瓣。總若蓮鬚。蓮枝爲帶。蓮蒂爲紉。翠籠藕覆。紅映芙蕖。苟非蓮船之盈尺。咸宜命駕夫蓮輿。何不幸

而世變。行弗貴乎徐徐。采蘭贈芍肆無忌。金蓮雖好人弗譽。苦抱蓮心。身縱歸乎淨域。香飄蓮界。足仍立乎天衢。訪風姨與月姊。御電母之雲車。江覓汨羅。懷屈平之皎潔。海填精衛。等望帝之歛歔。高仰情天。遠挹薊府清芬於片月。艷傳軼事。冀還靈犀一點之明珠。免牀頭之褻玩。脫女手之拈扶。蓮癡老人。尙恨望道而未見。更無論乎世俗混濁之登徒。蓮乎塚乎。仙乎仙乎。奠以蓮花純白之清酒。東以蓮渚所產之生芻。燭然金蓮炬。光照青蓮湖。一縷香魂。恍若莊生之仙蝶。千秋佳話。或看葉令之飛鳧。嗚呼哀哉。尙饗。

弓鞋

得弓字五言八韻二首

蓮癡

爲便蓮鈎納。嘉名錫以弓。底輕原喜白。鞋小不嫌紅。樣瘦勞金剪。幫彎絢繡絨。鳥尖翻彩鳳。橋影落殘虹。巧比初三月。香宜廿四風。迹憐留巷陌。聲想隔簾櫳。人立西廂外。春歸響屐中。夜深閑脫却。和襪付薰籠。

蓮步輕移處。咸驚一捻紅。錦鞋新著地。巧樣曲如弓。纖趾真同玦。重臺輒疊絨。繡將天際鳳。綸作雨餘虹。底印雙彎淺。花描五色工。鳧飛看掌上。蛇落誤杯中。鬪艷誇三寸。鈎春滿六宮。曉來籠藕覆。佳話說玄宗。

弓鞋 得鞋字五言八韻二首

蓮癡

弓足驚人處。都因著錦鞋。帮紉真絢爛。底白費安排。剪彩形如玦。盤絨指撥釵。口尖
 疑利鏃。(尖口鞋鞋口迎面處縫貼白綾一條形如利鏃俗呼爲剪子口一名箭頭)樣曲適踈
 骸。新月誇三徑。香塵印六街。有彎留豔蹟。入握愜春懷。蛇莫杯中誤。鳧應網下乖。
 雙鉤誰得似。宜與雀頭偕。

弓勢初三月。織織冠等儕。裁將鴛翼錦。製作鳳頭鞋。翠袖携來便。紅羅繡最佳。絆休
 金帶弛。(禮記張弓尙筋弛弓尙角)底作玉鉤指。巧樣頻勞剪。雙彎細壓縉。夢回驚霍
 女。屣響憶吳娃。印淺留香屑。裙遮似箭靸。曉來籠藕覆。豔影立瑤階。

弓鞋 仿試帖詩體

靈犀

最愛新鞋樣。彎彎若彩虹。香塵輕著印。月魄半懸弓。乍露晶屏側。深藏寶轆中。玉鉤
 斜未遠。金縷曲同工。杯小堪浮白。裙低不礙紅。挽強鴛頸影。引滿鳳盤空。暗裏攢花
 箭。閑時理綵絨。褰裳看繡螭。(成句繡螭滿弓衣)夫婿是英雄。

巧把紅羅剪。鞋彎恰似弓。鉤金真瘦小。斲玉更玲瓏。(原作踏青春貼地銜白夜凌空)
 蟾影開奩缺。鴛針引線工。簾藏嚴覆藕。縑繫偶舒葱。倚檻窺新月。傳杯泛彩虹。蛇懸

嗤誤誤。鳧莫化匆匆。(原作鳳蹙笑匆匆)繡濕愁多露。(草根露溼弓鞋繡成句也)香濃趁晚風。瑞蓮誇五色。光射翠盤中。

弓鞋 得鞋字五言八韻

靈犀

自惜弓翹瘦。深閨繡錦鞋。踏春因有約。入夜亦同偕。搜樣頻翻匣。斜量暗度釵。如規雙底合。似月一彎佳。折步防苔澁。勾情厭筍排。別來縈妾夢。脫取擲郎懷。金縷家家曲。香鈎處處皆。花陰移緩候。帮淺落紅埋。

驚眼春弓瘦。(陳迦陵詞句勾人不在春弓瘦)簾前露繡鞋。(朱有熈宮詞簾前三寸弓鞋繡)針神新製作。花樣巧安排。輕曳憐金縷。嬌擎醉鐵厓。月彎依曲徑。弦直怯長街。莫被香泥污。(泥香應污綵鞋弓成句也)還期綺夢諧。(鞋者諧也霍小玉事)兜慵憑堵手。索吝送郎懷。么鳳常相逐。雙鸞總不乖。步遲因試著。(孫惟信詩再試弓鞋舉步遲)光采射瑤階。(陳鐸有下瑤階露濕弓鞋之句)

弓鞋 得弓字五言八韻

雙修

覓得新鞋樣。窗前試女工。悶來閑壓綫。製就恰如弓。步步形真筍。尖尖趾亦葱。纖蹤藏袖裏。彎影落杯中。底錯宜敷白。裙低不礙紅。(此靈犀妙句特借用之)聞聲當箭發

。入手挽綿同。草際愁多露。花間立晚風。挑燈開剪口。（俗稱剪子口卽鞋之尖口者）
初月透簾櫳。

檢視鞋多樣。爭誇十指工。偷閑頻試剪。得意製成弓。三寸行增媚。重臺墊豈崇。凌波
兜襪白。步月下階紅。前後形俱折。尖圓口不同。半弦驚桂魄。一箭繡蘭叢。孃孃婷婷
際。遮遮掩掩中。餘香能一嗅。化作可憐蟲。

賦得弓鞋

得鞋字五言八韻

雙修

弓勢爭鍼巧。深閨屬女娃。量裁猩色錦。製就鳳頭鞋。隔帳雲纏帛。開簾月下階。形彎
逾筍細。跡淺印苔佳。雙角行添媚。重臺襯與偕。郎情勾欲醉。鬼卦卜應諧。藕覆鮮如
葉。蓮鈎瘦比柴。洞房思晉俗。樣履任人懷。（山西風俗新嫁娘必製弓鞋若干緹備閨房
人竊取）

巧鬪如弓樣。終朝姊妹偕。輕羅裁小襪。美錦製新鞋。玉筍纖纖折。金蓮步步皆。啣價
鸚武願。（聊齋阿寶）蹴損牡丹階。月訝弦初上。春勾與每佳。擎杯浮白候。刺繡踏青
儕。跪賞雙彎妙。（聊齋續女）緣慳一瓣諧。（聊齋胭脂）躡登真絕技。翻跌許優俳。

弓鞋 得弓字五言八韻

雙修

計踏青時近。新鞋鬪女工。式多初試剪。形小曲如弓。帶緊交紫綠。裙低半折紅。束成如筍樣。爭買刺蓮絨。踪跡雙眸下。橐鞬一握中。階前疑見月。簾底暗藏虹。步步嬌無限。彎彎俏不同。鈎痕遺襪在。哀艷馬嵬空。

弓鞋排律

靈犀

新月如弓思角勝。踢青先辦繡羅鞋。鳳頭顛綵翩翩舞。鴛嘴啣珠密密排。乞樣怕從鄰女借。描花甘受美人差。生憎酒碗停蓮淺。爲剔泥痕拔寶釵。屨勢穹窿難貼地。筍形屈上合臨階。玉鈎自煖斜還瘦。金縷同工曲最佳。宛轉不盈三寸小。玲瓏可有半分乖。翹翹兩瓣裙邊露。一與周旋願已諧。

紅羅先繡踏青鞋

試帖詩

易遁叟

記約青郊踏。羅鞋上已先。佳人紅袖拂。豔目綉裙邊。峭窄羞前樣。纖彎小去年。十分勞玉腕。三寸美金蓮。細草迷弓底。新泥印笋尖。纏香來蝶戀。花好惹蜂憐。孃孃凌波迹。婷婷立玉仙。晚歸時一握。勾引夜難眠。

宵娘

臞瘦雙趺裹碧羅。妾身自愛小凌波。如何作俑羣嗤我。始識人間少見多。妾自纏纖妾

自由。與人無怨世無讐。何期後世香閨裏。箇箇佳人強效尤。開先裏足果何年。唐代雙鈎已小纏。試讀麗情篇集載。郭華吞下小金蓮。

金蓮得潘字五言排律二十八韻

蓮 癡

妃子凌雲去。千秋尙仰潘。金曾平地鑿。蓮最耐人看。芳躅談何易。髮齡裏亦難。憑誰換凡骨。神效比靈丹。硝漬豐趺軟。礬摧惡味乾。柔尖頻撫捏。編指力爲攢。三寸弓彎弱。雙纏布縷完。帶圍疑木芍。湯濯喜椒蘭。阿母珍如貝。郎君美若檀。藥和猴脛煮。鞋減鳳頭寬。履認霞呈艷。形同月半丸。踏花香撲蝶。藉草意騰驩。立遠紅蕖小。兜深翠鞵寒。掌中誇妙舞。足下說奇觀。炬莫宮娥誤。名憐蕩婦干。館娃於響屨。繩妓銜危欄。跡缺成飛白。芽鮮蹴牡丹。麴塵沾細細。纖踵更姍姍。瘦影迷青鳥。仙蹤逐彩鸞。凌波吟洛浦。學步異邯鄲。底印雖宜淺。身輕却貴端。勾春愁鄂被。入夜勒齊紈。襪緊真堪玩。裙遮勿永歎。尺量新遇杜。綦繡暗驚韓。瞥見心先醉。橫担膝上安。綃長雲鬢捲。烏澆雪泥剉。語美填詞麗。才須應制殫。(元代應制有金蓮繡鞋諸詩)玉台詩競秀。誰似孔都官。

詞藻工麗。氣脈貫通。疊牀架屋之詞。位置却有次序。排律長篇。法當如是。昔

人云。事若可傳皆帶癖。蓮翁奚於癡哉。癖而已矣。必傳無疑。牧青註。

六言采菲吟

蓮癡老人

商隱謂六言詩不易作。爲其難於自然。余不揣冒昧。就金蓮七字訣。瘦小尖彎香輦正。各成一首。復推及折腿腕。加以頗字訣。成詩四首。復以餘意結之。亦成五首。錄呈靈犀。以備采菲之用。

金蓮以瘦爲貴。瘦居小字之前。醜態最嫌臃腫。宛如驢馬蹄然。小字雖無限制。過小亦不相宜。標準只應三寸。還須行走多姿。利屣銳於春筍。牡丹新苗紅芽。欲覓尋春蹤迹。真是如錐畫沙。天上初生桂魄。裙邊爭比蓮鈎。弓底玲瓏貼地。襯他行走風流。勤濯已無惡味。飛縈更灑輕紈。媚夜再薰龍腦。掌中濃勝芝蘭。分明暖玉雕成。握去偏疑無骨。只宜情侶摩挲。不許狂郎唐突。月明小立瑤階。勁直亭亭端正。繡鞋著盡春光。猶似新時瘦硬。七字妙訣俱備。湘裙拖地籠紗。腿腕還須似折。形如新月微斜。素襪緊兜翠鞵。香鞋慣著紅羅。芳躅若斯靈妙。全由踵際微頗。(善纏足者。將踵末向前推而束之。則迫襪玲瓏。日久自然俊俏。而成爲折腿腕矣。) 脚樣風流俊俏。能俏百般佳妙。後跟雖是微頗。鞋底却非倒倒。鳳鳥微尖點地。雀頭樣剪凌波。

轉側輕靈活潑。功歸腿腕居多。入手不盈一握。看來微露雙尖。窄窄弓鞋新繡。芳蹤著地纖纖。高縮層層雲髻。斜伸窄窄蓮鈎。鞋底尖兒翹起。水晶簾下梳頭。隔窗貪看金蓮。午夢頻教驚起。聲從響屨廊過。影照穿衣鏡裏。指捏心猶不忍。爲他緊裏湘縑。底事狂郎顛倒。索來齒嚙鞋尖。采菲詢諸老朽。愛蓮喜遇知音。特效六言詩體。表余一片癡心。

金蓮雜詠

李楚香

芳姿步步擬生蓮。三寸圓趺正不偏。繡罷鴛鴦無箇事。月明花下踏寒烟。「小脚」
 春雲裹就玉膚圓。十字斜披翠帶偏。錦作四圍絲絡底。獨留花樣在裙邊。「脚面」
 筍尖一角簇春華。紅錦新添點點瑕。不是泥污渾未覺。閑階蹴損牡丹芽。「脚尖」
 不歪不倒最宜人。圓象團成五色雲。偶踏蒼苔濕寒露。故移東首曬斜曛。「脚跟」
 繡履中空一寸彎。兩頭貼地獨孤懸。却於空處蟠花朵。想入非非想上天。「脚心」
 雨後香塵似掌平。輕移蓮步看花生。尋常一樣鴻泥迹。印到佳人便有情。「脚印」
 玉趾瓊肌合不開。十年束縛損筋骸。等閑三尺無情帛。毀盡佳人作棄材。「裏脚」
 木作重臺錦作幫。珠塵輕蹴軟紅香。遊春年少何輕薄。跡印爭教手指量。「弓鞋」

入手能盈一握纒。好花點點半侵埃。旁觀莫笑香泥溷。曾向公園踏翠來。「舊鞋」
枕畔何來軟角菱。半鈎新月裏紅綾。莫言三寸傳行甚。踏遍巫山十二層。「睡鞋」
式與蓮鈎大致同。未全開放却輕鬆。輕鬆究竟非天足。時代依然過渡中。「坤鞋」

織足

佛 奴

小脚弄姿態。尖搖玉趾長。四枚纖顫動。一掬軟難量。筍具直風味。蓮同新月妝。豈憑
人造作。妍骨不尋常。

潘妃蓮步小。話古興偏長。妙絕凌波豔。纖從貼地量。何人開漢俗。作俑學新妝。若使
宵娘在。雙彎可異常。

鞋尖

張 恂子

吳綾束罷麝蘭薰。蓮步何來已可欣。踏遍迴廊聲細碎。帶來花瓣雨繽紛。銳疑秋水雙菱
角。勾起巫山一段雲。正慮纖纖人易見。東風偏揭碧羅裙。

纏足

吳 耳似

一勾暖玉可憐生。背却銀釭膝上橫。剪幅鴛鴦紅錦裏。教他握着更鍾情。

藕覆

恩 竹樵

勾惹凌波一段秋。燈前裝束太風流。紅絲堅繫冰肌瘦。素帛同纏玉腕柔。羅襪香濃雲半疊。弓鞋樣窄月雙鉤。倩誰更織鴛鴦錦。輸與金蓮飾並頭。

詠美人足

佚名

空庭微步覓春溫。印遍芳塵尙有痕。蓮樣纖纖綿樣軟。不容真個不銷魂。(又詠行詠立兩首亦涉及雙鸞。詩曰。最疼人處是雙翹。端合芳名步步嬌。轉入花陰看不見。東風吹惹綉裙飄。晚粧卸後悶難排。手把宮紈傍玉階。貪看月明猶未睡。露華溼透鳳頭鞋。)

又

足衣輕快白如霜。蜀錦裁成任巧裝。玉筍裏時行動好。金蓮踏處步生香。凌波神女揚奇樣。蕙豔仙姬散彩光。惟有青雲攀桂客。衣冠相稱上朝堂。

洗足

亦鶴

晚涼時節浴蘭天。羅襪凌波玉色妍。安置金盆粧檻畔。香巾蘸水濯紅蓮。

薤蓮餘韻詞

惜紅生

前朝密約送郎行。却早深宵又出城。臥履匆忙收拾起。含羞剗襪下階迎。傳語何須怪玉奴。累卿拋却睡工夫。紅鞋鬼卦連宵卜。低問如斯事有無。隱衷說破意徬徨。遮掩

無詞暗蹴郎。十五小姑應諱避。脫鞋情事口須防。將時總怨我痴憨。既往還須怨二三。自己今朝定閨律。通宵玉趾罰郎含。私語當窗絮絮多。問郎明日進城麼。託君一事休忘却。好買吳絲繡襪羅。綵色柔絲莫漫藏。弓鞋先慢繡鴛鴦。而今問到從容答。那日緣何惱玉郎。怨郎輕薄笑佯嗔。總是將詞打趣人。頻頓雙翹呼恨恨。降他有術不須親。(閑讀聊齋恒娘篇。有「口索舌。手索足。皆吝之。」云。而余更以「不須親」三字訣參入之。此蓋皆擒夫之秘術歟。呵呵。慧心人當能領悟也。買得新絲笑自拈。紅蕖一瓣倍鮮妍。晚窗繡罷停針想。明日清明第二天。桃花紅了春江岸。抹過迴廊傍曲欄。鎮日輕寒連夜雨。阻儂移步下階看。連朝嫩雨潤苔階。撲蝶尋芳姊妹偕。調笑渾忘街路滑。香泥浸透鳳頭鞋。嫣紅姹紫漫論評。微傍花欄緩緩行。游戲翻新賭行迹。數儂纖小數儂輕。一片殘陽下碧溪。人歸曲徑步高低。笑郎此事慙慙甚。脫履摩挲細撥泥。濯足何須萬里流。行纏代解倍溫柔。那能更作非非想。一嗅餘香死亦休。攬衣推枕柳腰舒。乍立還慵罷洗梳。好是綠肥紅瘦裏。半鈎羅襪下階初。

蓮餘韻詞

雙修

手曳郎君不讓行。呼來姊妹戲方城。織鈎隔座頻偷送。一捏剛逢笑臉迎。

我見猶憐問老奴。發織費煞裏工夫。女兒生就皆天足。三寸金蓮古有無。
 蘭湯待浴朱盆側。徐解輕綃却喚郎。細把窗前看一過。潛窺襦紙破須防。
 弓鞋乍脫性狂憨。把握端詳索再三。撥去行纏呈玉筍。嫩芽輕送口邊含。
 嗚嗚燈下總情多。悄問今宵要怎麼。先入鴛衾囑郎待。睡鞋忙換軟紅羅。
 壓線聞聲總匿藏。挑燈獨坐繡鴛鴦。回頭猛見人偷覷。輕啓朱唇罵阮郎。
 每因蓮癖惹嬌嗔。作嫁他鄉遠憶人。舊夢重溫年漸老。一番入握一番親。

和蓮痴元韻

難拋最是有情天。顛倒神魂兩瓣蓮。小院夜明閒步月。輕盈疑是遇神仙。
 玩來恨不筍芽餐。狎暱終宵戀鳳鸞。郎愛雙翹卿倍惜。同心言定臭如蘭。
 弱線偷閒手自繅。繡鞋窗下總親操。爲郎費盡心思巧。花樣翻新敢惜勞。
 又見樓頭柳似纜。蹋青鞋待剪刀操。紅羅製就剛三寸。不惜游春步步勞。
 浴罷蘭湯日已曛。伸腰懶畏換衣裙。郎偏緊捉纖纖玉。抱就牀前帶雨雲。
 小步公園日未曛。雙尖閃露碧紗裙。往來博得游人看。不覺微紅上頰雲。
 著來羅襪絕纖塵。楊柳腰支窈窕身。姊妹行中誰得似。宵娘應是再生人。

雙修

會憶當年百摺裙。行纏解處散幽芬。嫩芽一寸寬容鼻。絕瘦蓮鈎讓細君。

踏青

蓮痴

踏青時節鬪新粧。紅色弓鞋翠色裳。鞋底白綾常恐浣。出門先掛掃晴娘。
游春綉履繫鸞縈。脚底羣疑墊裏高。鄰嫂戲將鞋脫看。一鈎媛玉覆宮袍。
輕羅小襖映宮袍。潔若新絲尙未縈。著上蓮翹何所似。織彎弓樣納於鞞。
珊瑚秀骨細還柔。繡履真堪擬鳳頭。玉躋束同新藕嫩。固應纖妙號蓮鈎。
琉璃盆內濯蘭湯。織足勻停發異香。直是玉盤新糗熟。爲余佳節賀端陽。
誰憐纖足妙如神。光潤渾如玉琢勻。照得培心成淨域。白蓮花畔作詩人。
蓮華妙諦證何如。淪智居然勝異書。不信試從詩裏看。阿蒙今已鈍根除。
鈍根人對月娟娟。吟得新詩喜欲仙。半向雙修生嫉妬。半因痴性愛紅蓮。
裏創覓句惱山妻。仍把金蓮細品題。采菲論功誰第一。寄書端合問靈犀。

行纏層次圖題詞

老辛

靈犀囑繪行纏層次圖。旣成。擬媵小詩。山荆約不許用綺語。不許明見蓮字。犯則罰以蓮花白滿高脚杯十。走謹如約。窘步不敢避也。

頭風愈我勝陳琳。屬草欣從體不任。自笑竭來偏下達。羞稱校尉却摸金。（時正頭痛。因圖此而愈。梁冀傳注。折腰步者。足不任體。陳琳檄文有摸金校尉語。此則狀模寫雙纏也。調侃一笑。）

秤量記到小樓初。訝絕窺帷月不如。今日挑燈重試着。要從工整見功夫。（昔曾到名妓白金寶處。欣賞行纏。其鞋樣圖載采菲三集。今重試着筆。圖此內景。）

采菲語妙舌生花。茂叔文章自一家。我亦不從寬處想。愛將窄韻效尖叉。（諺語有凡事須從寬處想。此反用。與下窄韻效尖叉五字。皆雙關圖寫行纏也。）

一段盈盈取次新。不嫌曲曲爲傳神。居然妙相從空現。亦要床頭索解人。（劉改之沁園春詞。有襯玉羅慳。銷金樣窄。載不起盈盈一段春句。余爲圖時。揣想神情。遇窳處。得山荆指示甚多。）

謝陸君辛農爲繪行纏層次圖卽和元韻

靈犀

今事無疑定問琳。（今事問崔琳。尙何疑。見唐書。）丹青妙手亦難任。凌波底裏分明見。潤筆徒慚季子金。

最是行纏下手初。不知束筍竟何如。（自女足解放。近人多不知行纏之法。）閨中久絕

輕雲裏。偏有閑情屬老夫。（此首代夫子立言。）

縑約瓊鈎面隔花。（圖中人未現面目。祇將纖足繪出。更覺明顯。）奇情妙想美行家。
筆端亦有春雲繞。更有詩才擬八叉。

采菲圖成別樣新。放翁餘技擅傳神。料應足亦將頭責。（君時正患頭風。此亦頭責子羽之反詞。）如此才華竟讓人。

減字木蘭花

美人足

吳梅村

香跌淺印。不洗春泥紅一寸。羅襪鈎鈎。點拍輕勻小鳳頭。
歸來路滑。醉把雙纏微笑。脫。撥醒檀郎。眼底端相白似霜。

秦樓月

美人足

徐坦庵

誰雕琢。纖纖玉筍含香籟。含香籟。陌頭輕步。似愁風惡。
軟紅巧樣真難學。阿郎寸指閑相謔。閑相謔。銷魂被底。一鈎盈握。

訴衷情

詠蓮

梁蒼巖

猩紅弓樣試風流。貼地軟香浮。凌波巧籠纖筍。錦幄倍清幽。
蓮折瓣。月微鈎。玉溫柔。苔痕池上。泥印花間。塵跡樓頭。

醉春風 索履

董文友

蓮瓣重苔嫩。移過朱欄近。碎紅纖綠點微尖。襯。襯。襯。爲惹春塵。繡來雙雀。絲兒微褪。好向蕭郎訊。弓樣休難認。香泥踏處記曾量。寸。寸。寸。願裏羅襟。携歸繡院。教奴重整。

金鳳鈎

詠繡鞋

董舜民

昨宵綉幕曾近。怪花底湘簾初褪。纖如鈎月。柔如削玉。掌上看來越韻。蓮踪一捻蓮痕印。向洛浦香塵微襯。雙雙綵雀。盈盈羅襪。穩稱凌波身分。

菩薩蠻

繡鞋

汪蛟門

行纏自繡幫兒小。新描花樣心中稿。何用步金蓮。羅幃換了眠。掌中剛一握。懷裏香偏覺。郎戲漫匆匆。揉殘兩瓣紅。

憶春娥

美人十憶之一

前人

凌波窄。眞珠綽約猩紅色。猩紅色。香塵行過。尋他踪跡。燈前晚浴如霜白。雙尖只合舒郎側。舒郎側。鞋跟褪了。欲兜無力。

沁園春

綉鞋

宋于庭

碾取香塵。銷來金縷。先愁素絲。記風前一捻。淺描峽蝶。花陰拊寸。小印胭脂。江月初弦。湘波欲皺。已試得才人絕妙詞。嫋嫋影。倚畫屏久立。窄索微知。襯將羅襪行遲。怕等過霜濃徑滑時。是叢頭樣好。不須添綉。合歡名在。要惜沾泥。倘是飛觴。借他量酒。百罰尊前總不辭。情無賴。向裙邊枕角。儘費尋思。

前調 足

馮雲伯

鈿尺裁量。才裏春雲。凌波悄然。問何人躡去。襪塵不動。聽伊來了。花徑斜穿。小坐低翹。臨行重理。兜轉紅跟一點纖。娘心苦。替阿茶早纏。學步須憐。宵娘舞罷愁添。拓掌上應同沙鷺拳。看簾衣纔展。偷窺月樣。裙梢全露。生怕風顛。嬌便思扶。軟還頻熨。幾度呼他不肯前。蒼苔冷。訝箇儂早起。來印弓尖。

三妹媚 屢聲

姚梅伯

鏘宜釵珮雜。是重臺拖試。繡幫紅窄。曉夢誰尋。向海棠庭院。隔烟輕躡。覓去偏遙。賸露蘚幾痕香溼。蕙喚籠鸚。一轉迴廊。聽來還霎。三五沈沈秋夕。記月約重門。誤伊殘葉。半响俄延。定倩人扶共。軟難禁力。唱起吳宮秋草。又簾陰傳拍。想到無聲舊事。蓮花步貼。

聲聲慢

屣聲

蔣劍人

弓弓蘭屣。得得蓮趺。妝成徐下朱樓。瞥見生人。回身悄掩雙鈎。踏青鳳鞋新換。倩誰扶紅板橋頭。嬌一蹴。看鞦韆欲上。斜颺含羞。猶記吳宮舊事。算空廊絕響。豔蹟都休。金縷提來。香階剗襪應愁。餘音不聞花外。試偷量苔印痕留。簾幙靜。聽裙邊點拍。剛按梁州。

金鳳鈎

獨見鞋

吳蘭次

真堪在掌兒上。又只合玉肩斜傍。這般些小。怎將偷換。猶自暗垂繡帳。行行惟恐纖塵漾。長只向枕邊安放。笑他鄰女。藕花池畔。先已巧偷新樣。

沁園春

美人足

朱昂

遲日郊園。繞徑芳塵。嬉春踏歌。逞鞋幫偏窄。雙層壓繡。襪羅耐冷。一對凌波。斂步當筵。猜枚暗躡。寸玉弓彎最昵他。燈前舞。覷旋離毬角。勾住裙拖。吳儂略纏輕摩。剪虎耳還挑脫鬢螺。料牡丹花底。綠痕印蘚。秋千架後。豔影垂鞦。金貼新蓮。珠銜小鳳。恍是仙雲捧月娥。紅棉裏。怕檀郎偷捻。被擁香窩。

望江南

戲詠纏足二闕

沈虹屏

無謂甚。竟屈玉弓長。牢縛牛臍渾似蟹。朗排纖指不如薑。何趣問檀郎。
湖上女。白足羨於潛。脆滑江瑤初褪甲。玲瓏秧藕乍抽尖。畢竟比來妍。

右平湖陸梅谷（煊）姬人虹虹屏作。沈乾隆時人。所著春雨樓集。不傳。上海蟬隱廬
主人得沈手書雜文及探香詞兩稿。甲子仲春。影印行世。

掃花游

詠高底

沈西雝

錯疑畫屐。是重臺舊樣。另翻新稿。月鈎漫肖。仗生香一寸。助成纖小。藕覆低垂。未
許雙鴛露悄。怎知道。却暗被玉郎。深夜尋到。共愛蓮步悄。慣泥母纏鬆。背人裝巧
。薄綿襯了。問春雲瘦減。那時多少。刻襪花陰。任爾膚圓亦好。墜歡杳。夢橫塘。屣廊
空繞。（九曲漁莊詞）

滿江紅

美人鞋尖

李慈銘

些子雙鴛。剛墮地。猩紅初染。偏略透。人前消息。牡丹芽淺。半黍細霑檀點溼。一絲
輕熨莎痕軟。但鳳頭依約畫裙邊。時遮掩。看小立。閑庭院。纔半吐。情何限。似端
相鸚舌。被伊偷剪。月苗簾前描影瘦。玉尖帳縫勾人暖。便將他春筍比纖纖。誰還欠。
（夜同叔子珊士鬪韻。限刻燭一寸脫稿。原註見日記。又日記丁集云。蓮士以近作睡鞋

一寸金詞一闕。減蘭兩闕見示。云云惜叔子珊十及蓮士睡鞋諸作。無從搜得。犀註。

一枝春 閨中拖鞋

黃摩西

笥束蓮包。愛鴉頭小玉。圓膚光緻。翮鴻舞蝶。做出許多情思。何勞刻襪。凌波暗動香隨起。只遜與偃睡雙鴛。不到錦霞衾底。猩紅怎舒鴉嘴。儘蘭房曳徧。苔階來未。難教代淺。別嚼橫陳滋味。行行入夢。應沾得雨酥雲膩。休促步恐作鳧飛。玉鈎赤矣。

沁園春 美人足

佚名

緞緻圓膚。裂帛纏來。滑裏輕雲。怪天寒易凍。怎教刻襪。春陰微痛。懶約繡裙。生怕人量。佯嗔郎捻。響屐虛廊隱隱聞。苔階下。向落陰閉步。沾上餘芬。踏青偷吊湘裙。邀鄰姊鄰姬共結羣。記一鈎點拍。新聲一曲。雙尖待月。小字雙文。貼地蓮輕。印泥花瘦。金縷提鞋晒晚曛。堪憐處。是背燈重束。綉被香溫。

新美人足 沁園春

顧佛影

仙子凌波。愛好天然。娉婷畫中。愛壓衾斜盞。瑩瑩六寸。傍簾淺露。楚楚雙弓。羅襪從寬。霞裾不礙。束縛何嘗到個儂。銀鐙燦。怪香鈎情眼。刻擬偏工。花前量取春風。道比並檀郎總不同。只月台聯步。一般輕健。雲氍點拍。直恁春容。屏角憐孃。爐唇

讓姊。馳上金梯帶轉鬆。凝思處。問幽階昨夜。底事苔封。

薄倖、夢鞦

錄自瓶隱山房詞

黃菊人

春風淒緊。鎮寂寞蘭窗鎖恨。渺一去碧雲飄斷。消息靈巫頻問。盼和諧語識空尋。合歡舊事雙鸞印。悵月未成圓。花先墜瓣。噩夢惺忪偏準。消受得。盟縑字。償不了愁香啼粉。嘆兒郎薄倖。紅粧薄命。湊來真覺情天忍。玉烟吹盡。枉拋殘蠟淚蠶絲。併作傷心殉。空簾弔雨。幾日籠鸚瘦損。

摸魚兒

潘妃蓮花

正丁東曉開鈴殿。依稀人在仙境。屠沽天子鍾情地。蓮瓣一雙紅迎。羅襪稱。悄不許禿鶯啼斷凌波影。宮妝自靚。望日暮簾櫳。珊瑚來未。知道玉兒肯。憑消受。可惜西風易警。黃金空鑄恩幸。長廊響屐埋荒綠。又躡沼吳行徑。花共命。怕閱武堂前楊柳同淒冷。繁華夢醒。嘆麝壁香消。虎釵聲斷。鸞步杳然靜。

浣溪紗

纏帛(卽纏足帶)

靈犀

似雪雙紈入手輕。常和足下結深盟。一番纏繞似春情。(古詩纏繞春情卒未休之意)怯痛只因持太急。恃嬌可是弱難行。欲將蓮步博微名。

臨江仙 羅襪

記得屏開時淺露。取將龍綺裁成。光勻初訝下階行。鞋邊雲樣薄。裙底月牙生。入手魂消香未歇。凌波倩影盈盈。曲欄刻步悄無聲。鴉頭三寸小。蟾魄一鉤明。

雨中花 釘鞋

鴻爪自憐無半掌。肯帶雨潛來獨往。金齒輕移。錦裙高拽。弓底添花樣。莫恨丁丁隨步響。儘護得雙鴛無恙。說甚苔侵。管他泥滑。密約何曾爽。

減蘭 戰鞞（俗名鐵尖鞋）

弓彎繡軟。上馬先將紅錦換。窄小雙尖。逼得蓮鈎利又纖。烏皮鐵裏。翠鞞微兜雲帖妥。踏遍沙場。橐囊歸來染狄香。

徧地花 弓底（俗名木頭底）

錦步成蓮印苔淺。是伊家蹤跡甯難辨。粉梅花款款生春。一失足錯何能免。（宣和間二色合成鞋底名錯到底）斫香檀那比鋪毡軟。行來益形婉孌。倩養娘翠葉量裁。費小婢紅箋巧剪。

滿江紅

王漢輔

內閣大庫清理積牘有檢得元宮人鞋樣者徐積餘乃昌摹以見示因題此闕（原樣用羅紋紙長逾裁尺八寸與今天足相仿）

蹴踏中原。開萬古江山風氣。曾記否龍行虎步。深宮游戲。花貌雪膚人去也。弓鞋約束何殊異。想當年下馬已文明。蠻靴棄。羅紋紙。深宵替。修八寸。須裝底。憶觀書乙夜。慵來思睡。留與後人同檢定。闕氏自是通文字。到於今女子講天然。何加厲（按此等絕妙題材海內文豪自不乏佳作即徐積餘亦當先有題詠閱者如有所見尙乞鈔寄以備采菲五集之用幸甚編者附註）

前調 詠元宮人鞋樣

靈 犀

媛玉雕鈎。（見遼后十香詞）仍不脫脂香粉氣。誰復識金源遺跡。天魔秘戲。嫵小弓鞋簾底露。（明朱有燉元宮詞云簾前三寸弓鞋露知是嫵嫵小姐來）內家繡履人間異。想鸞紋（龔定菴詩大脚鸞紋鞦）自恨染胡塵。無妨棄。留新樣。從教替（在昔纏足婦女乞鞋樣名「替鞋樣」）。成大錯。難究底。（宣和間婦人鞋底二色合成者名「錯到底」）料夜深望幸。裁量未睡。八寸遙知宮禁式。幾行獨認元朝字。奈朱明約法重雙織。行偏厲。（明初於張士誠部。卽後世所謂惰民。男子不許讀書。女子不許裹脚。著爲令。且纏

足刻意求小。此風亦以明代爲甚。）

蓮步采新

趙子長遺著

子長名福恒。密雲諸生。嗣又畢業師範傳習所。鯉庭先生之族姪。求鳳必得弓彎。平生嗜蓮成癖。年三十餘尙未娶。因未遇當意之金蓮耳。猶幸客歸化城經年。流腐者皆大同渾源人。略酬夙好。而蓮癖於是益深。直欲化爲女子身。以纏束雙趺爲事。情見乎詞。辛未冬旋里。鬱鬱不自得。除夕悵悵出門。竟不返。或疑其懷石沉沙。爲蓮國不貳之臣矣。著有蓮步採新八冊。字迹模糊。又好作古字。今僅獲殘稿若干紙。繹而錄之。庶不沒其愛蓮苦心耳。民國二十四年乙亥重九陳穆卿識。

詠足

維彼織足。僅二寸九。笑彼雄趾。何其孔阜。亦旣裹矣。胡不力爲。始之不忍。雖悔曷追。窄窄彎彎。端端正正。纏足如斯。令人起敬。匪且有且。匪今斯今。自古如此。俗遠年深。

詠足

日日緊相纏。纏成貼地蓮。問卿何太苦。只是爲爭妍。

彼婦何其美。爲著鳳頭履。不但衆人誇。自家心亦喜。
人云爲女悲。我言爲女樂。若非女兒身。何能纏小脚。
行雨移蓮步。臨風擺柳腰。千金難以買。如此實多嬌。
全憑好手工。日久始成功。四指蜷於下。一姆移在中。
折腰生使曲。縊踵不教充。何必如斯苦。惟因世所崇。

金蓮世所崇。約迫始成功。縊踵圓如卵。折腰曲作弓。
雙彎誇軟玉。一握愛纖紅。艷說南唐事。人皆拜下風。

詠鞋

何須足下穿。著地始稱妍。平日閑相覷。無人不愛憐。
裹足成三寸。欣然納此間。前尖而後瘦。底小且中彎。
果系觀瞻美。毋憂步履艱。久之成習慣。何必以爲患。

詠木底鞋

底樣彎而小。憑他步步行。只因沾地少。終覺帶塵輕。
木底繡鞋新。穿來最可人。兩端微著地。中段不沾塵。

非鼓亦非鈴。行來甚可聽。每過甌石上。傳出響瓏玲。
磚地可傳聲。土地可觀跡。誰與木底鞋。真可謂奇策。

打鞋尖

屣敝猶然著。如卿何太廉。昨宵買黃蠟。今日打鞋尖。

詠足

尖如角黍曲如弓。疊疊層層白布蒙。今日裹成三寸小。不知曾費幾年功。
初裹雖然苦盡嘗。裹成三寸不須量。我身今世如爲女。也願纏成小腳娘。
奇珍異寶與銀錢。我說全然不足憐。自古至今多美物。最佳無過小金蓮。
濯罷真同出水蓮。肌膚雪白骨如棉。莫云男子多歆羨。婦女閨中亦自憐。
小能出類引人誇。大則人皆不我嘉。日日緊纏休懈怠。近來工力更先加。
兩腳尖尖瘦可誇。折腰功力更須加。裹成接踵連三指。方可稱爲小到家。
須將四五指裹入足心溝內。僅餘大二三三指一串。與踵相連。望之不見四五指者。方爲上品。

既然生作女兒身。足下應教日日新。休送橫波瞋阿母。須知娘是過來人。

脚小誰云不易行。亂山高下履如平。織織木底留蓮迹。踵印圓痕太瘦生。（此山村廟會時所見。廟在山巔。皆羊腸小道。弓鞋印土成小坑。似此芳踪。迤邐無數。）

不知前世幾生修。修得今生作女流。脚是金蓮真可愛。鞋成木底更消愁。立時宛若鴻留迹。行去還如鳳點頭。莫怪男兒爭樂玩。婦人一遇也凝眸。

繞過迴廊試遠觀。兩鈎斜月影將殘。搖搖恍欲隨風偃。屑屑誰憐舉趾難。鞋小允堪供塔玩。裙高奚怕有人看。今宵若奏霓裳曲。疑是嫦娥下廣寒。

舊鞋

休云敝屣弗如新。新者無如舊者珍。匪是瓊鈎曾著遇。何由美迹已成陳。只因心愛鞋中物。更爲情憐履上人。自牧歸黃洵可玩。兩心相印不勝春。

木頭底

弓鞋木底妙難名。小院行來夜有聲。雅韻儼如鳴玉佩。使人聽去夢都清。鞋尖瘦小妙如仙。鞋底彎彎更可憐。猶恐脚跟形太笨。底根削至半文錢。木底彎環本不平。金蓮鑿地却堪行。尾頗腰凸頭低下。美好誠哉蔑以名。當年西子繞廊行。千載猶留響屣名。弓底乍聞階上走。更難步步聽嬌聲。

詠鞋

弓鞋纖小美多多。細玩頻看不厭他。可惜我身非是女。縱然心愛末如何。
 雙鉤顏色煥光華。彩繡鮮妍蔑以加。方口也同圓口妙。錦幫終比布幫嘉。由來木底殊毛
 底。(布底不切者)畢竟穿花勝印花。更有兩般爲最要。新時無大舊無斜。
 欲求博得衆人歡。顏色無如綠白丹。木底緞幫新替樣。繡花圓口耐傳觀。雖云妙處由新
 著。其實驚人只一端。無論若何能配合。苟非纖小亦難看。

放足

近來放足說維新。數載全無裹足人。若把繡鞋遺後世。他時應共作奇珍。
 流風遺俗已年深。裹足無殊靜女箴。閨閣以斯爲最美。諸公何事枉勞心。

記所見

勸人放足最諄詳。力挽頽風說改良。昨夜君家娶新婦。依然裙底是蠻粧。(俗謂纏足者
 爲蠻粧。按此語爲遜清時。與旗民不纏足爲旗妝。相對而言。)

靈犀曰。蓮步采新。僅止於此。詩誠不工。然其人實鍾於情而癖於蓮者。今采刊此作。
 俾其附蓮以傳耳。

姚靈犀代粵友梁蕪府先生蓮塚徵詩

七古

蓮癡

何人作俑創筆塚。繼以文塚埋奇文。大中戊辰一千六十有七載。（劉蛻文塚銘作於唐宣宗大中戊辰迄民國第一戊寅共一千零六十七年）羊城蓮塚尤騰芬。蓮塚何所有。足衣膝襪弓鞋是耶否。蓮塚造于誰。梁君蕪府幽怨中含悲。蓮塚何由傳。傳自靈犀采菲之三編。蓮塚誰爲詠。出于蓮癡老人愛蓮如性命。常人愛蓮未必好色而不淫。我輩愛蓮獨如西方淨土觀世音。愛之欲其貴。蓮已名爲金。愛之作玩好。恐遭塵俗侵。想此蓮瓣纖纖是誰著。更嫌穢德非憎惜。何如闕地及泉始相見。只留情絲一縷相沉吟。渺若仙山可望不可卽。絕無與花爭艷之芳心。譬諸無弦琴。琴韻在高岑。譬諸設酒而不飲。醇味踰於酒且沈。有形之有終寂滅。無形之有長追尋。我對此塚屢歎息。儒書禪理原湛深。世人炫外不內悟。鴛鴦欲繡無金針。慨想古今恒河沙數億萬物。生存起滅誰曾任。獨有此塚最奇特。巋然名重珠江潯。大羅羣仙競歌詠。一坏之土同瓊琳。無窮香艷極高潔。有如玉女雲駟臨。過客憑弔奠卮酒。椒漿桂釀當秋陰。髣髴沅湘弔屈子。聲蕭蕭兮楓樹林。

又五律一首

畢竟梁園客。多情有萬分。不緣貞婦蹟。也築繡鞋墳。花落悲纖月。香消冷暮雲。蓮華

經誦徧。何處挹清芬。(貞婦重守玉。殉節投江。尋尸不獲。得遺鳥於舟中。其夫葬之。名曰繡鞋墳。見珂雪談乘。婦寧波人。足極纖小。)

再題粵友梁薌府蓮塚並東姚靈犀七古一首

蓮癡

香心綺思誰造端。我獨謂其發於大羅兜率之情天。不信請看海濱艷塚徵文啓。無邊幽怨深於海底之黃泉。梁君韻事大可愛。使我情思鬱結變幻如雲烟。我亦愛蓮一君子。猶記香閣新婚年。問名納吉先論足。到門鼓樂爭喧闐。玉臺老奴却扇際。一鈎新月明娟娟。歡欣顛倒說不盡。曉起子細看雙纏。鞋香穢潔繫翠帶。踟襦艷麗如花妍。竊取蓮瓣花晨月夕偶玩賞。飄飄羽化而登仙。曾幾何時世風變。蝴蝶不願飛裙邊。美人爭以天足貴。羣向玉版來參禪。棄置金蓮不復道。仙骨亦竟隨俗緣。昔誇月下弦。今誇月上弦。上弦猶未足。儼同望前之夕蟾將圓。不學窈娘留艷蹟。惟向孟光追勤賢。少年勤賢不得窈娘妙。老則憊矣渾如觸蘼行堪憐。有時庭前去玩月。嫦娥環佩驚翩翩。曾記紅顏窈窕甚。何竟白髮今盈顛。青女素娥共歎惜。相與惆悵瓊樓前。梁君識見獨超妙。舉其所寶蓮鳥藕覆同時燭。寧使多情近怪誕。不使塵俗污慮相纏牽。宛若司空表聖作生曠。送茲蓮具歸長眠。又如仙女葬花築以塚。隴西鸚鵡培新阡。縱有游魂不爲厲。珠光寶氣沉於淵。

餘香藉土化作有情物。鮮妍婉麗呈紛然。春初九畹發蘭蕙。冬末百穀升豆籩。海岸暖花開灼灼。江亭野草縈芊芊。低或芳洲獻翠色。高則琪樹垂紅棉。曉起見乳燕。夜深聞杜鵑。凡茲庶彙難悉述。億萬年後猶相傳。梁君蓮塚若大化。天根月窟鈎其玄。至人用情大無外。豹變誰能窺其全。我今作詩恣穿鑿。爲與良友相周旋。神交默契勝抵面。引爲同調亭亭淨植真如蓮。

蓮教信士葬蓮事諸物爲艷塚微題率成四首

采菱使者

生到金蓮絕迹時。錦鞋羅襪費尋思。憐他一掬春弓樣。擦撥文心不自持。瘦小尖彎輭正香。賞心七字細平章。葑菲采得成書後。藕覆蓮鈎貯錦囊。韻事流傳梁孟賢。願持鳳履卜牛眠。埋香瘞玉鍾情甚。華法經聲誦妙蓮。肩頭被底慣溫存。一握紅綃舊爪痕。往日傳杯今奠酒。人間天上總銷魂。(用成句)

蓮塚微題步前韻率成四首

金臺

裙底搜求苦歷時。珍藏無地費深思。蓮鈎藕覆關心物。付與青山好護持。塵生羅襪發幽香。蘇繡弓鞋煥彩章。何物而今同耐葬。嘔心妙句亦傾囊。鞋杯曾憶醉前賢。今日甘從墮下眠。勒石千秋傳艷跡。佳城鬱鬱認金蓮。

小脚名存實不存。驚鴻縹緲幸留痕。宵娘去後蓮風歇。上冢先招曠代魂。

詠躑七律二首

蓮癡

誰把金蓮幻木形。雙躑創始太心靈。不須邪幅纏平素。也繡紅羅學踏青。新月影留弓勢俏。晚風聲似屨廊經。最憐舞罷瑤階過。望眼如穿側耳聽。

似此花容脚不纏。難將妙相鬥嬋娟。運斤巧伐丁丁木。著地纖疑步步蓮。望去遠迷仙子迹。行來益譚美人肩。從今進化如能速。入握應教軟似綿。(方今科學進化。如能以軟質橡木爲之。不惟形似。直可亂真。)

又七言絕句

蓮癡

蓮步輕移別有神。逢場戲作宵娘身。紅氍毹上亭亭立。軟不如綿也動人。

采菲韻語補遺

靈犀

錢唐黃菊人(曾)。道光時舉人。有瓶隱山房詞八卷。其小周后提鞞圖。調寄無悶云。花豔昭陽。鴛夢未諧。金縷同心私結。正剗鞞來時。露苔愁溼。自聽房中奏好。便天上人間無分別。宮絃換了。燒槽舊譜。可憐聲闕。閑立。鳳鈎窄。記帳護鵝梨。暗籠香屑。又幾度銀屏。點殘歌節。清絕梅邊夢影。只合伴紅羅亭前雪。怕唱到入破家山。膽

照一弓涼月。

沈虹屏女史。乾隆時人。平湖陸梅谷之姬也。余既錄其戲咏纏足望江南詞。刊於韻語中。又有南鄉子詞戲咏浴云。纖手試蘭湯。粉汗融融卸薄妝。料得更無人到處。深防。鸚鵡偷窺說短長。絲雨濕流光。花霧濛濛暈海棠。只有紅蓮斜出水。雙雙。雪藕梢頭兩瓣香。此詞香艷欲絕。詠浴却與蓮有關。故亟錄之。（從前婦女之纏足者。浴時。例將雙足攔於盆外。不解履襪。此實銷魂景也。惟女史於纏足初不謂然。甚美天然素足。而此詞又贊蓮鈎之美。情見乎詞。未免矛盾。可與望江南二闕參看。）

乾隆間粵東顏希源問渠有百美新詠。其潘妃詩曰。殿開芳樂寵何深。百卉爭妍繞上林。幸免當時荆子累。蓮花貼地費黃金。袁子才和作云。玉釵生自劈楞伽。尼子歸來步步花。爭不荆條加苦手。教人好好作官家。其省娘詩曰。輕纏素練透紅裙。新月纖纖望不分。別後羅衾誰共煖。風前垂涕向南雲。周晴嵐和作云。鴛鴦雙宿綉羅裙。垂手飛香薄麝薰。底用黃金誇鑿地。一鈎新月踏紅雲。又江片石和潘妃一首云。一片穠芳襪底秋。好君原不廢風流。省中若肯存蕭瑟。穩看蓮花到白頭。

李元膺見王全玉宮體十憶詩。愛而效之。其憶行曰。屏帳腰支出洞房。花枝窳地引巾長。

。裙邊遮定雙鴛小。只有金蓮步步香。憶坐日。椅上漆花闕面平。綉裙斜綽茜羅輕。踏青姊妹頻來喚。鴛履貪弓不意行。詳墨莊漫錄

隨園詩話。載李嘯村虎邱竹枝詞有云。姑蘇樓畔石梯懸。步步弓鞋劇可憐。五十三參心暗教。欹斜扶遍阿娘肩。

楊次也西湖竹枝詞云。苔陰小立按雙鬟。貼地弓鞋一寸彎。行轉長堤無氣力。累人攙着上孤山。

擷秀軒詩草。顧綺棠著。其新年雜詠十首第一云。歲朝佛地早安排。五色氍毹映碧階。檢得時新花樣子。連宵繡出鳳頭鞋。

王蘊章編然脂集。內載常州吳歡佩（怡）適石琴齋主莊炎。著有玉青館詩草。僅數十首。而多佳句。放足長歌一章。沉鬱蒼涼。尤非無味而作。余最喜其阿母旁觀更不憐。但云我亦曾纏過。削足就履。不屑敗身辱行以諧薄俗。至骨肉之親。亦漠不顧惜。豈獨纏足一事爲然者。讀女士此詩爲之一嘆。

蕙風眉廬叢話。載宋劉龍洲（過）詠美人足沁園春詞。洛浦凌波一闕。膾炙人口久已。明徐文長（渭）菩薩蠻詞。有莫去踏香隄。遊人量印泥之句。皆詠纖足也。若今美人足

則未聞賦詠及之者。始安周筮頤（夔）念奴嬌云。踏花行徧。任匆匆。不愁香徑苔滑。六寸圓膚天然秀。（韓偓詩六寸圓膚光綴綴）穩稱身材玉立。鞦韆不生塵。版還參玉。二妙兼香潔。平頭軟繡。鳳翹無此寧帖。花外來上鞦韆。那須推送。曳起湘裙摺。試昉鞦韆杯傳綺席。小戶料應愁絕。第一銷魂。溫存鴛被底。柔如無骨。同偕識好。向郎乞（作平）借吟鳥。又吳縣某閨媛醉春風云。頻換紅幫樣。低展湘裙浪。鄰娃偷覷短和長。放放放。檀郎雅謔。戲書尖字。道儂真相。步步嬌無恙。何必蓮鈎昉。登登響屐畫樓西。上上上。年時記得。扶教（平）小玉。畫闌長傍。兩詞並皆佳妙。亟錄之。

鄒萍倩女士美人十詠之一云。小立出欄曲榭西。鞋幫微露鳳裙低。花時屢失尋芳約。雨濕春郊怕軟泥。陳栩園亦有詩云。舊約重尋響屐廊。凌波羅襪斷人腸。鞋弓底印分明在。祇怪蓮花已不香。

瘦螭廿紅詞。選錄三首云。流鶯啼徹畫樓東。驚起鴛鴦好夢中。斜凭繡床嬌不起。教郎替換睡鞋紅。粧成携手步芳叢。如繡莓苔印屣弓。悄向碧桃花下立。花顏輸與玉顏紅。秋千一索倚晴空。百尺朱繩似粉絨。擁得玉人升畫板。月華裙下露尖紅。鈍錐豔詞卅首。選錄一首云。嬌憨情態雜談諧。笑替癡郎帶寶釵。更向小鬟低說道。爲他再著鳳頭鞋。

采菲錄第四編

研究

弓足問答

靈 犀

弓鞋爲物。究竟彎而向上。抑屈而向下。自笑編采菲錄數年。此不能識。嘗見南方小脚多翹翹。不似北方纖趾恒屈屈者。竊意翹上方有風致。垂下徒覺其苦。因想宵娘屈上。卽大趾翹起。成新月之狀。上弦下弦之分。至今不能明也。敢問。

蓮癡答 弓鞋之彎。以鄙意言之。似以向下屈曲爲宜。因足旣言弓。鞋始成爲弓樣。鞋之弓實因足之弓也。足何以弓。因足旣被纏日久。自必折腰。折腰則中間彎曲。僅踵末與趾尖著地。(趾尖即足之大指也。故能著地。餘四指均踈伏足心。不能著地。故足之愈小者。折腰愈甚。而彎曲之處愈深。)再襯以彎彎之木底。其形頗如新月。此鄙見也。前人詩有貼地弓鞋一寸彎之句。見隨園詩話。大作弓鞋詩。如規雙底合。似月一彎佳。極盡形容之妙。頗與余心相同。卽以天足言之。足心亦天然有彎。纏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其勢順。且美觀。不宜使之屈而向上。若使之屈而向上。則成爲五惡中扁囡(卽餽

字上聲）倒（卽倒倒去聲）長偏之餽字矣。夫何足觀。大江以北各省。從無向上彎屈者。有之惟揚州而已。細尖翹上。似若倒鉤。鄙人譏之。有好好尖兒向上鉤之句。但此等思想。係鄙人之個人心理。個人之審美。究竟是與不是。自己亦不敢說。閣下謂垂下徒覺其苦。此言良是。翹上方有風致。却不盡然。閣下生長南方。自幼習見。便以爲美。北人不曾見過。便以爲奇。余少年時。敝邑密雲閨閣之講修飾者。鞋尖亦向上微翹。實則尖翹之處。並無足指。只一虛尖向上。都作彎曲形。亦有了一小鳳鳥者。名曰鳳頭鞋。鳳之全體不過三四分。頗與汴省尖處了一小絨毬者相似。惜興未數年。即不復見。此亦翹上方有風致之一證也。又按南方潮溼。輒地皆能出水。脚底甚滑。故垂下之彎曲者少。竹萌式蓮瓣式居多。取其行步穩也。若北方新月式之弓鞋。著地無多。恐寸步難行矣。式旣竹萌矣。蓮瓣矣。鞋尖再不微翹。太嫌直致。此皆愚一人之揣測。並非聞諸今古之人。又未嘗遨遊萬里。廣見博聞。大江以南之省分。概未之經。閉門造車。豈能出而合轍。此言只可向不罪我者一談耳。又按屈上作新月狀一語。誠如尊論。且與近代蘇州之蓮瓣式。揚州之竹萌式。互相表裏。互相發明。此正論也。然愚亦有謬解。屈上者謂屈足於六尺金蓮之上。如飛燕之舞於盤中。作新月狀者。仍指足下之彎。向下彎曲而

言。狂謬之談。不值一哂。閣下又言上下弦之分未明。此則確有正論。舊時曆書最重弦望晦朔。（朔初一望十五晦三十小建二十九）上弦謂月之漸趨於滿。如弓之上弦然。初八九日是也。下弦謂月之漸趨於缺。如弓之下弦然。二十一二是也。詠金蓮用此典。趨於瘦者下弦也。趨於肥者。日言解放。上弦也。上弦猶未足。儼如望前一夕蟾將圓。則臃腫不堪言狀。亦放足必經之程度也。拉雜奉覆。惟冀一察。

弓足應上翹抑下曲。孰爲美觀。以及古今南北之異同。皆極有研討之價值。閱者如有意見。乞以簡潔之詞。寄示編者。擇於采菲五集中披露。

重纏問答

友人某君。愛蓮君子也。近抵書於予。謂父母之命。已爲擇偶。所聘之女。纏足本極纖彎。嗣爲風氣所驅。業經弛執解縛。三年之久。六寸難符。臃腫蹣跚。徒增醜態。既非豐趺之光緻。更乏纖趾之斂平。雖云下體無關。終覺全身不類。棄之則父母不能見諒。娶之則閨房何以爲情。女亦後悔莫追。自恨前功盡棄。與其失歡於他日。何如受苦於此時。由小而大固匪易。且爲夫婿所憎。由放而收亦甚難。但冀弓纖依舊。今也欲反故步。因少良方。囑卽廣爲徵詢。保其免致離異。無量功德。幸垂教焉。

鄒英答曰 放後重纏。欲還舊樣。須看脚之骨相如何。决少有效方法。有恢復極易者。有絕難成功者。前者知蓮生之姬人。卽放後重纏。而成績甚佳。余素主張不必定須三寸。雖稍大亦無妨。但要有樣。如采菲錄續集中麗仙之結束已竣之影。卽大得有樣範。麗仙亦曾一度解放。經友勸告而重纏。似此蓮影。其美在媚。又何必拘拘於三寸哉。

靈犀答曰 纏足惡習。本應剷除。放之宜也。何忍責返初服。倘不恤於人言。竟欲復其舊狀。惟有加緊重裹。加倍忍痛而已。放之既不能縱。是裹已甚小。骨型未變。血肉充盈。放已三年。恐難就範。幸年事尙輕。或易爲力。重纏之苦。較初纏尤甚。倘能忍得痛苦。方可消其血肉。可勿求過小。能使周正更佳。

蓮瓣一鈎似分符

靈犀

曠亭鍾君寄示弓鞋一鈎。由魏病俠君轉致。助余采菲錄四編之選也。附書謂是硬底睡履。實較軟底者耐人欣賞。並指示鞋之前端。有齒痕數處。底有手握時油汗痕迹。當年風趣蓋可想見云。余審視鞋樣。實有期頤之壽數。量其底三寸五分。跟寬寸許。尖寬三分。前幫高七分。後幫高寸半。大紅緞平金。鞋尖兩旁繡荷藕。兩幫交綴處不用網線。底爲淡青綾製。裏全用白綾。高出鞋口八分。可遮足面之半。後跟無曳拔。另綴西莊夾網。

。縱橫二寸。兩旁有耳帶。着鞋後此夾綢卽提而向上。外以腿帶纏繞。兩旁耳帶。亦以窄帶橫繫足背。皆所以防脫落也。鞋之後半旣無花綉。又較前部高起。亦因有帶圍繞。而罩以膝褲。不易顯露。故簡畧如是。此鞋實爲新嫁娘所御者。卽俗名踩堂鞋。証以所綉之荷藕知之。荷藕爲和偶之諧音。從前喜鞋。莫不如此。年老婦人多能知之。底部確有污漬。因喜鞋僅吉夕用之。踏於紅氈。當無塵土。然斷難不染一塵。此後必待生子時。房中將息一月。始重御之。俗云可免足痛。縱沾微泥。亦可刷却。不然鞋尖不能微有破損也。况底尖內有紙襯。外包綾平帖起稜。自易磨穿。但牙痕之說。亦不能必其竟無。終覺硬底睡履。從來未有耳。余又以此鞋詢諸老友。答曰。此或外有複鳥。故能潔淨。就底裏視之。斷非著一二次者。此種款式。堪稱古艷。然非尖瘦玲瓏之美也。余聞斯語。心折無似。浙中式樣。足備一格。亟爲留影。以實采菲。更系小詩。附謝鍾君。詩云。鳳鞋此日杳難尋。一瓣分投抵萬金。證我交情驚蚊蚋（謂魏君）。天涯何幸遇知音。

湘蓮纏法

湖南癡人

（一）『預備』凡小姑娘四歲時。其母或代纏人卽爲穿尖鞋尖襪。三五日洗足一次。洗後將各小趾向足心捻捲數次。最後緊捻。將足尖套上尖襪極緊貼。挨次套完各小趾。

足向前伸直。手抵後跟推進底。夜睡不脫尖鞋亦如之。五歲後穿鞋睡。小孩喜運動。如此年餘。各小趾均壓入足心。布纏時既易成功。且美觀。不痛苦。

襪三寸高。量其脚之長度做成。開始前頭稍圓。以後每次製時。必加縮小。漸趨尖窄。務極緊貼。

鞋之製法亦如之。五歲後夜必換乾淨鞋臥。使足易小。而無塵垢。

(二) 『乾纏』姑娘六七歲時。用七八尺長。二三寸寬布。緊纏。慢者二三年。速者一二年。即成三寸金蓮。

(三) 『濕纏』姑娘年事稍大。足不能織。或自求美觀。或出嫁後夫婿不喜。取山中紫金花藤皮。搗融。醋汁少許。調浸半日。取淨汁。浸纏布微濕。並將汁塗全足。將各小趾狠力向內邊捻捲。以濕纏很縛之。日一次。夜一次。如此二三月。可以織小。其程度聽人自愛。甚有用人尿每日久浸。再用此法狠纏者。更易成功。然太不衛生。

竹筒鞋

湖南蓮足。以能穿竹筒鞋者。方有人讚美。其鞋製法。取竹筒五六寸長。當中有節。兩頭各半。下端留二寸餘高。五六分寬。齒四筒。如四柱然。餘竹鑿去上端。削去其皮甚

厚。內中挨節處。實以木片。筒口左右各鑽兩眼。貫以小繩。足踏進筒後。覆以布。將貫繩繫之爲雨具。兩足各一。纏至此。方算審美。

行纏彙方

宮內縮蓮步捷法 蕎麥稗不拘多少。燒作灰。用水淋取濃汁。如醃醋色方可。用礪砂白茯苓藁木三味等分爲細末。每用三大錢藥末。用前灰汁三大碗於砂鍋內同煎數沸。乘熱如常洗脚。淋灑至溫。又添熱者。浸灑不過數次。自然柔軟易扎矣。或於脚面生小瘡。勿疑。乃是毒氣出耳。却以訶子研爲細末。付之即差。此方出於至人。神妙之甚。不可盡述。三十歲婦人亦可爲之。（見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庚集）

金蓮穩步膏 地骨皮用紅花爛研極細。如雞眼痛處付之。成瘡者次日結掩。（亦見前書）

犀按「居家必用事類全書」。中土已無此書。此方係餐英君自日本京都圖書館鈔得者。亦可貴已。

西施脫骨湯 乳香杏仁各半兩。朴消桑白皮各二兩。分作五劑。每劑先以桑皮杏仁投新餅中。汲水五碗。煎去小半。却入餘藥。緊封餅口。再煎片時。持起揭去封處。架足

其上。薰之。俟可容手傾出。浸洗畢。仍舊傾收。經三兩日後再溫熱如前法薰浣。每劑可用三次。盡及五劑。軟若束綿時。其扎縛甚効。

金蓮穩步膏 黃柏皮黃連荊芥穗黃丹等分細末。專治闕甲痛不可忍。及指縫腫爛。不容纏帛。每以少許。乾搽患處。立見神效。

玉屑飛姿散 煨石膏半兩。滑石一分。枯白礬少許。同爲末。專治指縫爛痒。腐液粘漬。有妨扎縛。每用乾搽患處。立驗。陰汗尤効。

削刺金刀散 石灰末少許。以水小盞化開。入糯米一合。熬熟焙乾。同烏梅三個碾細。別以礪砂一錢。黃丹三錢。研勻。濯足後。以刀削去肉刺。微令見血。取棗肉搜藥貼上。裂帛繫之立效。（以上四方見事林廣記卷十此書亦頗難得是自日本鈔來者）

纏足洗方 歸尾四錢。蘇木二錢。荊芥二錢。紅花二錢。桂枝一錢五分。白芷一錢五分。蒼朮二錢。沒藥二錢。大腹皮三錢。北鴉草三錢。甘草節一錢半。石菖蒲三錢。此方爲纏足以前之洗脚方。如足腫爛太甚。用猪蹄煎水。（猪骨亦可）煎後攪以猪蹄等一物。再將經煎之水和煎右藥。乘熱將水淋洗數次。由膝淋洗至脚趾。但不可溼其脚甲。便能消腫散瘀止痛矣。倘有潰爛流膿。淋洗之後。用乾布抹淨。再用左列散方搽患

處自愈。和白蠟燭油搽亦妙。

敷足散方 黃丹一錢（飛淨）。澤蘭一錢。白芷一錢。甘草五分。末藥五分。滑石五分。北生芪一錢。正錦黃一錢。大梅片三錢。熟石膏五分。共研爲極細末。纏足婦女於腫爛處敷之。立見奇效。

妙蓮散 生明礬二錢。四六片四分。樟腦二錢。乳香二錢。末藥二錢。三七一錢。桃仁二錢。元明粉二錢。紅花二錢。鳳仙花（乾）二錢。鳳仙子（乾）二錢。芸香一錢。白砂糖四錢。共研細末。洗足後滿擦。明礬芸香去濕。片腦乳末逐穢舒筋。三七桃紅退血止痛。緩筋絡。鳳仙花子軟骨消肉。元粉消脹。白糖退血潤皮。緩筋止痛。合研作散。能發奇香。若外加威靈仙。鳳仙花根苗。澤蘭莖葉。紫金花藤。煎水久浸。後以此藥捺之。功效更大。

蓮爲良藥

湖南癡人

長沙名醫易松友先生。用蓮治諸病奇效方。

凡痧脹腹痛氣痛。用幼年女人織足舊鞋弓底木。開水磨濃汁。服之卽解。

凡溫症身熱如火。用幼年女人織足舊鞋。久置臍上。鞋熱則易之。可暫退。另服藥方。

凡瘟疫猝倒。人事不省。用開水微冷。洗幼年女人織足。候冷灌之。立醒。纏布挨肉處。開水洗之。候冷灌之亦效。須另藥善後。

凡邪祟病。以幼年女纏足布纏腰治之。亦效。

凡喉痛萬分危急。用小脚女人織足趾甲。焙枯二分。壁錢（即壁上虫吐白絲如錢大者）焙枯二分。燈草灰三厘。牛黃一分。麝香一分。象牙三分。生石羔三分。共研細末。吹之立效。再服藥善後。

凡一切山嵐瘴氣。頭昏目眩。執織足女人織足嗅之立解。惟年老。天足。及不用明礬者。均無效。

蓮事餘談

桐城許叔平所撰蘭若館外集。有節錄滇黔土司婚禮記一則。即陳定九婚於龍氏土官事也。云土官女有纏足者。民間多不然。而纏足極易。山有草曰威靈仙。煎其根濯之。數日即織如新月云。威靈仙。今藥店中不難購得。惟其根。恐不易致耳。行纏方中。間有用此藥者。其效如何。不得而知。余不知醫。於本草亦未留意。倘有知其效用者。請即見告。或滇黔之威靈仙又是一種耳。

余愛蓮成癖。一見蓮足。卽患夢遺。嗣思得一法。卽將高底之弓鞋。按穿鞋法。套陽具連腎子。再用鞋帶子纏緊卽成。（如按此法試之。必須鞋較陽具小者方可。陽具軟時套之。）以後敝人果然不再遺精矣。有愛蓮癖而遺精者。卽按法試之。亦無不可。此某君所述者。附錄於此。可與雜俎欄內。醉菩提一節參看也。

復纏秘訣

嚴珊英女士

當璞呱呱墮地之日，蓮事已漸式微，矧吾家早浴新潮，母氏乃不復爲璞束雙瓣，徒羨鄰家女兒之微步凌波而已！年十五，萱堂見背，愛蓮益深，始發憤自纏。十八而典型已具，量之修僅三寸一二分。迨廿二歲，爲功令所迫，放弛至五寸。廿五于歸。以夫壻之矚，重行束縛，顧虛應故事，仍及四寸而強。廿七吾夫遠遊，爲閨友所蠱惑，又弛之，蠢肥至不可收拾。三十外子歸來，諄勸甚力，璞亦憬然悟，遂以盡復舊觀自誓。裘葛再更，成規克賂。姊妹行鑒余意之誠，羨余足之美，昔以隨俗相勗者，轉而欲步璞之後塵，而以復纏之方見詢。璞意以未纏者纏，固屬環境所不許，然已纏者之永葆此寶，與夫已放者之重加纏束，藉返其固有之美，則人各有志，似亦未可厚非。爰就個人之經歷，瀝述其術，爲同志告。姊妹行試之而效，多有譽余爲識途之老馬者。

則瑛豈敢！

一、復纏心理 在未說復纏方法以前，先要談談復纏心理。人類身體構成各部分，要算骨骼爲最堅韌了。若是把一個完好的頭顱變作一個葫蘆的樣子，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在南洋羣島中的婦女們，竟真個有把頭顱纏成那個樣子的。人類唇部肌肉，固能伸縮些個，若是把一個尺多大的木盤，裝置唇內齒後部分，走起路來，還要牢固不掉，當然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在南洋地方，竟真個也有把下唇的肌肉，漸漸擴張到紙那樣薄，替一個大木盤子，作肉包皮呢！人類肢體末梢，雖然去掉幾個，可以不得生命，若是自動的去損傷它，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竟有浙省高僧，曾把自家手指，砍去兩個的『八指頭陀』。還有一班摩登西洋女子，竟有割去足趾，以求穿鞋的時候脚的美觀，像這些個勇于自苦，甘痛如飴的人們，設使沒有他們最後無上的代價，合無上的快樂，來補償他們，而達到滿足他們大慾的地步的話，那麼，他們的身體，一樣不是木石做成的，誰又肯無故作那些個傻子不爲的事情呢！他們不計目前的，暫時的，任何痛苦，以謀永久快樂的心理，既都是基于他們欲仙欲佛欲作美人的大慾之一念，非具絕頂聰明，曷克臻此！

二、復纏須有決心 行纏一道，創自南唐李後主宮人宵孃。歷千餘年，其間佳言韻事，罄竹難書，不知顛倒幾許衆生。誠以蓮足之美，其中含有哲理，乃古今中外之至美。遠非東西洋，束腰纏胸，及南洋紮頭擴唇之流，所能望其項背。即所謂時代化之高跟，底空尖翹，學蓮足之弓鞋，而無弓鞋之輕巧，徒見其拙而已。雖然，行纏始于南唐，盛于明清，表面上幾乎無女不纏，實則限于天賦之人類，到底慧少鈍多。上選超凡之品，非慧心女子，不克得其神髓，非慧心女子，不能保其命脈，遂教百難一獲之瓌寶，爲慧心女子所獨占。昔兩粵蓮風，纏則二寸，務期小無可小，不纏則赤板大脚，到處飛行。不似北方，山芋蘿蔔，濫充其間。予淺見人們以口實，而爲完蓮盛名之界。是故不纏則已，纏則必窮極整飭，不達藝術的至美不止。此實非常之事，豈碌碌者所能領悟。由是觀之，凡具完蓮之女子，質必聰慧，山芋蘿蔔，質必魯鈍。換言之，未有慧心女子而蓮不美者，亦未有魯鈍女子而能躋列蓮壇者。觀足知人，百不失一。昔舊都東郊，有娶媳天足，爲良人所憎者。媳發憤開始行纏，不期年，即獲得一雙尖瘦金蓮，自六寸縮至四寸餘，其式樣之美，且勝于自幼行纏之鄰婦焉。始纏之日，媳已廿歲矣。又旗人女子，羨慕漢女纖足。彼等對於纖足摹擬熱誠，至光宣間，已達極點，最可欽者，彼等能在

當時體制及法令不許之下，暗自行纏。嘗見十四五之女子，將六寸膚圓之第四五兩趾。纏得折疊足底，連帶二三兩趾，亦有下屈之勢。如是半年，可縮至五寸。以後即不易再求其小，因再小必須折腰，再進即成金蓮，爲家長所不許。故咸向瘦窄方面致力，內則緊緊兒的「條兒」。外則紮脚面兒的襪子，飾以極尖翹俊秀之薄木底鞋，雖無蓮瓣真形，確具蓮瓣神髓，實爲天足之至美者。（此種之天足美仍得力于纏）又予聞友某公爵之女公子，久居東城。籍隸蒙古旗下。自幼愛蓮足，十三四時，即摯懇其母，允效漢裝，且纏其足。母以普通旗人，猶不敢公開行纏，況天潢貴胄之爵府，因執意不允，女則百端請求，輒作嬌啼，母不忍過拂，始肯通融。並諄囑如欲纏束，任其自便，但不可纏作弓形。女聞大喜，扃戶登床，度足量帛。開始以六尺長，二寸寬之布條，從足尖纏起，而于第五趾之根跗部分，格外着力。上纏三匝，繞過跟踵，再纏三匝，然後套着極緊布襪。蹬襪至爲費事，非用光滑薄紙，先襯襪筒跟內，不能伸入。即墊紙亦不能一蹬即入，必經若干次左右提拔，始能徐徐到底，一襪之着，須少息數次，兩襪着畢，則紅暈上頰，汗流額角矣。（襪係兩片合成，自襪臉至襪尖，再下繞達襪底，至襪跟爲止。一縫做成，並無襪底，與普通旗女之襪製法不同，蓋全仿凌波式樣，所小異者，較長而已。

一)時女足僅長五寸餘，本不甚大，一經緊纏，即感鞋大于足者數分。纏未匝月，已易鞋襪五六次，每易一次，縮減分許。有時着襪以後，微感襪筒鬆懈，即沿襪底縫處，自尖至跟，加縫一道，以勒緊之，此時襪縫口，即凸起一道埂子。縫綫愈緊，梗子愈高，踏諸嬌弱足心底下，足心肌肉因過度緊纏，已呈折疊深痕，再加襪底縫埂格墊，矯揉若此，但見其無時不在怡然自得中，從未睹其雙蛾一蹙。一個月後，其寬度(自第五趾根處橫度之)由一寸八分，縮至一寸三分，長度則縮至四寸八分，即不敢再求其短，因再短即須折腰也。至其寬度，已至窄無可窄，足掌纏成深縫一道，(蓮之深縫皆位在踝骨下方，此則位在前掌下方，蓮縫作橫形，左右兩側可見縫口，此則縫作縱形，縫之首尾兩端，皆在足下，不可見也。)四五兩趾皆屈曲下折，斜臥足掌下面。(蓮之小者，其四五趾皆臥足心，此則皆臥掌下。)足跟因緊勒結果，亦極秀媚，鞋則製以各色花緞。鞋幫刺各種昆蟲花卉，下墊粉白漂亮之小木底，緊緊綳綳，穿在脚上。自對面看之，其尖銳有若劍鋒，自側面看之，其俏利又似刀條。益以嚴緊白襪，腕上繫七寶磁藍排子的腿帶。曾見其騎白馬，側面全影，瘦窄如刀脚兒，蹬在黃金嵌絲的馬蹬上，相映那樣俏式鞋兒，使人愛不忍釋，曷止我見猶憐。據說纏的時候，一面覺得趾骨刺痛，一面仍是

緊上加緊，她以為痛是一件事，深知非緊纏不能收穫可愛的至寶，非茹痛不能克償神秘的大慾。痛時，雖值嚴寒天氣，不肯着用棉履，（好在纏足決不像天足或解放之足，一冷便患凍瘡。）睡眠中常置雙足于床欄上，徹夜倒懸，以防血脈之膨脹，而促足肌之瘦減。如是年餘，肉體上有時不免稍感苦楚，精神上却無時不感大慰，覺得未來有無上之快樂在。因此之故，偶有痛苦，輒以此等精神克制之，無不化苦為飴。常說：『予愛予之織足，過於愛予之生命。』蓋信彼紫頭，擴唇，割指，削足之流，及在天限不能以人力縮減之天足，竟能完成巧奪天工，易傾為織之大願，皆賴此哲理的愛好一念精誠之力，有以致之，質言之，胥視克償大慾之決心而已。有此決心，雖六寸天然，不難成就可愛之寶，無此決心，縱已纏之足，亦難登大雅之堂，至若既纏而放，放而復纏，較自幼初纏，及纏「刀條」兒脚之毫無根底者，事半功倍，容易實多多矣。

三、蓮具之置備（一）足布，即纏足帶，用藍色洋布為宜。（科學家，有置兔類于

藍色房中，經過相當時期，兔毛色澤較房外之兔，光澤美觀，是藍色最宜之一証。）

寬約二寸餘，長短須視纏者足之長短定之，總以六尺以上為適用，至少預裁四付。

（二）窄帶，仍取同質足布，剪成四分寬，一尺餘長窄條。至少預裁兩付。

(三)長窄帶，亦取同質足布，剪成四分寬，四尺餘長兩付。

(四)織襪，用漂白竹布，預做遞小于足者數式。每式至少兩雙，依襪之大小編號，以備順序取用。宜取單縫一通到底式者，踵下不可開洞。(復纏之第一雙襪式，比較難製，製時可先用稀針綑線粗縫，纏後試套着之。視其凸凹鬆緊部分，再縫試之。如御後毫無折皺痕跡，始可用絲線加細密縫，此係按縫製西服方法，頗極熨貼。)

(五)小型剪刀一把，(西洋製者更佳)專用剪除趾甲。用後，以火酒或百分之十硼酸水洗過，包以潔紙，與其他道具，併置一處。

(六)織屨，無論用何材料，總以布底為宜，鞋後跟較高，內襯硬布背子。製法愈簡單愈妙。蓋行纏緊度，日有增進，足型即因之自有減縮，加以愛好情殷，嚴格擬之，即日易鞋一次亦不為多。為減少繁難計，如度足已減縮一線輪廓，即可加套布襪一層，如是着鞋，自然緊湊吻合矣。(背子即南方所謂骨子也)

(七)紅漆木盆一個，(不可用磁鐵及銅質等金屬器皿，因其導熱較速，大不宜于溫浸。)

盆下裝置木架，或不裝置木架。另備一短腳舒適之椅子，總以雙足不甚下垂，屈膝不過九十度角為合。

(八)極柔軟之細毛巾數條，浸足甫畢，立即用之。

(九)針線盒。

(十)硼酸粉一盒。

(十一)脫脂棉一卷，用以蘸「柔蓮香粉」撒布。

(十二)「柔蓮香粉」一盒，(上好之龍腦香(即冰片)二錢，朴硝(係經炮製之皮硝)

五錢，乳香二錢共研極細粉末。)此為行纏重要助品。不可用明礬粉。

(十三)製較高之枕一個。(形如舊式靠枕，至少須高七八寸，長約尺半。枕心實以綠豆殼或茶葉，能用蠶糞更佳。綠豆殼，可向粉房定購。惟不可用穀殼、蒲棉等蓄溫物質。)

(十四)上好香皂一塊，須富于泡沫者。不可用任何藥皂，恐傷足膚，石炭酸皂，俗名臭皂，其性尤烈，切不可用，洗衣粗皂，含游離鹼特多，亦不可用。

(十五)輕便箱籠一個，貯藏一切蓮具，及履襪帛帶。放置較高之乾燥地方，夏秋天氣，尤須時時注意及之。

四、復纏之要義

(一) 下大決心，不達目的不止。

(二) 決心既定，偶感痛苦，須知爲暫時的，可置諸度外。

(三) 決心既定，當以不屈不撓精神，促其邁進，但亦不可過事貪功，以免欲速不達。

(四) 必須打破二寸三寸求小觀念，但就能力所及將現階段之足纏至絕尖絕瘦爲度。須知行纏真義，在一「美」字，不在一「小」字。

(五) 所有違事之附屬品，及蓮之本質，皆富有美術價值，外而一鞋，一襪，一帶，一帛，內而柔肌，膩膚，玉趾，秀腕，無一不具超然之美，應以神聖視之。

五、復纏之方法

(一) 擇晴朗天氣之宵，爲復纏開始之預備，先將預製之足布，足帶，及瘦小于足之鞋襪，檢置妥當。注與足溫相等之熱水半盆，水內置硼酸粉一大茶匙。纏者坐椅上，先將左足裸入湯中。浸三分鐘，再加熱湯，愈熱愈妙，加至足膚不能忍受爲止。此時盆內之水須上浸至踝，無須用手磨擦，皂類亦不可用，因硼酸亦有去垢之效，以後天天浸洗自然無垢。經十數分鐘取出，用柔細乾燥毛巾揩乾，趾隙尤須極乾。然後以脫脂棉花，蘸柔蓮香粉（見第三節第十二類）遍敷足部，最好多敷趾隙內，（切

不可用明礬末，因其性過收斂，最易誘發趾癢及慢性濕氣，妨碍行纏至大，此爲述者自身經驗。）即可取帛行纏。（曾經纏過者，自知使用足布層數及手法，並可參閱采菲三集第三四三頁裹足布式及功用一節。）纏繞數匝，至足布餘賸三分之一時。（約兩匝）將餘布以足跟壓置膝上，勿令回動，取預裁之窄帶，自大趾尖端起，向上緊纏四五繞，以不逾足背爲度，將帶頭掖住，再將所餘三分之一寬足布，緊緊纏蓋其上。纏罷，將布端掖好，不必縫之，此爲第一套纏法。

（二）第一套纏法既竣，隨即加纏較長之窄帶，自足尖向上，順序纏之，以纏遍足部一層爲度，掖住帶頭，此爲第二套纏法。（兩法統名窄帶複纏法，爲放足潮流以前，慧心人所發明，由此造成之纖瘦金蓮自不少，惜流傳未久，而解放之說興，故此妙法，知之者頗少。）竣事，立即套着緊紉合脚之布襪。

（三）左足結束停當，此時因盆湯溫度已低減，可即將右足浸入，經三分鐘，加熱湯，仍加至足膚不能忍受爲度。再經十數分鐘取出，其揩拭塗粉，及使用寬窄足布等事，一如左足程序。

（四）纏束既竣，最好卽行就寢，但臥具不宜過溫。足下可襯墊高枕，以免足部充血，因

而膨脹感痛。如將足墊高後，倘仍覺痛，則將雙足並高枕露置被外。此法極有益於復纏，不可忽視。

(五) 每日晨起以前，去襪，將各層足布，徐徐解下，至最後親膚一層，尤須格外慢弛，寬窄足布，通解之後，即加敷藥粉，依原式纏之。纏時須較晚間加緊拗勒。因晝間足部血脈，大半上升。足部膨脹率較夜間大為減退，足肌因之自然收縮。故雖重勒緊裹，亦不知痛。惟晚間解布，愈緩愈佳，又以足肌過度收縮，不宜驟感膨脹，故應先浸低溫湯，然後漸次加熱也。

(六) 初行復纏時，晨興纏罷，固可不拘行動，但亦不必強為多行。如有操作，務極小心，倘不慎誤觸足尖，立起劇痛或致血淤，防礙蓮程殊甚。初行復纏期內，總以少事操作為宜。

(七) 復纏初期，因足部曾經長期解放，肌膚筋骨，急切不能屈曲自如，故初時纏束，不可過緊。如不欲外出，儘可將意志集中于一件事上，如讀書，看報，音樂，繪畫之類。最好與同志者，談笑玩耍，或討論蓮足之美點以相遣慰，但不可以纏裹為念，亦不必時時對蓮凝視端詳，一切觀念，仍須與未纏時一樣。

(八)兩足經復纏後，務察其鬆緊程度，是否一致，倘覺稍有不均，即須解開重纏。

(九)天足既能纏之使小，則復纏實爲輕而易舉之事，已折腰者，見功猶速。否則但求尖瘦平正可矣。倘能做到尖瘦平正四字，雖長達五寸，決不稍減其美，不能作到尖瘦平正四字，縱短至二寸，適增其醜。彼刀條膚圓，雖不能與好小脚比，然有時亦尚堪厲目者，即此故也。故復纏勿因從前本屬三寸，一味貪短小而忽視尖瘦。總之本文之復纏方法，可稱新的纏法，專從美好着想，一反從前蠻纏硬裹之不合理方法。

(十)復纏之初期，必於每晚施行熱浸一次，然後如法緊裹，不可間斷。直至纏無可纏，緊難再緊，已達苗條尖瘦地步之時，可隔日熱浸一次，足湯必須始終保持先溫後熱，倘不慎將白足驟入熱湯中，致血脈暴漲，妨礙纏程。至不使用熱浸之宵，仍須臨睡復纏一次，在未纏以前，例將藥粉敷遍。此柔蓮粉爲永備之品，使用不可間斷。

(十一)每宵在施行熱浸以後，未纏以前，趁足部高溫徹骨之際，用雙手將足尖足趾等應纏重要部分，頻頻揉捏緊攢，一若用足布纏者，經過十數分，始用足布。此項手術足以減痛苦，助緊縮，裨益頗大。

(十二)每宵例作熱浸纏束功課時，務須平心靜氣，緩緩爲之，以度此嫺雅韻致之過程，

萬不可操之過急，始勤終惰。要知女子行纏，其一切姿態，及其環列事物，無處不有其特出的美術存在其間，實有不可思議之奧妙，不可思議之神秘，個中况味，慧心自能領略。予聞友某女士及予，每宵行纏，歷兩小時而無倦容，且興奮焉！或甫纏即弛，或纏畢又解，甚至着鞋履地後，偶覺小不如意，即又登榻脫鞋，而爲徹底之再纏，一足曷足五六次，合雙足不下十餘次。所以如此之推敲，而不憚煩者，厥有三端（一）求尖跗跟背之緊度適合。（二）求寬窄各層足布之平勻。（三）求鞋襪內外之吻合。緣是結果，予等皆獲得毫無疵病，四寸左右尖瘦異常之纖足。（予三十歲再復纏，歷時六月，即由五寸恢復至三寸半，本文所述，都爲實地成功之方法，至長短兩窄帶纏法，尤爲予之心得，予既不敢自秘，願有志者勿等閑視之。）

（十二）金蓮雖有認爲古式美者，然亦有時代的價值，如光宣前猶尙弓底，民初則尙平底。今之復纏者，自應就近代式，刻意纏束，果能尖瘦稱是，則底平趾斂，亦列上品。又足短者背多隆起，（除一二絕品爲例外。）御深幫之弓底鞋，尙不顯著，着淺幫之平底鞋，有似駝峯，不特有碍美觀，且予反對者以口實，轉爲蓮足盛名之累，新法行纏，務求極度尖瘦，不求極度短小。

(十四)復纏後之足部，如有發生「雞眼」之處，可向西藥房購買環形「膠棉圈」覆蓋患處正中，待其自愈。或微塗以任何酸性果汁（如檸檬汁）亦能使之軟化，此不過預防萬一耳。倘能依照前述各節各款實行之，即無發生雞眼或其他不良毛病之可能。

(十五)復纏後之飲食，亦應加以注意，宜多飲開水，多食水果蔬菜之類，辛辣濃茶咖啡，及其他含有刺戟性之食品，宜禁絕之。

(十六)復纏後，在一極短之過程中，如睡臥不寧，或感痛略劇時，可向西藥房購凡拉蒙之類藥品。每服一粒，即可鎮痛安眠，過相當時期後，即無問題矣。此時須忍耐，切不可解放，致功虧一簣，此所以須先下大決心也。

(十七)復纏後之足布，不必用線密縫，因無論如何密縫，僅能着力於足部外層，其力不能深達于內層，而使其毫不鬆懈（即回勁）。但爲自制解放計，在初期內縫之亦無不可。又寬足布，最適用於足跗兩側，足面及跟踵各部之纏裹，而不適于大趾尖端之勒束。一經纏至第二趾，及大趾尖端，則漸漸失其保緊效力，二三四五趾，因足布正面壓力，強拗屈臥于足下，愈形細小，大趾因位在足布壓力重心以外。（即足布壓力界的外圍上）非惟該部分肌肉不易收縮，且全足血脈，因被壓力不平均之足

布所驅，胥奔注于大趾尖端頭。常見纏後，大趾作赤紅充血狀，久之，大有助其發育，以言尖瘦，豈非南轅北轍。又每見號稱纏成之足，其大趾獨形粗肥，仍具天足原型，殊未見其縮小。縱令襪窄鞋尖，勢必填滿鞋端，決難發揮完蓮之美。此實千載以來，華夏諸姊妹蓮事之唯一難關，亦即平章蓮事之先決條件也。洎乎後之慧心人，發明窄帶複纏法，其有補于寬帶纏力之不足者，至重且大。必如是，始能調整各層足布，使之壓力平均，融成一片，而無絲毫畸重畸輕之弊。苟能依法耐心施纏，百日之內，則窄窄尖尖，必有絕妙收穫，用慰自愛者之心靈，而享蘭閨中無上快樂也。

(十八)復纏者，倘因解放已久，足型長達五寸以上，一時不易如願以償，則亦不宜過事灰心。如能依照前述各節，緩緩行之，至少一年，必有驚人成績。至是，如仍不能縮至五寸以內，只須保持原狀，時時注意「緊」之一字，舉凡蓮之附屬品如鞋襪足布等件都要充分流露「緊」之表示，亦可償爾所願也。(近見有四寸上品，着洋絲襪者，襪面皺痕鬆懈，實不如五寸能緊紮者之美。)

(十九)復纏者，倘遇無理之干涉，則遷地爲良，自屬根本辦法。如不能辦到，可採夜纏

朝弛之方。夜纏之法，可參照前數則加倍努力。就寢較遲者，不妨于日落後纏一次，臨睡前，再緊勒一次，習慣養成後，非密裹便不能酣睡，惟最初數夜，或不易入夢，應以堅貞之精神克服之。朝弛非真弛也，乃易纏帶爲兩三重之緊密細緻之襪耳。貼肉之襪，須緊小至無可再緊，處處密貼于肉，二三重者略大，亦須與內一層之襪緊貼。貼肉之襪，縫製時，先草草縫就，着於脚上。（此時纏帶已解除）然後逐部審視，何處寬鬆，以鉛筆畫明，卸下重縫，反復數度，必能伏貼，此仿洋服縫製之法，萬無一失。閨友中貼肉之襪，有虛其中縫。上部不縫，仿皮鞋之幫，繫以線，以備隨時收緊者，亦有至理。襪不妨連套四雙，多一雙便增一重之緊度，而外表反可顯出碩大，亂人耳目，誠兩利也。鞋用硬幫緊鞋，式宜拙劣，勿尙尖瘦，致遭人之注意。

（二十）復纏之後，如遇非同志訕笑，不必與較短長，舉一切不入耳之言，置諸度外。須知古今中外，本無絕對的審美界說，清初，有甘犧牲頭顱，抗易滿服者，當時必痛詆胡服之醜無疑，何以二百年後之女界，一致以旗袍爲飾身之美衣。先例至夥，筆難盡述，以此類推，則千餘年富有無上哲理美術之蓮足，雖被摧殘于一時，未必不

復興于來日，此碩果僅存之至寶，當視爲人間唯一之珍物。况天賦女子以愛美性根，爲女子第二生命，而女子飾美之工具，無不含有「不適性」者在。昔之以束腰，勒胸，穿唇，鑿齒爲美者，固極不適，卽今之所謂時代化之高跟，趾屈踵懸，衛生家且認爲害腦，而御之者不遑計也。薄紗露膚之襪，行風雪中，壯漢且不能及，御者不計其寒，但覺其美矣。總之因飾美而感受不適者，肉體上之不適也，肉體上有一分不適，則精神上有一分快樂。肉體不適到極點，則精神上快樂到極點，况纏足對肉體的不適是暫時的，而精神上快樂乃永久的。至古往今來，女子本其天賦愛美性根，固無時不在競賽「不適」中過活，特採取不適的手段不同而已。窄窄金蓮，乃萬美同歸，爲女體之至美者，亦美中至難爲至不適者也，惟其至難爲至不適，始克躋諸大雅之林，而占有人間至寶之無上價值。欲享其非常快樂者。非具嘗試暫時的非常「不適」（改組足之不適。較之纏足亦僅五十步之與百步，且復纏之不適。終爲暫時的，改組足之不適則爲永久的。）之勇氣不爲功，吾爲此論，非抑新裝而揚舊美，實有其定而不可移之至理在。有志復纏之姊妹，其能排除衆議，鼓勇以奪人間至美之錦標歟！吾當燕香祝爾成功，並祝蓮界萬歲！

(附言)茲篇之作，專就個人復纏之經驗及感想，爲有志復纏之姊妹，貢其蕝蕝。竊以纏成之小足，爲人間之至美，而解放之改組足爲人間之至醜，一舉手之勞，數月之苦痛，即能化至醜爲至美，又何樂而不爲？至從來未纏過之幼女，縱爲愛美而自甘束縛，則既非潮流之所許，在珊瑚亦以爲不當也。

采 菲 補 白

桐城許奉恩蘭菴館外集有云。粵寇之難。婦女罹劫尤慘。聞賊惡纖足。以其不便騎馬。每掠得纖足者。必褫其行纏。剖羊腹納足熱血中。足指暴伸。頃刻新月卽變蓮船。惟血熱於沸湯。痛徹骨髓。慘莫慘於此矣。

采菲錄第四編

對菲續談

鄒 英

友人某自余離漢。不相見者逾十稔矣。邇者金屋新藏阿嬌。來滬度蜜月。訪之逆旅。歡然道故。縱談漢上花事。謂近因不景氣之籠罩。向之必須和酒連綿。始許魂消真個者。今但輸五金即可博竟夕歡。所謂長三野鷄之鴻溝。殆已泯滅。惟有一奇異之現象。即年事不逾三十。而纖纖作細步者。則高自身價。可望而不可接。此輩率來自田間。往往不崇朝即爲嗜痂者量珠聘去。蓋求衆而供少。物以稀爲貴也。友之如君。亦屬此中人物。旋出相見。雖御頰袍。而髮髻猶存。雙鈎約四寸。緊束未弛。白緞紅花綉平底鳥。白色絲襪。俏利可人。余友素不愛蓮。而忽有此纖趾美人。亦可徵金蓮花之具有特殊誘惑力已。

近于某俱樂部中。見一妙齡女郎。裸足御鏤空高跟白色革履。今年海上鏤空鳥式之迥異于曩昔者。卽空間增大。足部幾可畢露。此女之足。窄而修。極苗條之致。鳥之設計尤工。或爲伊人自運匠心。而囑鞋工特製者。足部之顯露。不若流行範式之甚。第細而尖

之大趾獨伸于外。且因鳥型之美善。厥趾時時上翹。膚色白而紅潤。足甲光澤如貝。余數數目之。亦不禁翹然而動矣。余自垂髫之年。卽皈依蓮座爲不叛之臣。遇天足每不屑一顧。又遑言其他。乃忽眷眷及此。友人中遂疑余有貳心者。其實余之所愛。僅此一趾。並非全足。且所以愛之者。亦正因此一趾。具有蓮鈎美。置之妙蓮之林。可以亂真而已。余之拜倒纖足固堅貞不渝也。

曾見天風報中。有以廿齡女郎如何纏足使小之方法相詢者。前上海時代日報中。亦有同樣之諮詢。且有代主編人作答者。此皆好事者誤會編者有提倡之意。而弄此狡獪耳。時代日報中所載者。說來真像煞有介事（滬諺）。茲據錄如下。以供讀者之一察。

黃谷鶯女士函云。『儂今年二十一歲。結婚以來。情好甚篤。姑娘妯娌均纏足纖銳輕巧。儂頗以爲風致婀娜。不勝羨慕。夫君亦甚喜小足。惜儂一雙天足。從未纏過。今儂于上月初一起。決定纏足。叫僕婦包纏。先製就五寸尖鞋。約定每日早暮晚纏三次。一年以內。纏至能穿此鞋。給洋百元。早成一月加十元。兩月將到。指已大捲。足背亦漸折矣。頗見順利。惟兩星期來趾縫及卷曲處脚背等處都有潰爛。照他們說潰爛是纏足最好的機會。須乘爛時格外努力。現雖扶持而行。萬分痛苦。但儂早定決心。必期成就我志

。不過晚上緊纏一次後換上硬幫睡鞋。比日間步履更痛。以致多夜不能成寐。茲請先生指示。(一)有藥物可以晚上止痛安眠。(二)有無藥水洗脚。可以减少腫痛。柔軟骨肉。使早日纏小。(三)成人天足。除肌肉可以爛去之外。已長骨節卷折起來。可能到裁尺五寸之長否。(現在已從六寸四分驟降到五寸八分。但不甚端正瘦削。……)

先生：纏足是開倒車的行爲。請你不要罵我受過新教育的女子。也會存這種封建思想。甘心做男子的玩物。因爲這是我考慮兩年。自己本心纏的。也和有許多人願意學佛修行一樣。所以我同僕婦約定。倘若儂半途畏痛中止。或者私自放鬆。罰給她五百元。(其實鞋帶雖可解。而鞋攀上套着練條的鎖。鑰匙每天祇好就放在僕婦身邊。要想鬆也鬆不來的。我這僕婦也是鐵面無私。她脚却小到極點。)所以但請先生指教我上面的問題。好了。謝謝你。」

晚秋女士答云。「我讀了你的信以後。覺的十分奇怪。我幾乎猜爲一般胡調的讀者。假造此信來開玩笑的。纏足的敗壞國家榮譽。受外人譏笑。這種問題。姑且不去談他。即使爲個人的健康而論。亦屬極不應該。照我的意見。你所謂「自己決心纏的。」實是一種入于「歧路」「迷途」的。決心不但不足稱譽。而且很是可愧的。再從事實一方面來

說。你的「風致婀娜」的目的。亦一定不能達到。爲甚麼呢。因爲有下面幾種理由。(一)纏足必須從幼時纏起。纏得愈早則脚愈小。因纏足的所以能小。其最大原因。乃是加脚以限制。使它不發育。現在照你年紀。足部已完全發育。即使能把脚骨折斷。決不能使骨縮短。既不能縮短。則不但不能期望它成爲三寸金蓮。就是第一步。五寸的目的亦難達到。(二)小脚有時的所以能使一般鄙夫看作病態美。乃因它能夠纖小而瘦削。你的脚既已完全發育。則充其量不過元骨頭折斷。成爲一雙「半攔脚」。即使達到五寸的目的。亦決不能說爲纖小。更談不到瘦削。所以你的目的即能達到。亦不過成爲「猪蹄臃腫」的奇醜無比怪模樣。那裏談得到風致婀娜。因爲這樣兩點。所以我以爲你的目的沒有達到倒也沒有關係。如果達到了。則以你「臃腫猪蹄」的難看。更將使你丈夫喜歡別的女子。而把你丟在腦後。你雖要想哭。亦沒有眼淚可哭了。……

既因爲上面這一種理由。所以對於你的幾個問題。可以這樣答復你。(一)止痛安眠的第一個靈驗之藥。就是馬上放下痴愚之見。恢復原狀。(二)這是你自討苦吃。如果你知道利害。早日放了。打銷了這個念頭。當然不會吃苦。如果一定要纏。則在爛的時候既然正好用功。何必要求它的不爛。要柔軟骨肉。更無此藥。(三)這一個問題已經在

上面說明。將來成爲臃腫豬蹄很容易。要端正瘦小却很難。還有第四個問題。已將你原文刪去。一切生理學醫學等上面均沒有這一種問題。所以不能奉答。』(英按第四問題當爲纏足與性慾之關係。實爲值得研究者。編者既不能答復。何不將此問題博采衆議。共同研討。今遽予刪除。殊令讀者失望。)

淑英女士函云。『晚秋女士。見到你答覆黃谷鶯女士。要想纏足的信。精警透關。十分欽佩。但是我想這位黃女士。既然考慮了兩年。決心到如此。恐怕未必肯就此中止。我們對於她這種很愚妄的犧牲。雖然極不同情。然而人各有志。她既然抱這樣堅強的意志。我們且不問她行爲合不合理智。把她的所問的三點。且給她一個答覆。或者使她感着滿意吧。』

(一) 凡拉蒙可以止痛。每晚服一片。或者可以痛止而自成眠。

(二) 驗方新編上有一方。用鳳仙花子皮硝兩樣煎湯洗。可以使腳柔軟易纏小。說是很靈驗。

(三) 家母說。從前鄉村大脚女子嫁到婆家。硬把腳纏尖小到五寸左右的常有。不過纏的時候。要穿硬底深口高幫的老布鞋。使腳背緊緊扣壓。不致臃腫。如真肯自受大痛苦

。纏得平尖端正。不翹趾退跟。雖不纖巧。却也能有風致。因爲那時步履之間。已變成動人憐愛的姿態了。

我聲明一下。我這投函答覆。祇是使谷鶯女士一個人得不失望而已。我自己既未纏脚。而且也不贊成纏脚的。』

旋有李趙幗雄女士一函。更見滑稽突梯。函云。

時代日報收轉。黃谷鶯女士台鑒。閱時代日報人事答問欄。悉女士以愛美之念。有纏足之意。女士真英雄之同志也。雄以爲吾人認爲美者。不妨仿效之。稍受犧牲。亦所應當。惟一般虛僞者流。對於心所愛好之事。不惟不敢毅然決然而爲之。卽形諸於口。亦多所顧忌。祇恐人以不時髦與落伍等名詞加諸身。實彼所謂時髦合時代潮流云者。亦主觀而已。安有客觀條件哉。故有新文化鉅子。一面大罵線裝書。一面令其子弟大讀五經四書。而新式女子中一面大罵纏足之野蠻。一面又束腰穿高跟鞋。亦毋怪其然也。女士能不爲此等世俗之見所左右。女士真女中豪傑哉。雄對纏足一事。認爲係女子足部之一種裝飾。從前任何女子。皆須纏裹。實屬不當。以一般勞苦大衆。謀食之不暇。何必作此裝飾哉。惟生活安閒而有愛美心者。自願將足部裝成三寸金蓮。一如將秀髮燙成波形。將

指甲染以蔻丹。則亦各人愛美心之表現。各人之自由也。雄年十七八時。肄業滬上某校。卽羨慕他人裙下之雙鉤。以學校不許我輩作此裝束。無法仿效。然心嚮往之。無時或已。及後學校生活完畢。遂在行政機關。謀一枝棲。又以工作緊張。無意裝束之事。直至三年前。覓得夫婿。脫離外間一切羈縛。遂將舊事重提。而外子亦極尊重雄之意志。任雄實現其主張。遂於前年冬季實行纏裹。初雖稍覺痛苦。夜不成寐。然忍耐又忍耐。半年之後。已纏成平尖端正之雙彎。在雄個人與外子視之。認爲較穿高跟鞋美觀多多。卽行路亦不比着高跟鞋時不便。惜趾雖纖細而究嫌過長。脚跟亦嫌稍大。此乃雄開始約束時。年齡稍長（雄是年已二十二歲）。足型過大。而雄又不將足背裹成弓形之故。故不能與彼凌波者並駕齊馳也。女士芳齡。總小於雄。務望忍耐。稍忍痛苦。凡拉蒙不必服。（此種麻醉性藥品。卽服雖有效。四五日後亦無效矣。）祇須每日用皮硝水（愈熱愈好）洗一次。用細布足帶。長須五六尺。加緊包裹。再用半寸寬之帶子（用布條亦可）纏繞之。（最好請一有纏足經驗之人代爲包裹。因自己動手。總不免於怕痛不肯用力也。）忍過十日。痛卽稍減。約束一月。足趾即被壓倒。微作新月之樣矣。若令長肯微弓。亦可令足短小。（惟以現時之裝束。總以不弓爲美。此層應該注意。）惟最忌者爲

一緊一放。一如讀書之忌或作或輟。（規定每日纏裹一次以後。無論如何。不再解放。夜間須穿睡鞋。）惟女士鑒之。並祝成功！

李趙幗雄謹啓二月五日

再者雄已爲識途之老馬。倘有其他問題。請登時代日報人事問答。當竭其綿薄以答

明問。

雄又啓

地址（浙江江山縣前街李宅）

余亦深知此女士乃雄而不輟者。爲證實其開玩笑。遂試以函詢之。迄不報。是則人名地名。均屬虛構矣。

晚秋女士對上函又以假作真。發布一稿云。『讀李趙幗雄先生寫給黃谷鶯先生的信。對於黃先生的纏足。極表贊同。并且李先生自己。也是一個纏足的老同志。信內對於「反對纏足」者。頗致醜詆。我們以爲像李先生這一類行爲與意見來說。若是僅就李先生個人的立場來說。本來不成問題。如果就整個社會來說。則不能不在這裏貢獻一點意見。』

李先生對於一般「假時髦」的摩登先生們。罵得不但痛快。而且極合事實。如李先生所說的這一種情形。實在些說。到處都可以遇見的。不錯。李先生亦非主張人人應當纏足。僅以爲「生活安閒而有愛美心理者不妨纏足」而已。「纏足」是否「美」。這是一個

問題。決不是一言可以解決。過去。非把足纏得很小不美。在今日。大多數的心理。却以纏足的爲不美。所以這個美不美。大半原因。在於人心心理的變遷。不能作爲定評。其實所謂一切美者。莫不如此。譬人類皮膚。以白爲美。然南洋土人。有以黑爲美者。海上摩登女子。又有以擦黃胭脂爲美者。此皆由心理的不同。故其觀感亦迥異。對於彼

觀察之主體並無多大得失而且是無從辯論的。所以僅就「愛美」的一個名詞而論。則「纏足」可。不「纏足」亦可。誠如李先生所說的。「生活安閒而有愛美心理者。不妨裝成三寸金蓮」也。但是就生理上的損害一方面而論。却決不能與「燙髮」同日而語。因爲「燙髮」雖然有害。則不過費時間。而此則在生理上有很大妨礙。即使覺悟後不纏。亦已骨折趾斷。無法挽回。

李先生的意見。以爲「安閒而生活舒適」者。在時間上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就國民意識上說。決不能使國家中。有這一種「安閒而生活舒適」。「寄生階級」存在。凡屬國民。不論男或女。窮或富。都應該有一種職務。有一種工作。積極的或消極的生產。完全國民（亦可以說是人類的）的使命。如果安於「安閒而生活舒適」而「無所事事」。乃以「纏足」爲「弄白相」。此在國民的意識上實屬一種極大的損失。

在這一種民族競爭的時代。個人的自由限度。應該都歸納在國家的利益範圍之內。個人因「愛美」而「纏足」。此種「愛美」的觀念。是否畸形的。姑且不談。但是在國家的利益上說。却至少又有這樣幾種損失。

(一) 減少了一個體格健全的國民。多了一位受人鑒賞的廢物。

(二) 損失了一個國民可以為國家生利的時間於纏足之中。

(三) 因母體上損害。或竟影響到小國民的健康。

因此。我們對於個人的纏足行為。及纏足主張。雖然沒工夫反對。而且不值得反對。但為民族的意識。與整個國家的利益設想。則覺得這一種意見。是應該予以相當的糾正。

同時有詢放足方法者。其函云。『婉秋先生。我是一個二十五歲的女子。自幼承父母之命。嫁劉君××。完婚已有六年。育子女各一。劉君××。自與我完婚以後。就投筆從戎。前年在××師當營長。去年奉命考入××校軍官訓練班求學。我亦隨他來洛陽。劉君與我結婚後。常常總厭我小足。彼此常時發生爭論。本來小腳女子。是不合現代潮流的。處處只有受劉君的窮氣。昨天星期日劉君放假回家。告訴我。他現在預備與他的意

中人結婚。如果我在兩個月之間。能將小足放大。他決定打銷續娶思想。假使我在兩個月不能放大。叫我自思。或者離婚。或者他給我生活費。送我回故鄉居住。我有很堅決放足觀念。但是無法放大。我在洛陽各醫院請教過西醫先生。他們亦無放足技能。先生是我困難者救星。祇得冒昧請求。先生在滬各大西醫院代我落伍的女子問問。有不有放足方法。及藥水。先生如果能知放足技能。請求指示。定當啣草圖報。李淑貞』

此函驟視之。與以前諸函。處絕對反對地位。其實仍是捏造事實。故意開玩笑。或蓮迷爲現在社會之苛遇蓮足。鳴不平而已。

晚秋又有復函云。『淑貞先生。世間決沒有在兩個月內。可以把纏小的脚放大的。劉君這二種條件。恐未必係誠意。不過欲藉此逼你回去。爲他另與他人結婚的理由而已。放脚亦與纏脚一樣。須慢慢的放出來。但亦不能與未纏者一樣。我對於放脚的知識。亦不大知道。所以把你的原信刪節。刊登出來。希望有知道的投函。以便在這裡通知你。此外尚有一點意見。貢獻給你。就是。

(一) 纏脚決不能成立爲離婚的理由。何況你的纏足。並不自今日始。結婚以後。已經養了幾個孩子。再來離婚。不是太遲了嗎。所以他如果要你離婚你可以拒絕。他如果有

威嚇強迫等情形。係屬違犯刑法。可只向劉主任或蔣委員長告訴。

(二) 如果他在未與你離婚前。就與別的女子結婚。即犯重婚罪。應處五年以上之有期徒刑。你亦可向法院告發。或向劉主任及蔣委員長告訴。請求救濟。』

犀按以上所載各函。雖與纏足有關。但因冗語費詞而佔篇幅。實無足取也。

近見天風中。有轉錄徐仲虎之禁纏足條陳。論寸計捐。愈小愈貴。此與亡友陶報癖君『小足捐』一文。所記之情形相似。原文載光緒丁未年出版之月月小說中。或即為諷刺徐氏而作也。文中記述一巡檢聽鼓三年。未得一差。窮極無聊。某夕于賞玩伊妾蓮足之際。忽發奇想。欲藉此三寸。遂其升官發財之夢。乃草一說帖。其略曰。『纏足之害。此所共知。歷代相沿。一時頗難盡禁。不如倡立小足捐。使其不禁自禁。則國家得此一時之利益。婦女免受無妄之災殃。從此足之小者。漸易為大。足之大者。漸易為平。此實與利除弊。一舉兩得之事也。凡婦女足小二寸餘者。每日收捐五十文。按寸以十文遞減。若大至六寸者。即行免捐。按戶稽查。另立捐冊。此議一倡。各省必皆仿行。是亦目前一大捐款也。』議上。上峯謂此舉大謬。婦女足最小者。月須納千餘文。次亦需數百文。此惟富室則易。若貧而無力。既難於籌資。又不能遽放。小民何辜。受此剝削乎。

遂不果行。而同寅復戲之曰『君欲謀裙下風流差使乎。未知如夫人之纖纖蓮瓣。亦肯放否。』某懊喪而去。文長萬餘言。描寫某巡檢之醜態如畫。

自提倡放足以來。此種非非之想。專以窘苦婦女者。不一而足。受之者敢怒而不敢言。偶有言者。亦但託詞以諷而已。前讀民國初元出版之遊戲雜誌。有雪影之實行強迫女子纏足議案。亦以遊戲之筆。抒其不平之氣者。茲錄之。文云。『理由（一）玉筍尖尖。夫人而知其美。蓮船盈尺。夫人而知其醜。文明之民。必富審美之念。故普及纏足。養成小脚。即可喚起國人美的風情。而增文明之美風。（二）女鎖深閨。分所當也。近來天足婦人。往往徒步出遊。不但車夫轎夫大受影響。且遇浪子之勾引。聲色之感觸。難免不入邪途。而吊膀子軋妍頭之風以盛。即不然。萬衆之中。拋頭露面。亦大失閨女體統。若強迫纏足。即可羈其放縱。而挽頹俗。（三）諺云。能賺不如能省。女子本屬分利。天足婦人每喜登山棹水。聽戲啜茗。則費更覺不貲。必纏成小脚禁其步履。始克殺其遊心。以節財用。科以女紅。而增收收入。（四）纏脚女子鞋底。多以男鞋之舊皮底改之。鞋面多以裁衣之餘角製之。天足婦人底須新配。面必特購。其經濟上。殊多損失。（五）天足婦人力大強健。往往有毆打男子之舉。且貴家姬妾私逃亦速。若不急行強迫纏足

。則此風必有不可收拾之勢。(六)嬌軟腰肢。嫵娜行步。雖不能增逼視之艷色。亦得添背後之丰神。天足女子之眉目雖麗。而輕盈終嫌不足。欲得完璧。亦非纏足不可。纏足利益雖多。然于女子不滿意。故必須強迫執行。始臻完善。今將其辦法條列于後。(一)由各局崗警隨時查禁。倘有天足婦人在途行步。即行背往(所以表示女子天足不准履地)警署究辦。(二)設纏足局所。及分局數所。每局各備西洋削足器具。裹足布無數。以爲削足及纏足之用。(三)凡已纏足而未小者。或自願纏足者。則由纏足局纏以裹脚。若完全天足而尙不肯纏者。則由纏局以西洋削足器削去其足趾。(四)凡不肯纏足之女子。除強迫行纏以外。若爲閨女。則一年以上。三年以下。不得出字。若爲婦人。則二年以上。五年以下。不得與男子共枕。倘有在禁期以內。私行出字。或共枕者。即以偷漢論。以上兩例。均得以罰金贖免。

近聞杭垣某書局有『艷粧新語』。待價而沽。此乃余二十年來寤寐以求者。急以兼金市之。願開卷展讀。始知卽李漁閑情偶寄之六七兩卷耳。從而可知昔賢談蓮之作。流傳人間。已盡于茲。益見采菲錄之包羅萬象。超越今古已。

『胡雪巖』一書。幼時讀之。而啓余愛蓮之蒙。偶爾回憶。似有無量數描寫香蓮之文字

在焉。此書近亦購得。不意差堪一讀者。亦僅「纏蓮鈎春在紅芸院」之一回（原文已見天風）尙不逮余著「金屋蓮花記」之詳盡。蓋金屋一記。悉據胡氏舊婢之說。以白髮宮娥。道天寶遺事。自能若數家珍也。

近讀陳文記「我所見之賽金花」云。「裙下雙鈎。則頗使有辜鴻銘癖者消魂。憶去歲數晤賽。六寸膚圓。了無改組派「文明脚」臃腫可憎之致。詢以何時放足。則謂十六歲出洋時。以年事尙輕。故無裹殘之跡。惟我放足後並未習交際舞。「孽海花」謂我參加跳舞會。羌無故實。曾先生殆想像言之也。近見一象。雙趺猶纖纖。是當在賽十六歲以前所留」。就此文而觀。一似賽之雙足。或纏或放。無不美妙者。其實陳君所見賽雙趺纖纖之象。余亦嘗見之。足尖粗若白薯。蠢俗不堪逼視。凡小足應有之美點無一備具。藕覆位置甚低。無疑乞靈高底。故賽本屬粗纏略縛。解放自易。所謂無裹殘之跡。卽爲未經緊纏之証。又按「賽金花本事」記賽于十四歲時即隨洪渡歐。此象面目蒼老。亦不類十六歲女郎。應爲回國後所攝。伊足本係小大由之。裝以高底。卽僞充纖趾。去之便成半攔脚。與伶人登躡相同。特無假木足之勁俏動人耳。故賽之雙趺。以蓮的眼光衡之。殊不可道。

按賽金花全身照片。其最美之一幅。曾於民國二十一年。載於北洋畫報第八百二十五期中。諦視足下雙翹。精工可辨。洵爲妙物。聞之老輩言。賽之雙鬢。確非乞靈於裏高底者。鼎革之際。始解帛弛纏。喬作豐趺。趨時學步。據云在歐之日。正以纖趾弓鞋。顛倒碧眼黃鬚之輩。當刑部受鞠時。猶是一掬春弓焉。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三日。在平所逝之賽金花。並非本身。（賽已於民國十五六間年逝世且年齡應較此婦爲長）乃賽之房侍。比時稱爲小阿姨者。對於隨節以前事。一概不知。劉半農初爲作傳。數往訪之。後知其醜。遂中輟。且絕口不談。劉死。始由其弟子商某整理舊稿。爲印賽金花本事。賽於嫁魏之先。曾嫁津浦路收支委員曹瑞鐘。亦非小阿姨所知。故其自述身世。含糊脫節之處甚多。並非自諱。言之可醜。實相隨之日。未能終始。不似樊通德擁髻媿媿耳。小阿姨既冒名賽金花以謀衣食。予不忍揭其秘而使之凍餒。固隱之迄今。茲因鄒英采菲談。遂據所聞。而破其疑。老輩今年七十有一。爲故都碩德通儒。且夙與賽稔。所言如此。司馬溫公平生無妄語也。綺樓附識。

曹瑞鐘。滬人。時在宣統元二年。津浦鐵路猶爲工程時代。其南段即第三總段駐徐州。曹充收支委員。與賽金花居徐。起居服飾揮霍奢侈。局長恐其舞弊。親往調查。因無實

據。賽匪不敢出。鼎革後。局長易人。曹撤差。與賽往滬。不久卽離。賽復理舊業。今人皆云會嫁滬寧黃某。大誤。又云曹趙南音不分。尤誤。賽名曹夢蘭。實因曹瑞鍾之故也。靈犀又識。

前記賽金花之雙鉤。並非妙蓮。蓋由其攝影斷定。雖非目睹。然方之完全出諸想像者。自較信而有徵。頃讀虞麓醉髯之『賽金花傳』。于其蓮趾。頗多渲染。然小說家言。十九皆空中樓閣。所述恐非信史。茲姑錄之。『當時批評美人的標準。除面貌體態之外。就在于一雙脚。蘇州人對於面貌姿態雖好的大脚女人。有半截觀音的稱呼。還有一句大脚婆娘賣鯁肉的俗語。簡直將大脚的女人。與網船婆子。相提並論了。反過來說。倘使面貌體態平庸的人。只要一雙脚裹得好。人家總說某人的相貌雖長的平常。那一雙脚却玲瓏可愛。不易多得呢。趙母一見彩雲。(卽賽金花)已到了纏脚的時期。便東也打聽。西也訪求。欲覓一個善于纏脚的人。因爲纏脚的式樣好壞。全憑纏者的經驗和手術。結果居然訪到了著名的金蓮太太。這老婦纏足的手術。當時全蘇州允推獨步。人家因爲她善裹三寸金蓮。就送他一個金蓮太太的雅號。據說。蘇州有不少著名的小脚女人。都是出于她的法手。她的裹足。是因材而施。須先看了小女子的脚樣。宜于新月的。就裹新

月形。宜于弓的。便裏弓形。一經她的估定。無不着手成形。他竟以此做他專門的營業。趙母訪到了她。就請她替彩雲纏腳。從此彩雲便在痛苦中過日子。趙母常用溫言蜜語安慰她。說你須忍受着。過幾時慣了。就會不痛的。你瞧你娘的那雙小腳。誰不稱贊。將來你裹的比她還要小。配上你這副面貌身段。還不是個希世美人嗎。你不瞧那些大脚姑娘。一般也生得美麗。有誰去讚美他們呢。小孩子好勝心是最重要的。何況彩雲的愛美觀念。天賦獨厚。又是加人一等。聽了這些話。一心就想做希世美人。故也忍耐着。有了這種心理。疼痛也減少了些。經過了相當時期。果然已成了一雙纖纖的小脚。同新月一鈎。真是別饒風致。』又云。『就是他的裙下雙鈎。却不宜于跳舞。因為他纖纖三寸金蓮。平時走路。有人扶掖。尙且覺得費力。何況跳舞這一件事。進退左右。舉步須極迅速。并且要顧到對方的動作。此牽彼掣。異常費力。故不消幾步。便感覺累贅。嬌喘吁吁。不能繼續了。』觀此可知賽遊歐時。尙未放足。與陳文所記『我所見之賽金花』。頗有出入。又纏足女子未必不能起舞。賽之蹣跚不前。恐高底作祟耳。

賽金花傳中有描寫看新娘小脚之一節。『趙母忽自忖道。兒媳生得這般模樣。固然可愛。但有一樁最關重要的事情。放着沒有看到呢。他正如此想。那時女客中忽來個捉狹鬼

。挨近新娘身旁。冷不提防伸手把那八幅紅裙向上一揭。露出那裙下雙鈎。新娘本來端端正正。踏在地板上。想不到有人捉弄她，及至覺察。急急的向內一縮。宛如一對嬌小玲瓏的乳燕。飛向裙底下去。紅裙一受震動。依然翻下掩蓋着。在這倏現倏隱的一瞬之間。衆賓中到儘有因爲端詳新娘面貌。顧此失彼。沒有瞧見的。在幾個瞧見的人呢。不免說句好一雙小脚。可是趙母却看得清清楚楚。比誰都仔細。你道爲何。原來她剛才心中所想放着沒有看見的事。就在于此。那時既有人揭起紅裙。她自然要儘先看個明白了。看到如乳燕飛去時。心中好不歡喜。又開着笑口走開去了。新娘經過這次意外的捉弄。以後刻刻提防着。這一對裙底雙鈎。那裏還會被人輕易瞧見。……在形式上講呢。女人脚越是小。走起路來伶伶丁丁的。確是娉婷袅娜。搖曳生姿。那一種如臨風楊柳一般的姿態的確動人憐惜和愛好。閑言休表。再說那新娘她一雙脚究竟是何模樣。在眼高于頂的趙母看着。心滿意足。那雙脚的玲瓏可愛。自然不言而喻了。他那一雙脚。雖不能說定是三寸。但總在于三寸左右。就有相差。也至多不過二三分上下。這樣的小。還不算數。而且瘦削的像春筍一般。玲瓏剔透。若端的用手握的說話。雖非不盈一握。大概連趾連蹠。可可的一握。也不會出來的了。當穿着一雙大紅綉花的鳳頭鞋。白羅小襪。

端的如水紅菱之般。衆賓中瞧見的。自然不免嘖嘖嘆賞。當時確有此種景況。在鬧房之際。尤甚于茲也。

賽足會初不限于大同。余嘗于「閑讀」中數舉例以証之矣。茲復于報端獲得數例。特轉錄之。「運城花絮」云。「每年廢歷正月元宵節前後三日。其地必張燈慶祝良宵。所謂火樹銀花。金吾不禁之盛。在運城尙能得見一二。滿城婦女。傾閨而出。紛至街上觀燈。以爲樂事。雖深夜不歸。亦放任自由。然一年之中。亦祇有此三日之逍遙耳。而晒小脚之陋俗。亦屬可卑可異之事也。何謂晒小脚。蓋運城之婦女無不纏足者。猶是十九世紀之女子。天足之幸福不可得。而貼地金蓮。三寸窄窄。反以爲榮。每在元宵節邊。日間輒坐於門口。雙雙小脚。伸出戶外。曝於日光中。名謂晒小脚。羅襪綉鞋。鈎心鬥角。一種妬寵爭妍之心理。可笑亦復可憐。彼輕薄之男子。徜徉街頭。相與評足以爲樂。某也瘦。某也尖。一字之褒。榮於華袞。某家婦女之蓮瓣。苟爲人所稱譽者。其家人咸引爲莫大榮幸也。」甘肅慶陽通訊云。「隴東交通不便。一般婦女。現猶金蓮三寸。翠鬢堆鴉。尤有奇者。則爲舊歷二月二日之「社火」。隴東所謂社火。卽吾南方之玩龍燈。是日之社火。據當地人云。則純爲婦女之小脚競賽會。隴東西峰鎮之社火。例自舊歷

元宵節起至二月初止。隴東婦女。向以謹守閨門爲禮法。是日則不然。西峯鎮城內外無論矣。即四鄉數十里外之婦女。亦皆黎明即起。濃妝豔服而來。其代步則爲小車。大車。毛驢。間有綠窗貧家女。則徒步而至。是日適逢天暖。大地積雪都溶。因之道路泥滑。故步行之輩。每三五步必一端其脚。昔人詩云。「行到蒼苔泥滑處。幾回珍重鳳頭鞋」。蓋寫實也。既至目的地。則成一字排坐於街市兩旁之店家門前。必顯露出其一雙小脚。脚以三寸四寸爲最普通。不及三寸者寡。而大及五寸者亦寡。鞋以紅藍色綢繡滿花者爲最多。鞋尖多綴以彩色線球。鞋後則貼以蓮紅拔葉。襪以紅色藕色爲美。灰色黑色則絕無。其有合乎當地人所謂小。尖。瘦。軟。正五個條件。必自頻頻顧盼以自雄。又必攜其女伴。時小步於道旁。意若謂「今日之錦標。非我莫奪」也者。可憐亦可笑也。本年社火。事先胡抱一專員與何柱國軍長。事先微聞有賽脚事。然猶謂傳者之過甚其詞。至是日午前。傳者愈真。何軍長遂與胡專員出而觀察。胡專員見此情景。大爲震怒。立派人購買彩色紙一百大張。趕製各種標語。以期警戒一般愚民。一時標語滿街。人人爭看。標語最痛切者。爲「給婦女裹足的家長。狠如毒蛇猛獸」。「不肯放足的婦女。是自己甘作狗男子的玩物」。「娶纏足婦女爲妻的男子。是違背時代的叛徒」。標語貼

盡。又派署中所有公務員。分組上街。向婦女叢中。演說纏足之害。何軍長之演詞云。『今天起。你們女子不放脚。就得要重重的罰錢。我們男子。無論是誰。也再不得娶小脚的女子爲妻』。聞有周女士擬即日發起放足會云。

上項消息各報紛紛轉載。且多系之以短評。對此陋俗一致抨擊。然胥屬老生常談。惟上海大晚報一評。詞極警闢。頗能言人所不言者。原評曰。『想來纏足應該沒有的了。這話難說。非但還有。居然成爲風氣。沒有纏足的地方。例如上海罷。就真的沒有了麼。這也難說。沒有舊的纏足。又有新的纏足。單說西峯鎮宣傳解放是急切需要的。但不能操之太急切。因爲纏足的風氣。也不是一朝一夕之故。重重罰錢。不倫不類。禁絕嫁娶。固然難爲女子。也難爲了男子。要緊還在立定脚跟做一個人』。又立民「豐鎮一瞥」云。『豐鎮的女人最苦。是一雙纖小的金蓮了。她們無論老太婆。小姑娘。年青的少婦。都是纏得不滿四寸。她們在春光明媚的二月天。無論老少。各人都是打扮得花枝招展。尤其一雙小脚纏得端端正正的。穿上紅綠花鞋。坐立各家的門口。將認爲引人入勝的小脚擱在門檻上。任人參觀品評。一般花花公子乘了這個賽脚會的機會。便大大的活動起來。就是當着她們面前調笑。她們也不會生氣的。』此亦不具賽脚會之儀式而饒有賽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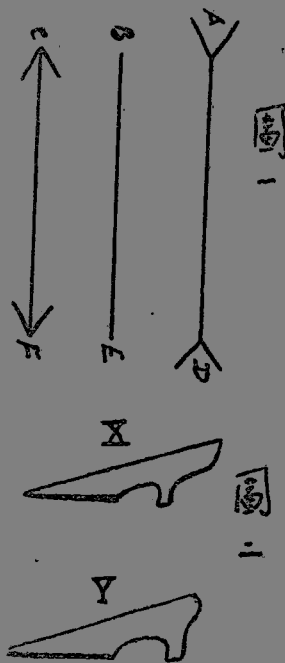
之精神者。

輓近以禁纏爲善政之一。余無間然。惟禁纏而不嚴禁未纏者纏。而專使已纏者解放。只問年齡之長幼。不問其足之能否解放。斯誠虐政。余爲此輩哀哀無告之落伍婦女。呼籲者屢矣。友人邇告余一幽默新聞。其言云。魯東某村有姑嫂二人。以脚小冠一縣。放足公差秉承意旨。以擒賊擒王手段。將此二人提到公堂。縣長爲懲一儆百計。正欲得一極小金蓮而解放之。以爲倡導。否則嚴罰之。初不料求一獲雙也。乃升堂怒訊曰。本縣功令早懸。爾等竟抗不解放。言時並飭當堂弛帛。姑嫂急止之曰。容民等一言。言而不當。弛之未晚。卽各就懷中取出一物。置諸公案。縣長見爲油炸「乾麻花」。因云本縣向不受民間一草一木。需此何用。其速放爾脚。姑嫂同答曰「正爲縣長要強迫我們放脚。我們才帶這兩塊點心來的。先請縣長細細看這兩塊螺旋形。又像擰就了的繩子似的。已是極乾極緊。極酥極脆的了。縣長要是能夠把他解放開了。使他伸直。恢復沒炸以前的原狀。而保他分毫不損不斷。那末我們立刻當堂遵令放脚。」縣長瞠目無辭以對。竟爲折服。縱之使去。若此二婦者。可謂工于譎諫。而爲縣長者能不蠻幹到底。待人以恕。亦足欽敬。

閑閱說部。於野叟曝言。第一百回中載有纏足婦女。於官衙刑訊時。先令水夫担水洗堂。然後令犯罪之婦女。剝去裹脚布。於點名時。赤足過堂之說。疑莫能明。其弛去足帛者。係爲女犯監禁。防其自縊之故。至担水洗堂。然後赤足而過。殆爲窘辱之耳。因閱上文而連類憶及。犀註。

婦女以足小爲美。實古今中外顛撲不破之定理。其飾之使小之原理。亦復相同。所不侔者。其方式耳。高底之與高跟又奚異哉。今節錄徐訐所記『巴黎的小脚』以証之。文云。『巴黎的小脚。第一個方法是把脚豎起來。這就是說他們的鞋跟已經高到把脚直豎起來的境地了。高跟鞋不自今日始。但爲要脚小而更將其跟做高。這是現在才注意到的。這是第一個技巧。第二個技巧是將鞋底做得狹。狹得只有二個手指的地位。以這不到一寸闊的地位。要放西洋女人五六寸寬的脚。無論牠怎麼把脚趾背在一起。也終不可能。所以實在說。只是支在圓形的皮鞋面子上。面子的下部硬得同鞋底一樣。所以脚放在那裏不會軟下去。從這支點到鞋底的空隙。則用皮用絲絨填起來。這個方法。可使我們想到中國的「裏高底」。『裏高底』是用木頭做成小脚跟的樣子。襯在鞋跟裏。把較大的脚踏在上面。這也是把脚的寬度放到鞋面的一個辦法。這二種技巧。第一個屬于物理的

。只是用小的方面露給我看罷了。第二個是利用我們傳統觀念的弱點。傳統上我們總以為腳放在鞋底上。鞋底一定與腳底一樣大。所以在他們鞋子上看。以為是多麼玲瓏的小腳了。但是他們還有第三種技巧。是利用我們視覺的錯覺的。如下面同樣長的三條線。錯覺則告訴我們好像是C F 短于A D。與B E 二條（圖一）同樣的。他們利用這個原則。使我們看X鞋。會比Y鞋小了許多。雖然他們是同樣的尺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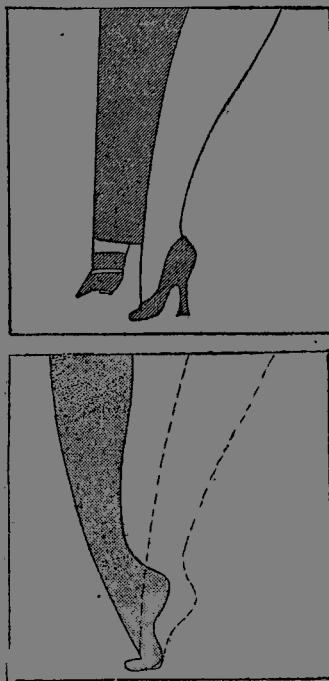


這就是說這個技巧的運用。是他們把鞋跟斜到腳的中心來了。此外他們還注意把鞋子做得合式。整個的把腳裹住。使腳與鞋中間一點空隙都沒有。這似乎在運用經濟的本事了。原文之末論以小腳為美。中外無二致。詞尤透澈。更錄之。『不管他們用什麼花樣。事實上他們以小腳為美。是與中國沒有什麼不同的。也沒有什麼比中國進步的地方。』

所不同的中國的小脚是預備在長裙長衫裏移動。是預備在大殿深宮廣廈金屋裏婀娜的。而巴黎的小脚。是要露在外面。在咖啡館歌劇場跳舞場裏去踮躑的。前者是迎合封建社會的需要。後者是迎合資本社會的需要。需要不同。因而形態各別。可是其為男子中心社會中變態裝飾則是一樣的。我不是小脚的歌頌贊美者。但我覺得中國小脚在文化上只是一種變態。而不是怎麼醜惡。也並不是什麼野蠻的事情。在歷史的過程中。畸形的裝飾與習慣。各國都有。但都有他地理的歷史的或社會的根據。中國的小脚。是不合理的。但在當時環境裏。的確是一種美。這是無可疑慮的事。在社會進化的過程中一種美。後來變成醜。也是世界各民族都有的事。不止中國小脚。不美于繁華的動態的社會中為然的。巴黎的小脚能夠美到幾時。這也是有一個可數的年限。歷史的演進或稍快或稍慢。我國環境不同。使呈現的方式稍異。而其整個的趨勢。總是一樣的。所以捧着巴黎的小脚。而譏中國過去小脚為野蠻。這是件多麼野蠻而不講理的事情呢。』

西門沙丁于「健康美與女性」一文中。論高跟鞋之弊害。有更甚于纏足者。文云。『我們應該澈底地將高跟鞋的病害知識。告訴給姊妹。』『這是我們先要問姊妹一句。你們願意將足用布纏起來。纏得像圖上那樣小。你們一定答個「不」字。為什麼不願意纏起來

呢。一定先說「不好看」。其次是太痛苦」。



「這高跟鞋和纏足是同樣的痛苦。同樣的折斷筋骨。邁不開步。走不動路的勾當。假若說穿高跟鞋較纏足美。在纏足時代這纏裏的「小脚」也是被一般所謂詩人謳歌者」。『高跟鞋的風行。正表現着社會的一種不健全的病態。現代女性差不多對於纏足有害身體。都可以說得很清楚。爲什麼又有許多女性。脫去「小鞋」。換上「高跟」。這種病態的事實。整個表示我們社會的不健全。更奇怪的是一般有知識的女性。也忸怩于高跟之上。並力言其美。這種病態到了什麼程度」。『人人都知道纏足不但有害身體的健康。且有害生兒。高跟鞋較纏足尤甚。如果婦女在妊娠中穿高跟鞋。其嬰孩易致殘疾衰弱和不健全。』

偶讀光緒丁未年梓行之月月小說。有亡友陶報癖君所著說部曰『小脚指』者。記一聽鼓鄂垣之某巡檢。久不得差委。窮極無聊。某夜見其妾默坐床沿。玉手纖纖。持一碧色之帶。迴環上下。蓋正料理其如蠶自縛之小金蓮。以爲媚夜之具也。巡檢忽有所悟。愁眉驟展曰。妙哉妙哉。愈小愈好。翌日卽向上峯條陳。創設小脚指。凡婦女足小二寸餘者。日捐五十文。按寸以十文遞減。若大至六寸者免捐。旋上峯謂此舉大謬。婦女足最小者。每月須納千餘文。次者亦需數百文。此惟富室則易。若無力既難于籌款。又不能遽放。未免勢同勒索。芸芸小民。何辜何戾。受此剝削。應毋庸議。其同寅復嘲之曰。君欲謀此風流差事乎。不知如夫人之纖纖蓮瓣肯先放否。則君雖得此風流差事。難免先捐風流款也。巡檢嗒然若喪。默然而去。按徐建寅之小足捐辦法。正與此同。(已見采菲資料)徐亦嘗聽鼓鄂省。此文或卽諷刺徐氏耳。

纏足罰款有如前節之以寸計者。亦有以年齡爲標準者。惟最近南和縣所定辦法。則以被罰人之經濟能力爲準繩。洵屬生面別開。如種田由一畝至三十畝者罰一元。三十畝至五十畝者罰二元。五十畝至百畝罰三元。百畝以上罰四元。如是苟一畝不種者雖未纏裹之。幼女纏足亦在免罰之列。殊不合理。余以爲肅清纏足之最合理辦法。惟有全力嚴禁未纏

足之幼女纏裹。而對于足已裹小骨骼變形者。纏放不妨聽其自便。蓋其纏其放。初無重要之關係也。

禁纏能依上述之原則執行者僅偶見之。故一般之結果。苛擾閨闈。民怨沸騰。繼則漸趨鬆懈。卽五六齡之小女兒嚴纏緊束。亦無人過問。其以籌款爲目的者。則又惟恐人之不纏矣。如某省者禁纏之嚴厲著于全國。乃最近柳惜青君所記該省情形。則曰『禁纏足也有很長的歷史。在民二十年前。鄉村裏二十歲以下的婦女。幾乎看不到纏足的。這幾年因爲顧不上注意這個問題。纏足的風氣忽又死灰復燃。鄉村裏很多十歲左右的女孩子纏成瘦瘦的兩只脚。一步挪一步的走。現在對于纏足又在厲行禁止。但有的地方官吏不當回事幹。更有笑的事。有很多的區長村長爲避免查禁的麻煩。又要敷衍上峯的公事。就商定一村每月認交的纏足罰金。村裏無知的婦女。情願分攤這罰金。不願放足。她們覺得給閨女纏成和她們一樣兩只瘦瘦的脚。是母親應盡的最大責任。』言之可哂。又復可笑。

放足應側重于心理之改變。余前已言之。改變心理。全恃社會的力量。政治的力量僅爲偶然的輔助而已。如湘之益陽。晉之大同。昔爲產蓮最盛之地。今則因美之觀點轉變。

幼女已無纏足者。余以爲使美之觀點轉變。亦惟有厲行禁止未纏者纏。不強制已纏者放之原則。因爲是若干時之後。天足胥爲少艾。織趾者悉屬老醜。潛移默化。事半功倍之效可睹也。

大同之蓮足終斬余一握。惟益陽脚則所遇甚多。確有勝人之處。近讀宣統間鐫行之新繁華夢。蘇伎謝韻珠贊美益陽伎殷珊蓮之織趾曰。『余姊妹來滬後。兩對蓮鈞。冠絕羣芳。乃殷竟後來居上。其鞋面小于余者凡三分。余初不信世界有如是之小脚。蓋較余足小三分。是僅二寸有半而已。及上二節與殷在新清和里對門而居。始相識。交往頗頻。一日易鳥而着。殷御余鞋後。置一手指。猶有餘裕。殷之足小尙不云奇。而行步若飛。斯誠大奇。彼在張園拋球。奔波不停。真令余望塵莫及也。』(原文爲蘇白。非盡人能解。故譯爲文言。)旋有白於玉者繫以詩曰。『窄窄弓鞋貼地輕。燕支隊裏最聞名。倘開軟玉新科舉。合唱傳臚第一聲。』

新繁華夢又云。『公輔看看蘅芳道。他既是先生(即伎女)。怎麼不纏足。未免美中不足。可惜可惜。仲笙道。伊乃北京人。父係名伶。伊初擬習戲。故不纏足。况上海風氣大開。提倡天足。天足之伎。淫業有盛于小足伎者。公輔終嫌不雅致。頗不然其說。』

……公輔道。我自小人下達之流。可有頂小的足兒代叫一個。曲兒不論會唱不會唱。臉兒也不論光的麻的。年紀更不論老的小的。玉夫道。此事至不易。蓋上海倡女之足。殷珊蓮謝韻珠謝韻香鼎足而三。今珊蓮已死。韻珠姊妹又各有所歡。未便代局。』由此可見上海倡門中之蓮鈞。在三十年前已有才難之歎。蓋蘇滬人之性格最流動。而倡門中人尤見異思遷。況不纏足乃由難入易。其勢如水之就下。不可遏止也。

新繁華夢又云。『公輔想。我所取者。脚在枱面下。一時看不到。心生一計。拈了一顆枇杷。假意失手落地。便蹲下身去找尋。只見素蘭尖尖一雙脚。端端的擱在凳檔上。陡然魂消。忘其所以。輕輕的捏了一把。素蘭一縮道。做什麼。輕骨頭。公輔雖是掃興。眼見一雙小腳實在依依不捨。』昔之婦女雙鈞。掩映裙底。不肯輕爲人見。雖賤至倡女。亦不肯輕爲人撫摸。惟時至今日。各埠花叢中一二碩果僅存之蓮伎。已深知來者醉翁之意。往往卸襪解纏。任人捏嗅無吝色。此亦可觀風氣之轉變已。

新繁華夢又以婦女之易睡鳥。譬之文人之屬稿。文之佳否。全繫于此。消魂真個。等于磨寫試卷。一切已大定矣。余以最富于誘惑性者。乃小足婦女臨睡纏足。或更換睡鳥。消魂端在此際。若夫一榻橫陳。真是味同嚼蠟。質之愛蓮之過來人以爲然否。

婦女之百面觀一書。出版已二十年矣。其記婦女之襪曰。『往昔女子盛行纏足之風。幼女當七八齡時。其母即須將布條重規疊矩。緊縛其足。俗稱腳帶。腳帶之外。套以尖銳形之襪。其形固無異裹米之箬粽也。往時多以白布爲之。現則外洋及本國襪廠亦有仿小足之形。特製尖銳形之線襪者。故小足婦女。多着線襪以趨時尚。天足婦女間有用布條略縛其足者。蓋欲其不至過于擴大。成爲修狹之形。外面亦着線襪。至自製布襪。早已絕跡。惟亦有着于裏面。外套線襪。使其式樣緊束者。』觀此可知上海廿年前風尚。一所謂天足仍加纏縛。二則線襪漸取布襪而代之。而絲襪猶未流行。故依襪之品質之轉變。可推及女足之轉變。即布襪時代爲緊纏之小足。線襪時代爲略縛之半天足。及半放之半欄足。絲襪時代爲完全之天足是也。

又記婦女之鞋云『往時纏足婦女。多着繡鞋。並于跟部置木製之高底。以爲美觀。後則改用平底綉鞋。五色燦爛。艷麗奪目。自盛行天足之風。無論小足天足。均着無花之鞋。且其鞋面力趨樸素。而喜仿西式者多着革履。惟小足婦女穿着革履。則身體搖曳。臀部凸陷。用力舉步。蹣跚不前。其狀頗不雅觀。故小足女子。除天雨外。以不着革履爲是。近年繡履之風復盛。惟所繡之花。極形簡單。天足女子。且于跟部加以高跟。蓋仿

西婦革履之式也。』二十年來除高跟鞋日多外。其餘尙少演變。至小足婦女。不宜着革履一點。頗有見地。其實小足婦女。決不願着革履。惟小脚放大之改組派。每喜着高跟革履以趨時。見之令人作三日嘔。蓋纏小之脚。萬不能放縱。能放亦萬不宜放。一經放成非驢非馬之怪態。着任何型式之鞋。均奇醜不可名狀。又豈僅不宜着革履而已哉。

又記『小足之婦女』云。『婦人之纏足過小。無論幼女婦人。姿態必欠優美。因幼女纏足過小。則于直立時。不能取挺直之姿勢。而行走時東搖西擺。亦不能取逕直前進之勢。最足損女子天然之優態。中年婦女之着長裙者。裙底微露脚尖之形。美其名曰角黍兩個。金蓮三寸。實則婦女行走時之本來美態。全行消失。今惟開通之家。不再令女子纏足。餘若中常貧苦之家。其女子之纏足。仍所在皆是。即在女校讀書。名曰開通女士者。亦不能全脫此風也。』所謂纏足過小。姿態欠美之論。完全爲觀察標準之錯誤。非確論也。

又記『半天足之婦女』云。『今之婦女頗有稍纏其足。不使成弓彎之形。但令其足端稍形尖銳。足部稍形狹長者。則形式最爲優美。行走時舉步從容。不疾不徐。且無左右搖動之病。于女子之優美上。殊覺生色不少。竊以爲女子之足。以此式爲最優美。無論

着袴之幼女。及穿裙之婦人。苟其足爲半天足形者。其姿態必極優美也。』『天足之婦女』云。『今之幼女及婦人亦有純取天足之形。不加束縛。任其自然者。則足形膨滿。步徑闊大。全失女子優秀之姿。頗不雅觀。彼農家婦女。終年跣足。不事包裹。其足形全與男子無異。行走時粗率迅疾。亦與男子無異。毫無女子之美態。即可知完全天足之非所當貴也。今之女學生多爲完全天足。其形式亦有欠風雅。故小足及天足有過與不及之憾。最適中者。惟半天足之形式耳。』又『優美婦女之足』云。『優美婦女之足。其股部豐腴。膚色嬌艷。于足部稍加束縛。便成尖狹之形。介乎天足小足之間。絲襪繡鞋交相輝映。大可觀也。』由是以觀。彼時猶徘徊于半天足時期。一般人皆以不徹底之纏足爲美觀。余以天足之粗率。原文已言之甚詳。但半天足之不美。實較天足爲尤甚。惟以潮流所趨。既不敢讚美小足。以頑陋自承。又深知天足之不韻。不欲作違心之論。乃轉而提倡此非驢非馬之半天足耳。

『我總這樣主張。舊的還是舊着下去罷。』改組派的「天足」看了真不如純粹的「錐子脚」（即小足）心裏舒服些。何況就是放成了「六寸膚圓」的樣子。還能到運動場上賽跑去嗎。既然實際上竟等于無用。又何必討個「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環境。真是自找苦

吃。』此聞國新君之語也。極言已纏小之足不宜放。及不必放，說來警闢之至。

不澈底之纏足方法。國外亦有之。如季川譯美人足云。『美芝加哥某醫校發表。女子足部衛生須知。(一)自十四歲起。應纏以輕鬆脚布。或稍狹之鞋。以使其不致過度發育。致損美觀。(二)高跟鞋萬不可穿。至不得已時。如赴宴會客時一著。過後即須更換。(三)毋使兩足作過勞之工作。以免發生足病。(四)鞋之內底。須加軟呢一塊。藉免鷄眼之發生。(五)至多一星期。須濯足一次。務使清潔。洗後足指間須擦乾。撲以硼酸末。方不致沾濕。以上各條。必須實行至廿二歲足部成熟期後。即可停止纏布。但高跟鞋則爲大忌。』其勤纏勤濯敷礬(近來纏足者多以硼酸粉代礬)。與吾國婦女之纏足如出一轍。惟猶徘徊歧路。不知澈底束縛。以臻至美之境而已。但人之纏足爲衛生。我之纏足爲野蠻。世間事之不可理解有如是者。

美且之女足一文中。主張女足應加根本的鍛鍊。並謂鍛鍊與裹脚絕對不同。那不過是略用布條勒纏。使其發育不得過肥過大。鍛鍊之名。確較纏裹爲動聽。但其阻礙天然之發育。與向來婦女纏足制度。亦五十步之笑百步而已。總之女足以小爲美。欲使之小。非纏末由。實一定不易之理也。

放足之苦。與纏足無殊。余一再據實記之于采菲錄。茲讀東方雜誌胡也頻之『小縣城中
的兩個婦人』一文。亦爲纏足婦女呼籲者也。錄兩婦人之對話如次。

『恨我的母親是那樣嚴厲地將我的腳纏得又窄又小。只成掌中的東西。以致于永遠放
不大。』

『到了外國三天。便來信說。』看見博物院中展覽着中國的三寸金蓮。和紅緞繡花鞋
。真是何等的羞辱呀。』他居然會忘記他自己曾沉迷于這小脚上面呢。想到這一點。
是可惱而又可恨的。』

『因爲單單在一雙脚上面就失去這一切權利。脚是想盡方法放了好幾年。都只是如同
蘿蔔和冬筍的樣子。』

『一雙纏死了的脚。無論如何放不大。這能歸咎于我嗎。死心塌地的放也放不大。我
有什麼法子呢。至於放不大。反成了被人嘲笑的「半路出家」的樣子。這是我的錯誤
嗎。從前我爲了纏脚很忍受着人間最奇酷的苛刑。以後爲着放脚。這差不多同樣的苦
刑又給我重新嘗一遍。』

『可不是。男子歡喜小脚。我們就把脚纏得又窄又小。窄小得可憐。至于不能走路。

現在男子歡喜天足。我們就趕緊放大了。這個脚的忽大忽小。可把我苦了一輩子。如果能夠窄小而又能夠放大。吃苦到也罷了。」

「說的是。我的脚。比你更難放了。放到如今。還是和原先一個樣子。」

「可是我雖然放大了。却放得不像冬筍又不像蘿蔔。」

「唉。如果不因為這一雙脚。我們決不是現在的情形。」

「喜歡脚小就得小。喜歡脚大就得大。」

「什麼多容易呵。只是脚沒有辦法。」

任秋亭之足。癩肥臃腫。既不如纖趾之小巧。復不似天足之大方。乃在津沽竟以蓮名。有若處士之純盜虛聲。影響所及。使人心目中留一不良影像。即所謂金蓮者乃如是不堪之物。「好小脚」有知必當叫屈呼冤。某君嘗飯依于秋孃蓮座有時。後見其不肯力爭上游。始絕裾而去。據云秋娘之蓮。幼年確曾下過一番功夫。初放之際。猶堪入目。（見風月四卷九期一影）余已請靈犀以此兩影並刊采菲錄。俾世之「好小脚」而見異思遷者。可引茲為殷鑒也。（去夏事變後風月停刊此節未能辦到惟有容後徵此二影耳犀註）

說部中有紀變童女裝登躡者。友人某納一刀馬且坤伶爲妾。妾固天足。然每當夕。必令飾假蓮鈎而受御。此殆將假作真。聊勝于無之意。在茲蓮運垂絕之秋。爲斯無可奈何之舉。某君亦解人哉。某亦以發明自詡。其實坤且登躡。率爲軟躡。與昔日婦女之飾裏高底略同。惟足過巨者。宜登硬躡。陝西婦女向有此風。張明揚之「到西北來」一書。有云。「陝西女子紮小脚。甚至還有用木屐紮假小脚的」卽指此。蓋在崇蓮之風俗。少小不努力于纏事。成年之後。自慚形穢。又無法使之纖細。乃不得不乞靈于是。亦裏高底之變相也。

纏足婦女自愛纖纖。堅貞自守。而爲環境所迫。不得不奉行解放者。于是發明日弛夜纏之聰明辦法。芥子記「青海的女學生」云。「她們有的還是白天上學。夜晚纏足。她把足緊纏以後。在外面還是穿在天足所用的鞋。她來往學校的痛苦。簡直所謂啞子吃黃連。甚至別人都到校上課。她還在後面忸怩着。然而她自己却非常的甘願。」此種現象。在他人視之以爲痛苦。本人爲愛美而出此。當自有樂趣。否則決不至「自己却非常的甘願」也。

蠻荒邊地以摹效漢族之文化爲榮。婦女遂亦努力纏足。雖纏法不精。式樣拙劣。然其志

可嘉。申報西陲寫真通信。記青海三川土人婦女皆纏足。着繡鞋。其一例也。依青海民政廳之各縣風俗調查。大通貴德西寧湟源共和民和化隆互助樂都等縣纏足者猶比比皆是。又滇緬交界上之果敢縣。原屬我國版圖。其地之華人婦女率纏足。服大鑲滾衣裳。猶有古風。蓋滇省女子最崇纖趾。邇有友人因公往離昆明不遠之陸良縣。寓馬軍營鄉一縉紳家。其來書云。『紳家有三媳。均極美麗。其足之小妙。尤不可以言詞狀之。足當三寸金蓮之譽。能助家中操作。有時小孩哭吵。尙須背負之。幼女至十一二歲足已纏成。余嘗勸止之。則謂如不纏足。將來何人願娶作婆娘呢。』

平劇坤伶在昔無不纏足。雖飾生淨者。袍笏登場。而仍御錦綉弓履以出。近則旦角亦大脚片矣。惟評劇（瓠棚戲）坤旦猶有纖趾。芙蓉花其最著者也。實則芙蓉之足本銀蓮銅蓮之間。自至新都演唱後。惑于時俗。已非故步。僅飾小老媽在由鄉入都之一節中。略加纏束。着紅鞋以符戲情而已。近在滬之金湘鈺。年已三十餘。聞係纖足。然余未見。又戲世界西安通訊云。『明星評戲社新由津邀到著名花衫趙鳳珍鳳寶姊妹。均花信年華。風流娟秀。蓮鈞纖小。尤爲奇特。故號召力頗大。登台以來。日夜客滿。』西安婦女迨猶多纏足。趙氏姊妹既能以蓮稱雄彼邦。應不致純盜虛聲也。

吳雙熱先生。吾黨健者。著作等身。如無邊風月傳。娟娘香史。快活夫妻諸說部。皆以蓮爲中心。而風月傳詞既典麗。意尤香艷。最爲膾炙人口。無邊風月傳原名香國春秋。曾載小說叢報中。與風月傳大同小異。其月令鞋一詞。亦僅微有出入。茲擇其最佳者錄之。

「第一回 春藏香藪美景如花 醉入芳園書生拾艷

「第二回 朱粉郎夢圓清艷館 王香姑嬌狎玉哥兒

「第三回 小郎君寵納紅娘子 俏丫鬟悶賭醋葫蘆

「第四回 梅玉麟香鈞藏隻鳳 高凌霄暗箭射雙鵬

「第五回 痴公子悲啼玉照堂 琴姑娘長住寄香閣

「第六回 帶解蟾飛細參詩意 珠沉玉碎慘悼丫鬟

「第七回 花睡軒迷藏驚窈雪 鞏春院捉鳥看鞋花

「第八回 坐深宵詞填月令鞋 泛黃昏約悔三章法

「巨耐雙跌。苟坐定雲裏。彌覺痛。寤勉強行。亦不過爾爾。……小侯俯審其蓮鈎曰。業織于新月矣。胡不稍弛其縛。而自苦乃爾。恨儂力弱。不能抱負。俾汝不蓮花貼

地也。」

「琴猗屈一膝于卍字闌間。引手自撫其趺。微微作呼痛聲。小憐亦乘間一搦曰。是可憐亦殊可愛。」

「展足故促蓮鳥。綠英立作微嗔。粉郎愈以爲可愛。則佯落其筓。起而俯拾。乘間以指度其蓮鈎。綠英遽斂雙趺。低嘗粉郎輕薄而已。粉郎亦俏應之曰。輕薄乎。此尙非其時。宵來同夢。看汝雙蓮花能躲藏否。」

「琴猗既睡起。方垂其帷。坐床頭束雙彎。小侯罔知避忌。坐與語。不肯行。琴猗亦聽之。行纏已。天垂暝。而羅襪一鈎。爲小侯所奪。方以指度其長短。琴急奪而納之。足。整鳥欲行。足驟蹴地。顧而劇痛。跬步不能移。……琴盥手已。乃與接坐床頭。詎小侯出不意脫琴猗鳥。悍不還。琴猗央之。小侯曰。然則妹且躺些時。容還汝鳥。琴猗撒其嬌痴曰。速返儂鳥。儂不依也。」

「琴妹欲罰儂繪鳳頭花樣。儂固願甚。……絳雪笑叱之曰。誰要汝獻殷勤描花者。畫鞋花豈公子哥兒事。……捉琴猗鳥。睇其鞋花。……琴妹鞋花。乃按月令而次第翻其花樣者也。則又捉其鳥曰。此非櫻花歟。是矣是矣。妹妹今年第一次來時爲孟春。記

得雙鳳刺着梅花。待到春風二月。儂携妹妹踏青于疎影池頭。那時滿庭芳草宜春綠。襯着你一簇鞋花及第紅。……絳雪叱之以鼻曰。虧汝好記性。女孩兒家裙下物。干卿底事。乃說來如數家珍。寤不可晒。小侯曰。此亦香閨韻史也。儂謂琴妹。妹之蓮鳥。可名月令鞋。」

「小侯呼素華曰。儂看汝顰蹙時時作呵痛聲。而身玉立若不勝其重者。殆趾痛歟。盍小坐。又謂立近燈前之暎兒曰。汝之鞋縑墮矣。速整束。躡躡不將顛乎。玉英晒且嘲之曰。多謝玉哥兒。瑣屑操心。琴猶以雲裏作痛。蓮步蹇蹇。遂不果行。則雙坐燈前。品茗焚香。」

「小侯推之曰。月令鞋月令鞋。你只管去睡。小瑞曰。儂偏不去。甚麼玉菱鞋玉筍鞋。……小瑞曰。玉菱鞋是誰的鞋。畢竟又是什麼鞋。小侯曰。是一握纖纖的鞋。是琴妹妹的鞋。」

「月令鞋詞曰（滿宮花）。一瓣香。雙弓輕。花樣與時相稱。色香裝點鳳頭鞋。巧弄四時權柄。看鞋花。知月令。消息個中呼應。石榴裙底問春風。吹透幾番風信。（一剪梅）。漏洩春光數點梅。鞋樣心裁。花樣新裁。一針針繡百花魁。分得春來。分得

香來。裙底看花我欲歎。欲執還撻。欲搦還撻（撻撫摩也）。倘奉紙帳許相偎。掌上花開。頭上花開。」

二月鞋令（杏花天）生香活色原雙絕。花樣況綉將蓮鳥。嬌紅一搦香堪竊。可許探花郎折。……」

「姐姐玉立亭亭。雙蓮鈎又當吁吁作痛耳。……一路分花拂柳。娉娉嫋嫋。作折腰步。入棠院去。」

「三寸蓮鈎感應雨氣。岑岑作劇楚。屈膝撫摩之罔效。憤脫其鳥。入握拊循。足底作狂熱。因復憶及個郎鞋花令中。欲執還撻之句。其愛儂也甚至。細膩熨貼。及于裙底。然則儂奈何惱彼哉。」

「輕舉帷入其房櫳。別有一燈在案殊朗徹。雙蓮鳥脫床下。羅帷垂焉。帳底玉人恰恰一聲長歎。小侯乃低低呼之。不應。硬着頭皮手舉帳起。見琴猗和衣面壁睡。而攔雙趺于床沿。並羅襪亦襯却。第見簇簇藍繪。纖纖裏籜。針針素縷。密密加鍼。但露纖踵如鴿卵。厥膚紅綻。」

雙熱又有美人香草一文。凡語皆香。無句不艷。亦選其有關下體者錄以存之。

「美人看法 潘妃之貼地生蓮。雙文之繡鞋半摺。或是下半截之好看處。美人行時宜看其柳腰與蓮步。」

「美人裝飾 時髦女子競尙天足。絲襪革履。健步如飛。美之者以爲大方。憎之者以爲武氣。余以爲革履高踵斯太武氣。中國美人究不宜如此。若夫膚圓六寸。行步則可疾可徐。作態亦娉婷嫋嫋。亦自可觀。不嫌武氣也。然宜稍稍行纏使趾稍尖攏。足形之全部狹不嫌長。如浪裏白條爲好看也。」（英按稍稍行纏決不能臻至美極妙之境。蓋不纏則已。纏必全力以赴。雙熱亦未嘗不知此。特因環境關係。不得不作此違心之折衷論調耳）。

「天足有天足之好處。織足有織足之好處。織足之全部。背宜薄。趾宜銳。稍稍上翹如新月。踵宜狹。宜着平底之烏。鞋帮宜深。鞋尖宜用鬚。宜穿素襪。履絳紅或茜紅鞋子。則姍姍微步。彌覺楚楚可憐。」（英按對天足好處僅籠統一語。未言其詳。蓋明知無善足述。僅勉以之爲陪襯耳。余以爲天足至多算他不壞。決無好之可言。尤在與織足並提時。一切美妙之形容詞已全爲織足占去。對天足益覺不復能贊一詞矣。）「裙袴。天足者宜短。織足者宜長。」（英按天足者誠祇宜着短裙袴。但織足則無往而

不宜。)

「妙齡女郎作男子裝。宜于織足而不宜于天足。因天足者撲朔迷離轉損其美。雅不如織趾蹴小蠻靴。御鳳頭鳥。嫋娜生姿。別饒風味。」

「隆冬禦寒。天足者宜穿大衣。織足者宜穿斗篷。」

「織織蓮鳥。不宜製紐繫縑。鞋跟不宜用拔舌。」

「鞋花之製宜改良。不宜用于鞋尖。而宜用于鞋跟。至其他花樣或聚鑽作小蝶。或堆絨作一二朶海棠花。背後看來。別饒風致。」

「裙式以套裙爲合宜。數十年前。悉穿百摺裙。且有遍繫小金鈴于裙下者。是名響裙。織足娘着此端的有聲有色。予謂響裙亦可入時。惟不宜于天足美人耳。」

「美人魔力 以言乎蓮鈎。有時故意一縮。有時故意流露。有時故意整整一縮。有時故意蹴一蹴。」

「美人愛惡 輕薄兒向之品足評頭。鄉嫗村婦向之指手劃脚。亦其所惡也。」

「美人養護」 全文與蓮無關不錄。

幼女纏足尙能得其法。並無多大痛苦。若年事已長。強欲行纏。則茹苦含辛。真有不可

以言語形容者。于淑貞女士致其友人函中得觀一斑。余以爲己纏者放。與未纏者纏。皆爲極不合理之舉。原函載婦女雜誌中。茲節錄其要。

「還有一件事傷心啊他見我的脚大了就要強迫我纏小我說「我的父母死的早沒人與我纏脚後來進了學校那更不能去纏了你原諒現在實在不能纏小了」他道「你並未去纏那自然不會小呢」我又道「我今年二十歲了你看見那個婦人這樣大歲數還在纏脚啊」他道「你看鄰家那些太太們那個不是二十歲呀那個不是細手細脚的呢就是我家女僕李媽的脚都比你小你叫我怎樣看得你那兩塊大脚板呢」我道「你是個讀書人難道提倡天足的話都沒有聽見過嗎」他道「你就是要做個讀書人的妻子所以要纏脚啊」我哀求道「未必你從前不曉得我脚大嗎爲何現在這樣來逼我呢」他說「纏足總是婦女的天職難道虧了你一個人嗎」他把頭一掉到學校去了我流着眼淚把脚看一陣又想一陣不免得鞋兒脫了襪兒解了悄悄的把他買回來的帶子試纏一下姐姐你想是怎樣痛叫我如何忍得住又趕快解了」

「有一天他回來把穿皮鞋的脚用力踏在我脚尖上我忍不住痛叫聲「哎呀痛呢」他才笑嘻嘻的說道難道這樣大的脚還怕痛嗎不是脚板那樣大佔地方怎樣會吃這虧呢」（按雖

係強詞却能奪理」

「又一天他回來我正在剪鞋底他奪去用刀砍成粉碎嘆口氣說道『這樣長而且大的鞋我那理有這多的錢去買布呀』我只得低聲含淚向他說『不要着急我纏就是』」

「現在纏已多日了那脚尖拇指的骨活生生的纏斷了脚背是常常腫起多高了……」

在新舊過程中。男子每以妻之纏足爲離婚之理由。此殆完全以此爲口實而已。縱令如命解放。亦未必能使其回心轉意。如鄭振堃教授在婦女雜誌中之自供云。

「我所愛的是天足然而沒有這種福氣只得退一步愛大足亦沒有福氣嗎此後幾個月中心中常有兩個問題佔據着（一）究竟她有沒有放足（二）假如沒有放有沒有最後的辦法……後來我的思想漸漸的變了我以爲足之大小不過是一種形式她究竟可否做我的伴侶當以她的性情品格爲標準至于相貌服裝以及足之大小都是無關緊要的」

「這年冬假回家結婚從前一個不能解決的問題即足之大小這一天解決了非但看見並且親手摸着了還是一層一層的用布包着我問她何以不放呢她說放了比從前大的多了」

婚後約十天我要回北京這十天中每夜所談的題目大概是脚……離別的時候兩對眼睛都有眼淚」

『暑假回家……：這夜裏第一件事就是問到她的脚她說放了實在還有三四層布包在那裏第二天她拿鞋子比給我看的確大一點我姑且聊以自慰再過二三天我覺得她的脚雖有改良然沒有澈底的改良暑假期滿又要離別這時候她有眼淚我沒眼淚』

『第二年暑假回家她的脚大了一點在她心裏以爲已經遵行了丈夫的意思而我覺得不痛快不透澈因之愈不滿意夜裏脚腿上撞着尖頭的東西甚麼叫精神之愛立刻冰消霧散』

『第三年暑假回家有時我以命令的口吻要她改良(脚)她不允許我表示一種不適意的態度她處之泰然』

『這一年上半年有一個中學校請我當教員暑假回家她脚上的布條才完全取消了』

『這年冬天她的足凍傷我送她到醫院裏去好幾次我要她獨自去她說不識路我竟不送去不得已她只好獨自去』

『最後結果她仍被離婚了』

鄭文刊布後。引起讀者劇烈之反感。指摘備至。如陳待秋云。

『在尊重女性的人看來女性要做的事都要隨女性自己的願意譬如女子要擦粉要纏足如果她的願意男子便不能十分地干涉她只有稍稍地引導她勸告她要是不聽只好聽她的』

便要妻子對自己說話句句記住還是含有男性中心的心理」

元啓之批評云

「希望太太太急——她的脚大了一點但終是不透澈

態度欠佳——命令她聽話

不能因勢利導——放了脚尙嫌她不透澈」

蓮史之促普天下男性反省文云。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鄭先生不滿意于他的夫人初嫌其脚小繼則說她不肯學時髦不能服從命令但是這種都是外因根本上的不願意不過她不是個新婦人而已我料她即使脚也放大了所發的命令都能服從了鄭先生的心理也未必能充分地愛她」

徐呵梅偏見的男性的偏見云。

「……如果鄭夫人也不能見諒起來也要責備鄭先生說「他逼我過甚擦粉纏足是我個人的事何必要人干涉」試問鄭先生如何答覆」

何章欽之「請看我的對她」云。

「她在我家裏就是我們社會派來的一個代表亦是給我服務社會的一個機會她的足她的

粉就是社會的現身所以我夜裏碰着她的尖頭（指小脚尖）的時候不但不惡牠而且要捏捏牠。使我想還有什麼法子可以勸她再放大大一點洋襪裏面的幾層布可否完全解除』

舅氏壽松老人邃于國學。光緒中有不纏足會。丐其草一文。文不加點。一揮而就。嗣又語其家人曰。此余違心之論也。當再作一美蓮之篇。以懺吾過。復振筆疾書。不移時而就。兩文皆駢四儷六。詞藻華茂。余錄而藏。某年旅魯。于戎馬倉皇中。不知棄于何處。客秋余友出示一文。固不纏足會之序言也。惟作者已改署胡然。原序中皇太后懿旨亦易爲內務部長矣。第美蓮之篇。終不可得。蓋文本未發表也。茲錄不纏足會序云。

『玉階昏夢。金屋滔滔。著新月于篇章。豔傳傾國。演輕雲于宮苑。侈說娛情。暴同斷脛。逾囹圄縲紲之囚。毒邁剖心。等支解割烹之紂。折筋斷趾。肉薄血瘀。天步于此艱難。國祚所由傾覆也。清世祖入關伊始。殷鑒歷朝。特沛綸音。冀除澆俗。旋以民風相習。哲皇因順夫輿情。何圖曠典宏邀。之子轉不思恥格。頒寬法網。謂閨閣無與宸謀。既倒狂瀾。諉貞靚宜從壺範。解綠綳而纏帛。無間賢愚。曳青錦兮綦繩。詎分貴賤。投機督責。較量其尺短寸長。却扇競誇。評鷺夫綠肥紅瘦。深凹平底。積習成風。角黍刺菱。變本加厲。賽雀頭之三寸。坐忍箕踞。爭蟾魄之一鈎。行同。

謂非平小。不足釋保姆之仔肩。微欠雙尖。慮大啓郎君之憎惡。是以胸羅成竹。目等測圭。若準累黍于六銖。如較平弦于八綫。微特高曾矩矱。鮮此遵循。藉令師弟淵源。無斯授受。不知鬱攸偶值。等有齒以焚身。灑森突遭。若在池而殃及。城郭或寇氛驟起。携兒女以趨起。室廬苟劇盜蠶來。棄貨財而退避。凡丁禍亂。固受拶刑。卽在居恒。亦猶鐐禁。動經顛踣。遜跋躄之安行。頻待扶持。忍蹣跚而學步。人皆謂循規蹈矩。概出于踏月凌波。吾偏云冶容誨淫。隱寓于蓮移苔印。某循塗守轍。安步當車。青簡再披。肆考娥英之丰度。丹書泛覺。窮搜任姒之儀容。從未聞暴戾如茲。而怨讎作俑者也。丙辰十月。內務部長特申告誠。以纏足久沿。陋習化俗。責在薦紳。艾殷憂。期期昭晰。是知閭閻之穢瑣。竟煩當路之焦勞。幸際休明。力當革面。三千珠曳。春申客庸尙金蓮。百二飛鳧。葉縣仙詎爭玉筍。珊瑚珮響。不聞立月于西廂。鳥島屐移。奚屑踏青于南陌。不若芳檐葺屋。農婦村嫗。浙米執炊。折薪擔水。蓮船蕩漾。充西湖欸乃之榜人。板軸轆轤。替南陌躬耕之孺子。曾何損于薄鬢鳴蟬。垂鬟墜馬乎。或者云漢家裏足。固屬害理忍心。西國東腰。無乃殊途同軌。此皆志在摻撓。不思改革。託詞設難。無事更張者也。某曠覽五洲。竊窺重譯。佩尼父素行之訓。

悉協時中。讀子輿豪傑之章。情般私淑。事固迫逾饑寒。情更難安寢饋。生當叔世。思迴日下之江河。緬想盛時。敢作中流之砥柱。」

犢山類稿之祭殤女文。有四歲即喜裏足語。可知女子之纏足亦有基于愛美天性。不盡爲父母之督促而然也。

今人之菲薄纖趾。或爲從未見過真美之纖足。或則見而未嘗注意。若一經解后。往往終其身不能忘。如李健吾之「心病」說部云。

『我舅母的小脚。在磚頭地上頓起來。她用手拍了一下茶几。她顯我惱怒了。我低下頭看着她的鞋尖。……我看着她的小脚奇怪。她小時怎麼包裹的。會把脚弄成這樣周正。這樣靈巧。和收拾一個小玩藝一樣。要這樣便這樣。我聽見丈母娘三字我希望我的未婚妻也有這樣一雙可愛的小脚。一把手能捏得過來的。……我的腦內一時亮在這裏一時跳到那裏是那一雙小脚希罕的觀念。如果我開口我會說出我愛那一雙的小脚。……我納罕什麼使我呆佇在面前。還是我迂徐的理解呢。還是在我眼下的。一雙尖尖的菱角樣的。……我曉得舅母有一雙頂小的小脚。我愛她那一對小脚。我告訴你我愛她那一雙小脚。……舅母也不禁在床邊坐下。把手搭在被褥上。她並

不因爲他說出他愛她的小腳生氣。……他的鄙俚的囁語。煽起她的本能的虛榮。由這種虛榮。引動她的女性的同情。二十年來。便是十年前她的一雙小腳的楚楚動憐。時時給她自己一種雋美的情緒。」

曩昔男女調情。每以蓮鈞爲工具。蓋蓮之與性。關係至爲密切。倘男撫蓮鈞而女不拒。則好事近矣。其方式或則佯拾墜物。潛捏鳳頭。或則拜倒裙下。偷嗅餘香。前若西門慶之與潘金蓮。後則說部中亦屢見之。雖賢如易龍陽亦未能免此醜態。樊樊山之琴樓夢說部云。「一咕嚕跪倒在地上。先碰幾個響頭。却也湊巧。每碰一下。剛剛在琴客（隱射坤伶王克琴）一雙蓮瓣之間。五郎（射易龍陽易行五）的兩鬢角剛在兩只繡鞋幫上磨擦。嚇得琴客退了兩步。」

蓮性之相感應。又可用于某說部見之。文云。「婦女百事皆佳。惟改造的脚兒是其缺點。乃將脚拿下。握在手中一看。則婦人之脚。雖不適于目。却捏之有趣。婦人之脚。本爲纏足。後雖解放。其尺寸很小。骨頭很軟。四指均合攏一處。尖尖的細細的軟軟的如春筍一般。一手就握住了。玲瓏小巧。頗爲好玩。外邊穿着粉紅絲襪。收拾的俏麗乾淨。極爲漂亮。握着軟小舒服。倒比那笨重的天足強得多了。我到此時才嘗試着女

子脚部之美。在性慾上亦是很有用的東西。我雙手握住婦人兩足。百般捏弄。愈覺情興高張。精神百倍。……她又叫道。你把我的脚捏的緊緊的。我×身子。都要男人捏着脚。才×的快活。我果然依照他的話緊捏住她的小脚。很命衝抵。不多會婦人嬌顫不已。兩只小脚在我的手裏不住的伸動不止。』

按男初憎女之改組脚。乃憎其非天足。一經把握。方知改造脚勝于笨重之天足萬萬。倘一旦更遇緊纏密裹之纖趾。必能益感其美妙絕倫也。

蓮與性相感應之事實。散見于各說部者甚夥。茲更選錄之。如『想到肩上瘦削削的脚。急忙握了一只在手裏。舉着推撐開去說道。好姐姐怎麼你的脚這樣瘦。真動人心。……緊緊握着削削的脚。心裏荒油油的已經酥麻的忍不住了。』

『脚上雪白的絲襪。大紅緞繡花坤履。尖瘦伶俐。勾人魂魄。見她百般妖豔。越覺動火。……玉寶抬起一只金蓮。擱在我手裏。入握如綿。把玩不已。雖不是三寸。却很瘦削平直。楚楚可人。看玩多時。心裏被挑動得癢癢的不可忍耐。加以一股香氣直入鼻間。無暇慢慢品題。便放好嬌軀。抄起兩瓣紅蓮。架上肩頭。』

某秘籍中。有描寫一女子如何調理其足部。以取媚情人者。文筆尙細膩。惜足爲纖爲巨

。未嘗道破。余爲之竄易數字。使三寸蓮鈎。躍然紙上。固不敢謂畫龍點睛之妙也。其
文云。

他問。「愛你的小脚。你就怎樣討我的歡喜呢」。她笑着回答。「我就把他收拾好好的。又周正又平貼又俏利又瘦小。我把他洗得格外的乾淨。格外的白潤。格外的芳香。我修得他的指甲非常光滑。我好生調理他使他沒有一個鷄眼。我纏裹得緊緊的。穿着雪白的絲襪。漂亮的繡鞋。讓你看着便起了淫心。到睡的時候。你若不喜歡我的白脚。我就重新緊纏着細密潔白的足帛。穿上翠綠色的羅襪。紫紅色的睡鞋。讓你扛在肩頭。仔細的賞玩。你若是喜歡我赤着脚。我便剝去鞋襪。卸去足帛。將這巧小玲瓏的一雙白菱。放在你的掌上。由你握住玩弄。由你用指頭撓我的脚底。挖我的脚縫。由你要他放在你的胸前。貼在你的頰邊。攔在你的鼻上。咬在你的嘴中。或是將兩只脚脚縫。聯成一個孔。去爽爽你的他。就這樣的討你歡喜呀。」

「劍珠緣」說部余已節錄一段于閑談中。比重加瀏覽。更選抄其較佳者。

「湘靈嗤的一笑。把一支金蓮躡了躡道。嫂子你瞧咱的脚兒還有樣兒嗎。畢嫂子瞧了一眼笑道。樣兒很好。只是不十分小。咱的却比你小得多。湘靈一瞧。果然畢嫂子的

咱該去咱的脚兒小啣。塔旣愛小脚。咱一雙脚自問不在人下。畢嫂子換了一身潔淨的布衣褲兒。把一雙小脚。却扎括的更好。王嬾子見了笑道。怪不道咱家姨奶奶的脚兒小得可憐。嫂子也好一雙脚兒。姨奶奶的脚兒怪是嫂子的手纏成罷。塔爾齊科瞧到畢嫂子的雙鈎。便似瘋虎一般。將蕙月的一支金蓮搶在手中笑道。咱只道除了你沒有第二的了。他倒也有這們小的脚。九姨奶奶（蕙月）却嗤的一笑。縮回了小脚兒道。人家才新來呢。塔哈哈大笑。便把嫂子擁入懷中。握了畢的蓮鈎。細細瞧玩。膩了一陣。直向臥榻過去。畢才慌着道。使不得。塔只笑不作聲。按倒榻上。過了一個多時辰。畢才下榻。一拐一拐的走到妝台前理髮。……畢縐眉道。這賊子一天到晚。一晚上到天明。再沒有睡的當子。他子牌到丑牌料理一應事務。寅牌宣淫。卯牌入朝。回家喝酒。喝完酒又幹他沒人樣的事。也不是一個時辰半個時辰能歇手。他盡了興練武技。一二時之後。又要玩弄小脚兒。過他的怪癖兒。總之簡直沒有睡的時候。玩小脚便算是安歇當子。他說不論在什麼時候。只要小脚兒一人掌握。頃刻會精神健旺。』

鄒英啓事

燕賢近自青島寄我日本印行之明信片六七紙。均爲婦女赤裸之蓮足圖影。其人姿態雖非極佳。但不失爲娟美。乃晚近所可遇而不可求者。鄰邦之人。竟能物色。而攝影入鏡。亦幸事也。最奇者各照標題。均爲『纏足美』。另一封袋。函面繪一纏足時裝女像。繪工不甚佳妙。其旁亦大書纏足美三字。各圖照之旁。附注之字。又皆讚美之詞。內有幼女赤足像。兩足纏而不甚尖瘦。面目隱去。然於衣服之角斷之。是影之攝。當在三年以內。惜原印係粗網銅版。不能複製重印也。閱者如有此類照片。（能複印者）及幼女未纏成之蓮影。著鞋襪或赤裸者。并鞋襪之類。均在徵求之列。無論割愛或肯借用。請致函上海郵局信箱第一二七七號鄒英洽商。

訪蓮社約

凡讀采菲錄而感興趣者。皆爲同好。歡迎入社。悉用通信辦法集合之。

如發見詩詞文字。有關采菲資料者。或本人之文言作品。寄由姚靈犀審訂。交天津天風畫報披露。（如社友加入者甚多可由社自印刊物酌收印刷郵費）集成編入采菲錄。

本社特別歡迎擅於繪畫攝影雕塑之同好者加入。

入社無一切費用。僅將姓名年歲性別籍貫職業及通訊處函達本社。因本社或有事請爲向就近調查也。

社友投稿可用別號。真實姓名。決不披露。

如有發見或自存繡鞋羅襪藕履一切婦女下體飾物。（願割愛者亦可商價由社購買）或婦女小足之美者。天足之美者。皆攝影交換。所有費用。攝者墊付。自存原版。社友可各得一份。費用分攤照繳。

如有弓彎照片。或天足光緻可愛者。亦翻印。費用辦法如上條。

如有纏足婦女願爲展觀者。可介紹爲之攝影。

如於北里中見有纖足之妓。應隨時將其姓名行輩年歲籍貫班名住址等。詳示本社。以便

調查。

社友如有關於蓮足之問題見詢者。當盡其所知。詳明答復。或代為查詢。

社友不論遠近。皆以函件互通聲氣。（入社後每月由社油印新社友通訊處分別傳知）以姚靈犀鄒英為集中收信處。

社友如購采菲錄。每人以兩部為限。照預約價。以示優待。

收信處

天津英租界孟買道義慶里五十八號姚靈犀
上海郵政局信箱第一二七七號鄒英

訪蓮社徵求

各種考證或勸戒纏足文字。未載入采菲錄者。

婦女全身照片。或印繪之圖畫。其纖足美妙而清晰者。

蓮足照片或圖畫。（印者繪者俱可）無論著鞋襪或赤裸者。

繡鳥羅襪弓鞋藕覆等之照片。

已御過之睡鞋。及精美特別之繡履等物。

已絕版或不多見之社會小說香艷小說。如「鬼趣圖」「金雲翹」之類。或筆記等書。有

蓮足多數之描寫者。

記載各地風俗及婦女生活情形之文字。有涉及纏足各問題者。（無論自著或轉鈔剪報均可）

個人所著文字。描寫對於蓮足之意見，感想，研究。及與蓮足接觸之情形。關於討論蓮足各種問題。或有商榷疑問之件。

其他與蓮足有關之一切資料。

倘有同好願意見惠。依下列辦法辦理之。

一、照片文稿。均請掛號。寄交上海郵局信箱1277號鄒英收。

一、鞋襪等物。請先攝影。以照片見示。或說明形狀。認為合意時。再請郵寄。

三、書籍亦請掛號寄下。倘卷帙較繁者。先寄第一冊。或照繕一樣張。如不忍割愛。即

將原文有關蓮足部份擇錄寄下。

四、書籍鞋襪各件合用者。概以現金為酬。如不受現金者酌贈與蓮有關之物品。

五、照片書籍不合者掛號璧還。

六、文稿之合用者。概贈采菲錄。或靈犀編撰之各種刊物。其不合用者。亦不寄還。

采菲錄第四編

最 錄

蓮國遺規

崑陵生

品類之辨

超品 尖小彎稱。真正秀健。柔膩光滑。皓白無玷。趾整踵秀。窩隱坳寬。玲蹀紆跂。

翹拇珠甲。

上品 纖彎正直。軟滑皙白。趾蜷舒齊。踵小無胝。鵝頭略峭。首端嫌禿。行遐似艱。勻稱未盡。

中品 纖判天然。曲來端直。質尙綿綿。色亦皜皜。趾欠整舒。踵嫌豐厚。駝峯或峻。臍胝礙撫。

下品 小不足稱。乍曲偏斜。入握雖柔。膚色未嚼。散趾錯雜。穠踵羸厚。跌面臃腫。橫坳淺顯。

劣品 足秧本差。粗經約束。歪斜焦黃。步來扭捏。或經解放。錯趾略蜷。踵固豐饒。

跌亦未平。

體質之格

短 盤容本末。寸計可三。
窄 一持不盈。狹憐累分。
薄 輕雲擬羅。片玉巧劑。
銳 盤筍之尖。約束若錐。
曲 培塿迤邐。寶穹窈邃。
端 不偏不倚。雍容端莊。
直 玉立亭亭。幹標經矩。
翹 拇部微翹。媚態撩人。
稱 配合適度。肌骨調勻。
淨 嬌膩癍疵。竟體無有。
柔 如團新絮。觸膚欲融。
滑 膚理緻密。光勝凝脂。

皙 皚然瑩然。雪娟吐豔。

潔 蘭湯勤沐。纖塵不染。

健 稟植適勁。步履自然。

秀 清妍費繪。俗氛盡滌。

約束之律

纏齡 五六歲至七八歲始裹。早裹易成而少苦。

判苗 足秧瘦秀易纏。防枯寒。足秧肥拙難成。防粗臃。

誘纏 裹前宜甘言慫恿就縛。

手功 束前搓捺使質柔。束時抹勒令帛嚴。

三帛 束未成。裹帛宜三重。初重按趾析爲五數。約拇微翹。約餘趾整伏。次重包整體

。織銳彎正。末重更析小帛治不勻稱處。

兩求 紮趾求尖狹。屈跌填坳求彎曲。末趾附近多致力。

四要 施嚴以漸。持之以恒。注重勻稱。縛後多行。

三益 清晨益纏。新履益織。簪粉益膚。

二助 木窩片助迫蹀。複絲綫（帛端）助緊縮。

洗濯 初濯不欸滕。濯竟卽裹帛。

練膚之道

增美肌膚。飲食作息得宜。要爲首務。豕脂腹體。牛乳豆腐沐膚嫩白。擦蜂蜜或向日葵仁汁亦克見效。食鹽粉實有效而經濟之物。濯蓮後。以之擦膚至赤。久之。乃皓澤逾恒。足臍（雞眼）用百分之一柳酸哥羅盾塗擦能止痛。久卽脫落。舊傳柔骨滲藥之方甚多。未經化驗。難盡信。又蓮體薰香。誠舍本逐末。惟事點綴鞋襪間。尙無不可。

握蓮方式

知 憐

普通玩蓮之法。不出乎握之一字。顧握之方式甚夥。各有巧妙不同。茲以個人之經驗。按其姿勢。分述如左。

正握 法以左手握女之右蓮。或右手握左蓮。蓮尖向上。掌心緊靠蓮之側面。拇指與食指環扣蓮趾。餘指駢覆蓮背。

反握 法以手腕向外扭轉。掌心及四指嚴裹蓮尖及背部。拇指橫抵蓮心（足縫凹處）。與中指環接緊握之。

順握 法以右手握左蓮。或左手握右蓮。蓮尖直達掌底。掌心緊握蓮尖。與無名指及小指包裹其趾。拇指與虎口壓住蓮背。中指橫抵蓮心。食指繞勾蓮跟。

逆握 法以右手握右蓮。或左手握左蓮。掌心緊覆蓮之背部。拇指與食指或中指。環扣蓮心。無名指與小指托住蓮跟。

倒握 蓮鈎倒偃。以掌心裏握蓮趾。拇指與中指銜接。虎口緊壓蓮心。小指扣住蓮尖。側握 蓮側臥掌中。尖露虎口外。四指駢壓蓮背。拇指橫跨。與中指相接。緊扣蓮趾。又式。蓮尖向內。露小指根下。蓮心適坐虎口。食指緊按蓮背。拇指與中指相接。環扣蓮趾。其餘二指捲裏蓮尖。

斜握 蓮斜立掌上。尖露虎口外。拇指與食指環扣蓮趾。其餘三指自蓮底繞持蓮之側部及其後跟。又式。蓮尖向內。達掌之內緣。拇指夾持蓮之外踵。食指勾住蓮之後跟。掌心承托蓮底。其餘三指夾持蓮之內踵及其側部。與拇指相呼應。

緊握 蓮矗立掌中。尖向前。跟抵掌心。中指承其尖。餘四指分列左右把握之。又式。尖向後。中指勾住其後跟。無名指與食指夾持其踵。拇指與小指分壓其趾。

橫握 蓮橫立掌中。尖露虎口。拇指與食指搭其趾部。餘三指駢列。包其外側及後跟而

夾持之。又式。尖向內。露小指根際。拇指橫按蓮跟。四指駢列。自蓮底出其側面捲裹之。

前握 以掌自蓮尖上覆。虎口壓其背之上部。四指駢列。與拇指夾持其兩側。蓮尖覆伏掌下。

後握 以掌從蓮跟前攏。後跟適當虎口。以拇指與食指緊鉗之。小指斜承蓮底。其餘三指駢列側面。與拇指呼應。夾持蓮之全體。

以上各式。數僅十一。細析之可得十五。握之一法。大致若斯。其他如摺之揉之握之。是在對象之隨機應景。心裁獨出。然須視蓮之妙相如何。始能肆意把玩。圓轉自如也。上述各式。入選之蓮。亦須在三寸許者。尖彎細圓。盈盈一握。恰到好處。否則蓮瓣肥碩。入手格格難容。必適於此而絀於彼。焉能盡如人意哉。

靈犀曰。握蓮方式。必須輔以圖。方能盡其妙。惟繪時應取蓮形之最美者爲範本。如采菲初集之裸蓮斯可矣。男手不妨粗巨。因巨掌握蓮。可愈顯蓮之美妙。陸辛農先生曾爲采菲三集繪津蓮。不知尙可按式一繪否。

蓮 供

綺 龕

花國尋春。了無當意。偶至一家。見一姬丰姿秀媚。細步珊珊。注視雙趺。瘦小順整。絕妙佳蓮也。訊其名曰林霞。乃挑識之。自後每三五日必過香巢。然每來輒見鞋已易新。過從數月。迄未重復。而迭更新鳥。罔不瑰奇艷麗。某晚因以爲問。彼曰。儂幼受劫蓮之痛。及笄方成三寸盈盈。故寧服用少缺。然對此一雙尖生生小脚。必得盡其喬麗。以酬曩年眼淚幾缸之苦。且儂履_半皆自出新裁。春紅朶朶。選自鞋莊者。不過十之一二而已。君幾見同行姊妹中之蓮足者。御履與儂有同樣者耶。言已出鳥匣置牀頭。比經啓視。則鵝黃雀綠。各極纖巧淫奇。其中銀緞弓底小鞋一雙。口綴電片珠花。堂皇富麗。長僅三寸六七。驟視晃如小型銀皮高底鞋也。另一紅緞白底軟鞋。鞋尖綴以銀絲一撮。而幫扎繡松鼠偷葡萄。鼠作褐色。葡萄淺紫。配以綠葉。色澤停勻。綉工之纖細。古艷絢爛。誠令人看一愛一。不忍釋握。諦視鞋底雖白潔如新。然微顯指痕。當以媚夜所御者無疑。繼覺各鞋尺寸修短各異。相差在七八分之間。怪詰其故。彼言蓮之軟者。漫束鬆纏。約四寸餘者。如再加以嚴謹約束。即可驟形尖小至三寸左右。聆畢極握雙鴛。則瘦小香軟。幾不自持。而彼亦展轉含顰。一若十分難握者。究其所以。蓋彼素具奇癖。凡所唾者一握雙弓。彼春潮即湧。春情卽熾。善弄蓮者。以掌當足背。以指抵趺心。握

愈緊則情愈濃。某老教授即擅此技。每來入室。即握雙蓮。軟香入手。其一種摩娑婉轉。只覺一縷熱流奔馳洞口。其意境真令人欲仙欲死。而其熱其妙迥非當之者所能領略得也。惟惜此老已不能人。僅有時褪足纏對赤蓮。一作童子捧玉幡之戲而已。言次格格笑。慳忸斜眄。其情慾已達極峯。乃於諦聽妙相蓮花法論之餘。共証歡喜之禪矣。

蓮 趣

金陵愛特生述

我述前篇。既名曰蓮妙。茲篇當名曰蓮趣。欲知其趣。請玩味余君之言。余君愛同曰。余知好色時。便得領略蓮鈎奇趣。初不待受室後而後知也。其原因有二。一爲偶然獲觀一冊秘畫。一爲親暱一少艾傭婦。讀畫情景。雖只在頃刻間。若論畫中愛寵。儀態萬千。說來頗長。余有筆記。容當奉閱。暱近傭婦一事。爲余知人生世味開端。不能不述。我家婦女皆纖趾。卽僮傭亦比較上好用纏足婦。間有一人。名曰梅兒。年可二十許。來自鄉間。豐滿白皙。楚楚可人。雙鈎在五寸左右。原不足稱。且以其爲傭役。更無人肯注目。惟伊頗自珍重。勤修飾。人亦不過以其雅潔伶俐。不加厭惡而已。其爲人溫和。作事勤謹。強健有力。手提一大桶水。行時捷而不溢。衣服浸滿浴盆。雙手抱向乳下而行。如抱嬰孩。於是漸爲驚異。然彼自若也。所謂端莊雜流利。剛健含婀娜二語。斯人

誠足當之。人於驚異間稱道之詞。遂起余注意。余却愛其提重物行步姿勢之美。非驚佩其有力。其屢引余迎眸者。爲其柝柝之履聲。其聲之來。余之思想及工作。便暫時停頓以待之。伊見余痴視頻頻。若有所感。臉泛桃花。行步如有慌張凌亂之勢。余會其意。亦頗赧然。不敢正視。然不能因此而不再視。後遂伴顧左右而竊窺。偶然四目相觸。皆覺羞慚。心中則不勝愉快也。窺之不已。伊有時報以一笑。余有時說。「梅兒。你真有氣力哉」。此語非吾意。本欲讚伊小足行步精妙。但小足二字。對男人已難出口。何況女人。故不敢直說。有一次伊工作完畢。藉故而來。輕聲告余曰。「少爺。你輒目灼灼視人。真不成體統」。余知無人在旁。大胆而答曰。「你這雙小足真好看。而在提重物行時更有致。所以我愛看。誰叫你纏得這樣好看。來誘惑人耶。」伊謂。「你勿胡說。這裏人誰比我這雙脚大。你特故意取笑耳」。語時將脚伸出。語畢乃縮入。余未及再說。伊已翩然而退。自是之後。伊行來。余便敢正視。且每讚其美妙。伊行步亦不凌亂。無人在側時。多批評幾句。伊似慍而實喜。過後。輒來囉唆。又有一晚。伊過余房前。余又讚之。卽入房與余閒談。囑我以後勿爾。恐人聞及。有所不便。余謂。「我亦甚恐懼。」此等言語皆非吾兩人攀談本意。至此遂弄成僵局。片晌無言。伊遂輕輕移蓮步。似欲行者

○余乘勢視其足且云。「你今晚這雙鞋新而艷。請借我一觀。」遂俯而撫之。伊欲移其足。余立舉起坐於椅上。將其足放置膝間。把握不放。恐其逸去。伊於是移近旁一椅陪我坐。蹠起鞋尖。任余撫摩。至余握足尖較重時。始出聲曰。「痛甚。勿如此用力也。」余謂。「然則輕輕把玩可乎。」點首曰。「可」。余把脚尖握在掌中。復以他手扶其後跟。擊起細視。素聞人言。小足有奇臭。距鼻間咫尺。即不敢再舉。略嗅幾下。並無惡味。意欲接近一嗅。因初次相會。未敢放浪也。既復撫足背。覺得甚光滑。以指伸入鞋中足心處。亦裏得甚堅實。全足只有後跟柔軟而已。所謂一彎軟玉。入握如棉之趣。雖未領略。惟想象已能體會。稍停。又力握之。復蹠一足授余。余雙手握其雙弓。開闔比較。反覆端詳。相視而笑。伊則兩頰漸紅。忽然顫喘抽搐。急推余手。將足縮去。起立嫣然走出。並不言語。去後。余嗅手掌。略帶香粉味。餘無所覺。是香是臭。此際尙未能辨也。翌日。相見之下。却似無情。蓋故意矜持。使人不覺耳。自是或伊來坐閒。或余私到其房中探視。爲時數月。所得欣賞者。僅其穿得整齊艷麗之金蓮而已。伊每來時。弓鞋膝袴。顏色花樣。屢屢變易。余常與之批評欣賞。意在使其喜悅。心中則以爲腳樣如佳。雖淡素簡樸亦妙。故余對於鞋襪質料技巧。每略而不論。質言之。惟恐貴賤而賤珠也。

况余長育於金蓮世界。鞋之花色常觸於目。已屬司空見慣。所望者只求得一握。既得一握。復想領略軟玉溫香之趣。故每欲鬆解之。都被阻止不許。第一次摸得其素足時。係在七夕午夜。伊在房中換鞋將睡。余掩而至。伊迴避不及。遽納足股際。余必欲觀之。伊急吹熄燈火。苦勸余出。余亦喜懼交迸。不敢逗留。遂暗中摸索然後返。翌晚。伊似有意使余一觀。常時婦女洗足。日間則掩閉房門。夜間不喜燃燈。此夕則燈火依舊光輝。故余不以爲意。及聞水聲潺潺以後。乃入內一視。伊方洗畢。踞坐床前。見余至。搖首鬢眉。揮手令余退出。惟口不出聲。亦不吹熄燈火。余即將洗足矮凳移近床前坐下。舉其玉足細觀。伊將足伸出。秘處則以手掩之。余亦無暇兼顧。對此雙弓。又驚又愛。又奇。神魂飄蕩。不知所可。察其真相。則大拇指尖圓。比天足略瘦。仍保持原狀。四小指屈伏於蹠間。斜列而上如一排珠。止於腳心。與向內連於拇指間一片肉並列。中有一直縫不甚深。足心則一橫溝與後跟相隔。如高跟底。使與前段分而爲二。足背由上而斜出。中部稍隆起。比天足高。足縫就向內者一邊看去。彎而深。向外一面則幾不見其溝。所與天足異者。係指尖由劍頭形變爲圓錐形。中段由扁平而改成弓彎。後跟不變。惟略向前傾。足踝後之骨節微見圓輪凸出。所以金蓮之全形。如在結束停當時。能似一

瓣紅蓮。繡鞋甫褪。恰如一隻去籜春筍。及至赤裸時。尖秀勝於一只剝淨嫩菱肉。有曲線。有度角。任何美的條件都備。本來足在全身爲最下賤。一經美化。竟成高貴。真有化腐朽爲神奇之巧思。難怪拜脚狂之風。能盛行千餘年。乃竟有人嗤之曰心理變態。真是醉漢笑不飲酒者昏迷也。余細觀之後。復放其雙足垂床沿。由玉腿下窺。足背微隆。拇指蹠起。似一對出壳乳鴨。使其足伸直。兩隻並列置掌上。足尖向上。拇指如人首。諸小指及足縫如衣服皺痕。恰似兩尊盜質觀音坐像。又把其兩足底心心相印。足尖密接。足背適在左右兩邊。成一三角形。如一座埃及金字塔。稍遠處尙有一奇景。則儼然獅身人首之古跡也。再將玉足高舉。使足尖相背馳。後跟相抵觸。又似蠶蛾展其雙翅。更將其足分開。各如一枝玉筆。上下搖曳。不啻臨風之玉樹。真百玩不厭也。伊任余翻來覆去。心似願意。態度若不勝厭煩者。余乃以雙足分架肩上。欲其休息。伊疑余不懷好意。立即縮去。余急再握住。向伊一笑。伊以指向我頰上一抹。說。「你這個人。真不害羞也。」余把其兩足底頰向頰上摩擦。軟滑細膩。儼如偎嬰孩小手。又若傍乳母酥胸。萬分爽快。伊至此。竟自併雙足。抵余鼻口之間。余扶而力嗅之。又張口含其一拇指吮之。如吸乳狀。伊亦將指尖在余口脣間屈伸進退。余更以舌尖舐其足心。伊似不能。

自持。極力掙扎。說一聲。「玩得夠了」。催余速去。余遂將其足放下。接吻而出。回來不能成寐。反覆深思。金蓮滋味。余已領略之矣。其味奚似。初觸及鼻官時。畧帶香皂氣息。當非真味。迨與脣舌接近之後。絕似幼童蘋果之類。佳人蓮藕之臂。是香非香。耐人尋思。無物可比。比之爲牡丹。牡丹有其艷而無其香。比之爲寒梅。寒梅勝其香而遜其艷。惟蓮花略近。香遠益清。近嗅淡如。亭亭淨植。不治不凡。名之曰金蓮。可謂天然巧合。非匠心所能到也。梅兒雙鈎。所以異於標準金蓮者。因生長鄉間。纏時較晚。又只求好樣。不求短小。故不事硬拗。以此皮膚完好。從不潰爛。瑩潔棉軟。勻稱周正。真是豐若有餘。柔若無骨。故接觸脣吻之間。能使人心爲之醉。余對其雙鈎印象之深刻。亦以此也。嗣後相遇。輒解其足執把玩。談話時。則長握不釋。伊謂以余之手。暫代足帛。頗覺舒適。余亦因此可以握幾時。不勝欣幸。余謂。「我試爲爾裹足。看能合汝意否。」伊云。「此何可哉。此是不長進的人做的。」余謂。「那是懾於雌威。不得而爲。我是愛你。願意任勞。以資消遣。」遂無中生有。舉些小說上人物以爲例。伊雖是沒字碑。却曾聞許多才子佳人故事。余知其好聽講小說逸聞。每擇小說之精粹者爲之講解。講至美人之金蓮。輒加形容。但伊一聞及金蓮細小。如有妬嫉。說到大脚。亦

甚忸怩。余卽諱小字不談。提起蓮鈎七字訣。特改爲瘦軟尖彎香白正。又講蕩寇志陳麗卿劉慧娘。欲登樓遠眺。麗卿脚大。信步而上。慧娘足小怕痛。竟推諉不進。伊甚喜。謂「如麗卿者。才可愛也」。余講到鞋杯故事。伊令我以茶當酒。試行一看。余遂斟滿一大杯。擎而共飲之。覺得無奇。伊因自詡鞋美。頗得意也。大概玩此者。必座上客輕狂拘謹不一。愛憎交雜中舉行之。方可藉此以資笑樂。余已層層深入。對此何樂之有。憶有迷樓秘記。述吳絳仙赤足擎杯。令袁寶兒扶其玉腿以飲隋煬帝。煬帝賜名曰仙人掌蓮杯。卽爲之說明。令其一試。惟兩人對坐。欲以脚底併合承杯。而使酒不傾瀉者甚難。所以吳袁二人。須互相顛倒而行。伊只能以兩足尖夾杯而舉起。余請其仰臥余床上。舉足向天。伊笑而搖首曰。「此須得你娶得佳婦。從容嘗試。我敬謝不敏。」余謂。「必無他圖。試之何妨。」伊謂。「此實不雅相。我下次另想一套。使你飽嘗滋味。可也。」伊果教余爲其纏足。緊扎一層。指導一回。後爲之穿履。便無須伊費詞矣。伊謂。「你既不憚煩猥。以後由你解放。責你收束。當兩得其樂也。」數日後。伊又來。余謂。「你欲使我飽嘗新滋味。將如何施。」伊云。「我想不出。前言不過藉以解圍耳。」余云。「不成不成。如無新滋味給我嘗。當將你這兩只大菱肉。作點心吃。」伊竟蹣跚起一

隻授余。曰。「由你飽吃一頓。」余脫其鳳鞋後。解其足紉。發現足心彎處。附以紙包。另以紅絲縛連足背。故足紉雖解而不脫落。解開一視。爲細碎熟菱肉。伊云。「此便是新滋味。如不嫌穢褻。這邊一脚尙有一小包。儘管一嘗。毋須吃假的大菱肉也。」余復解放另一隻金蓮。將兩足心併合。橫置余膝上。脚心有一洞。以碎菱肉納其內。請其取以餉我。余曰。「此當稱爲仙人掌玉蓮盤。比絳仙之玉蓮杯爲切當矣。」後次再來。余問。「今晚又將何以餉我。」伊云。「一之爲甚。其可再乎。」余曰。「無物可食。試玩玉蓮盤亦妙。」仍解放其雙足。合置膝上。伊忽向懷中取出一小包建蓮子授余。余喜曰。「食菱肉食蓮子。循實質實。真有意思。能再思得其三乎。」伊云。「玉笋固可解饑。但欲安置此間。卻做不到。適可而止。與其勞形忧心。何如暢談胸曲較爲安然也。」余對伊無所不談。余因此知其從前凡忍俊不已。便欲辭去。蓋小溪泛隘。恐被人識破耳。余既了悟之後。常盡意撫摩把握。使伊淋漓盡致以爲樂。但伊嬌喘戰慄之際。常顛倒余懷。余輒同時莖露噴射。緊緊撲抱之而不可收拾矣。余從幾次經歷之後。已習得一種撫摩功夫。撫摩時。苟伊無所感者。則安然不動。談笑自若。如痛苦。則陡然縮去。或以手推我。倘麻癢癢癢。則若卽若離。歛眉縮頸。至暢快之後。只要人緊握。如再摩弄。

能被拒絕。故余之撫摩程序。亦有分寸。凡其最能興奮之處。如足心與小指。必不先動。待最後關頭乃挑撥之。其動情最易者爲赤足時。穿履時稍費功夫。穿履時撫摩次序。須先握足尖。輕重疾舒相間。此一手須長握之不可放。另以一手摩其後跟。摩其足背。摩其鞋底。此處雖近脚心。但爲鞋底鞋跟阻礙。實搔不着癢。即以指入鞋內撫摩。亦無效力。最後一步。必雙管齊下。一手緊握鞋尖。另用力在小指處重按。另一手則將其足背彎折之骨節揉搓。又將後跟籠住。伸大指食指按捏兩個足踝。於是以兩手把金蓮首尾上下屈折左右搖擺。俾小腿與足盤相連處。時俯時仰。伊此時已有欲罷不能之勢。但尙有一脚感覺空虛。必能伸縮動搖。須立即釋放一手。將那一隻拿來。乃出力高低分合搖曳。伊便飄然欲仙矣。至摩玩赤足之步驟。亦可照此。惟工具較多。如鼻舌唇齒等。應用無窮。除用手法外。兼用一項。已足濟事。玩赤足手法。毋須始終長握脚尖。最先可撫其足盤向外之邊沿。卽與小指同位置之一方。此方甚平滑。撫之極爽快。而伊較不怕癢。次撫足背及大拇指。次以他手指後跟及踵底。所以要用他手。係順勢之故。再次揉按足踝。或足盤屈折凸起之處。至此伊已漸動。再以指弄其指縫。把四個小指尖順序捏揉。她們最喜人捏者爲小指。因此處小得若有若無。捏之若痛若癢。再次撫與大指同

位置之邊沿。而進入腳溝輕挖。又以一手將全足輕籠重勒。最後仍如弄穿繡鞋時之勢。把脚與腿推挽攀折。更握兩足而搖曳之。伊自有融融之樂。如同時玩兩足。可兼用指尖輕捻。用四指輕打脚底。用掌心按在膝上搓揉。搓揉時以輕爲妙。先搓脚盤至脚尖。後搓足踝。搓足踝頗有奇致。金蓮能順勢左右搖擺。上下起落。她們足痿時。亦每自揉捏。至若並用鼻嗅。其快慰是在心頭。因脚從來視作賤物。男子肯爲之嗅。使伊大有驕矜得意之色。用齒雖輕亦能令伊戒懼。故非有被淫虐狂者。不感痛快。用脣舌。她們最感舒適。但跡近猥褻。不須多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說破亦不值一文錢矣。其有不用手鼻脣舌。而趣味淵永者。可收其玉足緊夾股際。脚尖脚心挨迫性器。兩方都覺溫軟融和。靜以待動。別有一番奇妙。反覺以前所爲之輕舉妄動焉。此外尚有許多逸致。如以足向金蓮輕勾微踢。臨去時緊握不放。藏鈎在懷任其搜索。纏束時頻頻掣肘。解羅紉後故嫌其臭。爲之胡亂約束。撫赤足時假欲抱出房外。洗濯間助其料理。鳳鞋着泥代其剔去。選美鞋赴宴爲決可否。跪床前理衾指量弓底。在人面前稱其足佳。剪裁鞋面代描花樣。薄言逢怒縮足拒握。推崇天足向伊注目。都能使她們輕颺淺笑。亦曠亦喜。不遜於恩愛夫妻。寒夜被底加足腹上。夢中伸腰踢落睡鞋。病後洗足代剔雞眼。同遊歸來爲易

舊履。醒後拾墜鞋枕上共玩。偷脫鳳鞋驚醒午夢。臨睡清晨觀其纏裹。女伴比較短長偷窺被覺。久別重逢握緊忍痛。和衣而臥待郎易履。腿兒相壓感覺足麻。穿睡鞋下床輕蹣迅步。頭枕小腿左右摸捏。以及踢韃踏琴。登梯下階。採花撲蝶。彈琵琶。上秋千。放風箏。一切風流蘊藉。春意盎然也。而比較秘畫中所描繪諸勢。如縱蝶尋花玉樹搖曳。餓馬奔槽雙鳧飛肩。走馬看花雙鉤交背。旁敲側擊一柱擎天。稍婆搖櫓蘭橈分飛。隔山取寶兩腋生蓮。聞香下馬雙鴛交頸。南轅北轍出人頭地。兩心相印別有洞天。羣雌粥粥暫充玉杵。雲散雨收魚龍漫衍。較爲幽雅閒逸。愛蓮者必就其雅致者深深玩味。其他則不可頻試。却有惡作劇者。故意使人難堪。如將兩巨掌拶其玉足。用力搓勒如搓粉團。或以齒咬脚指跟。或以指爪搔挖其脚心。或以硬物敲其足踝。有俟其濯足時強取鞋襪置遠處而逸。俟其虔心禮佛時剝脫其弓履。取重物經過而阻其行徑。在寬廣之地扶其腿使之單足着地。換新鞋試步踏其鞋尖。赤其足使之直立椅上。未穿履而挾之以行。更有戲縛其雙足。使之高舉作金龍探爪勢。皆能使她們叫死叫活。笑啼皆非。此實大煞風景。不足爲訓。雅人所不取也。三十年前外洋香水極少輸入。婦女洗足香湯。多用沉檀。麝香則絕無僅有。余偶從一洋客索其花露水一罇。並噴射瓶一只。伊見之不解作何用。余

令其伸出足來。欲爲噴射。初頗恐怕。疑爲興奮劑。一定不肯。余出不意把樹膠球一捏。香露向伊紛射。雲鬢沾濕。玉臂覺寒。愠而起走。余進前抱之復入。告其爲香水。以花露水製成者。能使玉蓮生香。伊雖未曾見。却早聞知。至此始信。余擁之在懷。願爲解纏噴射。伊不許。請余准其帶回自試。坐余膝頗久始去。伊云。「今晚得你一抱。比握足爲樂」。蓋纏足婦女最喜人抱。尤其在洗足換鞋後。余於伊雖曾遇此機會。卻未體會到此。此回爲之一抱。故伊不勝感激。而有是言。嗣後再來。果覺徧體生香矣。余嘗問伊。「你任我撫摩玩弄。苦乎樂乎。伊謂。「做人誰肯任人撫弄。於婦人身體。尤不可侵犯。惟有恩愛者不然。他人撫摩我。我自然不許。你撫摩我。我卻不嫌。惟快感則有分別。挑動情慾。快樂只在緊張一刹那。過後殊覺疲乏煩悶。若作事勞頓。晚間得你撫摩揉捏。則周身通泰。精神復元。况加以千般溫存。萬般寵愛。其樂乃無倫比。我所屢屢來此者。是爲此而不爲彼也。」余又知伊不但被撫摩小足時。能起興奮。即被其所喜悅者。對金蓮注視稱贊。亦能使洞口生春。有一次鄰家子行結婚禮。家人多往觀。伊亦打扮得花枝招展。隨後欲往。余將伊攔住。稱其金蓮嬌豔。裝束入時。體態活潑。比新嫁娘爲美。在禮堂將使人人注目。伊掩耳閉目不願聞。余頻頻告之。且要求伊自稱

其蓮美妙。方肯放行。伊被纏不已。忽作色曰。「真氣煞人也。我不去。我不去。」竟退入房內不出。余以爲伊真生氣。及入房內慰之。原來伊已另換一套衣裳。余遂明瞭。向伊一笑。欲再攔住。被伊嬌罵一聲。把我推過一邊。回頭微笑。逕往觀禮。自余與之親密約一年有半。朝夕相遇但作三言兩語之漫談者。次數不可勝計。偶然相值。把握蓮鈎。不談衷曲者。次數亦不少。閑坐談心。握足入懷者。僅二三十次而已。因機會不易得也。至親熱之極。擁抱親吻。互相摩弄戲謔。實無微不至。惟不曾真個銷魂耳。並非所謂能以禮自持。說來亦不足異。一因伊恐懷孕。連累及我。而其鄉俗處置淫婦甚酷。風聲洩漏。性命便不能保。故執意不肯。二因余年少胆小。又屋狹人雜。祇恐欲罷不能。非如玩蓮久暫隨意。一見人來。縮足便若無事焉。况此中自有樂趣。更進一步。那時頗不致力。假如伊胸無主見。則余亦不免隨波逐流也。後其家中有事。辭職欲歸。臨行前夜。余謂。「機會難逢。應多玩一刻。」然而伊毫不在意。只歛眉長歎。哀怨萬千。余不覺駭然。論年紀伊約長我一倍。今乃嬌癡如小女兒。余則儼若長輩。能多方撫慰之。余欲伊留一繡鞋作紀念品。伊謂其蓮之妙。在乎內美。單取繡鞋。反覺粗大可厭。倘收藏不密。貽害滋大。只把此心相贈。則無日不見其香蓮也。是夜竟不及玩蓮。怏怏而散。

。臨去之際。家人老幼。都互道珍重。余復佯作俏皮語曰。「梅兒裝得如許幽美。將回去作新嫁娘耶」。伊亦佯笑。而迎眸一顧。淚幾奪眶而出。余亦不勝黯然神傷。自伊去後。神魂每每如有所失。思念不置。極無聊時。特將柳永詞之「一場寂寞憑誰訴。算前言。總輕負。早知恁地難拚。悔不當初留住。其奈風流端正外。更別有繫人心處。一日不思量。也攢眉千度。」一段。高聲朗誦。人却不解余之苦衷也。及余娶妻後。伊曾一度來視。余要求一握。伊謂。「你既獲到精妙無雙之金蓮。握此又胡爲哉。」余曰。「你去後。余神思昏迷。若不終日。至今尙念念不忘也。」伊亦欷歔不置。仰視其顏色。已不勝憔悴。其後如何。則不可復知矣。

余少年時。雖仍徧地蓮花。然而佳品千不得一。佳品又兼國色。更爲難求。不意余所娶者。竟是足貌雙絕之佳人。他人所踏破鐵鞋無覓處者。余得來全不費功夫。人以我爲幾生修到。余却認爲天假之緣。故余對伊極爲親愛。對其金蓮。尤爲珍重。而伊之內質外貌。亦有令人不能不愛者。余妻小名玉如。姓秦氏。爲益陽名姝。彼處女子以脚小著名。玉如雙弓尤稱上品。余較量其金蓮之美。比梅兒更爲完備。歸余後。共享閨房之樂者五年。不幸染疫而亡。並無所出。同時有妙蓮女友。亦以瘵疾終。越數年。余謀續弦。

其時正爲革命潮流奔騰之際。放足者紛紛。余思與其得個不新不舊之下材。何如趁時趨選一天足婦爲愈。適有一人。健碩溫文似梅兒。惟不會纏足耳。遂謀娶之。命其名曰又梅。以示不忘梅兒也。余與玉如閨中玩蓮韻事。曾作爲札記一小冊。伊不識字。不知所云爲何。余暇時輒取出重溫。以慰相思。最近十餘年亦幾忘之矣。玉如本遺留幾雙鞋襪。早年便被棄去。故無可奉覽。惟札記當束之高閣。明日當檢出呈閱。可否公諸同好。惟君裁之。最後尙有一言敬告。古人云。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善者。天下鮮矣。如非獨具隻眼者。還是拾襲珍藏爲是。

金陵愛特生曰。聽余君之所談。千古不傳之秘。已和盤托出。惜我無生花妙筆。不能盡其妙。幸尙有札記可資選錄。茲特將與蓮有關之情事。附載于後。（續稿未到盼寄）

蓮趣秘紀

知 蓮

食色性也。好色尤人之所欲也。惟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古有明訓。所謂好色者。當限於夫妻床第之私。如何興發兩性之情感。以盡閨房之樂事而已。並非如一般登徒子急色兒之見色即淫。一味恣情貪慾者可比。蓋世之真好色者。往往樂而不淫。俗不傷雅。人靈萬物。對於冶容娛性之法。自有深切之研究。我國文物最古。于食色二端。尤多獨到

之處。參以哲學原理。殫思竭慮。力求其精。是以于色。則不惜以人工之美。補天然美之不足。務使枕席之間。逸趣橫生。媚態百出。以達人世間至樂之境。所謂人工美者維何。卽風行千載婦女之蓮足是也。蓮之有關於性也。采菲錄三集中已詳言之矣。在昔風雅之士。好色未有不兼好蓮足者。良以性于蓮也。猶口之于味也。人有同嗜焉。此中神秘。至理玄妙。固有深長之說。可意會而不能言傳。緣蓮之爲用于目者一二。爲用于心者八九。慧心人始能領略之。蓮乎蓮乎。纖纖三寸。彎彎一鈎。却具有攝魂奪魄之魔力。可以助興。可以媚夜。窮秘絕趣。春情撩撥。術至于蓮。無以復加。個中况味。非過來人不能道其隻字。余生也晚。蓮運已衰。然嗜之成癖。平生玩索。不無心得。茲避亂客鄉。獨居無聊。恒寄遐思。爰記所憶。按式分述。肇錫嘉名。得十八解。忠實描寫。不計詞拙。探幽揭私。盡態極妍。綺語罪過。自知不免。維思當今愛蓮君子。仍不乏人。蓮社同志。擬有采菲四集之輯。索稿徵余。無以爲應。作此塞責。聊博同好之一粲耳。蓮固可愛。戕賊肢體。究非人道。自應絕跡。在此過渡時代。物以稀貴。乘時鑒賞。或亦愛蓮君子所樂聞。蓋此中人語云。固不足爲外人道也。

時當盛夏。夫婦二人納涼園中。月上柳梢。夜闌人靜。清風徐來。意殊涼爽。男取長巾一。繫其兩端于樹枝。垂懸作半環形。令女坐其中。玉臂攀執巾之兩側。搖曳如鞦韆然。男肩挑雙鳧。手拊其臀。立而對之。女着紅綉弓履。尖瘦苗條。令人魂消心醉。

弓底尖瘦（二）

室中陳設精雅。窗下置莎發臥榻一。男仰枕榻首。女俯伏懷中。反舉其脛。雙蓮朝天。弓底顯露。鳳頭繡鞋。尖兒瘦削。底兒彎曲。宛如一對紅菱。掌上擎看。賞心娛目。只見你鞋底尖兒瘦者。此之謂歟。

雙彎反接（三）

秋涼天氣。意興倍濃。室中有新式圓几一。女坐其上。男對立。女展雙股。以蓮腕纏繞其背。雙彎交叉。貼于腰際。男接以兩手反握之。（註）女以雙臂摟挽男頸。仰承舌尖。雙蓮着履。織紅一捻。挺秀端麗。蓮跟頻頻勾勒。若合符節。蓋增其趣。（註）參閱握蓮方式。

蓮瓣趺坐（四）

椒房對酌。酒綠燈紅。玉人微醉。禪參歡喜。男正襟危坐。微褪其禪。女背寬羅帶。跏趺坐男懷中。蓮瓣翹然。微露膝畔。男承以雙手。側握之。(註)女玉山頹倒。合掌閉眼。口喃喃有聲。男則雙尖在握。一往情深。個中滋味。仙乎佛乎。吾不得而知矣。(註)參閱握蓮方式

左提右携(五)

蘭闈繡榻。女正午夢方回。坐起束足。男褰帘入。見狀樂甚。趨握雙翹。意興勃然。使女坐榻沿。雙手反撐。兩股展舉。男履地對立。左手高提女之右蓮。置肩上。右手則緊握女之左蓮于掌中。女換軟底繡鞋。一鈎入握。其軟如棉。一鈎繫肩。其纖如菱。如是左右提携。樂乃無藝。

雙峯插腰(六)

蘭湯浴罷。床頭濯足。玉筍尖細。玲瓏可愛。男顧而樂之。倚枕鑒賞。俟其濯畢。緊纏密裹。換羅襪。御新鞋。纖妙端秀。冶艷動人。急抱之榻前。傍鏡效于飛之樂。女仰面半臥。兩股箕張。男對立軀俛。左右兩腋。夾其雙蓮。紅鈎尖削。形如雙峯插腰。男斜首脫鏡。輕重疾徐。一視蓮影之上下舞動爲節奏。其樂有非可以言語形容者。

羅襪輕盈（七）

暑宵苦熱。男潛移窗下長春檯上仰臥。女醒見狀。促之返牀。玉體半裸。足曳鳳頭小履。男意忽動。令女坐騎腹上。微俯其軀。兩手支之。力提兩股上升。使雙蓮懸空。男垂左右手分承之。羅襪輕盈。掌中逞媚。一彎凌波。纖似新月。兩瓣秋蓮。輕如落葉。雙鈎垂懸。搖曳生姿。此情此景。能不帶人魂魄耶。

左右逢源（八）

深閨人靜。鴛枕並頭。女展左臂。伸左股。出男腰間。露其蓮于背。男對臥。枕其臂。壓其股。雙口暗渡丁香。女屈右股上引其蓮。男以右掌逆握之。（註）更揚左手于背反握（註）女之左蓮。被底春織。緊纏適握。左右逢源。其樂無藝。兼以兩口相接。四肢互聯。電流通暢。遍體舒泰。有不痛快淋漓者乎。（註）參閱握蓮方式。

雙翹環抱（九）

紅樓一角。室雅人麗。一西式梳粧台。中嵌長鏡。兩端爲立櫃形。女坐其一。側身面鏡。笑容可掬。男鏡前對立。女以兩臂緊摟其背。更展兩股環抱其腰。蓮腕互繞。雙翹勾動自如。御紅繡軟履。或着白綾素襪。時而雙尖相碰。爲成對之玉笋。時而雙鈎交叉。

作並頭之金蓮。男右手挽其頸而吻之。左手則握此一雙妙蓮。翻覆玩索不已。透視鏡中。蓮影對對。人影雙雙。別有洞天。另有不可思議之樂。

柳暗花明（十）

晚粧甫卸。牙床共登。男靠枕斜坐床頭。面內嚮。一足下垂。一足直伸。女疊玉股欹坐懷中。側首睨之。舉左股跨壓男膝。跂足微翹。新月弓樣。嬌艷奪目。右股交加。曲膝斜腕。以赤蓮納諸男左掌中。瓊鈎一握。尖瘦柔細。雙蓮一明一暗。花則眼皮供養。柳則掌中把玩。尤雲帶雨。益感興奮。消魂真個是雙弓。非虛言也。

金鷄獨立（十一）

深秋涼夜。月色宜人。男坐瓷礮上。女玉立亭亭相對。微俯其首。以右手挽男頸。右足着地。御紅綉弓鞋。左手自提其足。去屨斜納于男左掌中。男以右臂抱其纖腰。仰與之吻。作丁香之吐納。一蓮在握。尖如春筍。一蓮着地。纖若紅椒。索舌索足。二者得兼。其有不魂非天外者乎。

瓊鈎入握（十二）

室中華燈高照。女玉體橫陳。榻中側眠。兩股展舉。兩膝微彎。男榻沿側臥。玉臀相接。

。成丁字形。雙蓮適當懷中。兩手緊握。控送自如。或女跪床沿。俯其軀翹其脛。男立于背。握其雙蓮而反按之。前者爲正握。後者爲倒握。(註)蓮鈞窄窄。去履素襪或竟赤足。着膚生春。溫柔細膩。意趣無窮。勢必愈握愈緊。愈緊愈猛。而歡情亦愈濃矣。(註)參閱握蓮方式

軟玉滿懷(十三)

雪夜圍爐。笑語生春。携手入幃。鴛衾對臥。男面內。微斜其軀。女曲左肱支頤。屈兩股上提至胸乳。足腕互繞。以赤蓮交叉置諸男懷中。男則貼胸緊偎。密意溫存。雙鈞柔細。雙峯潤腴。香溫玉軟。滿懷生春。

玉笋雙趣(十四)

芙蓉帳裏。玉體雙陳。女並足帛盡褫。以肉蓮相媚。男倚枕側身半臥。承女上軀。以胸緊貼其背。右手出女右腋以撫其乳。雙腿夾女右股。一肉蓮置雙足間。女引左股微屈。一肉蓮握男左掌中。玉笋尖細。瑩潔無瑕。入握溫柔似絮。觸膚滑凝若脂。足底播弄。掌中撫捏。蓮趣雙生。蓮香四溢。其樂如之何。

蓮開並頭(十五)

羅幃春深。女曲肱枕首仰臥。兩股箕張。男俯伏。企其首。屈其膝。支其掌。女高舉雙脛。以赤蓮分架男肩。與其首駢列。緊偎雙腮。左右夾持。使蓮開並頭之花。頻以雙尖撥弄。探其鼻孔。則香溢唇邊。置諸口角。則芬留齒頰。禪參玉筍。五官具適。是殆別有風味者也。

玉爪點穴（十六）

暑宵男女席地而眠。午夜涼生。男春意盎然。舒肢仰面。兩股側置微屈。使足心相對。促女伏身上。兩手支于前。兩腿並伸。以赤蓮雙尖點觸男足心。男以雙手弄其乳。如是手按乳。足觸蓮。四肢俱暢。玉爪在兩穴上下移動。尤爲搔着癢處。其美快有非言語可以形容者。

二龍戲珠（十七）

月影掃窗。夜闌更深。玉人遲郎未歸。擁衾倦臥。纖纖紅尖。微露被角。郎返覩狀。喜捉鳳頭。急垂帳燕婉久之。興猶未已。女乃去綉履。弛蓮纏。白菱尖細。玉琢粉堆。嬌媚欲絕。女舉雙鉤向之上下勾弄。左右揉搓。如二龍之戲珠。男竟爲之披靡軟化。酣暢淋漓。得未嘗有。出奇制勝。是又蓮趣之特色者。

顛鸞倒鳳（十八）

鴛鴦並頭。雖屬老生常談。鸞鳳顛倒。却是別開生面。青宵一刻。枕分兩曹。男仰臥胡床。腰墊高枕。兩腿並伸。玉女背嚮。跪騎腹上。向前俛伏。兩脛反舉。蓮鈎倒偃。適當男兩掌中。此時蓮權在握。任意翫索。可分三部曲進行。以集玩蓮之大成。初索綉履。纖纖一捻。盈盈三寸。紅尖瘦削。俏若菱角。色彩冶豔。花樣新穎。針黹精緻。巧奪神工。從而去履。羅襪一彎。宛如新月。端銳踵細。曲盡鳳翹之美。背坡底凹。絕無鵝頭之病。終至襪統解纏。依稀束笋。玉蓮畢露。潔白如霜。膚潤肌嫩。股不厭眼。趾斂蹀平。瘦不露骨。四趾捲屈。薄同瓣豆。擬指翹企。纖逾芽薑。即以微溫。握之若棉。一經撫摩。滑膩欲酥。珍如拱璧。愛不忍釋。不禁嗅之吻之。吮之嚙之。神魂顛倒。不知東方之既白。

信筆寫來。綺語連篇。誨淫之譏難免。然爲描寫蓮趣。不得不爾。所幸着墨無多。力免渲染。讀者當能意會而諒之。談蓮說趣。意猶未盡。特再探其源委。窮其究竟。詮論如次。

女爲悅己者容。愛美成性。自古伊然。無論中外。無間古今。婦女莫不以色美爲榮。不

管視若第二生命。苟能博得美譽。縱使忍饑耐寒。傷膚戕肢。亦所不辭。在昔我國女子。爲求冶容起見。螻首蛾眉。蕘手脂膚以外。又恒含痛茹苦。斷筋折骨。以求雙趺之弓纖者。亦無非爲炫竒立異。爭豔鬥妍之一種愛美心理作用耳。冶容未免誨淫。春弓一握。魂消千古。神秘功用。其在斯乎。此亦無可厚非之男女居室。本人之大倫也。敦倫之樂。人人得而有之。則一雙蓮鈎。亦何慚乎爲滿慾之具。在昔蓮足風行時代。男女燕婉之私。却以雙蓮爲唯一之媒介。其動人之處。全在乎瘦小尖彎。溫軟挺秀。厲目則耐人觀賞。我見猶憐。入握則耐人把玩。誰不相愛。于是乎掌中肩上。枕角被底。無往而不宜矣。否則盈尺蓮船。何能入握。綽板雙鳧。豈堪飛肩。苟或遇之。意必索然。尙能消魂真個乎。物以稀有爲貴。形以纖巧見勝。此必然之理也。是以女子之足。不纏則已。纏必力求其纖。纖不足貴。更須求得其韻。纖尙可以形求。韻則祇能神悟。此種妙蓮。得之匪易。昔日文人譽蓮之詞。恒誇三寸金蓮之纖。其實能達此標準長度者。幾百不得一。至所謂穠纖得中。修短合度。秀韻無比之神品。則爲希世之珍。誠爲鳳毛麟角。可偶見而不能頻遇也。余竊以爲蓮足之可貴。固在乎巧小玲瓏。動人憐惜。然過于求小。反見形拙。通常以三寸至四寸（約當英尺四至五吋）爲合度。四寸以上。略嫌其大。三寸不

足。未免太小。總以尖瘦平正。骨肉停勻。全部秀稱有韻。在三寸左右者爲上上選。須知斯纖纖者。昔時女子。固視爲人體美之結晶。非徒誨淫思而已也。

或曰。玩蓮則已。胡涉乎色。曰苟不然者。不能盡其趣也。要知蓮之所以爲蓮者。以其含有一種特別誘惑性。不啻爲衝動性慾之唯一工具。試問當夫軟玉一彎。把玩溫存之頃。無有不心醉神蕩。怦然心動。躍然欲試者何耶。是蓋蓮與色有相互聯繫之效能。蓮以色爲體。色以蓮爲用。玩蓮不及乎色。無以盡其趣。好色不及乎蓮。無以極其樂。二者息息攸關。相得益彰。此中自有其不可思議之神秘性在焉。昔時女子對於蓮鈞之深藏密護。良有以也。雙彎之刻意苛纏。豈徒然哉。然則設男子均非纏足女子不懂。則今之天足摩登女子。豈將無人問津乎。曰。是又不然。風會所趨。習俗移人。好惡之感既殊。愛美之術自異。今日天足之是尙。猶之昔日蓮足之惟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以其所好者好之。易時則皆然。固無所謂美醜。無所謂是非也。矧人之嗜好。各有不同。嗜癩成癖。非過來人不能知其味。當茲蓮運式微之時。蓮影遠杳。村姑老嫗。亦以放足爲時髦。臃腫蹣跚。徒增其醜。安見其美。以此論蓮。豈得其真。自今以後。女子盡爲赤足大仙。蓮魂千古。勢隨歷史而俱去。世將不知蓮之爲何物。安能重觀蓮影之婷婷。蓮步

之鼻鼻。鑿賞玩索。以極其趣哉。既不知其趣。自難投其好。纖纖弓履。將視爲敝屣矣。譬之富豪之家。食必山珍海錯。以示名貴。然若貽之鄉人。則彼因不知其味之美。反不如以飽啖大肉之爲快也。故物必先求知。然後覺其美。美然後能愛。愛然後能成癖。知之深。始能真見其美而愛之。愛之至。則莫知其所以然而成癖。凡物如是。蓮亦何獨不然耶。或曰。然則汝竟意存提倡蓮足乎。曰。是更不然。于勢亦不可能。大凡一種習俗之流行。必非一朝一夕。根深蒂固。自有其潛勢力之所在。然而風氣一變。其移人之速。亦有如疾風之偃勁草。縱有大力。莫之能禦。當昔專制時代。閉關自守。蓮足風行。千載不輟。雖以帝王之威。猶不能加以禁止。迨夫今日。政體已改。歐風東漸。天足競尚。一時稱盛。審美標準既易。俗尙隨之改觀。居今之世。當然決不再以三寸金蓮爲美談。而唯以六寸膚圓爲摩登。盲從爭效。至于普遍。蓮足勢必逐被淘汰。馴至于盡。不禁自絕。何提倡之有。且考我國女子纏足之風。究爲歷史上之一種陋俗。束縛女性。莫此爲甚。自應從今而絕。湮沒不聞。茲所以不憚詞費而有斯作者。爲欲闡隱發微。一洩蓮足千年神秘之謎。以明蓮之功用究何在。不惜現身說法。侃侃而談。道人之所不屑道。言人之所不敢言。聊爲蓮史留一忠實紀錄。以示其真象云爾。

采菲錄第四編

叢鈔

蓮述

蓮福

先室邢湘筠湖南郴縣籍。與余同年。十七歲歸余。秉性聰穎賢孝。善繪。美如冠玉。裙下雙鈎盈盈三寸。喜着鳳頭鞋。（鞋製係圓口鞋尖棲一鳳頭昂向外頭內稍實以棉翼抱鞋尖）色用紅緞。非常動目。冬著紅緞毛窩。（兩口沿月白緞內用白裏脚面帮微高如男用之棉鞋口釘黃線結）逾形尖瘦。彼時余正供舉子業。午後書房作楷畢。必返深閨。愛之握之。移時始去。有如定課。陳蓮癡適設館敝舍。教子姪輩讀。每晚必與其剪燭論文。一夕談及素癖。其夫人亦織足。有名爲全縣冠。（伊本密雲籍）談次頗有驕色。余二人甚莫逆。旋將亡室繡履竊出俾之視。伊不覺嘆爲天人。比之伊夫人不啻小巫見大巫也。余先官刑部候補主事。己亥冬。丁父艱。庚子夏拳匪亂起。余攜眷避山右平遙。亡室正值產後失調。解裝十日。卽因時疫不起。九年伉儷。一旦分飛。况初逢國難。身遭大故之餘。五中之痛。當何如也。每日以淚洗面。有如瘋魔。檢出遺物紅緞繡鞋一雙。帶在

身畔。日夜不離。有悼亡廿絕以哭之。心如死灰。誓不復娶。旋有部中同寅赴行在。路經此縣。憐余鰥居之苦。逼余同行。至長安得入岑西林撫墓。繼隨端方而升允。至壬寅冬北返起服。有華少蘭者天津人。諱俊聲。父執也。曾爲余八股師。畢悉余之狀況。亡室在時。曾出素絹一幅命亡室畫墨梅於左。余楷於右。伊名之爲雙清圖。見余悼亡。知余心病。早代余物色津人尹姓女。名麗端者。強爲撮合。並曰非此不可。當催家中人往相。歸云。頭脚無一不佳。卽定婚約。結婚之夕。余見其孀孀婷婷。腰如楊柳。已覺稱意。先握視雙蓮。纖瘦平正。亦只三寸五分。（比亡室稍長而瘦猶倍之）尖瘦如小指。握之如無骨。魂飛魄蕩。愛不釋手。每夜非握足不能成眠。如此佳蓮。人間不可輕得者。余幾生修得而兩逢之。可謂老天待我獨厚矣。尹氏尤賢。而能治家對外。均有過人之才。采菲集中屢云小脚一雙眼淚一缸。余謂不可概論。邢氏曾云。十四歲時脚仍五六寸長。經其族孀代纏。十日一換鞋樣。不到半年小脚成矣。亦毫無痛苦。尹氏云。脚由母氏纏裹。始就範卽歸自己纏束。覺未用力。一二年間亦成爲無雙之好小脚矣。從不知痛。想余兩妻皆係天然好脚坯。易於纏裹。不然何如是之省事也。

余生未晚。猶及見金蓮盛概。在勢娶婦可得織足。顧其時歐風已漸。青年對此。大都鄙夷。審美觀念。因隨之而變。遂無福消受。今雖不悔。但偶見蓮踪。好奇之念頓萌。自采菲錄出世。余每喜購讀。雖似畫餅。然亦快意。惟所談者。多屬北蓮。南蓮僅及粵東。建蓮尙付闕如。余茲不揣門外漢之譏。將今昔見聞所及。略談一二。余豫人也。少隨先君入閩。居閩南最久。故所談者。僅及閩南而已。

一、體態 閩南蓮式。各處不同。精細觀察。可就鞋樣裝束。辨其屬于何處產品。設使其其弓鞋膝褲。皆萃一處。必五色繽紛。蔚爲大觀。若大別之。不過二種而已。一爲短小者。一爲尖平者。茲爲便于說明計。稱短小者曰甲種蓮。尖平者曰乙種蓮。甲種盛行于府治通邑。如龍溪。海澄。晉江。廈門等處。乙種盛行于巖疆小邑。如安溪南安等處。甲種實爲標準蓮。符合三寸金蓮之實者。多屬甲種。乙種頗不易觀也。甲種形式略如采菲錄初集電版上之古北式續集之晉式。足尖短小。後跟圓細。足背略高。全型似糉子而稍長。鞋底裝一交椅式之高跟。鞋面穿一圓筒形之膝袴。最玲瓏者。必須脚身瘦削。脚背順斜勢彎至足尖而微蹠。小腿圓瘦。則膝褲之管與小腿緊束。不見摺疊縐痕。膝褲之緣。露出羅襪位置。後跟必窄不倒後突出。鞋尖略蹠。木底縮入後跟數分。其位置適

與小腿成一直線。可支持全身重心。金蓮如在三寸內者。行時多敏捷而靈活。若在三四寸之間行動尤爲美妙。以審美眼光觀察。此種蓮以三四寸間爲最優。因爲穿鞋時。踝與踵相連（卽後跟非木底）處。寬如能在寸半內者。長爲三寸。便見其纖瘦美妙。倘過半寸。則小如無脚。所謂瘦彎尖之美。便不能顯出。設使爲三四寸間之脚。則膝襠緣之外可見一角羅襪。比三寸內者之脚背陡然屈折。較堪入目。而行時足尖先點地後跟乃企起。鞋底一輾轉而過。適與天足者行路之姿勢同。只纖纖細步異耳。然精妙無雙。已堪入畫矣。惟標準既要三寸。家中擁有此妙蓮者多以爲未足。必硬拗力屈。俾成三寸。於是足背如駝峯數見。故須用高跟與膝襠以調節之。用高跟則脚背斜。量其鞋底。自見其短。穿膝襠則駝背被掩蔽於內。不見其曲。倘指尖而腿細者。尙有美致。若稍肥者。儼然一個桃子。優點便失。惟婦女出門則長裙委地。在家則褲管長垂。仍遮掩得過。不過脚樣好者。每御足環。膝袴管皆甚狹。令人一望而知其美。凡修短合度之足。體態每不見有外八字內八字之形。惟歪斜則有之。因此種蓮係自幼時即纏就。其時腿軟踝脆。不堪載重。因而歪斜。又足小者大都貌美。並非足小而使之美。實由於貌美得親鄰之鼓勵。肯用功夫而成爲完璧也。然此等人物大都薄命。則因出人頭地。被豪富人家注意。多

方營謀。以藏金屋。嫁後非入宮見妬。則遭中落。而潦倒以終也。

乙種蓮形式古樸。美點在一個尖字。故每對蓮無論大小皆甚尖直。其形如一把鋤錐。或一只螺螄。前半甚尖。後半甚圓。極小而美者。每在四寸間。因此種蓮不用高跟。其底或襯厚氈。或填薄木板。厚只數分。行時用力在後跟。足尖常蹠起。故腳腿硬直。胸須稍俯。埋頭聳肩而進。全身震盪。頗不自然。膝袴包至後跟之下。故其後跟之寬每與天足者等。以上所紀建蓮體態。是以成就者為準。至於不成材者。係由纏之不得法。此等缺憾。所在多有。殊不必述。所當述者。則甲種蓮前端多圓禿。乙種蓮後端多臃腫。習焉不察。竟不覺其拙也。

二、裝飾 少女初纏時。鞋面用紅羽。繡牡丹於鞋尖。底不高而略長。脚帛用黑布纏畢以針線縫之。數月之後脚背稍辮時。再紮織帶。織帶約三分寬。頗厚。即男人用以作袴帶者。其色不一。帶用者以綠色爲多。此時期絕對不用膝袴。蓋脚背未折。尙未成形也。但已習爲定例。雖十歲內外經已纏成瘦小之三寸金蓮。亦從無用膝袴者。至成人時脚帛改用白色。並穿膝袴。膝袴近足一圈。有刺繡。伸入腿間者則否。刺繡圖案甚美。比鞋尤精緻費功夫。其色尙白。間有黃色綠色者。紅色則不常見。桃花之色。必與膝袴異

。因是方能鮮明也。少婦閨女鞋面。顏色多用紅或黃。亦有綠者。中年以後則用黑色。鞋面之花。市上有用紙鑿就之標本。可以購來剪貼。配色則各人心裁。自描者甚少。就采菲之鞋圖而觀。似自鞋尖至後跟。純用一塊布。兩扇鞋面合成。如天足之鞋然。但此處之鞋面僅有四分之三。留下後跟再接以他種布。謂之放後門。其用意有二。一可省鞋面布料。蓋後跟之處布料多。又被膝袴全部蒙蔽。雖透幅綾羅。亦無人見。二鞋樣大小可以伸縮。不必儘與脚之分寸相符。俟鞋面鞋底製就以後。即按其腳瓣。自放後門。穿起來便能適合。故雖富貴人家。亦從不用全幅者。惟新嫁娘之上廳鞋。（即喜鞋）必須透幅紵緞。又必全鞋面刺福祿壽喜。福以鶴代。祿以鹿代。壽用龜。喜用石榴。取其多子。底又須用苧線納。如男子鞋底然。平常不爾也。此對鞋極寶貴。大禮時每着之。善於保守者。每留至臨終時穿以入殮。婦女弓鞋只有柴底向男子購來。餘均自製。不似北京上海之有坤鞋出售。底之裝飾或背色布。或繡花草。脚帛雖名曰帛。却均用布。無用帛者。所謂羅襪。閩南人却無之。近三十年來。放足者始有採用。因既用膝袴。不須再用襪也。但在鞋面之間。必用一塊小白布於裹足完竣時。蒙在足背。遮掩足帛陵層。然後着鞋再穿膝袴。則足背間一片光滑潔白之地位。與穿襪無異。足環則須作客或有喜慶

事時用之。整個金蓮之裝飾大略如是。睡鞋平底不用膝袴。而代以織帶。以上所言皆爲甲種蓮之裝飾。乙種蓮所差者多。間有用透幅鞋面。由尖端至後跟者。其樣式雖較古。繡花却較精。乙種蓮之鞋頭深而口圓。甲種較淺。而接口處有時用尖角形。乙種蓮鞋尖每有鬚。其膝袴亦有似用巾包。如三集中曹涵美所畫者。至內部裝飾。如染指甲等。似未有所聞。惟薰洗一事。則爲彼等每晚常課。間有名香舖特製一種香丸。于洗足乾淨後。再調湯洗之。其味初與平常香湯無異。而且較淡。半日後。與皮膚分泌混合。起化學作用。解纏時。香氣襲人。聞者心爲之醉。此其所異也。二日後味漸變。即與平常等人每視同興奮劑。厚重者多忸怩不敢直接向購。

三、習俗 閩南少女纏足之年。大都在七八歲。講究者。在五六歲時。先以平底尖鞋約之使纖。以爲纏足時易於就範。因此在七八歲時。開始纏足。便不致痛。能潛移默化者。在此時且已甚纖小矣。放任與忙碌者。則在十歲以上始纏。彼等因受環境驅使。所謂小足是娘。赤脚是婢。勢不能不纏。志不在小也。故亦有至嫁後始纏者。則因纖足婦之裝飾。可以花紅柳綠。隨時變化。赤足婦則長年黑布衫袴。頭鞋均無新鮮花樣。此實促成其纏足之原因。猶今日摩登女郎之艷裝濃抹。爲造成不再纏足之結果。實非皇皇禁令

與大講衛生之功勞也。少女未纏時。每與男孩同游玩。既纏之後。便不然，一因步履不便。二因恐其足弛放。我小時所與同游戲之女孩多如此。有閱歷者則反是。纏足後仍許其與男孩嬉。欲使其日間常常趨走。行步能自然。忘記痛苦。至夜間倦而好睡。若酸痛時則爲其加意撫摩。則苦時易過。習慣成自然矣。倘不耐煩者。便不肯爾。只有一味禁其活動。既易小又省事。又聞有閱歷者言小女初纏如在六七歲時。雖須使之習行。惟時間不可久。因其時足軟。久行必致彎斜。至八九歲後足指已壓扁。習慣不知痛。然後使之常行。便無此弊病。我有兩表姊。年紀相若。我六七歲時。她們已十二三歲。足皆纖小。恒帶我與諸孩童玩。我有時不擇高低。任意趨走。伊都能追我得着。二人皆甚活潑。並未見其有足痛之表示也。幼女試纏之時。每在正月或端午。正月係年首。易於計算。與男孩入學同。並無深意。端午則因習俗於是日洗濯不生疾病。又有糉子可爲象徵。始纏之際。每央姊輩爲之。纏時其母頻念曰。「姊姊纏較死」。蓋姊死叶韻。所謂死者。意即使足死性。不再放鬆也。纏畢。成人或小孩每每窺探而譏笑之。過數日頗覺鬱悶可憐。然大都不忍私自解放。我會問一女伴曰。覺得苦否。她說猶你們讀書。初時何嘗覺得樂。但叫你們逃學必不肯爲。少女纏足後。近處可以步行往返。遠處每由男人抱之。

以行。因非成人不配坐轎。至待字之年。便不出門。我八九歲時。我兩表姊亦均成人。但我仍爲童騷。我每往其家作客。仍須與表姊同宿。她們早晚換鞋。每使我爲之取履飾等物。我視她晚間脫鞋時。兩手把鞋一拔。鞋與膝袴相連而脫。只留脚帛兩三匝連於脚上。視之恰如一隻截下來之小脚。又與元宵紙糊小脚燈籠一樣。我看得有趣。她另伸足與我拔。第一次只能將鞋拔出。其餘仍連於足上。她教我持足姿勢。再試便能。臨睡時。她們每使我試拔。惟早晨則不能。蓋紮帶而不穿膝袴故也。後我聞人言。摸着婦人鞋襪及袴脚。其人必衰。不能出頭。遂不願供其使喚。十歲以後。我已能自料理床被衣服。不復與表姊同宿。及其將出閣時。見其弓鞋美致。頗涉遐想。現均沒世。回思當年表姊之換鞋洗脚剪甲及揉捏時諸景況。我每視若無觀。遂未能明瞭金蓮內部真相。殊可惜也。閩南無如北方之賽足會。亦不見有踏青之習。惟迎神普度及佛誕之日。可以得見金蓮機會。但可遠觀而不可褻玩。在此時候男子趨之若鶩。迎神與普度之日。各家女子多列門口。遊人可徐行偷看。此時婦女明知有人竊窺。亦不介意。若平時立門口。有人經過。必須將足掩蔽於門限內。不得示人。最可瀏覽者爲佛誕。當其步入廟裏時。遊人可靜立兩旁。屏息而觀。整個美人盡在眼中。金蓮肥瘦。亦窺得大半。有可入選者。再跟踪

到佛殿前。則見諸婦跪於蒲團。織織鞋底。對對排列。不啻開一賽足會。男子可以恣飽眼福。當其欠身起立時。湘裙一撩。全足畢露。有時連白生生小腿。亦可觀其一節焉。至閨中少婦之遊戲。玩蓮亦爲常課。凡有喜慶事。親戚少女咸集。每在無郎之小姑房中。或丈夫遠出之少婦閨闔。初爲閒談。次必至動手索足。若長輩婦女入門。則稍爲矜持。男子偶至。則靜寂俟其遠去。兒童便不介意。有時且逗弄之以爲笑樂。或遇頑童則將鞋脚點擊其頭面。使之惱而避開。最初每由品評開姑。漸各舉足比較。有時捻席草互量。以分等第。繼之以釣魚。其法卽以所量婦女之脚瓣。合成一束。一端使之整齊。一端以手握之。令一個人抽出一條。以猜爲誰之足瓣。伸足來對謂之釣魚。對者則輪及第二人。不對則再猜。惟須受罰一次。罰無定法。有時抽得大脚或假脚之鞋瓣。欲量其足時。每忸怩不肯伸出。彼愈縮人愈欲捉而審視。但恐其反羞成怒。常至適可而止。若抽得小脚者。彼不肯伸出。則說其撒嬌。慨然伸出。又說其賣弄。使她進退兩難。若應付不週。有時且被衆人捉弄解脫。或作種種輕薄狀。以爲笑樂。小脚者亦不以爲忤也。中瓣者較不被人注意。而每有弄人機會。彼等所常玩者。多習男子戲弄新嫁娘之套數。有所謂千金過橋者。卽用長凳相連。扶一女子步行其上。在弄新嫁娘時。是緩緩而行。彼等

則牽之疾過。或故意動搖。使其纖足不穩。有魁星踢斗者。則令立椅上。一足屈後。蹠起。作魁星姿勢。惡作劇者。每以其所立時間之不久。而重罰之。又有夫倡婦隨者。原爲盲跛相依而改名。卽選一小足者與一大足者背之以行。雖曰大足。然非天足。背之亦良不易。此爲通行之套數。其餘隨機應變。玩法不一。玩至起勁時。或在床上亂滾。此大都少婦主動。閨女被動。蓋閨女須自重。不敢放浪也。女子臨嫁之前夜。必大洗其足。以熟雞蛋兩枚。置盆湯中。然後解纏伸足濯之。名曰洗腳蛋。洗畢拾起。帶往夫家。和糖煮之以饗夫婿。名欲其團圓。意則欲令夫婿畏懼。拜倒石榴裙下也。花燭夜臨睡之時。夫婿上床。新娘必潛以纖足納其夫鞋中。亦是欲其畏懼。女子弓鞋雖不肯示人。然破敝之鞋。却隨便棄置。人亦不之拾也。俗以婦女下體一切用品與飾物。皆不可置於高處。尤忌取越男子之首而過。故婦女晒鞋晒脚帛。多不敢置在要街。據書上所載。清廷駐外官吏之女眷。晒脚帛於街心。臨風招展。外人疑爲中國有喪事。若爲閩南婦女。必不能犯之也。

四、軼事 清初康熙帝以爲福建出產燕窩。令在廈門設貢燕局。選辦貢品。每年派使者入京進獻。其時使者入京。每被當局多方挑剔。幸得大學士李光地之女侍。轉托李爲之

疏通。始得銷差。李之女侍亦爲安溪產。蓮鈎甚纖。但南蓮形式與北蓮異。京中膝袴尤不精美。囑使者越歲重來。須物色故鄉膝袴二雙以爲謝。使者漫應之而不照辦。越歲再往。竟無以應。李女侍愠而不爲轉達。復被磨折。以後便奉命維謹。雖事過境遷。然已成例。直至清末而不敢廢除。亦一趣事也。

口郡某進士未第時。聘一女。足絕美。朋輩中有與女郎鄰右者。知而相與艷美評論。適某至。問其故。初不肯言。繼而給之曰。本不敢言。以君志不在此。故實說。謂是女足極粗大耳。某信以爲然。非常懊喪。終日痛哭。幾欲自裁。但已無可如何。只好迎娶。及新婦入門。一驗裙下物。大喜過望。竟不待行禮畢。即踴躍走到客廳。與相給之諸友計較。男女追隨而至。知其原委。皆破涕爲笑。越日戲弄新娘時。復被椰揄。新娘亦莞爾不已。

口邑某紳。娶一艷麗佳人。金蓮之美。可蓋一邑。入門未久。竟至玉殞香消。友朋咸爲惋惜。多輓以詩詞。某君詩云。猶憶沈吟口沫中。銷魂真個是雙弓。如君把玩神堪注。與我摩挲癖正同。方美潘妃三寸合。豈期巫女一宵空。佳人即使鸞膠續。未必纖纖踏軟紅。此詩雖爲輓人。實非輓其整個的人特輓其小足耳。

余幼時所認識婦女。足小而美者頗多。既不以為奇。亦不知欣賞。鄰右田氏有少女二人。一足小貌麗。一足大面麻。且鼻涕長垂。余與兒童輩至其家看金魚採梅花。每被大足者辱罵。余等亦報以惡聲。而小足者則曼聲柔語。勸告吾等。每被勸而不敢妄動。幾年後。田家忽鬧熱異常。官紳亦至。吾母謂是迎烈女。並告余以烈女之意。後與衆人談。謂她從此守節。不得出門。及穿紅戴綠。余心甚戚。謂怎不令大脚而醜者去做烈女。吾母呵曰。不可亂說。然吾心中爲此小脚姑娘不怡者累日云。

廈門某富家子。娶一美婦。足亦甚纖瘦。行路時丰度尤佳。兩人愛情甚篤。惟每于黃昏之際。互相爭鬧。勸之即止。問其何故。則赧然不答。後一老嫗與某氏之婦閑談。始知某氏子好爲其妻洗足。其妻有時獨自洗濯。結束停當。某始止。遂懊惱而鬧。嫗曰。我少年時亦曾央丈夫代洗。必強而後可。你幾生修到。方有此艷福。何可拒絕之耶。其妻曰由他代洗。非不適意。但一洗須小半天。任他輕攏慢撚。千捏萬弄。令人不耐煩耳。名士某嘗爲其妻輯百首詠足詩。名曰蓮魂集。復央其現色相與之攝影百幀。將名之曰蓮影集。但取材不易。佈景尤難。近褻者又不敢攝。不及三分之一而止。姿勢佳而不雷同者。如試步。夢中。曉起。解纏。洗足。剪甲。換鞋。剔泥。理衾。翻篋。踢韃。踏琴。

。跳繩。取暖。走索。托盞。登梯。下階。午睡。繡鞋。採花。釣魚。投壺。撲蝶。舞劍。戲犬。彈琵琶。上秋千。放風箏等。有事實所無而有可能性者。厥爲各種游泳姿勢。泳衣緊束。曲線畢露。愈增其美。而不覺其褻。上下翻覆。金蓮顛倒。玉腿屈伸開闔。而不覺其蕩。真奇觀也。每幀復集詩句一聯。以傳其神。如夢中一圖題句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受塵埃半點侵。此圖題材在一雙睡鞋。虛前席三字。形容已盡。又是夜半。更道得着。加以可憐。尤爲出神。上句情況如斯。下句不受塵埃侵。亦甚恰切也。洗足圖句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上句恰如其景。下句恰如其時。信手拈來。亦甚妥帖也。

二十年前某埠初辦一女校學生七八十人。纏足者約四分之一。中有一人貌嬌而足最小。又聰慧。學校週年時。凡纏足者皆解放。彼獨不忍解開。紀念會時人見其拾級登台致詞與領獎品。上落敏捷。姿勢幽美。皆謂似此小而不累。殊不必解放也。旣而自覺獨異。遂慨然全放焉。出嫁後。其夫有愛蓮癖。再事收束。雙弓尖瘦。仍復舊觀。數年後其夫物故。復放足爲女教員。最後有當年慕其足小者謀娶之。蓮鈎又纖纖矣。當其未放足時。姿勢已足稱讚。及放足後。與諸生列隊遊行。以其年事較大。令執旗前導。蹻健如常。

人。及其爲商人婦。又見蓮步珊珊。伊從不穿膝袴。足背稍彎而不曲。其脚樣之美。真不易覩。

廈門婦女本皆纏足。但解放之風。比內地早。在勢此時已無纏足少婦矣。然內地人士不時遷來。故纏足之風。尙未盡殺。據廿六年三月警察局發佈之調查表。全市四區婦女人數七一三三二人。纏足者。十五歲以下四人。十五歲以上三十歲以下二百零二人。三十歲以上三千〇八十二人。合計三千二百八十八人。又本年漳泉各縣實施婦女軍訓。凡婦女自十八歲至二十五歲。皆當受訓。惟纏足及纏後解放者可免。四月間廈報曾載。謂晉南等處。有一部份家長。復令其女纏足。避免軍訓云。

昔日華僑土生子。有不忘祖國者。每歸娶纏足婦。彼原以爲禮法當守。非有所好也。入民國後。此風乃熄。近年有一愛蓮僑生。特意回國揀選。央三托四。迄不可得。蓋旣已纏足。自是守舊。安肯任人端詳。即借其弓鞋玉照。亦不易易。況時代已過。金蓮日稀。雖有應者。但非妙品。幾將廢然返矣。適逢官方重申禁令。遂得以加入檢驗員隊裏。寓禁于徵。挨戶檢閱。得及格者若干人。後藉復查名義。視察有無解放。默記其肌膚之潔淨無疵者。事後按圖索驥。果得如願以償。識者責以假公濟私。言行不符。彼答曰。

我將藉此促成她解放耳。遂將其玉足印一模型。僱皮鞋匠用金色軟皮襯以紅絨。照弓鞋體式製成皮鞋。鞋面多半鏤空。仿摩登女鞋式。令之解纏赤足着之。名曰解放。實則緊貼收束。與纏無異。而脚帛膝褲褪盡。形體更覺纖細。肌膚半掩半露。色相尤爲鮮妍。實金蓮史上之別開生面者也。

湖北蓮事拾零

湖南癡人

藕池口茅施街一帶。女人足最纖秀。長度均三寸五六分。亦有不及三寸者。寬僅八九分。正直如筆。穿青色平底鞋。間有雜色者。能工作奔走無痛苦。均愛纖蓮。至今無一天足者。姑娘梳辮。已嫁梳巴巴頭。衣褲冬藍夏白。頗時髦。行路娉婷。楚楚動人。大冶縣女。足短小。長三寸四五分。惟橫量稍寬。大約一寸二三分。鯽魚婆式。間亦有纖窄至八九分者。背無駝峯。穿紅綠色平底鞋。青色者少。地方固僻。無天足放足者。每當陰歷朔望日。四鄉女人敷脂抹粉。穿雜色衣紅褲。沿黃石港至鐵礦山鐵路傍。至縣城遊覽兜風。雖雙翹頗有可觀。因衣服太俗。令人生厭。余曾在縣城旅舍中。見一賣蛋及茶葉之小姑娘。與衆不同。身穿白竹布衣褲。面貌美麗。足穿白線襪。紅綉花鞋。恰似一對紅菱。心愛之。呼入余房。盡買其囊中物。僅銀四角。問其姓名。姓龔無名字。

年十三歲。執其蓮把玩之。亦不違拘。以尺量之。長僅二寸八分。寬一寸。摸挲久之。給洋一元。遲遲不走。謂余曰。願在此陪老爺。余曰。汝太幼。對曰無妨。問其夜度費僅一元。余思旅况淒涼。留之亦好。因曰。汝欲陪我。須洗身洗足。女喜極。索錢買水。余命茶房取水及盆來。余坐床執酒作劉楨平視。衣褲旣褪。僅小發育。淨白無瑕。洗身畢。解去鞋纏。雙足置水盆中。如兩小珊瑚。秀色耀目。無雞眼微痕。惟纏布不潔。急命洗淨。返身坐余側時。正陰歷四月下旬。天氣大熱。裸體赤足當風。余不覺爲之顛倒。口咬其蓮尖侑酒。覺清香秀軟。發人狂興。遂作歡會。初時不甚通暢。頗能承受。細問之。曰此是第二次。不甚痛楚。旋爲之製水紅洋布纏。白絲襪。伊自製細小緞鞋。每日緊纏兩次。便余撫捏。如此半月。蓮比前短三分。僅二寸五分。寬僅八分矣。綢繆月餘。始離別。今已四年。不知玉人何似矣。

開封賣技女

湖南癡人

民十八年。余在河南開封相國寺見一賣技女。面雖有風塵色。貌頗不惡。雙足纖細。穿銀白銅鞋。問其姓名。自稱邱麗雲。現年二十六歲。直隸正定人。父武技師。隨父習業。父死。携母在外賣技。以供衣食。現母病寓豐盈旅館。醫藥無費。言時流涕者久之。

余愍之。贈一元。謝曰。感先生厚意。隨余到寓一坐何如。余曰可。隨往。見一婦人呻吟床上。雖病容憔悴。尚不失韶秀。余傍坐。女爲之摸撫。並道余贈銀。婦大喜。起坐床邊。足亦妙品。以目測之。不足三寸。向余道病苦。余又贈一元。感謝無狀。問余姓名。到開封何事。因一一告之。而麗已買酒菜來爲余及伊母食。余問麗何以穿銅鞋。麗曰。恐人暗算。穿此防之。婦云。小女穿銅鞋練腿已十年。一足尖可洞穿寸許木板。北方很有名。余曰。其鞋可借觀否。麗曰。先生不嫌穢。要看不妨。遂脫置余前。執尺量之。長四寸。寬一寸。前口至尖二寸深。分許厚。尖處內實五六分。後面深一寸七分。厚半分。離後合縫寸許處。左右各有穿眼二。係繫帶者。其底與面均銀白色。係用整銅製成。前尖如側面扁錐微鉤。鋒利無比。後跟銅弓底三分高。向前傾斜。凹處分許深。其製與舊式弓底鞋無二。內穿青布鞋。尤纖細。余目注久之。婦曰。君愛小蓮耶。余曰然。遂命麗將雙足置余膝。握之不盈一掬。因曰。若得退去鞋纏一窺全豹。更飽眼福矣。麗忸怩久之。婦強爲之脫解。余把玩之。柔軟如綿。小趾四趾均在橫縫中。大趾極尖。作微黑色。一用力則堅硬如鐵。僅二寸八分長。八分寬。余感其意。悲其苦。次日送四元作藥貲。時余寓金台大旅社。麗每日上午及晚間必來盤桓。余亦時往。婦病尋愈。容

光明媚。丰韻猶存。謂余曰。麗本應奉君子。奈一身重工。不忍破壞。君之厚意願報一手真工。余曰。麗以雙蓮任余賞玩。實爲感激。若嫗亦將織足任余得觀真相。受賜多矣。婦遂褪淨鞋纏。覺有異香襲鼻。余急詢之。婦曰。預備供君雅玩久矣。不敢啓請者。恐年老不適意耳。細量之長二寸六分。寬八分。小趾四趾嵌入橫縫中。纏後着鐵鞋。裝與銅鞋同。更覺纖峭。婦技亦佳。教余技時。搏手交足貼胸摟股習爲常事。遂與繾綣。如此月餘。余奉委登封。勞燕遂分。不知後事何如矣。

閩南蓮事拾零

湖南癡人

同安爲廈門鄰縣。女人蓮足。長均五六寸。寬約一寸八九分。足尖肥大寸餘。喜穿紅鞋。底尖翹。高寸許。底心乘以寸餘高寸許大四方木底。後跟倒坐在地。駝背峯起。套以各色筒藕覆。馬蹄無此長。黃魚無此寬。益以臉搽脂粉成堆。梳豎起長頭。衣不整潔。每見之令人作三日嘔。聞安溪一帶數縣女人均如此。誠不如天足之爲愈也。

廈門蓮足。尙存古風。有最小至三寸或二寸零者。纖小端正。穿雜色鞋。或平底或弓底。楚楚可愛。惟鞋心乘寸許高大四方木底者。則長均五六寸。底尖朝天。後跟倒地。與同安安溪等縣女人同一醜相。

廈門蝴蝶舞廳有二舞女。金蓮步步。穿高跟織足革履。以目測之。當在三寸。聞人云。係新自巴黎習舞歸國者。其織足係巴黎舞女新式。並非作僞。年均二九。姿容妙麗。舞態娉婷。洵爲舞界破天荒矣。

劍津玩蓮記

子 里

劍津爲延平別名。扼閩北之咽喉。自建甌邵武兩河流皆交會於此。斯地極稱繁盛。西通沙縣永安。以達閩西。東通建甌邵武。以達江右。河路亦有汽船。故文化商業甚爲發達。一切事物。均有發展。惟婦女裙下。尙多三寸金蓮。余於未知蓮味之前。曾幾經此地。雖見小脚甚多。比時殊未注意。自知蓮味而後。舊地重遊。必徧行街巷。以飽眼福。並冀有奇遇。一償夙願。其所以然者。因八閩各縣。婦女多爲天足。而小脚幾如鳳毛麟角。杳不可見。即采菲錄初續編所稱泉州等處。小脚如何美麗。余近往親見。三寸金蓮。百分一二而已。而此一二人。又皆年逾四十。足覘小脚全盛之期已過。惟劍津一城。二三十歲之婦人。依然纖趾。（現交通方便來自外埠者多爲天足當在例外）四十以上者。更無庸述。即十餘齡穉女。纏足尙多。似此過時寶物。他處十分難得。惟劍津猶觸目皆是。故余每遊於此。倍覺欣然。

延平之金蓮款式。亦甚合度。半尺蓮船。固所罕見。卽癡肥臃腫。沉笨塵糟者。亦不恒有。率多長約三寸四寸間。寸許之窄。足尖如蘭芽。跟圓若鴿卵。足背平斜。似雛雞之背。蹙細而妍。類荷根之嫩。鞋式可分三種。色尙紅艷。好古者半著弓鞋窄襪。趨時者半御絲襪碩履。至臀之突出。腰之柔細。行態之婷婷。筆難摹擬。因此使余留戀延平。樂而忘返。

余於延平雖如此歡欣。如此留戀。而金蓮真味。却未親嘗。寧非憾事。回憶未能玩賞蓮趣者。一因時期匆迫。二因寄居友家。三因交往之婦女。皆自外埠來者。故相近之機緣甚少。此次來遊。力避前轍。作旬日之勾留。住土著所設之小客棧。復按捺心性。結納店主。果達到目的。得此難得之奇遇。爰記其顛末。以作劍津鴻爪。並寄采菲編者。聊供同好之欣賞焉。

余所識婦人名金鶯。年約二十左右。夫死家貧。無以存活。寄居母家。余等由店主之媳介紹而相識。店主之媳。較此婦稍長。年二十五六。貌不甚美。而雙趺極纖。長僅三寸四五。甚愜余懷。伊嘗向余獻媚。余私念欲求佳麗。非從伊入手。不能成功。適其夫作客未歸。翌晚卽成好事。意其亦屬夜度娘之慣家也。當兩情歡洽時。忽問以我陋姿。因

何而得君喜悅。笑答曰。愛卿之小脚耳。伊異而復詢。君何爲喜愛小脚。余聆言直無詞以對。蓋小脚之妙。原非一言可以道得。況余爲新學少年。斷無喜愛小脚之理。伊意余亦斷非喜悅小脚之人。倘欲向之解說。頗覺費辭。惟有反詰曰。卿非我。又焉知我不喜愛小脚。伊默然無語。第云。余誠不信。君果愛此。卽請玩種種花樣示我。緣玩蓮有法。伊欲試余是否行家。或於興發時。慣玩小脚者。余欲借伊途徑。引人入勝。豈肯爲伊視爲外行。於是極盡玩蓮之能事。詰朝伊於睡眠惺忪時。摟抱而言曰。君誠爲愛蓮君子。余以前從未有若此之快活者。伊意得心滿。且知余愛蓮非妄。余卽乘機請其介紹。得一較美之金蓮婦人。允其厚酬。伊欣然允許。並言下午卽可領與相看。如中君意。晚卽成就。始知伊兼以做牽頭爲業也。

下午伊盛飾而出。久之偕一少婦來。卽金鶯也。梳髻光澤。不著脂粉。而朱唇玉貌。正復可人。其體態服飾。無一不美。余喜極注目視之。伊亦頻送橫波。睽余弗已。知可目成。余急移目下矚。欲矚雙鈎。不覺大爲失望。因所御旗袍甚長。遮掩雙鈎。全無所見。或行或立。亦不能顯露。當其坐時。雙足縮而內勾。仍難入目。余情急不復能耐。更覺作劇太甚。徒拂人意。竊恨具蓮鈎之美者。不應身著旗袍。小脚而著旗袍。卽用以遮

醜。然余固未因此而意沮。伊雖著此長袍。試觀其行動之嫵娜。體態之輕盈。知籠罩其中。仍爲纖足。況店主之媳。固知余所嗜。金鶯之足。其爲纖小無疑也。余耿耿注視。目不轉瞬。伊坐未移時。有一雪白狸奴近伊袍角。伊忽舉其玉趾輕蹴之。衣杈颺處。露蓮鈎兩瓣焉。諦視藍緞白花繡履。襯硃光之襪。泥金之帶。足之尖銳。直刺人心。其素淨芬芳。可供香奉。余目乍接。魂倏飛騰。狸奴殊解事。經此挑逗。屢撲其衣。伊伸足戲弄。不復內縮。若有意賣弄蓮鈎。勾人魂魄。店主之媳。目余微笑。鶯亦互語以目。莫逆於心。眼波擲接。紅暈嫣然。已而辭去。猶回眸拋其情緒。余尾於後。送出門外。偷眼相窺。纖纖雅步。不禁饑涎欲滴。

晚八時。店家婦挈余出。隨行半里。抵一處。自小門入。輾轉至臥闥。鶯所居也。舉首審視。令人驚異。所見少婦。竟非金鶯。著短衣闊棍。猶是清季粧束。容光如醉。足亦絕纖。御猩紅高底弓鞋。爲余平生所僅見。伊起身相迎。笑顏晤對。驟聆其音。恰爲鶯語。迫視其面。非金鶯而誰。余喜極欲狂。而不解其易粧之故。細心推求。隱却驚異之色。觀賞其粧。直忘酬對。此種衣著。在閩北殊罕見。僅前遊邵武之禾坪。曾見此式耳。俄有小鬟入室。年可十三四。足已纏成。長僅四寸。捧茗然菸。陳盤碟。酌醇醪。蹀

蹠往來。余三人合坐。且飲且語。酒落歡腸。笑言宴宴。余此時伴作醉態。適兩婦分坐左右。各投一足。置余膝上。余遂潛捉納於懷。措之籠之以爲樂。更戟指較量長短。鶯之足小於店婦者半寸。尖亦更尖。跟亦更窄。皆著紅繡鞋。惟鶯者爲小脚式白底高屨。蟬翼之襪。襪內隱現粉紅色足帛。黑綢脚帶。金黃絡花膝褲。桃紅緞闊口褲。店婦亦紅鞋白襪。簡潔可喜。余乍覩金鶯纖纖蓮鈎。興趣之穠郁。非可以形容。把玩久之。余各脫一鞋置几上。取酒杯二。分置鞋內。作金蓮杯之戲。惟鶯爲高底鞋。杯置其中。傾側不平。無法可施。鶯見狀笑不可仰。謂我仍屬外行。伊亟褪一膝褲。摺疊成墊。此墊厚薄參半。將鞋移置其上。杯平不側。以紅艷之鞋。襯金黃之墊。貯澄碧之酒。愈覺相映成趣。伊言飲金蓮杯者。世已無此解人。問余何從學得。且云。伊僅聞延平某紳。爲勝國遺老。時於家中飲鞋杯爲樂。余雅不欲摘鞋與人行酒。平生祇一度如此。此其再也。余告其學自書中。因告伊采菲錄爲纏足史料。伊工書識字。囑購采菲錄一部贈之。余遂乞其攝影。伊拒不肯。且言從未造像也。

三人共飲鞋杯。不覺霑醉。店婦酒到頻辭。遂自回店去。余亟欲就寢。伊却須洗脚。晚間洗脚爲小脚婦人日常之課。余亦知之。不敢阻止。視其親解繡履。褪膝褲。除襪套。

並纏帛而去之。纏足帛爲粉紅色布。層層解剝。漸露瓊鈎。紅白相映。奪人之目。余不禁握之嗅之。並狂嚙不已。伊問余擅爲婦女洗脚否。余即代爲洗濯。復問余擅爲婦人行纏否。余即代爲纏束。纏一足畢。伊嫌余纏束不佳。遂自纏過。卽於坐椅抽屜內。取出軟底睡鞋著足上。其一切附麗之物。無非錦繡也。洗脚之湯。灑有花露。氤氳之際。香氣撲人。濯罷以巾細拭。撲以香粉。玉鈎浸久。膚色紅潤。而熱香四溢。較足紉緊束時。殊不見其趾弛肌緩。更覺其小。除却鞋襪足紉。不足三寸也。此時余百脈僨張。萬難強抑。不待小鬟爲傾蘭湯。卽抱伊登床。垂帳把玩。執意紅鞋之上。繡有秘戲圖。幫底間繡圖幾遍。洎解襟入寢。更有出人意料者。雪白之頸。係有金練。金練雙垂。掛一抹胸。紅綾所製。繡一男一女作交歡狀。女小脚。男子兩手執金蓮。玩老漢推車式。此式爲玩蓮者最妙之圖譜也。余見狀欲狂。其樂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

竟夜顛狂。始知小脚所以爲美者。尙不在乎有尖有香有軟有圓有熱有色。而在乎陰陽有別之外。此處具有全身之美。如肌膚白膩。眉兒之彎秀。玉指之尖。乳峰之圓。口角之小。唇色之紅。私處之秘。兼而有之。而氣息亦勝腋下膀下及汗腺香味。(麝香乃麝之生殖腺特別發達。由臍放出者。與人之腋膀等處汗腺臭味相同。所謂狐臭。久聞亦香。

且能引誘性慾。小脚裹於布中。汗亦不免。行動較少者。確有熱香。吾人鍾愛一婦女。愛至極點。恨不能以一口水吞而嚙之。然全體之大。與我相等。其勢有所不能。惟有將竟體之妙。聚集一處。而縮小成爲三寸金蓮。可以一握盡。可以一口容。可以一目覽。可以暗中摸索。可以被底勾春。可以足尖傳情。可以鞋跟留意。余於此竟夜揣摩。果得蓮鈎妙趣。金鶯告我曰。小脚之美。實爲千古不傳之秘。必爲古人千思萬想研究而得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今之婦女。其足天然者固當別論。小脚而用碩履。最不相宜。故余仍著弓鞋。守舊不改。余之雙彎亦不願僮夫俗子厲目。余每出外。皆著長裙。今則改著長袍。遮掩雙鈎。惟恐不密。嘗聞香蓮知已相告。如此粧束。妙在不見其形。只聞其聲。而於孌娜娉婷間。隱約步履之美。一種想像之美態。更多一重神秘意味。余曰。小脚原爲神秘之物。織紅尖繻。已足消魂。竊疑鞋襪之中。另有樂境。金鶯聞言欣許。鶯又云。余家居之日。皆著短衣闊褲。不作時世粧。惟有解人。可以語此。余曰。短衣便於捫乳拊股。闊褲便於摩挲玉戶。以及豐妍之蹀躞耳。鶯笑而頷之。贊余慧黠。此艷史足爲余畢生之紀念。惟金蓮未盡絕之劍津。方得有此奇遇。而金鶯却足以代表劍津之美人。惜余不獲留連於此。終於離別。如此歡娛。後會不知何日。臨行贈余繡鞋一

緬。以寄思慕之情。後人讀此文者。請勿笑予蓮嗜。須知金蓮艷福。幾生方能修到。知蓮趣者。正宜日求玩蓮之道。以証余言。其不知者。余亦不欲娓娓告之。導其行樂。僅惜其虛度一生耳。

西陲選艷記

冷 香

姚君靈犀輯采非錄。搜羅宏富。美艷絕倫。每讀佳作。輒深佩仰。因憶曩年索米西陲。苦水荒山。幾疑身居異國。顧蘭州爲甘省首邑。商賈輻輳。少覺繁榮。暇則偕友作北里遊。遂識劉高二徐娘焉。

自清末以還。全國婦女。大倡解放。故天足之風盛行。無復疇昔珊珊蓮步矣。惟甘地處篤僻。風氣未開。全省婦女。依然牢守舊習。裹錦纏帛。競賽纖彎。雖然小則小矣。而美者殊鮮。蓋第知一意求小。戕伐太甚。往往骨折肉擠。形如驢蹄。因之有小至二寸弱者。閒常家居。不能步履。乃於雙膝加裹棉墊。如由臥室至廚房操作。必飛跑而行。入廚房則匍伏於地。雙膝代步。出入皆然。觀之殊不勝其苦焉。然北里中多非土著。皆自冀魯豫各省而來者。稱爲馬班子。內分北京班與河南班。蓋其行止靡定。今日在蘭。明日或往天水。或平涼。或寧夏。以視其生意旺否而定也。蘭州最著名者有劉高兩班。劉

乃河南班。兩班佳麗固多。皆龐然天足。爭趨時尚。雖有嫵媚風流之相。絕少娉婷嫵娜之形。嗣遇兩家之內老板。則皆雙翹纖細。美艷驚人。真堪作羣芳領袖矣。

先是劉家班有名五寶者。明眸皓齒。姿色艷媚。芳名能震西北全區。遐邇咸聞。人爭趨之。余至蘭州。第一次卽訪艷劉家。爲五寶而來。蓋亦久耳其名。復經友人約往。此豈固友人之瓌寶也。偕友往晤。果不虛傳。不過環肥釵艷。他人固視爲至美。余則否耳。乃就榻燒鴉片。默觀友人與五寶喁喁情話。忽腦後有微笑聲。急反顧。則一二十許之麗人。斜倚牀欄。向余笑曰。君燒烟真外行耳。余乃招之至前。謂曰。誠然。然則勞卿纖手可也。麗人笑頷。遂伏靠榻前。靨暹淡紅色。余乃得平視焉。個儂面龐瘦削。身體嬌小。眉如黛而微蹙。眼似波而微暈。色不白而明潔潤澤。言未發而笑顏成渦。其一種媚人之態。直能奪我魂魄。然余猶疑其爲天足也。乃起坐偷覘。適其拳玉腿壓股下而露其足於榻沿。青鞋白襪。瘦俏無倫。此爲余到甘省後第一次之艷遇。亦余夢寐中求之而不可得者。今驟見之。如獲拱璧。不禁狂喜忘形。出手竟握之。疾呼曰。真尤物也。麗人笑不可仰。復以手格之曰。若個人真似瘋子。言未畢而笑愈濃。態愈憨。

斯時五寶指余謂吾友曰。此君愛上吾嬌兒矣。吾友乃笑向余曰。此劉家內老板也。君如

有意。余願任撮合。余笑謝曰。固所願也。第未敢妄攀老板耳。麗人聞余言。微斜其妙目視余曰。酸氣令人不耐。言已復格格笑不止。友與五寶亦起哄作笑聲。五寶復呼夥友端瓜子來。並回顧麗人曰。嬌兒上盤矣。麗人笑益不支。舒玉掌遮其面。伏床不起。移時。始勉強起立。垂頭先以瓜子敬吾友。次及余。及余時。未等余接。即向榻間擲去。復返身奔出。甫及外室。乃縱其笑聲。麗人芳名金寶。單縣人。幼隨母氏逃荒洛陽。遂鬻於劉氏。時年僅十齡耳。民初全班至蘭州。金寶漸長。習青衫。已能登台。馬班原以演戲爲名。故班內女子。皆須習歌唱。賣笑生涯。乃其副業也。金寶天生麗質。長益媚。老板既爲班主。具有權威。凡班內女子稍有姿首者。皆須伴老板宿。謂之「陪櫃」。故金寶受寵甚。得爲內老板。劉性粗暴。貌極癡。復癩一腿。金寶既悲身世飄零。更嘆遇人不淑。願非自由身。意少忤。則鞭笞立至。由是意益堅決。誓不與此獠共白首。劉癩亦察悉其旨。故防範綦嚴。待遇尤酷。內老板例不再應顧客。祇以劉癩已深諗金寶不能久安於室也。因亦置諸儕輩。送舊迎新。既可抱樹搖錢。又可隨時洩慾。劉癩不但精於理財。亦且善於理色者。余於是亦適逢其會。幸而得一親芳澤焉。

金寶雖日罹百苦。而性喜整潔。天然愛好。顧盼生姿。每日侵晨第一事。即先理其雙翹

。下床坐盆邊。先用沸水浸兩足。緩緩濕透。再解纏足布。赤足入水。摩洗移時。始起坐榻前。換新纏。套羅襪。襪緊迫足上。不許有一絲皺痕。平整香潔。入握溫軟。金寶謂每日用滾水洗足。不特濯污去垢。尤能減少許多痛苦。纏足之人。往往足生鷄眼厚皮。多礙行動。余獨無之。此余十年來每晨用滾水洗濯之功也。余聞言。頓起綺念。佯笑謂曰。卿言實不足信。凡纏足者。從不敢赤足向人。卽以其滿足創痕。斑駁陸離。不堪入目。卿足瘡或少於他人耳。足根厚皮。恐不能免。卿言實欺人也。金寶果微瞋。立奔榻上。招余前。解纏伸足入懷曰。君試觀之。如尋得小疵。則甘受君罰。余急握其足腕。私相慶幸。心狂喜碎碎動。手亦因之微顫。俯首詳察。撫摩至再。覺溫軟平滑。着手欲酥。其足之拇指直前平伸。餘四指平伏足心。足背圓潤直削。足根細膩如棉。色澤微紅。足甲似明珠五粒。時露光芒。握之如羊脂溫玉。余斯時已發痴狂。色醉神迷。魂銷魄蕩。俯首嗅之不已。而吻之。而銜之。金寶已覺墮余計。急奪其足。發狂笑力推余首。於是雙方相持。已糾纏於榻上矣。

時金寶壓余身下。嬌喘聲嘶。力弱不勝。而赤足仍在余掌握中。乃低笑相央曰。好人撒手。看誰來了。余神略疏。其足已脫余手。余掌中物既失。乃起立整衣襟。并向之

謝無狀。金寶嬌怒視余不瞬。且曰。促狹鬼。使我上當不淺。咳……言未畢。復笑不成聲。此余平生最快意之一頁艷史也。當余將赴甘時。卽曾聞西北婦女有蹇足會。因念舊藏有濟南女子所著之紅緞木底網子鞋。(圖略)樣式極美。遂檢而帶之。擬至甘省後。以此式留傳彼鄉。嗣見金寶。出鞋示之。金寶展玩頗愛惜。試著之。尙覺寬大。蓋余所藏之鞋約四寸弱。金寶之足僅三寸強也。乃向余索借。謂將替樣製底。俾留與姊妹傳觀。余頷之。日久遂忘。

一日金寶約余往高家串門。謂久不見素玉姊。適今日閑暇。當往視之。伊所謂素玉者。卽高家之內老板也。高家余曾偕友數數往。內老板則尙未一見。第久震其名矣。茲聞金寶約。喜極同往。至其後院。門懸錦幕。室內陳設華貴。不同凡俗。移時。忽聞履聲細碎。並有女子作北京口音曰。你可來啦。聲盡處。錦簾掀動。一麗人翩然止。余第覺眼前神光一瞥。而簾復下垂。已返身退矣。此時金寶已知飛而出。卽聞兩人笑聲。旋聞京音女子曰。老王說話太不清。僅云吾妹來。誰知尙有外客。你瞧我脚上……言至此聲漸低。又聞金寶曰。他卽鞋主人。今日特來瞻仰。正好去一見。余自室內亦急出。向麗人揖之曰。久欲望候。未敢造次。今幸偕金妹來。拜觀仙姿。得勿怪唐突否。麗人羞

紅滿頰。方欲答言。金寶已笑謂余曰。快磕頭。有好處。言已復目示余。使余觀麗人雙足。余急視。方見麗人所著之鞋。卽余所藏之舊物也。余不禁驚喜欲狂。忽麗人睨視金寶曰。無怪妹今日顛狂乃爾。原來有仗恃。金寶笑牽其手。復以一手握余腕相將入室內。且曰。阿婆非三五少年時。胡爲忸怩作態。麗人曰。妹丈初來。妹不作介紹。復一味向人廝纏。尙謂人作態。金寶聞言卽指麗人向余曰。此我素玉姊。又指余回顧麗人曰。此某某。小脚迷也。

言甫畢。卽笑撲素玉懷。格格不止。素玉笑而微哂曰。妹夫新來。寧不畏冷淡人耶。金寶起立復笑曰。無礙。姊第伸脚與他。他卽如獲奇珍矣。素玉佯瞋以目。並睨余笑曰。金妹憨嬉如瘋魔。妹夫亦太姑息。

素玉年約花信。長身玉立。儀態多姿。然其穿着整潔撲素。無絲毫勾欄氣。荆釵布衣。儼然坐家女也。尤足異者。余於十年前。萬里外。竟與伊預選此鞋。恰合其足。著之如自製者。諺曰鞋不增分。此則一分不可多少。斯真奇緣哉。金寶謂余曰。君之寶鞋。我已轉贈我姊矣。君意云何。余未及答。素玉卽曰。此鞋乃妹夫心愛物。况是千山萬水。來路大難。我豈敢強奪所好。余曰。不然。寶劍贈與烈士。此鞋得卿一著。愈增聲價。

可謂物得其主。且他人著之皆不相稱也。金妹此舉。實獲我心。惟冀一與握別。所惜者……金寶不俟余詞畢。卽擡言曰。所惜者何。君恨不得啗兩口耶。余笑曰。吾何敢妄想及此。但求一握足矣。素玉曰。此何難。况鞋爲君物。今日當使原物主一驗大小也。言已。卽趨坐余旁。拳一足置余膝上。復曰。君試覘之。看其間有假否。（註。凡足大鞋小者。必於鞋內裝木底以墊其足根。名「裏高底」。此卽謂之「有假」。）余初絕未料及素玉如此大方。竟慨然以足入余懷。驟聆之下。反爲之窘。繼思良機萬不可失。遂急握之。覺較金寶者略大。然瘦削纖巧。再配此鞋。益足使人之意也消。余復請曰。外觀若此。內容可知。請試觀卿之羅襪可乎。素玉聞言回顧金寶笑曰。無怪妹謂其難纏。個人真得寸進尺者。復謂余曰。君旣愛之。我何靳焉。但我固未著襪。因著此鞋。著襪反覺減色。君能悉個中三昧否。余斯時忽憶及疇昔在魯。曾遇濟南土著女伎小巧子。伊對於纏足之道。頗下一番工夫。曾經聆其研討「平底坤鞋」與「木底網鞋」之妙論。茲聞素玉大宗師面試。正好偷聾巧娘餘唾而交卷焉。以下爲余追憶巧孃之「蓮言」。而答素玉者。「蓮足之美。其首要條件。卽須考究纏法。第一必求整潔瘦削。不僅一味求小爲佳也。尤須研求蓮履之式樣。蓋蓮履爲觀瞻所繫。實不可忽。中國蓮履式樣之美。除蘇州平底

網鞋之外。要以濟南所興之木底網鞋爲最美觀。蘇式有嫵媚風流之姿。以柔取勝。濟式得剛健俏利之致。以剛取勝。故着濟式蓮履。有加套「褲腿兒」者。有不加「褲腿兒」者。然足上皆不另套羅襪。即用布纏畢。前露拇指。後露蓮踵。拇指不用布裹。則越形其尖瘦。其守舊人家之婦女。多着網鞋後。再套褲腿兒。褲腿兒大半用青緞繡花平金。其上截用藍布爲之。再綁腿帶。凡穿褲腿兒者。則鞋後必加「掖跟」。網鞋兩帮有鼻。用以繫帶。故足面之鞋帶。及後鞋之掖跟。完全藏於褲腿兒之內。僅露蓮足前部及足尖。是以愈形其瘦小。且觀之整齊周正。乾淨俐落。至於平常住家之婦女。則多半不肯套用褲腿兒。纏足之布。僅至足腕。外着木底網鞋。鞋後亦不加掖跟。每一行動。蓮尖微而上仰。足根貼地。足腕似軟活欲折。所謂「倒搭脚」「折腿腕」。乃十足表現一種風騷之態。再加褲脚散垂。微露其腿腕。恰似一段白嫩玉藕。使人觀之銷魂。嗣經平底軟幫之坤鞋一興。婦女多求舒適。故皆舍木底而着平底。又因坤鞋幫淺。必須再套羅襪。以作收束纏足之布。其實並不加套羅襪益足使人心蕩神迷也」。以上爲余生平對於蓮足之研求。所得之一知半解。是否如此。還望素玉姊教之。

素玉聞言笑而頷曰。君真蓮足之知音也。然則請君脫履觀之可耳。余此時已不再矯矜作

態。於是脫其網履。果如余言。其拇指直露。柔嫩光澤。蓮跟之左右後三部。皆用布籠之。惟貼鞋底部分。則現於外。以指撫之。覺細膩如金寶者然。把玩移時。思欲解其纏布。以覘全部。素玉奪其足曰。可矣。少留餘地。以圖再相見也。余笑謝之。此爲余生平之快遇。故余日記中名爲「金玉蓮綠」云。

妙蓮偶憶 (續前編)

英 朋

(七)紅雲 當余旅漢時。女閩以湘鄂蘇揚四幫爲最盛。湘鄂之伎多纖趾。蘇揚成天足。有若鴻溝之判。惟紅雲以吳女而具一握蓮鈎。解珮漢皋時。雖已漸解放。然尖瘦之態。猶能勾人魂魄以俱去。故生涯爲之蒸蒸日上。余遇之于樽酒間。一見目成。初次偕友往訪。卽令止宿其家。卽所謂「借乾舖」者是。與友及雲橫陳一榻。夜半卸其凌波。來相撩撥。竟勃然而興。于是縱體入懷。時余年已二十有三。竟不知人事。雲笑而迎湊。二三下卽貫革。迄今猶不認其爲何陣式也。旋置蓮于吾掌。謂君亦愛此否。余曰。平生所癖者。舍此無他。惜卿已謝纏解縛耳。雲曰。妾足早已纏成。雖縱亦無傷。明晚來此。必有以副君之望。翌晚如約往。則兩足已纏得緊綳綳矣。視之堅勁若鐵。撫之則又溫軟如棉。旋檢舊睡鞋易着。不爽累黍。雲曰。此鞋爲十年前所御者。妾謂妾足未嘗因放縱

而肥碩。君當能見信也。雲擅崑曲小調。酒闌燈施之候。撥琵琶低唱。每令人心蕩魂消。床第間故意呻吟。若有節奏。有時聲調激越。余每爲之奮不顧身。厥後一週一相見。情感日增。惟雲蕩甚。某日將晦。風雪交加。雲忽以電相招。謂有疾盼速往。旣赴。雲假寐衾中。紅暈於頰。詢以何病。云曰。斯病非君莫能治。但展衾共寢。即知其詳。繡被甫揭。猩紅睡履已觸吾眼簾。余亦不復能自主矣。至翌午始興。歷小時凡十八。不知易若干陣勢。而一對香蓮。或握或嗅或舐。亦未嘗與吾須臾離。七縱七擒。余亦如南人不敢反矣。當近午時。猶鬪再舉。適僕婦來幃外掃除。余潛伏不敢動。伊則故意迎湊。帳衾鳴動。以爲笑樂。余與雲相處年許。頗有委身意。余病其蕩且染阿芙蓉癖。因婉却之。旋從一綢賈去。賈亦愛蓮之君子也。

(八)旅店主婦 某年之冬。余有東海之行。事畢將由板浦轉淮城。車抵雲台山麓。阻雨不能進。暫憩一小旅店中。屋僅三楹。中室甚廣。蓋以延賓客者。然輿僕共棲于茲。臭穢不可片刻留。余兀立室外。雖簷雨如繩。不遑顧也。店主婦似知余不耐。乃邀入伊寢室中盥洗。室小僅堪容膝。然整潔無點塵。與隣室有天淵之別。旋雨稍霽。余欲啓程。婦言大雨將續至。盍勿信宿而後行。余戲謂女陳蕃之榻可下。縱驅我亦不願走。婦報可。

。晚餐後與婦閒話。婦年三十許。膚黝黑而雙瞳殊媚。談吐亦溫存可人意。雙鈎逾四寸。式頗玲瓏。尖翹背平。御蓋布襪青布烏。而纏束奇緊。以手撫之。則又溫軟如棉。旋婦欲辭去。余握其雙蓮堅挽之。婦曰。君以倚門娼視我乎。余曰何敢唐突。今晚含玩蓮外不及其他可耳。婦始默然不復言去。余自識紅雲後。癖蓮益深。縱有絕色。苟非纖趾。便覺興味索然。若一鈎在握。每欲懸崖勒馬而不可得。是夜果能含玩蓮外不及其他乎。可想而知之矣。翌晨雨猶未已。余亦戀戀不肯上道。五日後方與言別。婦嘗語余。淮海之俗。雖亦尚裹足。然僅粗纏略縛。使拇指上翹。能事已畢。若儂之痛下功夫。力求短小者。殊不多覩。故儂之小脚爲全村所豔稱。惜良人不解事。無福消受。今得君青眼。昔日之苦功幸不虛擲。儂又深知愛蓮者每作未曾真個已消魂之想。初不耽耽于肉慾。然玩弄蓮足。常使男女兩方于不知不覺中。同求最後之滿足。故儂之不惜微軀。半爲感恩知己。半亦因衝動至烈。不克自制也。

(九)舟中女 自東海回滬度歲後。燈節又溯江入漢。舟次金陵。余房艙前之統鋪來二青年男女。似夫若婦者。聆其音則贛人也。次晨婦背余室門坐而梳洗。余偶啓扉。婦媚眼流波。可于鏡中觀之。余亦未措意。晚間徘徊舷側。婦亦追蹤至。與余娓娓語。一若

舊相識。嗣則每窺余散步甲板時。必來閒談。婦年二十一。二。皓齒明眸。長身玉立。雙趾四寸而弱。俏利異常。御繡花平底烏。線襪內行纏嚴束之痕。顯約可見。余每顧之神爲之奪。兩情乃漸愜。婦嗣告余明日抵九江時。伊夫將登陸回南昌。余漫應之。翌日果見其夫挾行李離舟去。晚大雪。婦忽推門入。謂統艙奇寒不可當。擬暫留此室取暖。余雖有江湖之戒心。然亦無以拒之。旋婦又謂雙足冷極而僵。語畢脫烏而以一雙小脚伸入余長袍中。適觸癢處。妙趣橫生。余不禁以手握之。其溫軟雖遜旅店婦。然纖小適盈一握。與店主婦之足異曲同工。亦殊不易軒輕其短長也。嗣由踵底之鞞孔中。以指輕搔之。伊但吃吃笑。余謂足纏何鬆弛至此。伊曰是皆吾夫之咎。吾家亦小康。而彼性吝嗇。趁船必統艙。在此衆目注視之下。致儂每日之洗纏工作中輟四天。足垢帛鬆。令人至感不適。余曰余將令船役持水來。盍勿就此一洗。婦笑諾之。余爲之卸襪解纏。舉蓮抵鼻嗅之不釋手。婦羞奪。余曰帛鬆則有之。足却無絲毫垢穢。嗅之但覺肉香四溢耳。伊之雙蓮膚色瑩然。拇指之甲似珠如玉。四趾排列尤整齊。洗濯僅數分鐘。余已勃然不復能自制。遂不待重纏。即賦同夢矣。舟中之榻短而且隘。初祇能容一人。幸余就紅雲所授我之術。擇其適合環境者。一一試行之。伊性穎慧。稍加指撥。即能運用自如。其風情

之姚冶。迥非旅店主婦所可同日而語也。次日至十一時始興。梳裹甫竟。同舟者多已在部署行李。專候船隻抵埠矣。到漢後伴之至旅館。伊謂伊夫須三日後方來。尚可謀短期之幽歡。余雖諾之卒未敢再往。蓋就伊態度之大方言。當係良家女。然而一夜風情冶蕩。殊不遜于紅雲。其形跡頗多可疑也。

(十)小菱 漢皋雖有江漢之勝。然可資游覽之地無多。春秋佳日。咸以觀賽馬爲消遣。余每往必見一妓流。已屆徐娘之年。膚皙而貌陋。布衣不裙。雙鈎纖細不踰三寸。御網線繡花弓鞋。白竹布襪。纏裹緊紮。蓋以表現其前輩典型。愛蓮君子皆嘖嘖稱道之。余駢坐其側。飽覽爲快。女不苟言笑。注視賽馬目不旁瞬。故無由通款曲。一日飲于酒樓。鄰室之簾幕微風振之。乃見妙蓮。似曾相識。潛窺之即此伎也。詢諸侍役。始知其名曰小菱。折柬徵之。姍姍而來。顧含頰捻雙尖外。默無一言。次日茶話其家。始知姬爲吾友某君之禁嚮。吾友每談婦女纏足之弊如數家珍。又焉知其亦好此耶。余與小菱之緣。遂至平視而止。按自解放之說既興。凡粗纏略縛者亦膺三寸金蓮之譽。若小菱者斯能名副其實。至其內容雖無眼福欣賞。然觀其步履便捷。應非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者。又有私娼名王奶奶者。足小不遜小菱。着聳頭青履。古色古香。亦可與小菱之網線弓鞋媲

美。二人皆以足小擅房中術。爲人所傾倒。惜均爲捷足者獨佔。余獨未能解帛一嗅爲惘惘耳。

(十一)小紅椒 余旣失意于小菱。徵歌選色之興益豪。期于風塵中覓一妙蓮之足。與小菱相頡頏。久之乃得小紅椒。小紅椒姬之綽號也。以足小而喜着紅鳥。有如小紅椒也。亦名小緊。姬謂因其足小而縛緊。人謂小而緊者別有所在。就余之經驗言之。兩說皆事實。姬籍湘之益陽。桃花江產蓮勝地也。父亦士人。醉心新潮。令勿裹其足。姬則涕泣以請。母勉從之。亦僅虛應故事而已。八歲姬乃自加勒索。時不逾年。其足纖瘦已冠諸姊妹。復一意求形之俏利。詣陳太婆請益。陳太婆爲江畔香蓮之祭酒。亦漢上之名搗也。陳詳爲指撥。愈臻美善。十四歲家漸落。乃作童養媳。未婚夫一童騾。而其姑又迫之操作。姬則日以裹足調脂爲事。遂不相容。翁則別有懷抱。常加維護。姬故媚其翁。假以詞色。索手索足。未嘗或拒。翁益惑之。某晚翁踐約而往。姬大號而宣諸衆。因得解約甯家。復其自由。旋隣居某公子愛姬之雙鈎。寵若妾媵。挈以遊漢。因陳太婆之誘。遂作墮溷之花。陳太婆所設娼寮在二爽巷。凡具貲十緡即得消魂真個。姬得公子之澆裹。手頭甚裕。故高自身價。客必以毛詩之數。方許一親肌膚。時人皆因姬之蓮趾爲一時

妙選。趨之若鶩。與余相邂逅。已自立門戶。故益矜貴。相交三月。始賦同夢。床第之間。因陳太婆薪傳有自。亦堪與紅雲相埒。最奇者。姬足極纖。故步履遲緩。然臥榻之上。標悍善戰。姿態活潑。決非大足婢所能望其項背也。姬于好合之際。手索足則吝之。惟人正因其不易得而偶得之。更覺其可珍。但姬從不肯裸足。余再三叩之。則曰說來羞人。妾有怪習。苟非束足至嚴。往往涓滴不下。設遇如君之偉器。實不勝鑿柄之苦。一夕姬睡甚酣。余先潛解其纏。繼即陰平偷渡。及姬驚覺。已無法抗拒。久而彌澀。漸不能承。呻吟乞緩。最後丐余緊握其雙趾。始漸潤澤。及終局已不勝其花悴柳困矣。小緊之名。非專指足而言。于茲益信。嗣有鎮守鄂北之某將軍。其妾侍皆宵娘之流亞。因公來漢。遣姬于旅舍中。驚爲絕艷。且以其一雙蓮瓣。非閩中人所能及。授意旅舍帳席。欲謀一夕歡。帳席謂是兒向不零沽。非重金不易致。將軍曰。能可以金錢買得。吾當不吝千金。此時已有創之之意。姬利其賞。親往旅舍。移樽就教焉。初合時。姬出奇兵尙能勉強應付。繼將軍興發。欲一玩白足爲快。姬始固拒。及將軍面目突變。竟爲剝得一絲不掛。任其宰割。將軍大奮神勇。歷四小時而未已。姬既受重創。足部又爲咬傷多處。紅腫不能舉步。醫治月餘始瘳。及將軍再度遊漢。尙思重敦舊好。姬急返益陽以避其鋒。

。亦可見驚弓之鳥聞弦彎而胆落已。

(十二)金蓮 余前記之金蓮。固名金蓮而實不金蓮者。此則似以足小自負。乃名金蓮。故尙能名實相符。蓮爲漢之二爽巷一雛伎。幼即粥于人。始纏甚早。足長不及三寸。惟體肥尖禿。式殊拙劣。幸鴛督促綦嚴。纏束甚緊。尙覺楚楚可憐耳。二爽巷爲二三等倡寮。故一見即留髡。會鴛來徵夜度資。鴛已四十許人。雙鈎修與蓮同。而美好則勝蓮萬倍。余發奇想。願倍其值而令母女同荐寢。鴛亦首肯。乃玩鴛之雙趾。而狎金蓮之雙峯。以受香鈎之擦撥頗烈。乃一一洩諸金蓮。久之蓮漸不克勝。余則興猶未已。鴛則情不能耐。乃曰君何苦蹂躪此雛。須知老娘固不僅以茲纖纖勝人也。余大悟。卽舍蓮狎鴛。宛轉如意。其妙真不可言語形容。蓋鴛能處處利用其纖趾。金蓮則徒具此金蓮而已。後余每往必玩鴛以爲快。蓮每悻悻。因媪之攘其客也。

凝香小記

唐 郎

客金陵時。值暑夜蒸溽。苦難入夢。乃與知友西巒公出門迎涼。人隨月影。迤邐行近秦淮。遠來瓜艇。傍岸停橈。三五麗姝。連翩登路。調笑飛揚。貌均娟好。殿行一姝。微眺含睇。丰姿艷逸。姣媚若不勝衣。予笑謂西巒曰。君素鑑蓮奇苛。今或得其選矣。西

轡初尙不之信。縱觀彼姝踏步姍姍。始堅信心。乃尾之行。過上塘。衆姝逕入郭媪家。媪爲上塘風流教主。曩與赤蓮曾來此尋花。彼姝當係莊上桃葉。乃入晤郭媪。乞請作合。比承延入芳闥。彼姝方對鏡調朱。鏡裏眞眞。容光耀艷。較之月下尤覺動人。惜裙裾掩曳。雙弓大小。窺視無從。西轡託詞室內悶熱。請卸裳裙。則紅艷香凝。鳳尖罕儷。所著仍爲南式嫩紅網鞋。緣幫密綴金落索。雅趣輕盈。近日江南實所罕見。繼覺鳳屨微似裝高底。予曰。以卿之足。滿幫滿底尙四寸而弱。希必乞靈高底。彼姝聞予言。笑幾不可仰。曰。君旣徒具愛蓮癖。何竟不解風情若此耶。韓冬郎暗中微覺繡鞋香之句。豈不聞歟。言次竟卸御履遙擲於西轡懷中。曰。今朝亦令君等一廣眼界也。急取把玩。蓋鞋底夾層有履。後跟處可以啓閉。中實麝屑。溫馨蘭蕙。迎人欲醉。巧思神鍼。殊所僅見。至式樣之玲瓏。尤其餘事耳。西轡愛之極。頻吻頻嗅。不忍釋手。彼姝亦微覺。乃慨以遺贈。西轡忻喜過望。乃懷環寶以歸。今者西轡遠客蜀中。凝香當在行篋。午夜展玩。一縷幽香。正不知作何感念耳。

歌娘識小錄

鳧 鳧

坤伶中王克琴以纖足馳名南北。其裙下雙鴛。骨清神正。瘦中有力。舞台之上。喜御白

襪。大方秀整之外。尤微緊密。妙曼動人。樊山老人贈句有六。世無一編小鞋兒。可稱的當之至。劉喜奎亦以纖趾轟動一時。蓮樣靡綿婀娜。有若無骨。且瓣蓮帖地。絕不少顯矜持。台上偶有跑圓場走跪步。仍能自然俊快。不蔓不斜。坤伶登場多喜改御濃艷色履。獨劉則否。曩在北京廣德樓露演時。十有八九均著玄緞高底小鞋。鞋底裏以白緞。鞋口周緣花縑。中間用各色絲線作成小花朵。雍容大雅。古致盎然。蓋劉對其金蓮頗自珍護。後台上裝時。如更襪易履。難免以白足示人。故其自家來館時着何履即以原履登場也。另聞人言。當時某綢緞莊老板對劉裙下雙屐。備極顛倒。倩人說項。欲將蓮影收入鏡裏。遭彼拒絕。後恐登台被人拍照。故御青鞋以減光度。雖有人偷攝。亦難明晰。是歟否歟。雖不能知。要亦蓮瓣佳話也。椰子花旦金少仙蓮瓣亦甚窄小可人。秋水紅菱。動人心魄。曩觀與琴雪芳合演翠屏山。反串海和尚。僧衣僧帽配以猩紅香鈎。別樣風流。正不知瘋魔了幾許愛蓮人也。金靈芝工武旦。洛浦浚波。纔可四寸。爽逸輕尖四字。實覺當之無愧。迴戈弄戟。踏步無痕。惜方露頭角。即爲人量珠載去。徒令人想望無從。評戲中坤角脚樣之好。以芙蓉花推第一。其演小老媽開磅也。藍衫紅衿。襯以紅繡花鞋。片玉柔肌。妙在無反無側。惟近受新潮薰染。足帛已弛。去冬在滬曾一度聆之大

世界。喬裝假步。已成半大脚。非復昔年在都平正密緻故態矣。趙鳳寶雙弓頗合翹秀之選。欸欸行來。姿韻甚佳。可惜襪鞋配色不甚停勻。致爲玩蓮者所忽視耳。李小霞蓮趾尖小。在芙蓉花之上。以意度之。僅三寸而零。弱步蹣蹣。惹人憐愛。所差者只一挺字。鼓姬中鍾香雲劉香雲並以蓮足傾倒南北聽客。一則骨肉停勻。纖穠合度。一則舉趾風流。果然纖小。至若鮮靈芝張小仙雖亦纏足。惜均早經解放。已非原態。漫游南北。舞場春雲。足供把玩者。亦僅此數彖。才難之說。不其然乎。

蓮鈎風月談屑

下 達

僕以年齒較稚。所見纏足婦女太少。對於蓮鈎之美。自鮮賞鑒機會。惟自幼所讀書。無不侈言「蓮足三寸把玩行歡」。而所見春冊。亦皆描繪紅鞋一鈎。登肩入握。因之頗引起一番好奇心。每樂於實地試驗。領略此助人冶興之國粹小脚。計平生浪遊北里。所見蓮足妓女。計有三人。茲分述其經過於左。以供采菲錄之選。

民十五僕寓舊都。偕友於陝西巷泉湘班選色。（唱妓名輪番見客）其中有某姬。身材嬌小。眉目秀媚。年事約二十許。挽愛司髻。光可鑑入。肌肉白嫩。婉麗溫柔。具有少婦之美。僕頗中意。遂挑識之。先是見客時。因門限過高。未覩足部。且此姬行走輕盈自

然。無纏足病態。以爲天足女子。至是得見下體。則一雙小腳長不過四寸。極爲尖瘦美妙。且脚尖微翹。雅符蓮鈎之稱。御白絲襪。藍緞繡白花坤鞋。雅潔逾恆。僕雖見聞不廣。未知此等蓮足是否人間極選。但私計此姬之腳恰到好處。比之一般驢蹄木樞式之粗笨小腳。實高出萬萬。談笑之間。僕戲握其足玩弄。纖秀輕軟。一捻如棉。真有「使人之意也消」之感。其後僕與之定情。覺其臀股特肥。私處墳起。燕婉時自舉纖足。高架僕肩。素襪如雪。尖瘦可愛。卽一彎如眉新月。亦未足方其雋秀也。僕時把而玩之。覺別有風味。助興良多。惟伊不知御紅睡鞋媚夜。仍與春冊所繪不同。但其時暢美之情。洵達極點。惜與伊僅有數夕緣。僕卽他去。迨再回北平時。泉湘關閉。此人亦不知下落。每念當年樂事。未嘗不耿耿於中也。

民國二十二年夏。友某識津市盛德里德盛班樓下某姬。止宿於是。僕時襄邊務。姬勸僕於同院寬一妓度夜。僕未之許。正談論間。見一年二十餘之妓。自樓上而下。在中堂打電話。此妓姿色平平。惟體態豐肥。富於肉感。梳髻光澤。殆北方所謂「大娘兒們」之風味者。其足尤美。長約四寸餘。頗爲尖巧秀媚。御白絲襪。大紅緞繡花鞋。鮮豔奪目。雖其足較泉湘舊識稍大。但足式之蕩冶。花鞋之淫艷。則爲泉湘姬所不及。蓋一則清

雅。一則俗艷。固各有勝場。迥不相同也。僕既喜此姬。乃挽友妓介紹。果如願而償。臨睡時伊盡弛衣褲。肌膚肥白如瓠。僅御一猩紅綢抹胸。掩映生姿。又欲去履。僕問其換睡鞋否。對曰否。僕卽命其不必脫鞋。因足不如仍帶紅鞋之任人與致也。伊勉從之。僕傍之際。伊之膚柔滑。動作中節。春聲盈耳。固均臻上選。而尤以雙足之妙曼。繡鞋之艷冶。極爲移人。伊復故雙趂。以相貢媚。顛之倒之。曲盡其趣。且伊之玉體。本來賽雪欺霜。而點綴以兩瓣紅蓮。一雙白襪。其色彩之嬌艷。亦大足興奮性感。增加快味也。春風一夜後。因某種關係。絕跡未往。此人不知現尙在否。靈犀君盍不一訪求之。(此妓行九。但詢老九。當無不知者。)

在津又識一小足女子。卽侯家後某胡同某號之「小紅」是。緣僕聞友言某號爲暗齋。中有某姬。以肥白著名。某日獨往探險。不料肥白者適未在彼應徵。居停老婦呼其養女出侍客。卽小紅也。年止十九。體尙豐滿。肌膚亦白膩可愛。惟面貌平庸。毫無美感。令人不感興趣。但一窺其足。則兩隻小脚。亦頗纏得尖瘦周正。長度將及五寸。然在蓮足缺乏之今日。固已等於鳳毛麟角矣。御白絲襪。白緞淺幫坤鞋。徧繡紅花。行走時。細腰肥臀。嫵娜異常。楚楚有致。因重逢初意。挑識此女。引至內室共話。時爲正午。陽

光充滿小房。擁女榻沿坐。命其翹一足把玩。亦頗宜人。時當夏季。女僅着白綢對襟短衫。隱露粉紅兜肚。乳聳可掬。下御玄綢大脚褲。舉足玩視時。褲反捲至膝。膚白如玉。握足注視。不覺情動。血脉憤張。弗可遏止。遂將裳與狎。室中光足。纖微畢現。其蓮足之俏秀。肌肉之瑩膩。尤歷歷在目。欣賞竝意。又比盛德樓上之燈下品蓮。更饒興趣矣。惜此女之足不逮前人遠甚。是知足小不如裝飾佳。裝飾佳又不如時地宜也。愛蓮同志以爲如何。

營鐘艷

鳧 鳧

杭垣酒家。自風行女侍後。酒肆茶寮。鶯鶯燕燕。直令人目迷五色。約友茗談。每苦其擾。上巳游春。偶過湖邊。湖畔一小茶居野趣盎然。竹籬內一小僮倚石台假寢。似爲供應茶水者。愛其雅靜。乃入呼茶。覺腹饑。請以糕餌進。以只供清茶對。後又趨起曰。余姊擅調玉黍羹。念君異鄉人。或能不吝入厨一試。惟姊性捐直。幸毋目爲當爐者流亞耳。繼延入一廳。有頃復來曰。吾姊方整妝。容束足畢。當丐請人厨調羹耳。少憩一少艾牽簾入。以一飯盂進。碧玉年華。眉目清麗。淺紫短衫。下著白衿。因小僮有束足之習。垂目下視。則瓊鈎楚楚。纖瘦逾恒。而其研光俏利。旅杭尙未曾觀。試嗜黍羹則穠

香適口。瞬罄一器。彼姝亦不甚畏人。與絮絮探問滬上流行新裝束。予曰。觀卿翹翹春
 彎。己自超凡。希必從俗效時裝耶。言未盡。彼姝以訝且喜。意謂遠來人不意爲嗜蓮客
 。復慇懃整茗鑑。曰貴客遠來。倉促以敝烏縷衣見。得毋笑人慵懶。言次飄然去。其嬌
 羞天真之小女兒情態。摩登人蓋難夢想也。再來已易黃色輕緞平底小鳥。鳥尖綴一青色
 小花。玉笋歇輦。更增蓮姿。暢談近晚。始告辭歸。自此而後。每值休沐即來啜茗。相
 處既久。款談漸熟。偶或並坐共話。竊窺雙翹。殊覺別有妙境。予離杭時。僞索一履替
 標。歸後權量。輾紅一搦。長僅十三米突耳。

蓮躑芳蹤記

老 客

津門妓館。每教雛鬟唱漁家樂打蓮香變羊記。且歌且舞。備極嬌憨。廿年前有名金合銀
 合者。一對嬌娃。年甫十二三。當應召赴堂會奏技。歌喉瀏亮。舞態疾徐中節。座客廳
 不傾倒。銀合貌尤妍麗。一雙弓彎。細若春筍。當奏技時。金合飾小放牛之牧童。銀合
 飾阿里村女娘。揚纖足跨繞牧童首。給其跪拜。紅褲半露。弓足微抬。設使靈犀君見之
 。不知將如何神往。

十三年秋初。以事赴南京。薄游明孝陵。偶值祭者。裝束入時。長身玉立。作墮馬髻。

秋水雙眸。頻爲烟視。疑屬名門少婦。未敢遽涉遐想。艷容嬌態。令人意難忘也。予本僦居揚子飯店。是夜忽動游興。爰赴下關金陵旅館。作訪艷之舉。歷視各房鶯燕。殊鮮當意。意興已闌。將作歸計。下樓之頃。忽值晝遇粲者。不覺神移。旅舍侍者窺知余意。謂欲招此姝。亦可代爲媒介。蓋其人爲甫下堂之姬妾。僦居旅館。待覓如意郎君。果爲彼姝屬意。不難一言而諧。乃囑侍者代達愛慕。彼姝已識爲陌上相逢之客。許與訂交。談次吹氣如蘭。令人之意也消。聆其語言。居然津音。諦視芳姿。似曾相識。絮語移時。詢知卽爲當年之雛妓銀合也。歡然道故。情好彌殷。撫柔荑。就櫻唇。床榻偎倚。探索雙彎。纖索不盈一握。迨展衾薦枕。膚逾凝脂。著體欲融。仙骨輕盈。自爲動盪。其豐上齋下之內媚。尤非筆墨所能曲傳。綢繆達旦。怕聽曉鐘。蓋予訂次晨回津。已囑從僕收裝。江干相候。兩情眷戀。殊難爲懷。別後已近十年。天涯淪落之銀合。更不知漂泊何許。偶憶蓮躑芳踪。猶爲之低徊不置云。

采菲錄第四編

瑣記

采菲餘錄

靈犀

析津志。市民多造茶褐木綿鞋。貨與人。西山人多做麻鞋。婦人束足者亦穿之。仍繫行纏。欲便於登山故也。

京都竹枝詞。南城粧束甚苗條。元寶頭梳致太妖。（元寶頭似十二三姑娘之髻施於婦人頭上大覺妖冶）小小弓鞋雖一捏。誰知足下也蹊蹠。

證俗文。今人削木爲屨底。京師婦人好高底履。有至七八寸者。蒙之以布。所謂複鳥者也。

金台殘痕記。京伶裝小脚。巧絕天下。燕蘭小譜云。始於魏三。至今日尤盛也。

都門竹枝詞。性情恬靜更溫存。脂粉新施爲站門。也是洋鑲針線巧。木頭厚底號花盆。時尚新談。改裝婦人詩。大半旗裝改漢裝。宮袍截作短衣裳。脚根形勢先融化。說道蓮鈎六寸長。

京華百二竹枝詞云。坤鞋製造甚精工。爭奈人多足似弓。庚子已過尙依舊。幾時強迫變頽風。註云。以北京首善之區。放足之風。仍未大開。

清裨類鈔。弓鞋。纏足女子之鞋也。京津人所著者。宛如弓形。又載。八旗婦女皆天足。鞋之底以木爲之。其法於木底之中部。（卽足之重心處）鑿其兩端爲馬蹄形。故呼曰馬蹄底。底之高者達二寸。普通均寸餘。其式亦不一。而著地之處。則如馬蹄也。底至堅。往往鞋已敝而底猶可再用。向以京師所製之形式爲最佳。著此者以新婦及年少婦女爲多。年老者則僅以平木爲之。曰平底。其前端著地處稍削。以便於步履也。處女至十三四歲始用高底。

北平俗曲。百本張鈔本。訓妻有云。穿襪子不准穿贈崩贈崩的包著脚面兒。跳三針兒明漆險兒。穿鞋無非綢緞面兒。丁扎鎖扣幾朶花兒。或是皂鞋或是單險兒。不准穿時興的南蝴蝶小鞋險兒。又闊大奶奶要逛西頂有云。月白緞子幫兒。配的瘦鞋底兒的蝴蝶夢。套褲帶兒繫的往鞋底兒一般兒平。又風流公子有云。那小鞋兒大概是八寸罷做了個得。雖不星平金子堆綾顧繡。消魂的俏步兒一挪。那蝴蝶一哆嗦。

婦女束足。起於何時。言人人殊。或謂唐。或謂宋。或謂漢初卽有之。前者故都畫家金

君瑞卿。以所作展覽於天津永安飯店。予撥冗一觀。見繪有楊妃欠伸圖。足著歧頭履。審視固豐趺也。比時惑於馬嵬錦襪之說。以爲楊妃應作纖趾。曾以所疑質之瑞卿。據言畫有所本。然未能道其詳也。嗣於湖社月刊一百期中。見有明唐寅所畫潘妃像。地下佈金蓮花四五朵。妃持紈扇寒裳行其上。諦視亦著歧頭履。及閱揮麈餘話。載向宗厚纏足極彎。王僧公戲謂脚似阿環。於是恍然悟楊妃之足瘦削而已。決非短小之狀。如後世者。至以帛繞脚。令纖小屈上。實始於南唐宵娘。故道山新聞末有由是人皆效之之語。此可斷定婦女束足。實自南唐始。而潘妃僅於金蓮花上行。故贊其步步生蓮花。初非以蓮花象足。而謂足爲金蓮也。

縵越堂日記有云。以縞帔及繡緞脚襪。遺族妹鳳姑。說文襪。袴跣也。方言。袴齊魯之間謂之襪。或謂之襪。郭注今俗呼袴跣爲襪。是卽今婦女之脚襪矣。按襪或書作桐。卽俗謂袴脚管。

楊維禎詩。有美人小襪青月牙之句。可知襪色尙青。其源亦古。

潮州弓鞋。跟高有至二寸餘者。慧庵旅汕。來書相告。今在潮所親見。稿非虛語。

紀曉嵐烏魯木齊雜詩。有半鈎新月薜花侵一首。註曰。呂吉築城時。掘土數尺。忽得弓

鞋一變。尙未全朽。額魯地初人版圖。何緣有此。不可理解。按此或前者有人羈旅絕域。壯歲生離。慘逾死別。推闡中近體之物。慰客裏相思之愁。恐負紅顏。自擗黃土。初不料邪詎聲中。竟爾出現也。試觀其詠元夕一首。卽有無數紅裙亂招手。遊人拾得鳳凰鞋之句。又云。塞外豐盈。游尸鬻技者虜至。畿輔馬解婦女。亦萬里聞風而赴。安知昔無漢婦隨夫遠徙。而遺此片鞋。埋於黃沙白草間耶。

英倫博物院陳列唐代女俑。有作歌舞姿勢者。觀其攝影。高髻長袖。袖窄幾難出手。裙垂於地。僅見鞋頭。察之似圓趺也。遂以爲唐代婦女不纏足之証。繼而思之。此輩女樂。畜自貴家。輒以高麗吐番回紇崑崙諸部女奴相誇耀。况東園秘器。奢僭無妨。製作寓形。炫人媚鬼。番奴之足。自是天然。又嘗見宋徽宗撫張萱搗練圖。圖中女子。亦非小頭鞋子。是又確証唐人尙未盡纏足。然其屨窄瘦。而鞋頭翹起。頗見足形之美。與後世以短不逾三寸小不盈一握者。迥不相侔也。

王仲弼蘅華館詩。其芳原新詠。在東瀛作也。有詩曰。唇脂狼藉復塗金。雲髻花枝不上簪。最是舞裙斜露處。雙趺如雪似觀音。自註曰。日本婦女多赤足不韞。六寸膚圓。雪光絨絨。

宋人車若水脚氣集。載婦人纏脚。不知起於何時。小兒未四五歲。無罪無辜。而使之受無限之苦。纏得小來。不知何用。後漢戴良妹女。純裳布裙。竹笥木屐。是不干古人事。或言自唐楊太真起。亦不見出處。更於秦少游詞。倚欄無語更兜鞋。及脚上鞋兒四寸羅之句。知宋代已盛行纏足矣。吳振械養吉齋叢錄。載崇德三年有效他國裹足之禁。順治間則定爲三年以後所生女子禁裹足。此統滿漢而言。而漢民不能從也。至康熙六年弛此禁。於此可覘此風殊不易革。且於崇德間未入關以前。滿洲卽有婦女效尤焉。

風流絕暢圖。爲明萬曆丙午春梓行。取唐伯虎手繪之競春圖臨撫雕刻者。所繪女子皆著藕覆之纏足。日本浮世繪輒取材於此。然多改爲著繡履之天然足矣。

吳梅村詩。料理年頭事。花鞋取樣工。雙彎履新吉。一椽試新紅。鏡檻徐行處。燈簷淺立中。往時呵凍繡。玉指記匆匆。清顧鐵卿清嘉錄云。吳俗婦女繡履。年底必更製一新以度歲。名過年鞋。故景文詞云。杏子紅裙。鵝兒黃袖。一尖新窄過年鞋。

江都金天福子謙。席帽山人詞。蘇幕遮云。玉釵斜。塵鏡暗。舉步輕狂。疑是弓鞋綻。夫婿封侯功業爛。非不知羞。近日纔驕慣。

燈虎有云。玉階生白露。行行偏小住。侵不到羅襪。人跡秋痕路。射六才一句云。立蒼

苔把繡鞋兒溼透。

蘭州婦女例於每年六月初六日。至郊外晒腿。名曰晒腿節。云以避疫癘。必有人訛爲賽腿。與大同訛晾甲爲晾脚者矣。

或言婦女看人先從脚下起。與男子看女人適相反。吳月娘初見潘金蓮卽云。由脚看到頭。風流往上流。從頭看到脚。風流往下跑。

或云。高跟鞋初行於波斯。因其地熱沙灼足痛也。契菊言。從前弓鞋有蓮瓣香鈎等目。今日高跟鞋。可名之曰肉板橋。

隨園詩話。有貼地弓鞋一寸彎之句。此彎當就其底間空處而言。否則於實際不合。後世之人。殊難索解矣。

疑雨集有腰身十五正嬌慵。珠鳳鞋幫一捻紅。不奈小橋春露滑。阿娘扶過石闌東。今之女郎。何須人扶。祇有與檀奴聯臂耳。

見喝火令詞。有云。研羅裙下拜雙翹。立把剛腸傲骨英氣一齊銷。又云。蒼苔隱約印雙翹。拜倒下風偷嗅香氣未全銷。

元亨釋書十八載。久米仙人。和州上郡人。入深山學仙法。食松葉。服薜荔。一旦騰空

。飛過故里。會婦人以足踏浣衣。其脛甚白。忽生染心。卽時墜落。玉脛光綴。使仙人見之。猶不免魔障自生。吾人對此一雙白生生小腿。能不凝睇消魂耶。

三六橋將軍有憶江南詞五闕。其第二則云。「閑中憶。鏡閣罷粧梳。月白單衫薰北麝。水紅雙履繡南蝴。笑臉自生朱。」南蝴二字。不得其解。但戲劇中有南胡鞋之名。卽正旦所著之彩鞋也。現在則多在鞋尖加繖子一縉。坤角則多著繡花緞鞋。（彩鞋詳見何怪石著翁園戲話）南蝴或卽蝴蝶履之別名。

戲劇中有明寫酒色財氣者。爲「小天宮」。各以一物象徵。以酒壺麈酒。以女鞋爲色。財用元寶。氣用大肚皮。此戲京班久不演唱。予竊思以一物象徵女色。舍綉鞋而外。竟不可得。足覘往日綉鞋之動人。

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說部。有海上名士詩。詠繡鞋句云。「者回看得渾真切。蝴蝶當頭茉莉邊。」雖屬惡詩。然可知當時花樣。

胡虞君贈妓詩有云。試摩素足惹嬌噴。若使凌波勝洛神。低語阿儂生怕癢。教郎規矩莫撩人。

李鴻扶有句云。羅襪雙翹剛半折。仙腰一把已三眠。明南京朱市玉月生纖趾一牙。如出

水紅菱。前人有句云。洛水出時塵不染。花蹊踏處縷凝香。

嘗見說部中有句云。兩枝白藕朝天插。一朵紅蓮就地開。上句言玉腿。下句言金溝也。曾見鞋肆有聯云。洛水凌波去。雲衢踏月來。

江秋珊花底拾遺。其更漏子詠胭脂徑上縱橫小履印云。宿雨霽時紅狼藉。弓弓小印成行。爲因花裏捉迷藏。閑踏碎羣芳。花徑窄。輒誰量。苔痕綠到鞋幫。溼泥滿徑迹猶香。唧唧燕子忙。又竹香子詠剪桐葉作弓鞋樣云。臨却書兒仍綠。剪作弓鞋樣曲。雙鼻飛去便封侯。莫笑金蓮蹙。纖纖掌上。一握。鳳兒么也斂香宿。秋風篩影月兒高。正掛半彎素玉。

名士愛蓮

湖南癡人

王壬秋先生。湖南之學者。對於周媽之織足。備極愛護。周行時孃孃婷婷。王扶掖之。比翼不弱也。余與王爲通家。常謂余曰。周媽此對紅菱。長不滿三寸。織窄香軟。余愛之極。偕遊各地。莫不備致歡迎。李少荃相國袁慰庭總統尤爲另眼相看。所贈甚厚。真是難得。

王益吾葉德輝兩先生。湘中大名士。左右姬妾皆金蓮二三寸。必手握之。方可看書行文。

。否則不能耐坐。男旦角侍側。亦須蹂躪。方得歡心。
湯面三先生。湘中同光間學者。其看書改文教學生。必手執其夫人蓮鞋。向鼻邊口邊嗅之。在大衆中毫不避忌。人或非笑之。不計也。

易麓峯先生。亦湘中同光間時文大家。每見織足綉鞋。必竊藏身畔。考試時在學台前搜出多雙。被逐出。迭次如此。其徒多掇高科入詞垣者。勸之。易曰。吾寧不青一衿。不願須臾離開小脚綉鞋。時有預搜其身者。易必大怒。死之日。箱存女鳥數百雙。無美不備。其子遵遺囑。盡實棺中以殉云。

記蓮杯

靈犀

密雲蓮痴老人所製景泰藍鞋杯。爲民國十一二年。供職京兆尹署時。以意授匠人張德林（張住北京崇文門內燈市口路南珺那作坊奉耶穌教今未審遷移否）使之造成者。當時工料價只銀四元。嗣命再作。卽堅辭不肯製造。或因索價太廉。無利可圖也。此杯微有不洽意處。卽鞋口外圓而內方。不如純圓者較爲美觀。底彎亦欠精巧。不及蓮痴夫人年少時之蓮迹爲佳。倘能重製當更可求精也。蓮痴意中有靴形水炖一種。可以置杯靴中以煖酒。僅創爲模型。難覓良工仿造。甚爲可惜。然卽此一杯。已足珍矣。

采菲錄第四編

雜 姐

采菲餘錄

靈 犀

品花寶鑑於婦女雙趺。間有描寫。如說白菊花「兩廣人裹足者少。都係六寸膚圓光緻。雙趺着地。行走如風。倒是極風騷的」。又云「身上穿得素淨。脚下拖了一雙尖頭四喜唯絨蝠的高底鞋。」說華府十婢「一色的白羅大綢衫。下截是青羅鑲花邊褲。微露紅蓮三寸。」說許三姐「身穿茄花色布衫。底下月白綢綿褲。絕小一對金蓮。不過三寸。」又云「穿一件月布衫。加個夾背心。冰綠綢褲。翹然三寸弓鞋。」說玉天仙「裙下金蓮約有四寸。甚是伶俐。白菊花穿件蛋青紗衫。內襯肌紅衫。下是月白紗褲。穿着厚底絨蝴蝶鞋。」說縫窮婦「蹣起了一雙新布花鞋。」又云「今日穿了木底鞋。鞋內又襯了高底。七寸長的花鞋。今日變了五寸。確輕輕的走。總有咕咯之聲。」長慶媳婦「紮了白包頭。穿了孝衫。下面倒是水綠綉褲子。白布弓鞋。」僱用京東婦人「髮髻上罩馬尾冠子。紮着褲腿。鬆鬆的似兩個布袋。走路腰掀屁股。擺開八字脚。穿着薄底鞋。」

又云「香塵沾膝。是件美事。况蓮鈎在握。飲十杯何妨。」又云「從前馬湘蘭相貌中等。並有金蓮不稱之說。」

揚州夢小說以陳晚橋（即鄭板橋）爲主人。而穿插乾隆時新聞敷衍畫舫錄故事而成者。全書十六回。尙有可觀。其李小足疑在雲中一回畧云。雅香和晚橋見他姿容絕世。早已心不自主。往下一看。兩只小脚兒不滿三寸。不由的心花怒放。雅香到底年輕。還有些難以爲情。倒是那晚橋見他絕小的脚兒。喜得張開了口合不攏來。只看著他的脚兒孜孜笑。小興化要轉到左先春那裏去。正由晚橋身邊經過。晚橋看了半天。心上本來有些癢癢的。到了此刻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抱小興化抱過來。摟在懷裏。拿他小脚兒捏了幾下。小興化急得滿面通紅。瞪了晚橋一眼。晚橋道。這有甚麼納罕。我從前到大同府。瞧見小家女兒稍有姿色的。由人注視。斜倚門前的時候。往來看的密密陣陣。門限幾穿。那爹娘等也不禁止。小脚的女兒出門。那爹娘必先請各位讓開一步。那看的不睬。也就聽他。所以有蔚州城牆。大同婆娘的歌謠。那蔚州我也到過。俗有一個賽脚會。每逢天脫卽。不論鄉紳大族家裏。如有年輕婦女。個個裝束斬齊。端端正正。坐在門前石凳上。原來各家門口都有大石兩塊。異常乾淨。如其有人愛他小脚。儘可以伸手撫摩道。這

雙脚兒真小。一家人以爲光榮無比。相傳這一撫摩。就能夠祓除不祥。你們見我捏了也脚兒一下子。就大笑起來。真是少見多怪。先春道。晚兄說來證據鑿鑿。可稱小人下達了。這時小興化聽了。才明白不是有意播弄他。按小興化姓李。興化人。卽以小興化爲名。揚州名妓也。

朝野新聲太平樂府。載貫酸齋詠金蓮陽春曲云。金蓮早自些娘大。著意收拾越逞過。如今相識眼皮兒薄。休顯豁。越遮護着越情多。仇州判和前作云。窄弓弓怕立蒼苔冷。小顆顆宜踏軟地兒行。鳳幃中觸抹着把人蹬。狠氣性。蹬殺我也不嫌疼。

又成喬夢符詠晒鞋兒賞花時云。雙鳳銜花宮樣彎。窄玉圈金三寸慳。綠窗靜。翠簾閑。似錦鴛日晚並宿向雕欄。(么)多管是露冷蒼苔夜氣寒。暖透凌波羅襪單。聽寶釧。響珊珊。藕蕩兒般冰腕。用纖指將繡幫兒彈。(賺然)髻綰倚風鬟。臉襯秋蓮瓣。姦花量了憎騰醉眼。見非霧非烟簾影間。映秋波兩葉春山。幾時配玉連環。看他些綠髓紅潺。礫煞春嬌夜未闌。投至香消燭殘。比及雨收雲散。我向懷兒中。直揣得那對底兒乾。關漢卿閨怨佳人拜月亭有一折。「油葫蘆」分明是風雨催人辭故國。行一步太息。兩行愁淚臉邊垂。一點雨間一行悽惶淚。一陣風對一聲長吁氣。百忙裏一步一撒。索與他一步

雙脚兒真小。一家人以爲光榮無比。相傳這一撫摩。就能夠祓除不祥。你們見我捏了也脚兒一下子。就大笑起來。真是少見多怪。先春道。晚兄說來證據鑿鑿。可稱小人下達了。這時小興化聽了。才明白不是有意播弄他。按小興化姓李。興化人。卽以小興化爲名。揚州名妓也。

朝野新聲太平樂府。載貫酸齋詠金蓮陽春曲云。金蓮早自些娘大。善意收拾越逞過。如今相識眼皮兒薄。休顯豁。越遮護着越情多。仇州判和前作云。窄弓弓怕立蒼苔冷。小顆顆宜踏軟地兒行。鳳幃中觸抹着把人蹬。狠氣性。蹬殺我也不嫌疼。

又成喬夢符詠晒鞋兒賞花時云。雙鳳銜花宮樣彎。窄玉圈金三寸慳。綠窗靜。翠簾閑。似錦鴛日晚並宿向雕欄。(么)多管是露冷蒼苔夜氣寒。暖透凌波羅襪單。聽寶釧。響珊珊。藕蕩兒般冰腕。用纖指將繡幫兒彈。(賺然)髻綰倚風鬟。臉襯秋蓮瓣。姦花量了憎騰醉眼。見非霧非烟簾影間。映秋波兩葉春山。幾時配玉連環。看他些綠髓紅潺。礫煞春嬌夜未闌。投至香消燭殘。比及雨收雲散。我向懷兒中。直揣得那對底兒乾。關漢卿閨怨佳人拜月亭有一折。「油葫蘆」分明是風雨催人辭故國。行一步太息。兩行愁淚臉邊垂。一點雨間一行悽惶淚。一陣風對一聲長吁氣。百忙裏一步一撒。索與他一步

方才起來去洗浴了。你要會他。可到裏面去坐一會兒等他。濟顛道。既是就來。我便進去等他一等。遂一直的上了樓。到王行首房裏。一看靜悄悄的。王行首尚未起來。濟顛走到床前。輕輕的揭開了暖帳。見那王行首仰睡着。正昏沈沈的夢魘。濟顛在踏板上。取起一隻小綉鞋兒來。揭開了錦被。輕輕的放在他陰戶之上。遂折轉身走下樓來。却正撞着沈提點洗浴回來。便叫濟公。久不見你。甚是想念你。……此時王行首已驚醒了。見陰戶上放着一隻繡鞋。正在那裏究問妳子。是誰上來。妳子道。再無別人。必是這濟和尚。忽見沈提點全濟顛走進房來。王行首看着濟顛笑迫。好一個出家人。怎嫌疑也不避。濟顛道。並非僧家無禮。却有一段因緣。你才夢中見些什麼。王行首道。我夢見一班惡少年將我圍住不放。濟顛道。後來怎麼了。王行首道。我偶將眼一閉。就都不見了。濟公道。却又來。這豈不是一段因緣。遂收紙筆。寫出一首臨江仙的詞兒來道。「蝶戀花。枝應已倦。睡來春夢昏昏。衣衫刺下不隨身。嬌痴生柳祟。唐突任花神。故把繡鞋遮洞口。莫教覺後生嗔。非干和尚假溫存。斷除生死路。絕却是非門。」沈提點看了大笑道。原來是這一段因緣。點醒了你一場春夢。……」

明屠隆作綵毫記。述李太白事。三十三齣羅襪爭奇。有云。芳魂已化彩雲飛。空留羅襪

餘香在。老軍拾得楊妃遺襪。設酒肆。每看一度。索青蚨十文。淨外貼上白。弓彎踏繡
 嶺。步步生香塵。猶存凌波襪。不見凌波人。有道士上白。呬。列位好癡。我只道妃子
 就在這羅襪裏面。原來只是遺下的舊襪兒。怎麼一國如狂。爭來借看。列位。那美人已
 化爲塵土了。卻留下這一隻舊襪兒。我就說這舊襪呵。（沽美酒）繡宮羅。沒半縑。製
 凌波。五色鮮。卻與佳人脚下穿。行一步。可人憐。相趁着雕與翠輦。印香塵淺籠花毯
 。踏瑤階低覆金蓮。半霎時鳳頭幫綻。半霎時馬嵬香散。覓凌波。洛浦寒。去風流不還
 。剛斷送紅羅一片。這羅襪兒雖在。穿羅襪的人已化爲塵土了。

千鍾祿慘觀一折。燕王篡位。將建文朝臣之妻女或砍或絞。或發教坊。或配家奴。其徒
 於遠方者。皆坐地哭。足弱不能遠行也。丑扮押解女差白。吓。你們都睡倒了。衆白。
 走不動了。丑白。誰教你要趨奉丈夫。把這腳兒裹得一的的。你看老娘這雙腳。要走一
 百就是一百。要走二百就是二百。好不爽快。衆白。我們實是走不動了。丑白。啊。你
 們不走。看老娘的板杖兒。此折描狀纏足者流離之苦。並烘托纏足之原因。裹得一的的
 。爲趨奉丈夫也。

義俠記第十二齣萌芽。淨唱「恨不會看得他雙撇道。」丑白「好對小腳兒」。撇道兒。

卽言脚也。雍熙樂府端正好有云。「你看我撇道兒勾一尺。爪老兒墨定黑」。此言足長夠尺也。八聲甘州有云。「牽弓弓撇刀。光溜溜六老。」可知撇刀者。卽謂小脚如刀也。滿庭芳有云。「步香塵窄窄刀麻」。紅綉鞋題情有云。「刀麻兒狹。穿一對紅綉鞋白綾襪」之句。故小脚又可云刀麻。此皆金元俗語。與爪老謂指。六老謂眼相同也。（今江湖黑話謂鞋爲「踢土子」俗不可耐）

香鉤雋語

靈犀

億仙室主曰。吾湘向有俗諺曰。「塌脚婆娘。騷死情郎。」塌脚卽足跟稍（稍字大有分寸閱者須省）挫之謂。凡小脚稍後塌者。其人之態度必甚妖冶。最易挑發慾火。恐柳下惠遇之。亦難於堅持不亂也。蓋正之一字。當然合乎規法。惟後跟稍挫。似亦無礙大觀。譬猶魚翅熊掌。固屬嘉餚。而偶嘗大蒜辣椒。亦未使不可助長口味。余婦之脚。頗稱小瘦尖翹正。（軟屬生成香爲人造）然規行矩步。絕少風韻。姬人之足。與之伯仲。惟塌而欠正。別具風趣。故使然也。亦可謂時尚。每與戲弄。無不令余快意。陽臺上飄飄欲仙。迄今思之。猶存餘興。婦嫉之。間亦粧作。總欠自然。譬如秋波。使笨人效之。反嫌其醜也。

鸞鞋鳳履誌二奇

乘槎客

明刊閒居筆記一書。舊集明人香艷小說多種。惜中土久佚此書。惟日本內閣文庫有之。東友某君亦藏巾箱本者一部。乃馮猶龍增編。余公仁批補者。余曾假一讀。內有三奇誌一篇。事之經緯有涉及鸞鞋鳳履者。頗覺綺艷。爰撮述如下。

元末秋官吳守禮之子汝玉。嘗館於其父執王參府之家。初屬意於王女媼婦嬌鸞。先通侍婢春英。託致一詞於鸞。以寄相思。不意歸遺於途。爲王姬巫雲所得。雲素慕生之瀟灑風流。乃冒鸞名招生夜合於其室。歡後始告生爲巫雲。生雖不悅。亦無可奈何。雲盛稱鸞妹嬌鳳之艷逾乃姊。願爲生圖之。生始悅雲之可人。自是乃重鳳而輕鸞矣。然鳳雖素愛生才。顧性狷介。生屢挑之而不可得。一日春英受鸞之責。忿而盜其情詞及紅鸞頭鞋一隻畀生曰。願爲公子作媒。生喜過望。候晚密趨鸞室。鸞獨立凝神。口吟多不如意句。生背後接口曰。何意不如。僕當解情一二。鸞駭曰。汝來此何幹。生曰。來赴約耳。鸞曰。有何約。生出鞋曰。此物卿旣與之。今復悔耶。鸞愕然曰。此必春英所竊。面紅而低首不答。指掀裙帶而已。生挽鸞就床。羅裙半卸。繡襦齊挑。眼朦朧而纖手牢鈎。腰閃爍而靈犀緊湊。生喜鸞趣。於枕上構一詞云。寄語多情。分得枕邊春興。何用鞋憑

證。早辦通宵歡慶。還把新絃整。莫使妝台負明鏡。（以上原文）生歸途遣巫雲婢小鬟邀赴雲室。雲見生喜甚。酌以酒。坐生膝上。搜生袖得鸞鞋及情詞。生不能力索。遂留於此。嬌鳳後卒歸生。竟一箭雙雕焉。中秋夜晚鸞鳳宴生。鳳履青金點翠鞋。生愛其纖巧俊約。捧於膝頭。不忍視。又脫以盛杯流飲。笑傲歡樂。……生日在脂粉綺羅中。作芳閨勝事。其一詠美人鞋云。籠金點翠鳳爲頭。襯出蓮花雙玉鈎。尖小自憐行步怯。鞦韆裙底任風流。穿曲徑。上小樓。淺塵窄印使人愁。（以上原文）巫雲後隨參府征台賊。日思生而歿。小鬟歸曰。雲姨爲公子而亡矣。並寄紅鞋一隻書一束。生視之。乃昔留鸞之鞋及情詞也。不覺淒然流涕。所謂三奇者。蓋以巫雲妾也。而能以死殉生。嬌鸞媼婦也。而亦能終身事生。嬌鳳又能以己之夫而與姨若姊共之。故謂之三奇。

豔體連珠

蓋聞白綾三尺。玉筍枝枝。金蓮一雙。沉香步步。是以迴風曲罷。宵娘真是可兒。凌雲態濃。飛燕呼爲仙子。

采菲錄第四編

附載

(本欄各稿皆編時遺漏或寄到較晚不及分類悉納於此非有王後盧前之別也)

采菲新語

趙亦新遺作

瓊鈎憶語。習年鄰舍一少婦。可二十許。姿首都麗。雙翹纖絕。以齒序同行。故以嫂呼之。伊因予穉。穿堂入戶。無稍避諱。夏月勞日。香房無俚。婦每白晝濯浴蓮織。浴時紗窗紅帘濕遮。繡閣寢門虛掩。偶無意推門掩入。婦背身俏坐。回首笑語逗諠。苟於纏帛初解時。則捏趾間殘髻。戲抹予鼻。予嬉笑作嘔狀。以示惡其穢濁。實則私心竊快。頻頻呼吸。以品厥味也。甚於不備。遠以香蓮置予吻。予急抵拒。髻肌玉膚。觸手絮軟如綿。或於浴竟時。則戲以纏帛擲予面。予輕捏條幅一端。長拖至中堂。把鼻耽耽狂嗅。肉香汗澤。依復溫膩耐人尋味。婦低聲呼乳名。言閨闈褻物。切勿暴露庭落。因嬉笑擲還。凭倚炕畔。得侍遞襪管履之役。伏暑苦熱。婦輒支帳露宿庭院。恒置矮脚桌。伴寢其側。爽味夢覺。起顧四際。婦媪輩僉睡息。斯沉。乃潛趨牀尾。悄握供足。窺視把玩間。輕含狂嗅。愛無復加。遠爾伊人醒。雲鬢凌亂。秀眸惺忪。笑語問奚爲。相形下。

窘迫無以爲答。羞極而泣。婦低聲嬌笑。溫語百方致慰。蓋冲年穉童。私心並無褻念。竊唯耽愛纖踵瘦小可喜耳。舍居一小庭落。屋宇三數椽。頗幽靜。去歲。一少婦移來稅居。年可二十許。具殊色。儀態容貌。無論喜笑怒恨。一經表情。即雋妙動人。而裙下蓮鈎。纖俏尤惹人憐。戟指暗量。約畧四寸弱。居恒喜細翠鞋。鞋幫挑繡細碎花紋幾朵。米色凌波襯綴。倍益清俏媚致。性豁落。喜言善笑。情稍稔者。無問男女。談笑間。輒以諧詼投之。夫業糕餅藝。鎮日執掌。因以不暇晷宿。而婦亦甘耐孤幃。是殆積久成習。了無岑寂之痛苦也。夏日晝靜。妻與女小寢。僕方握管從事寫作。隱約水聲涓涓。出自伊人戶。竊意溽暑汗濡。是必臨盆淨而。未意及他。俄頃。忽門外嬌聲呼阿姨。婦笑諾。命少待。卽隔室相呼曰。伯伯。吾家阿姨來。勞代啓門。予唯諾。門啓處。則一中年婦。溫語道歉仄。雖徐娘半老。而風致嫣然。依然少艾。偶視足下。零丁瘦弱。相較尤纖。不禁魄奪。逼注不稍瞬。伊微無所覺。珊珊過香房。湘簾甫揭。則縱笑曰。我疑妹子偷閒懶。未料蘭湯薰沐。孜孜濯蓮足也。婦繼笑云。隔垣有耳。語言須慎。此言苟入伯伯耳。令人一何難爲情。語次。相與縱聲嬌笑。予衷情撩亂。執筆難以爲文。旣而。婦曰。阿姊纏得一雙好小腳。我見猶憐。而况姊夫。繼低語云。深夜衾底。阿倩握

足以把玩否。姨低笑曰。妹子勿相詰。反躬自問可耳。婦曰。我不解。婦笑謂。既不解。何孜孜勤事洗浴。婦笑聲嗤嗤。無以爲應。姨曰。妹子勿調謔。刻有煩勞者。請之我家。婦言容稍理掇。姨不允。強牽之去。予投筆潛入香閨。炕畔蘭湯微濁。凌波紈帶參差。擦亂。春艷意景。挑人情緒。

良宵易鳥。霞斂掩幃。暑炎漸煞。蘭閨伊人。凭椅倦慵無似。芙而香汗涔涔。痕漬參差。青絲低挽墜馬髻。鬢髮散霧。稀疎抹額髮。漫遮梅花妝。儀容清俏。了無鉛華。橫波流媚。眉黛凝翠。羅衫輕裝。祖懷未繫紐結。酥胸朱訶子。間繡雜綵花紋。綉綉都麗。栩栩如生。燦爛赤金繫練。瓊瑤玉頸。互相掩映下。雋妙銷魂。乳峯隱約其間。襯綴倍饒興趣。兩袖高挽齊肘。膚白肌澤。溼致若嫩藕。下體裙幅已除。綠禪朱闌干。鮮艷奪目。褲脚鬆散。金蓮纖細如筍。度以尺。可三寸弱。月縷朱鳥。俏媚盪魄。一足搭膝上。柔荑輕撫淺握。團扇慢擺。鬢髮飄飄。妙曼姿致。意頗優然自得也。繡戶湘簾高捲。仰瞻銀漢。斗牛轉移。近顧花徑。羣絮欲眠。柔柳意懶。阿嬌心慵。旣而更盡漏殘。露氣空。玉階濕冷。卽移几榻前。燭台置其上。燭花昏曳。蠟淚橫流。解鳥登榻。復卸羅衫。帳幃旣掩。流蘇低垂。探手摸索衾底。取得紅軟睡鞋二事。捉足方將穿御。明眸

凝注。遲疑有頃。芳衷若未遂意者。乃脫却凌波。慢解紈帛。則瘦小圓跌。赫然外露。粉潤膩澤。潔白無瑕。置足膝上。柔荑交掀趾縫。中貯玉屑若許。已香殘馨褪。櫻顆微綻之際。蘭氣一噓。屑紛紛如霜落。第虞穢掩殘香。污濁芳踵。待取錦匣。覆撒蘭麝。轉念足趾未浴。薰香何補。意馨屑暫曠一宵。當不至濁氣薰人也。卽理紈帛。悉意緊纏之。羅襪旣御。復套睡鳥。細管結束停當。方將就枕倒臥。揭帳息燭。少選。月上紗窗。四室幽明。芙蓉帳內。美人香息停勻。一鈎搭郎膀。一鈎入郎握。綉豔意景。春

盪擦人。

農曦行纏。翠樓朱欄。斑梁玳瑁。碧紗窗前。鸚鵡學語。紅杏枝頭。綠衣嬌唱。紫燕銜泥翱翔。營巢畫棟。隱約金雞長鳴。扶桑晨曦絢錦。蘭房中。娘子香夢甫回。眉褪烟青。櫻顆紅殘。惺忪慵倦。通體如酥。反側之際。玉軀依在郎懷。顛郎鼻息沉沉。鼾睡猶甜。脫身卽起。整髻理鬢。披衣御褲已。方將捉足纏理。忽睡鳥遽缺一事。芳心頗詫。舉首四際尋索。叫軟紅一鈎。灑遺阿倩枕畔。探手捉取。鳳頭細碎齒痕斑斑。顯然可辨。殆其昨宵潛解。偷褪馨蓮在吻歟。私維及此。凝睇斜睨俏郎子。不禁嫣然一笑。於是移坐牀沿。復褪一彎紅菱。竊竊掩藏衲底。繼復解脫羅襪。卸却纏帛。蘭麝四溢。薰馥

盪人情思。阿情醒覺。潛竊新月凌波。置鼻狂嗅。異馨透徹心腑。精神一快。娘子背身
 俏坐。意影入畫。柔荑款理條帛。意嫌摺皺多紋。跡染微穢。乃復竊藏裯底。更易兩幅
 。捉足緊裹慢纏之。芳心不憚煩瑣。悉意折繞數匝。玉帛熨貼。渾馨趾如一體。理事既
 竟。羅襪遽失所在。徧尋無獲。偶視俏郎交把一物。月色羅綢。上繡細碎花紋。置鼻狂
 嗅無已。娘子探手急奪。笑語作白眼曰。骯髒褻物。郎何不惡其穢。偏耽耽作鼻嗅。相
 形下令人嘔心欲死。語次。執襪將御。則斑斑齒痕。通體盡玷。伊人嬌恨愠笑。戟指戳
 郎額。郎掩口匿笑而已。更襪既御。繼登朱鳥。鳳頭尖翹。玉跟圓柔。周身瘦細如指。
 嫵娜可作掌上舞。鳥尖絲絲襯綴。益饒俏媚。次第理事竟。低俯端詳幾再。芳衷似猶未
 能遂意者。

蘭蕩薰沐 蘭閨焚異香。香氣氤氳。四室寂靜如默。簾外落紅繽紛。花徑殘雪片片。窗
 前芭蕉。掩映碧紗幻翠。娘子倦臥假寐。香紅鴛枕。馨朱繡鳥。僉綴斑痕花紋。烏髮輕
 挽慵妝髻。玫瑰斜插鬢角。嬌豔斌麗如仙子。雙翹憑搭床畔。瘦俏媚致。一鈎纖紅。脫
 履委地。襪底巧繡蓮花紋。既而。小鬟啓簾掩入。柔荑交捧金漆小木盤。中置龍團一杯
 。姍姍前晉娘子。娘子微呻既能。起身理髮已。轉眸視足。竊以曠浴二三日意必微穢。

晨曦阿倩吻羅襪。殆未度及此也。小鬟頗慧敏。笑問。娘子濯足否。伊含笑微頷。乃啓櫥櫃取錦匣一事。憑置床頭。其內類皆香屑。禁末蘭麝丹硃等。復移藍花古瓷墩。近傍床沿。繼探床氈。取金漆彩繪木盆置墩。少選。提熱湯來。傾注盆內。氣奔騰直上。飄忽若輕雲。滴茉莉香露若許。香氣四流。沁心醒脾。娘子輕捉玉脣。繡履既褪。十襲重包盡解。置足盆內。小鬟悉心待洗浴。雖年纖手。而玉踵掬掌。不盈一握。香肥徧施。卵石輕摩。理事既竟。果汁循趾浸擦。并州修剪趾甲。丹硃點染梅花萼。輕捏香屑。徧撒趾縫中。揉擦按摩有頃。而後方施纏帛。慢埋條幅。迴折緊裹。繼施針線密縫。庶免輕弛之虞也。潔白羅襪。循口鑲綴犬齒。外踝繡紅粉梅花幾朵。針指纖巧。絢致綺麗。朱紅弓履。雜綵闌干縱橫。綠絲前綴。繡提後鑲。著地瘦弱伶仃。鮮艷奪魄。娘子理衫整衿之際。竊念俄頃阿倩來。睹蓮情盪時。殆必擁儂調逗。儂當置足郎懷。捏握嗅咬一任之。

執帛初纏。紅樓香閨。嬌姝爛熳冲年。鬢髻雙挽。額髮齊眉。螭蟻玉頸。低掩風流穗。暗剪秋水。躡暈杏萼。檀口馨紅。瓠犀如玉。芳軀娉婷修致。嫵娜多姿。御羅衫。重複繡帔。素裙委地。雙趺隱約邊際。朱鳥形蠢。尙未行纏也。涓吉良辰。於朝曦絢錦。花

尊凝露時。小鬟持芭蕉扇。躬俯紗窗下。悉心侍藥釜。藥乃軟骨方。熱氣奔騰。藥香四溢。既臻火候。傾注金漆彩繪木盆內。捧置象牙床頭。歎言請濯浴。拗蓮媼。精纏術。一經著手。靡不瘦小工整者。因以挽袖前臨。輕捉玉脛。次第洗浴之。浸潤既久。肌骨漸柔。循踵揉擦按摩已。展紈帛。長約七尺強。寬可二寸許。捉足方將就纏。嬌姝畏痛楚。哀呻欲泣。阿母溫慰有加。言小女兒不事纏裹。他日蓮船十丈。誰娶綽板大腳婆。嫂氏三數儕。亦前趨致慰詞。笑贊阿妹好容色。須襯一雙好小脚。方可傾人城。苟懶事行纏。來日裙邊形醜。羞見夫情。且將奈何。語次。捉裙各舉蓮纖曰。顧足下才三寸許。爾兄猶嫌醜。妹倩當更有譏諛者焉。阿嬌動容。願忍痛就縛。媼握玉踵。舒條帛。以端搭跗上。輕翹大趾。餘款屈之。循足鬆纏幾周。微無痛苦。翌日。濯洗竟。纏稍緊。痛尙可耐。漸次緊如細箍。痛苦灸燎。鎮日蛾黛盛損。芙面玉箸參差。低俯足下。膿血橫流。烏襪盡沾。晝來飲食無心。深宵反側難寐。晨曦臨妝意慵。懶事鉛華。顰蹙坐對菱花。玉容消損若許。一似不勝其折磨與痛楚者。

蓮纖纏就 春和落盡。花徑寂寥。亭畔牡丹怒放。含笑欲語。國色天香。嬌麗嫵艷。明媚小花圃。竟景如繪。野階苔痕碧翠。湘簾蕊馨潛襲。妝閣幽香。紗窗靜明。閨人眉黛

舒傲。秀目含春。芳衷若有深喜且慰者。斜盼鸞鏡。俏立妝台前。描黛塗唇。整髻理鬢已。一手撫秀頤。一手撐纖腰。凝睇注視。顧影自憐。飄髻斜插玉搔頭。霧鬢襯綴紅玫瑰。粉色重衫。襟領挑繡絢爛花紋。碧絲線帶。憑繫柳腰。翠環燈籠穗。長垂委地。裙底朱鳥一鈎。尖小如菱。婀娜窗前。小坐瓷墩上。擦衣捉裙。舉足搭磕膝。輕解紫綃繫帶。褪弓鳥。鳥尖綴綵絲。鳥幫繡花紋。織小玲瓏。瘦細如錐。偶昵月色凌波。俏小如春筍。柔荑掬握。輕捏淺撫之。芳衷竊喜。人謂潘妃踵遺蓮痕。宵娘足似筍苗。斯殆史書之紀載。其孰見歟。儂足才三寸弱。相媲蓮瓣。猶瘦小若許。姑嬾姊嫂靡不誇我好小脚者。私維及此。意甚自得。不禁笑嚙含春。梨渦流媚。第一轉思紈帛初施。條幅將纒時。痛楚一若刑刑。洗面淚珠。鎮日涔涔眼角。頰腮間。折磨幾經歲月。方能矯揉纒就。閨諺謂。「纏得小脚一雙。須流淚水一缸。」良非謬語也。阿嬌尋思間。玉容慘淡。眉蹙雙蛾。芳心一似猶懷餘痛者焉。乃御履繫帶。款款出香房。階前芳菲如茵。小步其上。踵遺蘭馨。蛺蝶追逐裙邊。似效輕薄子。一嗅俗香死亦甜歎。

挑繡朱鳥 碧紗窗前。艷紅綺綠。穠麗鬥嬌。蘭房中。繡帘低垂。翠屏遮掩。四室幽巖襲人。瓶花綽約如仙。閨人髻髮輕攏。飄鬢流雲。凭椅俏坐窗下。并州剪裁蝴蝶花。玲

瓏剔透。鬚眉逼真。憑黏軟紅鳥幫上。一鈎鮫綃。纖細如筍。針指綵線交織。循花挑繡。蘭心纖巧。栩栩如生。鳥底如蓮瓣。中貯蘭麝香粉。針刺蓮花紋。著地遺痕蓮花朵朵。綉雅逸致。盪人情思。帮底既翫。方將捉足試御。繡帘啓處。阿嫂嬉笑掩入。戲謂妹。子困守閨闈。不嫌寂寞乎。嬌妹言製繡履。正苦春窗短促。何寂寞云爾。嫂請審視。一鈎紅軟。俏媚奪魂。第針指纖妙。巧勝天工。載指度量。約略二寸七分許。趨坐床畔。解繫履。捉足試御。體瘦尖狹。柄鑿不可入。意頗羞。妬笑曰。妮子曾幾何時。纖纖修妍。深閨中。儘教爾誇言也。阿嬌淺笑佯嫂側。捉御新鳥。貼裏適合。剪製俱工。前後審視端詳。竊喜強一分。嫌其大。弱一分。嫌其小。俏瘦媚致。世恐無兩。阿嫂探手捉握之。置膝把玩一過。謔謂妹子纏得好小脚。馨膩如脂。來日衾底淺握。肩頭輕舉。妹情待修幾生福。享此旖旎情致。阿嬌聞言。低暈無語。羞慰交并。

艷遇

蓮客

蓮客

余生也晚。適逢蓮運式微。是時也。風氣大開。提倡解放。維新婦女。爭趨時尚。高跟革履。健美成風。不數年。雖邊僻婦女。亦均方趾豐趺。而雙鈎纖細。孌娜生姿者。遂寥寥無幾矣。奈因痴情所好。只得降級而求。故每有金蓮窄小者。卽半老徐娘。亦不因

之而減興。其憨態痴情。可以見矣。嗣得靈犀之采菲錄數編。披讀之下。驚爲至寶。堪稱愛蓮者。良師密友。於是反覆閱讀。愛不忍釋。雖在教室。猶偷讀不輟也。後因事變。學校停課。乃暫別古城。攜眷來津小住。於是就旅津之便。乃對花國中之金蓮。多方搜求。每日尋遍花叢。踏破北里。相識雖有二十餘人。而佳者實無一二。在此蓮風衰微之時。不敢求全責備。倘具有纖纖之樣。亦不過聊慰饑渴而已。一日閒步日租界之盛德里。見春香院門前。倚一佳麗。年可二十。姿容娟好。足下雙鈎。尖瘦平正。身材楚楚。嫋娜生姿。驚爲珍品。入而識焉。名彩琴。年念二。尙有一妹。芳名豔琴。年僅雙十。亦金蓮纖細。尖瘦異常。雖較乃姊者略大。然亦不過四寸稍強耳。眉目清秀。大辯豐。行動嫋娜。惹人憐愛。在此蓮足寥落之秋。得此一對金蓮姊妹花。實屬愛蓮者。大良好機。焉肯坐而失之。余每游院。兩姝並來。盤膝而坐。談笑風生。燕婉鶯嬌。如入仙界。白襪紅蓮。相映成趣。繡履甫解。蘭芬四溢。足紈盪除。香氣醉人。軟玉爲骨。凝脂爲膚。入握溫柔。如執棉絮。尖似出土之春筍。瘦比浮水之紅菱。握之吻之。嗅之。誠使人魂飛天外。不知身之尙在人間也。日日陶醉於溫柔鄉裏。時時沉湎於蓮鈎之前。如此豔福綿綿。果幾生修得耶。

拜讀此稿。令人豔羨弗置。附來照像二幀。擬付采菲。惜皆正面。不能現其蓮鈎之美。如從局部攝影。於背景加以注意。當益見清晰。其人豐腴可愛。乞爲轉語。萬勿趨時解放。能保守蓮鈎。尙不失爲柳城翹楚。蓮國遺臣。自有濂溪其人者。日日造其香閣也。僕暇時亦擬往訪。曹邱生先爲致意。但期不吝一握如何。靈犀附語

蓮訪紀事

靈犀

天風報載蓮客豔遇一稿。翌日訪彩琴。爲觀蓮也。適小迷樓主錄示贈素王金寶詩四首。亦因妙蓮而作。卽用其韻。作詩紀之。

偶爲尋芳暫駐車。(是日停車中原公司。步趨盛德里春香院訪之。)未曾相識意先賒。誰知柳曳笙歌地。猶見蓮開姊妹花。(其妹艷琴。亦纖足甚美。)

選色曾開選佛場。(余曾在風月畫報。開選美會。)琴心未遇亦堪傷。(彩琴自言。時有客因其纏足。多不顧盼。)銷聲匿彩猶能識。(蘭生空谷。終有人識。)更喜潘妃(因其步步生蓮也。故以相擬。)作淡妝。(是日不施脂粉。青衣玄袴。梳髻光澤。而弓鞋窄襪。尤爲整潔。)

且向章台折柳枝。(屈於柳城。爲之惋惜。)香鈎未動客能知。勸卿常保雙蓮美。繡像

人爭願買絲。(擬爲造像。列入采菲錄中。余知欲求其蓮影者。正復不少。)
生塵羅襪凌波步。已盡陳思一賦中。(曹君力繩其美。)難得宓妃留枕意。肯將艷福與人同。

彷彿臨風裊玉枝。香蓮祇合所歡知。(蓮客可將香鈞內美見告否。)纖纖新月湘簾底。愛絕鞋尖露一絲。(用第三首元韻。再紀是日所見之情景。)

瓊鈞綺語

綺 樓

男女相悅。皆須時機造成。若驀然聚晤。而兩情契合。有莫之爲而爲者。惟有託於前緣而已。余少年游冶。艷遇甚多。然未有一見傾心。片言通體。若是之易者。事後告於友好。莫不嗤爲譫言。余實惠旣沾。又何必向人爭辯耶。今記其始末。爲信余者告。某日薄暮。閑步通衢。見一少婦。自綢肆出。梳髻光澤。盤爲如意形。著長袍。拂足面。搭氅衣於臂。體態風流。舉止間識爲纏足。貌旣可喜。趾尤可觀。不禁隨之行。若磁鐵之相引。恨無通辭之計。惟有饒涎空咽耳。婦似微覺。頻頻回顧。若深以爲異者。或怪兒郎輕薄。胡爲尾綴行人。特察其面無愠色。心始稍安。適有友迎面來。踟談良久。泊再追之。杳無蹤影矣。明日。午飯甫罷。因事至某市。見有少婦款步出於前。相其背。若

昨所觀者。趨而諦視。果所慕之人也。回眸嫣然。一若素稔。因趨其前。駢肩低問曰。卿時髦如許。(當時口語。實贊其摩登。今日行文。覺二字不妥。遂易之。)玉趾何以未放耶。婦初含羞不語。已而對曰。放足佳乎。余亟解曰。放足甚佳。然如卿之嬌跌。纖瘦可愛。自以不放爲宜。放之適損其美。婦又反問曰。君愛天足乎。抑纏足乎。亟正色對曰。若云不愛天足。是違心之言也。見卿之足而不愛者。是盲於目也。余之所以兩度追隨者。不獨愛此纖足。並愛此纖足美人。婦聞言微笑。意路人之口弗足信。余乃更申前說曰。余爲纖足故。曾手編蓮史。三年於茲。無日不寢饋其中。甚深研究。覺天下之至美者。無過於美人足。而纖足美人徒未遇耳。然夢寐中求之。已足鑿余願望。纏足者今已無多。然略束微纏者。猶觸目皆是。况丐婦紅女。尙自行纏。若輩齷齪。詎堪把玩。必須美人之足。而又纖瘦妍潔。如卿之所有者。雖擎於肩。含於口。接於鼻。搦於手。仍未足以榮之寵之。蓋先輸愛於人。而後兼愛其足。自頂至踵。皆爲吾所深愛。焚香頂禮。不足示其誠。恭鞠鞠脛。不足喻其敬。焚土俗尙。以吻足爲禮。如來說法。以捧足爲恭。此皆愛結於中。不覺形之於外。若此禮俗。施於纖足美人。尤爲適當。蓋金蓮承足。亦神明寵異之耳。婦聞言沉默有頃。並端詳余面。游目上下。忽作情容細語曰

。余行路久。足力疲甚。能有清靜處。可息足作密談否。余念此或流娼。狎之亦不過拊擲十數金。乃領之至息游別墅。役夫見狀。已窺破其秘。導入一室。爲具茗烟而退。時日光照西窗。通室明朗。以意約之。甫交申刻。室中設煖汽。氣候溫暖如仲春。僅著單衣。略無寒意。今日方知陽和煽動最爲感人。略與周旋。便脫形迹。詢以身世。婦喟然曰。相逢恨晚。夫復何言。只恐一度緣。便當兩分手耳。蓋此婦籍本京東。夤藉經商於此。每年輒挈婦來津。投旅舍中。勾留半月。便即歸去。今因新正多暇。隻身復來。不意鴻燕分歧。其夫即於其抵津之日。因貿遷他往。訊知約三五日後始返。獨居無俚。閑遊街市。風流孽冤。驀然相遇。一席話動其心曲。遂有今日之歡會。自云伉儷之情亦篤。第憾夫婿不解溫柔耳。余聆言感悅。時同坐榻上。相偎相倚。輕舉其足。置予膝頭。鑑賞於目。領會於心。所御青緞履白絲襪。絕無華飾。而俊潔無微塵。布指量其足。長約四寸。足背平鞞。無些微瑕疵。式樣之美。實罕其匹。余見其狀。情不自禁。撫之不能殺心中之癢。捏之又恐惹伊人之瞋。惟有半跪膝前。捧而細玩。婦嫣然攬余起曰。汝豈受病耶。此北方俗語。意謂中魔。余亦以北方俗語對曰。所冀者放色耳。婦猶矜持。意似未決。吻之拊之皆弗拒。纔觸下體。即緊併兩股。以手相格。余知不可強。逕爲脫

去一履。更襯其襪。見仍束足帛。又層層手剝。於是瓊鈎現矣。瓊鈎之名。徒目纏足者。尙嫌弗類。必也赤足而通體無玷。方名副其實。蓋玉之赤者曰瓊。足之弓者曰鈎。赤玉雕鈎。然猶未足以包括。軟玉溫香。不盈一握。余直不知作何品題。始稱余意。諦視嬌跌。潤而柔滑。巨指微翹。餘趾盡隱。背平跟直。體秀膚瑩。仰其足心視之。腰未全折。故橫拗弗深。趾悉藏窩。故尖瘦如削。踵圓無膩。故步履甚健。質軟無骨。故入握若棉。賞玩未已。婦卽奪足去。並作嬌嗔曰。郎君太囉唆。莫便作骨董鑒賞。遂屈其膝。壓足股下。余謝之曰。相愛忘形。不免唐突。乞恕之。余之嗜蓮。因見古人多有詠蓮詩詞。讚美備至。所觸目者。皆非妙相。偶見上品。而其人又多老醜。全才難得。乃於無意中得之。竟能通辭結好。此余所以喜極欲狂也。婦喟然曰。兒夫不解此。每以余之足小引爲憾事。故不許久居城市。以貽其羞。且言使余爲天足。已家此久矣。憶其行聘時。尙以足小相勗。囑媒傳語。後來津卽食前言。今日有厭惡之意。往日行纏偻束之苦。原欲博夫婿之憐。至今於願未償。翻得旁人愛惜。士爲知己者死。此余所以蒙恥自呈也。言次。輕理足紈。層層束縛。余更欲觀之。伊以乍離足帛。不勝其冷爲言。遂吻之至再。由其著襪登履。時日落西崦。室中昏黯。因啓消息。電炬通明。足影照粉壁。宛如

新月。未及著履。卽以素紙張壁上。出鉛筆勾其廓。以爲紀念。婦見余如此。不以爲顛狂。而感余用情甚篤。始云旣互相愛於心。何必有疊股貼肉之事。我失婦道。君亦薄行。余感其言。僅相偎抱。密言良久。喚時者傳食。婦忽索飲。連罄三爵。草草食畢。婦曰。余獨居旅舍。已寂寞三夕。君可勿歸。作長夜之談否。余不欲拂其意。作欣然之色以應之。婦大喜。意氣飛揚。索今晚戲目。余意其欲觀劇。亟索來。又囑余讀之。讀竟。更問某伶如何。某劇如何。一一相告。婦奪去。酡顏軟語曰。我倦欲眠。君可掩門脫衣寢矣。余曰。卿非欲觀戲乎。曰。歸去脫有人相問。可以對耳。又重言曰。余獨身居旅舍。肆中人所知。萬一彼之友好往候。見余他出。傳言於彼。余以某夕某伶某戲相言。卽無破綻矣。君可勿慮。余非欲觀戲也。卽請與君戲。此或宿緣。因各解衣共寢。索蓮把玩。其足尖點觸余身。便覺半體酥麻。雙鳧飛肩。不及握之爲妙。婦乃自曲兩腿。使雙蓮合掌。適當臍乳之間。俾余一手可握兩尖。或以一蓮承余頤。偶以玉尖縱送余口以爲笑樂。旋欲以玉臂枕余。余以不得握蓮爲恨。伊不惜久曲下肢爲苦。遂側臥加足余腹上。余得以握蓮入夢。皆沉睡至日午方醒。臨行約下午復來。乃久候不至。徘徊所居旅舍側。傍晚始見其影。隨一男子同出。意卽其夫壻也。頻以目示意。一步一回頭。余恐

啓其夫疑。因而反目。遂從他道潛去。不敢使其情移。他日雖兩遇之。終未能通一語。後不復見。料已返里矣。此去年正月間事。物換星移。滄桑多故。今年正月。終未見伊人踪跡也。

采菲小誌

純 英

粵東某公子。年少翩翩。風流自賞。近復新營金屋。豪任量珠。然徧視雛鬢。無可當意者。蓋公子選色則並不苛求。惟惓惓於裙下雙鈎。較長量短。以爲窈娘新月。輒令一見魂銷也。久之。始物色得一姬。遂解佩環。爲桃葉之迎。並盛飾華筵。廣招詞客。酒酣。使姬出拜。紅氍毹上。瘦玉生香。諸客轟飲方豪。連聲艷羨。公子更飛鞋杯屬客。言有能卽席詠美人足。運典貼切者。當以金條脫一雙爲謝。友人中有河陽種花客。以安仁末座。作劉楨平視。乃滌端硯。濡紫毫。爲賦絕句。曰「跚跚響屣出迴廊。底用金蓮貼地香。解識膚圓光綬絳。憐香吾獨愛冬郎。比玉能紅比雪芳。不籠藕覆泥檀郎。一番合德溫磨過。敢信昭陽有異香」。公子大喜。令姬檢衽再拜。並報以金條脫。盡歡而散。聞客即潘蘭史徵君。亦雅有蓮好者也。

樊樊山先生。爲一代詞宗。所爲詩。穠麗淵博。運典入神。有和明人繡鞋詩四首。尤爲

一時傳誦。茲錄其詩並序如下。序云。「曩見人詠繡鞋云。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以爲佳句。近人筆記。錄其全首云。幾日深閨繡得成。著來便覺可人情。一彎軟玉浚波小。兩瓣秋蓮落地輕。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看花又濕蒼苔露。曬向窗前趁晚晴。記者謂徐秉衡作。而不著其爲何時人。楊子琴則謂其是明人瞿佑作。未遑考訂也。嘗謂詠物難。詠閨閣中物尤難。要在麗而不淫。新而不纖。若此作。可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兩夜無俚。輒復和之。意若有餘。至於再四。並邀同社繼作焉。」詩見采菲錄續編韻語中。茲從略。

友人纖紅館主前以四美詞會友。四美者。美人笑。美人語。美人裙。美人鞋是也。一時應徵者。於美人鞋。均釋爲纖趾。而天足者。僅得其三。茲擇尤錄下。佛塵填相見歡云。纖纖金縷猶明。試偷聽。步下樓梯時候一聲聲。行還住。立還去。不勝情。惹得階前蝴蝶夢俱醒。又痴緣云。只許輕柔不許鬆。窄窄小雙弓。微痕着地。飄花嫌艷。短草嫌濃。提裙莫上秋千架。宋玉在墻東。繡餘誦到。方家五種。粉頰飛紅。又嘉蕙畫堂春云。凌波微護總廉纖。深閨特地矜嚴。幫兒彎秀底兒尖。還縛層縑。飛起定如燕燕。成雙更比鷓鴣。化爲彩鳳欲噙銜。阻隔重簾。丁戊海棠春云。落梅花樣誇針巧。比新月一彎。

縹緲。儂試總嫌鬆。郎道還纖小。踏青時節羅幃繞。看瘦韞生繒纏繞。非是欲輕飄。天
意憐芳草。又憶仙姿云。燈下一鈎瘦影。新筍尖兒秀挺。郎比鐵匡狂。貯酒幾番酩酊。
休整休整。枕上疑他已醒。慕姜玉聯環天足云。樓頭欲下驚人目。似遲偏速。紅皮窄底
繡絨幫。好把毬踢蹴。崇拜歐羅豔俗。還矜天足。如塵濛雨雲時晴。芳草剪齊彌綠。
方麗卿。本姓陳。二泉亭畔人。以所適非人。挈遊姑蘇。遂入平康。易氏方。烟視媚行
。似紅蜻蜓弱不禁風。詩詞小說。朗朗上口。咸以掃眉才子目之。豪於飲。尤善詞令。
雙趺絕小。瘦纖玲瓏。不盈一握。齒雖長。而走馬王孫。莫不以得賭顏色爲快。姬亦願
影自憐。矜其容色。居昌亭時。韻竹軒主贈以詩。有「劇憐兩瓣秋蓮好。銷盡狂郎幾許
愁」之句。同時有張少卿者。豔名噪一時。有某公愛之甚。乞得金蓮一瓣。藏之寶匣。
裹以錦囊。供之案頭。昕夕如米襄陽拜石。每飲引以爲鞋杯。一日忽失所在。偏求不得
。時少卿已適人。公子寢寐思之。一病幾殆。友人某乞得姬之鳳頭鞋相贈。公子供奉如
初。厥疾竟瘳。

柳佩玉。姑蘇台畔人。珊瑚玉骨。豔冶如桃花。而其雋逸之氣。又如太原公子。楊裘而
來。自不可掩。雙鈎織好。無矯揉造作之習。笠澤漁贈以詩云。「願得將身化繡履。替

他玉笋護雙尖」。初至錫。豔名噪北里。每當良辰佳節。貴客爭赴妝閣。鬢影眉痕。臨流輝映。誠湖山韻事也。

張效坤督魯時。豔聞韻事。遍傳里巷。張有妾。曰麻大玉。又曰麻大妹。棧妓出身。以蓮鈎纖削獲寵。大玉曰。此固佳矣。尚不如假母一雙。張大喜。呼弁馭假母者至。一見喜曰。使得。卽迫以侑酒。視雙鈎。瘦小僅二寸許。真個魂銷。乃暱抱。握其一指。嚙其一指。入秘宮而眠。三日不出。忽啓戶。曰。人來。亂子不小。蓋婦赤身。一絲未挂。牝血涔涔死矣。年已四十許。其夫欲訟之官。怯於勢。不果。得賜千金。俾別娶。半狂爲予言。燕魯報紙皆未載。

余夙有愛蓮癖。與靈犀有同好焉。曩納姬人白氏。小字妹妹。貌豐腴。膚色殊白。而雙鈎絕艷。時值解放高潮。束縛稍弛。雖不甚短。而平正狹窄。一時無兩。每晚輒代解帛。見大指尖秀微翹。四小指勻伏足心。量之則五寸不足。四寸有餘。而足跟嫩白。宛如雞蛋。紅潤酥滑。柔若無骨。溫馨軟玉。使人之意也消。侵晨則視其纏裹。尤覺委宛有致。旣而坐妝臺。舒玉臂。長髮委地。靈蛇作髻。一顰一笑。均足使人陶醉。如是晨夕相依者共五閱寒暑。未有一日或間。閨房之樂。甚於畫眉。以爲人間豔福。被我佔盡矣。

。不意己巳之秋。姬一病不起。花殘月缺。祇餘幽恨。遺有繡鞋兩雙。一藍緞白花。一則黑緞素幫。淺口平底。尖秀狹窄。繡艷於花。餘香猶在。賭物思人。每涉遐想。慰情聊勝。惟此而已。詎一二八之役。淞滬戰起。寓廬悉燬於火。鞋亦尋失。天既奪吾所愛。留此芟芟者。乃亦靳而不予。何其酷耶。

閱者藏有繡鞋。倘能擇其類似之舊者。惠賜一二。以塞其悲。則百朋不啻矣。所以必取舊者。以留有餘香。可以一慰相思耳。靈犀附語。

紅樓婦女纏足之商榷

綺 樓

紅樓夢一書。讀者嗜之。索隱紛紛。皆指爲清代事實。或云順治之秘迹。或云明珠之私史。更謂書中人爲滿洲籍。故終篇不言其足。予於其衣飾上着想。嘗有所懷疑。滿洲婦女未聞有著裙者。而黛玉至榮國府。見鳳姐固著翠撒花洋縐裙也。其後所述諸芳（可卿語）。繫裙者數見於書。裙爲漢粧下體之服。其長委地。以見飄逸。雙趺深掩。殊不易覩。而各人服飾。亦與旗粧不類。四十九回黛玉換掐金挖雲紅香羊皮小靴。史湘雲着鹿皮小靴。黛玉並嘲湘雲故意裝出個小騷達子樣兒來。既着小靴。當爲纏足。而湘雲偶一改扮。卽以騷達子嘲之。可見他人斷非旗裝也。况清宮中漢族婦女例不得入選。何以兩

府中鴉鬟僕婦。又皆爲纏足者耶。書中述警幻仙子有蓮步乍移之語。如廿回馬道婆向趙姨娘索零碎綢緞做鞋面。可見趙姨亦纏足之輩也。晴雯常著膝袴。更可証爲纏足。若芳官之綠綢灑花夾袴。做着袴腿。尤三姐之綠袴紅鞋。芳官之紅袴綠鞋。皆屬纏足之粧束。至冒人之語爲小蹄子浪蹄子。是皆言纏足女也。卽黛玉等人亦復嬌倩人扶。行動遲緩。從未聞大踏步便出。而七十三回於傻大姐又特爲寫出。其原文曰。『原來這傻大姐年方十四五歲。是新挑上來的。與賈母這邊專做粗活。因他生得體肥面闊。兩隻大脚。做粗活爽利簡捷。且心性愚頑。一無知識。出言可以發笑。賈母歡喜。便起名爲傻大姐』。於此節觀之。可見除却做粗活之丫環僕婦外。其餘皆纏足矣。撰此書者。皆謂曹雪芹手筆。曹漢軍旗人。清初於纏足有禁。自不便加以描寫。更無誇美之道。致遭違禁之嫌。且文字之獄屢興。更宜隱約其詞。或於婦女之纖趾。不甚明了其纏束之法。故略而不書。且無論清宮中不能容如許漢族婦女。卽明珠家亦未必盡漢粧也。予已十年未讀紅樓。記憶容有掛漏。惟覺其各人粧束。殊不類滿清。試想作漢家粧而爲半裝高屨。不獨黛玉欠文。卽寶釵亦嫌武。閱者高明。如肯見教。不佞願隨其後。相與檢討焉。

紅樓婦女纏足辨

董雪邨

人輒言紅樓夢一書。雖屬富麗堂皇。然於女子鞋脚部分。毫未着筆。或曰。紅樓婦女悉爲天足者。或曰。皆爲纏足者流。聚訟紛紜。參疑莫定。然紅樓婦女果爲天足。抑爲纏足者乎。殊有考究之價值。按紅樓夢一書。其筆法以暗描淡寫著稱。茲舉數則証之。若第五回。可卿寶玉之私通。無一筆明寫。若第七回賈璉戲鳳姐。只在笑語聲中。點出璉與鳳白晝宣淫而已。若淡寫筆。爲六十三回。香菱之膝袴。如六十六回。柳湘蓮道。「你們東府裏。除去兩個石頭獅子乾淨罷了。」決無絮絮滔滔之明寫。（卮按。紅樓夢明目張胆寫穢文。只廿一回賈璉與多姑娘。）概皆用暗描與淡寫也。夫鞋脚之寫亦然也。人謂紅樓夢是暗金瓶梅。余信此說。查金瓶梅寫穢事。寫鞋脚。均明了道出。無一暗描。紅樓夢適得其反。倘不細心領會。則失之毫厘。謬之千里。細審紅樓夢書中。對於女子鞋脚部分。毫未緘默不寫。茲舉數則。以供參考。更可作紅樓夢婦女概爲纏足者之証。若第六回劉老老云。「……我們姑娘。年青媳婦。難買頭買脚去。」——又十四。雖有許多妯娌。也有羞口羞脚的。——獨王鳳姐現身人前。往來招待。……羞脚者。當係羞脚之大。或係羞旁人之窺視。除此。抑有何羞歟。此兩回。已足以證明係纏足婦女之形態。第十六回。王鳳姐屋中炕上設有「小脚踏」。則王鳳姐平兒係纏足者無疑也。第二十

四回。秋紋碧痕兩個人共提着一桶水。一手擦着衣裳。趑趑起起潑潑撒撒的。……細審字意。則又爲纏足之象。蓋天足者決不至此。第四十回。劉老老云。「只管走吧。可惜妳們的繡鞋別沾了泥。……」同行者。有鳳姐碧月惜春豐兒琥珀。……按繡鞋一詞。是纏足時代履之代名。（例如通俗小說有紅繡鞋。評戲有繡鞋計。內容所寫。均非天足之履。）可見同行者。皆爲纏足者也。第四十九回。黛玉換上描金挖雲紅香羊皮小靴。湘雲穿上鹿皮小靴。既云小。非天足概可證也。（邨按。湘雲纏足。遂於此遽下判斷。然却保留有討論權。案湘雲素喜男裝。——商務本四十九回八頁。又三十一回九頁。寫湘雲扮寶玉有云。……「倒像寶兄弟。就是多兩個耳墜子。」因此故留有討論之餘地。）第六十二回謂香菱……「不然連小衣。膝袴。鞋面。都要弄上泥了。」按膝袴一物。俗稱褲腿。是昔日纏足女子必御之物。（邨按。今之纏足女子已改着襪。此物乃廢而不用。）則香菱又係一纏足者無疑也。第六十三回。「忽見岫烟迎面『顛顛巍巍』走來。……」此不但是一纏足者無疑。尤可知岫烟之雙彎纖瘦。尙且纏足之美點。亦在此「顛顛巍巍」四字中。道出無遺矣。第六十五回。尤三姐底下綵袴紅鞋。鮮艷奪目。又第九十一回。寶蟾並未穿裙。露着石榴紅灑花袂褲。一雙新繡紅鞋。兩者之服飾。均係纏足時代妖

治之裝束。(兩者服飾雖同。而用意不同。)查潘妃宿娘。在當時纏足。不過爲增其美態。後來婦女均爭相效仿。日勝一日。沿至明代。纏足之風最盛。幾爲閨中日常要課。不憚其煩瑣。不畏痛苦。竟在脚上用功夫。小益求小。瘦愈求瘦。以冀博好評。因之。小脚竟具有神秘性。誘惑性。(若六十五回。與九一回均是。)導淫性。(若被底勾春。同時又被一般人。認爲女子鞋脚。爲穢褻之物。多諱莫敢談。鞋脚竟演成秘不示人之地步。每日裙掩雙趺。深藏閨內。此種艷事。把摩觀玩。悉爲夫婿所獨享也。夫雪芹描寫女子之鞋脚。除在四十回中。附屬明描外。若明寫者。全書中僅此兩篇耳。(六五回與九一回。)試觀此兩回。一爲艷裝害珍珠。一爲嬌相誘薛蝌。雪芹此明寫。概亦本女子雙趺。具有誘惑之性也。此爲個人之蠶測。細審書中。凡不涉誘惑者。不涉妖冶之態者。對於鞋脚。總避而不寫。得以證端莊之意。吾淺見如是。第五十回。「……那裏就走大了脚呢。……」(賈母婆子斥寶玉之小丫鬟。)考此一語。是纏足一反證。因纏足之婦女。對於脚之修飾。不惜餘力。較任何一部分。均關切要。使之小不能再小。使之瘦不能再瘦。然而對於防護。尤無微不至。又昔日女子。有足不纏以爲恥。纏大益以爲恥。此「走大了脚」一語。意以譏脚因裹而小。非因走而大也。第七十回。芳官着綠襪

。是纏足之服飾。第七十八回。芙蓉女兒詠（祭晴雯）有句云。「捉迷屏後。蓮瓣無聲。」晴雯是纏足者無疑矣。第七十三回。著者大書特書。傻大姐兩隻大脚。……與賈母這邊專做粗活。……爽利簡捷。細審此文。足爲賈府丫鬚僕婦一大反證。尙且足以代表當時一般女子對於三寸金蓮珍視之心理一大佐證。可見當時女子。不纏足者甚少。故每遇大脚女子。無不驚奇。查紅樓夢一書。產自乾隆初葉。中葉始流行社會。是時蓮足之風。仍蓬蓬勃勃。雖有滿清對於纏足再令申禁。而婦女對纏足之心理。毫未因禁而弛。故禁者自禁。纏者自纏。小脚之產生。曾未因禁而減。（今纏足之風。於華北各省僻鄉處。仍未減。）昔時。凡有女不纏足。人皆嗤之。引爲奇恥大辱。但著者（曹霑）恐難脫此輪廓。又昔日品評女子之美。與否。不外此兩則。脚大雖美而云醜。貌娟蓮瘦者。方爲全美。然以著者（曹霑）之豁達胸襟。尙以大脚爲醜。况榮寧二府之女眷更甚也。基於此論。敢斷言。榮寧二府所有之女眷丫鬚等。悉爲纏足者。毫不謬也。又婦女繫裙之文字。已屢見於書。查繫裙始自漢粧。（俗稱蠻裝）漢裝繫裙。爲以雙彎深掩。避不易覷。然天足者旗裝亦有繫裙之效。士人譏爲半截美人。又賈府女眷。每行動必扶着丫鬚。足見伶仃不勝行也。的是纏足之態。蓋天足者。無此弱現象也。然此類文字。更屢見

於書。不勝枚舉。總之。昔日女子鞋脚。實隱潛誘惑力頗大。與淫更有密切關係。憶金瓶梅楔子上說。「羅襪一彎。金蓮三寸。是砌墳時破土的鍬鋤。」雪芹避而不寫。盖有此觀念也。此說或屬於個人心理作用。茲以一時所及。臚列纏足有關之文字數則。難免掛一漏萬。而足可揭破紅樓夢所載之婦女是否纏足之疑案也。

附筆質疑

「紅樓婦女纏足之商榷」一文。內中約有兩點小誤。一，晴雯常著膝袴。二，若芳官之綠綢洒花夾褲。敞着褲腿。余於此兩點。讀紅樓夢時。曾留心字裏行間。迄未發見。關於晴雯服飾之描寫。於書實不多見。只於被攆出後。略有述及。芳官服飾之寫。亦僅見於中部。若綺樓所記之芳官綠綢洒花夾褲。敞着褲腿。余以商務印書館石頭記。及坊間本按回遍查。並未發見有如上之記載。據坊間本第五十八回。寫芳官之服飾云。「只穿着海棠紅的小棉襖。底下綠綢洒花夾褲腿。（商務本無腿字。）第六十三回。寫芳官服飾云。「底下是水紅灑花夾褲。也敞着褲腿」。（此寫與商務本同。）此也敞着褲腿一語。非指膝袴一物。乃承應上文也。茲節錄之。「寶玉只穿着大紅棉紗小襖兒。下面綠綾彈墨夾褲。散着褲腿。」所見如是。然難免不無漏誤。乞代為轉質如何。

蒲留仙爲蓮鈎之解人

靈 犀

山左俗尚醇朴。婦女猶守禮教。束足之風。至今弗替。今之當道者禁令重申。期於本年剷蓮盡淨。考司牧者以殿最。課束足者之鏤金。惟其如此。可知山左纏足婦女較各省爲多。故禁之不遺餘力也。蒲留仙爲山左名家。所撰聊齋誌異。字裏行間。於婦女弓足幾居十之七八。並可知當年婦女於履襪之飾務求精工。纏束之法亦具工力。男子固深喜之。婦女亦以是媚其藁砧。今摘錄其文。分類闡述於後。

「嬌娜」蓮鈎蹴鳳。「寄生」著松黃袍。細褶繡裙。雙鈎微露。神仙不啻也。此泛言纖足之美態。

「青鳳」生隱躡蓮鈎。女急斂足。亦無愠怒。「翩翩」俯假拾果。陰捻翹鳳。花城他顧而笑。若不知者。「湘裙」初見仲猶以紅袖掩口。不甚縱談。數盞後。嬉狎無忌。漸伸一足壓仲衣。仲心亂。「雲翠仙」跪神座下。……故以手據女郎足。女回首似瞑。此言男女間於言語調戲之外。進而手足勾引。女子纖纖蓮鈎。更爲調情之具。以上四種摹擬。神情各別。

「鳳陽士人」覺麗人行迅速。女步履艱奮。呼麗人少待。將歸著複履。麗人牽坐路側。

自乃捉足脫履相假。女喜著之。幸不鑿枘。復起從行。健步如飛。……履大不適於體。途中頗累贅否。「阿繡」女子健步若駛。苦不能從。百步而屣屢褫焉。「鍾生」女跬步甚艱。生挽臂曳扶。竭蹶始得上山。「小謝」妾奔波頗殆。被老棘刺吾足心。痛徹骨髓。……跋履終夜。懣極矣。……把足呻言。趾股痠痛。「呂無病」媪慮其纖步爲累。無病乃先趨以示之。疾若飄風。媪力奔始及。「雲翠仙」才曰。山路濇。母如此踳踳。妹如此纖纖。何能便至。「黎氏」娘子纖步。山徑殊難。……婦步履蹶蹶。「花姑子」卿纖纖之步。何遂能來。「鳳仙」舉足云。出門匆遽。棘刺破複履矣。此言纏足者。或弱足。或強步。各有不同。出門必須著複履。

「巧娘」女一回顧。妖麗無比。蓮步蹇緩。「長亭」蹀躞之間。意動神流。「寄生」娘行緩澀。委曲可盡睹。……媪故指揮雲樹。以遲纖步。此形容雅步從容之狀。倘弓足者匆遽行來。便失其美。

「蓮香」雞鳴欲去。贈繡履一鈎曰。此妾下體所著。弄之足寄思慕。受而視之。翹翹如解結錐。「公孫九娘」乃以羅襪贈生。揮淚而別之。「官娘」既而告別。坐下遣女鳥一鈎。心頓惡其儇薄。「胭脂」宿捉足解繡履而去。女呼之返曰。……今褻物已入君手。料不

可反。君若負心。但有一死。此言男歡女愛時。恒以履襪等物私相貽贈。或強索近體物。爲盟誓或脅迫之據。

「顏氏」嫂不信。脫靴而示以足。始愕。視靴中則敗絮滿焉。「商三官」衆移尸於庭。覺其襪履虛若無足。解之則素烏如鈎。蓋女子也。此言女子喬爲男妝。最易破露者。厥爲弓足。

「林四娘」鳳嘴靴。「嘉平公子」公子視其靴。乃五文新錦。「辛十四娘」嫗笑曰。是非刻蓮瓣爲高履。實以香屑蒙紗而步者乎。「西湖主」公主躡利屣。「天宮」視履端嵌珠如巨菽。「查牙山洞」足躡利屣。梅花刻底猶存。知是少婦。「田七郎」故衣已拆作履襯（卽布骨也襯於鞋幫之內鞋裏之間者）。此言靴鞋之式。

「織成」侍兒立近頰際。翠襪紫綃履。細瘦如指。心好之。隱以齒齧其襪。少間女子移動牽曳傾踣。……見翠襪朱履。與舟中侍兒妝飾更無少別。……益俯窺之。則襪後齒痕宛然。「連瑣」又欲視其裙下雙鈎。女俯首笑曰。狂生太囉唳矣。楊把玩之。則見月色錦襪。約綵綜一縷。「鳳仙」舉足云。出門匆遽。棘刺破複履矣。所贈物在身邊否。劉出之。女取而易之。劉乞其蔽者。輾然曰。君亦無賴矣。幾見自己衾枕之物。亦要護

藏者。此言男子無不喜織足弓鞋。當情不自禁時。尤喜口留手握。

「江城」曾於玉笥山。見陶家婦。愛其雙翹。囑招致之。「伍秋月」撮頤捉履。引以嘲戲。「阿寶」女束雙鬢。解履上床。鸚鵡驟下。銜履飛去。「蓮香」輒捉履傾想。「鳳仙」爲之捉足解襪。抱體緩裳。此言男子於弓足之艷羨。

「小翠」小翠夜夜以足股加腹上。喘氣不得。「天宮」婢笑以足蹴枕……捉而曳之。婢仆於懷。遂相狎。「小謝」長者翹一足。踏生腹。少者掩口匿笑。此言女子以織足挑逗。今日讀其文者。猶覺春情勃勃。

「呂無病」……且言妾自二十一歲從君。二十三歲被出。誠有十分惡。甯無一分情。乃脫一腕釧。並兩足而束之。袖覆其上。曰。此時香火之誓。君寧不憶之耶。孫乃焚香欲淚。使人挽扶入室。此閨房戲謔。兩足相並。如玉筍排立。而以腕釧套之。足織可想。此喻二人並臥。同心共結。以袖覆之。卽錦被鴛鴦之意。故能動情。

「恒娘」謂其履樣拙。更於笥中出業履。共成之。訖。卽令易著。「邵女」林故燕產。不習女紅。繡履之外。須人而成。「封二娘」訂爲姊妹。衣服履鳥輒互易著。「神女」女郎繡襪精工。……女早起。忽檢篋中。出襪。遣婢贈博士。「王桂庵」鄰舟有榜人女。繡履

其中。風姿韻絕。「長治女子」女繡於房。……俄而暈然傾仆。……所繡業履。猶在榻上。此言婦女於履襪之製。皆躬自爲之。從無假手於人者。卽拙於女紅者。亦能自製履襪。

「嘉平公子」已乃脫足上小靴。求公子代去泥塗。……公子視其靴乃五文新錦。沾濡殆盡。惜之。女曰。妾非敢以賤務相役。欲使公子知妾之癡於情也。此情此景。最爲動人。幾生修到。觀此案者。

「恒娘」囑曰。三度呼。可一度應。口索舌。手索足。皆吝之。此房帷操縱術也。予之甚易。則不甚愛惜。久且生厭。此趙合德之心法也。

「邵女」履跟稍有摺痕。則以鐵杖擊雙變。此外惡姑後母及鴿婿恒有此舉。爲蓮劫之一。「狐夢」畢持杯向口立盡。把之膩軟。審之非杯。乃羅襪一鈎。襯飾工絕。二娘奪罵曰。猾婢何時盜人履子去。怪道足冰冷也。遂起入室易鳥。「鳳仙」懷繡履一雙來。珠嵌錦繡。工巧殊絕。且囑劉暴揚之。劉出誘示親賓。皆以賞酒爲贊。……女搜付之曰。履則猶是也。而被千人看破矣。此鞋杯行酒之狂態。予若得此。亦當浮一大白。醉倒不辭。楊妃遺襪。一翫百錢。初非妄語。

「蕭七」座間一女。素烏綺裳。……情態妖艷。……以手探袴。私處墳起。纏足者皆齧下而豐上。此男子所以力贊弓足也。祇獎其儀態之美。而諱言私處之妙。此絀彼贏從不爲人道破。

「伍秋月」骨稟足弱。不能爲君任井臼耳。……但十步之外。須人而行。不則隨風搖曳。屢欲傾倒。見者以爲身有此病。轉更增媚。病後恒有此態。然嬌倩人扶。醉倚婢走。恰有一種嫵娜之致。

「金牛色」以兒好手足。何患無良匹。此言女兒有巧指。有弓足。便有良媒。更得快婿。

「王桂菴」又以金釧擲之。墮足下。女操業不顧。無何榜人自他歸。王恐其見釧研詰。心甚急。女從容以雙鈎覆蔽之。雙足之纖。纔覆一釧。如此可見。我願向鳳尖頭稽首皈依。

「鳳陽士人」手拿著紅繡鞋兒占鬼卦。以鞋占卦。又名相思卦。亦閨中韻事也。

「胡四姐」婦方坐床頭。捉足易烏。……婦乍賭。倉遑而遁。遺烏於床。「蓮香」故使傭媪索履。生遽出以授。試著之。鞋小於足者盈寸。……晨起睡烏遺墮。索著之。則碩大

無朋。予最愛看美人長起理足。夜間換鞋。

「庚娘」急呼曰。看羣鴨兒飛上天也。少婦聞之。亦呼云。饞獺兒欲吃貓子腥耶。俗呼脚爲鴨。此亦閩中隱諺。謂鴨飛上天。即兩足高擎也。饞獺吃腥。與「鼠子動矣」同一解釋。

「阿英」閑階。桃花取次開。昨日踏青小約未應乖。囑咐東隣女伴。少待莫相催。著得

鳳頭鞋子即當來。「西湖主」遂題巾曰。雅戲何人擬半仙。分明瓊女散金蓮。廣寒隊

裏應相妒。莫信凌波便上天。「綠衣女」遂以蓮鈎輕點。倚床歌云。樹上烏柏鳥。賺

奴中夜散。不怨繡鞋濕。祇恐郎無伴。「褚生」姬吟曰。淚眼盈盈對鏡臺。開簾忽見

小姑來。低頭轉側看弓鞋。（郭鈺美人折花歌。花刺鈎衣花落手。草根露溼弓鞋繡。花

間集。漫移弓底繡羅鞋。）強解綠蛾開笑靨。頻將紅袖拭香腮。小心猶恐被人猜。此

皆有關弓足之俚曲。楚楚有致。使纖趾女郎宛轉低唱。能不消魂。

「鳳仙」八仙以履擊背曰。撻汝寄於劉郎。乃投諸火祝曰。新時如花開。舊時如花謝。珍

重不曾著。姮娥來相借。水仙亦代祝曰。曾經籠玉笋。著出萬人稱。若使姮娥見。應憐

太瘦生。鳳仙撥灰曰。夜夜上青天。一朝去所歡。留得纖纖影。徧與世人看。遂以灰捻

杵中。堆作十餘分。望見劉來。拓以贈之。但見繡履滿杵。悉如故款。八仙急出推杵墮地。地上猶有一二隻存者。又伏吹之。其蹤始滅。此數首可謂詠睡鞋之絕唱。惜乎滿盤繡履。終至灰滅。可喻色空妙諦。

「續女」竊恨未覩下體。俄見簾下繡履雙翹。瘦不盈指。……生題南鄉子一調於壁云。隱約畫簾前。三寸凌波玉筍尖。點地分明蓮瓣落。纖纖。再著重臺（履名之一種）更可憐。花襯鳳頭彎。入握應知輭似綿。但願化爲蝴蝶去。裙邊。一嗅餘香死亦甜。此詞膾炙人口。情狂意挑。無怪仙人絕裾。若再延俄。定墮綺障。

「嫦娥」顛當束髮。四面朝參之。伏地翻轉。逞諸變態。左右側折。襪能磨乎耳。嫦娥解頤。坐而蹴之。顛當仰首口銜鳳鈎。微觸以齒。嫦娥方嬉笑間。忽覺媚情一縷。自足趾而上直達心舍。意蕩思淫。若不自主。乃急斂神呵曰。狐奴當死。不擇人而惑之耶。顛當懼。釋口投地。嫦娥又厲責之。衆都不解。嫦娥謂宗曰。顛當狐性不改。適間幾爲所惑。若非夙根深者。墮落便難矣。女子以齒輕觸蓮鈎。便意蕩思淫。若使知心檀郎捧而微嚙。有不欲仙欲死之感耶。纏足痛苦。酬於此際。

「毛狐」下視裙底。蓮船盈尺。此謂纏足之未成者。反不如「兩足白如霜」之妙。

「胭脂」宿捉足解繡履而去。……既臥心不忘履。陰揣衣袂。竟已烏有。……毛大踏一物。輒若絮帛。視之則巾裏女鳥。……於墻下得繡履。媼視之。胭脂物也。……判詞有句云。乃刲香盟於襪底。寧非無賴之尤。……蓮花卸瓣。墮地無蹤。……奪兵遺繡履。……蓮鈎摘去。難保一瓣之香。此因繡履而肇事。判詞亦佳。

「蓮香」蓮搜得履。持就燈前反覆展玩。……李俯首轉側。而視其履。蓮曰。妹所得意惟履耶。李益慚。女子見同伴履樣精美。輒玩不釋手。

古人推崇弓足者。僅李笠翁方括裳。但誇美三寸之纖。而無語道及枕席間別有妙境。或前人祇心領神會。殆使普天下男子。試者自知。不知者不足以語此耶。聊齋居士誠爲解人。假小說家言。示蓮鈎之妙諦。予亦曾領略其趣。心香一瓣。敬爲居士設。此後將以蓮諦二字。取爲法號焉。

采菲小識

毘陵生

往年辦學寧垣。閑過書肆。見有采菲錄初編。購歸翻閱。好其縱談蓮足。詳贍非他作一鱗半爪者所可幾及。今歲閱報知續編三編復出版。又亟函購。不佞生長蘭陵。文物早進。憶十餘齡時。里中人卽競效新裝。圓膚時履以爲尙。弱冠好蒐集涉及蓮事文事。思整

理爲文。旋以奔走。久乃散失。現憶大都已見於采菲錄。則亦無甚保留之價值。萍踪所至。偶有所遇。輒爲眈目。自思不解。曩閱郭沫若某文藝論作。謂好注視媚媚之足部者。當曾犯非法淫。不知伊何所本而云然。亦無法歸納論證之也。

竊意雙纏微步。事原末俗。尤不合於茲爭攘之世。今日何日。尙喋喋於此。惟人各謀其生活之充實。而嗜好雅殊。在此時期。彼雙彎已成者。如強行解放。矯揉自苦。曷若還我初習之爲愈。藉彼碩果。飫我慾望。事無關宏旨。亦奚爲不可。

自來譽蓮者。泰半譽其纖小輕盈。試剖析其心理。大概半則由於因襲之觀念。半則由於好奇所驅使。夫蓮跼趾歛底彎。尖窄短小。形之異。玉雪瑩潔。柔嫩膩潤。色與質之異。益以閨中人勤爲整飾。采菲信徒自爲意消。是非待慕蓮之登堂入室細加賞鑑者不可。歲初從政來皖。橐筆宣城。廡館子身。友儕懲導尋歡。先後識蓮娘三四。俱桐城籍。半纏而放。非甚纖俏。雖鼎鬪乍飮。聊慰初衷。而於舉世唾哂之謂畸揉骯髒者。殊益我之否認。宣城八皖冠蓋所萃。風氣較開。偶視一二新月樣者。蓋來自鄉僻或他縣。所常觀者。粗經纏束之桐城籍婦女至多。

濱海諸省。除大埠名邑外。小縣鄉僻。纏風固至今未全祛。華中亦然。西北更甚。惟時

會所趨。晉豫之壯幼婦女策杖或向日葵（取吉讖）行走（見昔日婦女時報）。甘肅女子跪立工作等狀。當可大減。大同婦女束素馳名。近閱某刊物。紀其地值廟會。猶見婦女盛裝外陳。任人品評。蓮鈞仍夥。顧或裝大。淫風烈。私娼達二千戶云。

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央日報。河套紀遊記綏遠新城之賽足會云。「今日綏遠新城東關外有娘娘會。與會人數極衆。尤以女子爲多。故予今日下車後。卽見平日寂靜之新城道上。車馬不絕於途。又今日沿途住家之女子。莫不濃裝艷服。排坐門首。且全部均爲小脚。分著各種紅藍黃綠之繡鞋。余在南方時。嘗聞黃河上游諸省。每年有所謂賽足會。今日所見豈卽此歟。」靈犀按。綏遠新城爲昔日八旗駐防地。從無纏足婦女。屢雜其間。有之。皆居歸化舊城。原山西籍移居於此者。余於民國九年至十五年宦遊其地。亦未聞賽足會之舉。想廟會時游人雜沓。纏足婦女居多耳。

智識界少女乞範蓮法者。靈犀前已紀其一。今春時代日報載。一少女圖束織。來書懇商。經編者函勸其勿如此。詎有一女性投信贊同。云伊素願亦然。因頻年在社會服務。不克及此。近于歸。始就纏。夫亦同意。惟年事稍大。祇能求尖窄。現代不宜弓形云云。誠爲罕事。夫女子愛好無間今古。晶報「鞋之迴溯」。謂坤履推敲入細。技誇描鳳。似

遜於昔。疇有某巨室於鞋之兩側上下。悉羃蟬紗。而裏盛香屑。襯以泥金云云。靈利巧展可見也。靈犀按。余自編印采菲錄以來。以行纏法相問者。前後數十起。皆復書婉勸勿戕嬌跌。王書城君函示有絕妙纏足方。惜未鈔寄。又不識其通訊。徵求迄今未獲也。（王君注意。此方務乞鈔示。刻棗莊正有人欲實地試驗也。）紗鞋內襯金紙。實以甘松等香屑。藉杜惡味。此夏日織趾婦女所御者。光宣之際。盛行一時。余親見之。家人亦有御之者。

曩閱西文中國地理。曾見有織足之攝影。蓋西人輒奇華婦之裙下么鳳。流落異域之鳳陽人每任觀覽博資。甚損國譽。其愛蓮成癖者。人知有湯姆生。時人有詩吟之云云。金蓮三寸選伶仃。年貌還須費品評。一樣風流成怪癖。中西輝映兩湯生。另一湯生。當指辜老耳。

觀賞束素濯纖。於此聊摘二則。螢窗異草紫玉云。「一日。玉晏起。隔窗纏足。鏞從牖外窺之。見其蓮白如雪。纖細如錐。軟藕半枝。嬌蓮一掬。遂不勝情動。遙謂之曰。予得阿姊爲妻。此生實無遺憾矣。」意外緣（前禁書之一）云。「尤氏明日要到長生庵行香。……到晚飯後。一面洗脚。一面與玉璫說笑。……隨道。你多時不曾做詩。不

要荒了。你閑在這裏。不拘你拿什麼題目。做兩首詩出來活活手。借此在這裏陪伴陪伴。也是好的。玉壇……只得將洗腳爲題。吟了七律一首。蟬噪風清雨乍晴。湯煎豈蔻小盆盈。一彎暖玉凌波小。兩瓣秋蓮落水輕。曾見膝前素練捲。旋看盆底白雲生。漫挑細剪真光緻。入握如棉別有情。尤氏將詩細閱笑道。據你這詩上看起來。豈蔻湯中再加暖玉秋蓮白雲俱是清高之品。就是一碗好湯了。如今請了你罷。……」

胡雪巖說部。曾於攤頭購得石印者一小冊。描述裏纏情形。並不詳盡。意或經刪除。非原本乎。靈犀按。曩所見者。大橋式羽著。多田太郎印。日本愛善社發行。計九十六頁。分十二回。末附咨文抄單。鉛印。名雪巖外傳。

說部描寫天足美者。如新山海經云。「……老蕭嘖嘖的贊道。苟太太的一雙腳真好。不肥不瘦。不寬不窄。不長不短。說是包過的。又沒有斧鑿痕。說是天然腳。又不像那些大脚婆娘。說牠瘦瘦削削的。全是骨頭。捏在手裏。又軟軟的有肉。說牠有肉。看看又這樣精巧。……」龜潮云。「……克天笑道。現在女人……。腳樣好的更是萬選青了。講道好的腳樣。要肥不見肉。瘦不見骨。背要薄。不露筋。腳身要狹。却不能太長。也不能太短。腳指頭要尖小帶扁。不能太小。也不能太扁。腳骨要高低相配。腳跟不

能倒。脚底要平。……總歸一句。要好的小脚放成大脚。脚樣就很好看了。……」

綜之天足於短窄薄平正各點。須適中勻稱。趾部舒而尖歛。色質潔白柔嫩。皆爲必要。合此條件者鮮。至龜潮小足放成云云。事實上殊難能也。

朝報「皇后與裸足」。舉古皇后跣足事三則。關於審美者。西漢惠帝觀張皇后濯足。「……下面金盆漱盥中浮着兩隻皓足。潤腫濡珠。長趾排玉。有那四方鑽石般的爪甲。鵝脂般的跗面。鴨膝般的跗。魚脰般的蹠。雖是癱軟無力軟軟的醉在香水浸着宮人柔滑的手裏。料他一對懸在長而漆黑的睫毛下含了秋露的眼球。一定會對着十趾根下一個發亮的渦。（或是雪絨一般的趾縫裏）凝盼着。藉以隱蔽他的浮羞。……有時也許移移眼睛到她那雙睡在地上的杏紅繡花無跟鳳頭拖鞋。雖是在宮人兩隻小手下把握住她的一雙皓足。前後總有些霜似的肉在外露着。她（宮人）把手齊按在背上。禁不住底從湛明的水色透出一道白鼈裙似的香肉。……」關於殘忍者。後漢曹操搜宮。伏后跣足而行。「……一雙縹玉色的足。齊頭按在滑笏的甃道上。後跟白蜿蜿的從踝骨的前端一倒一倒的呈現一種光潤。輕微地發出拍啣的音響。另外一個人掩着面。只剩下半個眼睛。在看着這粉米糲似地脚踵一步步遠下去。……」刻描有緻。靈犀按。此爲

後人揣想之詞。聊備一格而已。

現代化女性。炎暑恒裸跣。抹粉飾膚。去夏又新創繪襪與足鐲。畫襪卽於足精繪假襪。似肉色之絲襪。絲紋畢肖。惟一經着水。鉛華卽失。此外有一種金色足鐲。繫以小鈴。點綴玉腿。可謂踵事增華。

晶報「摩登金蓮」。記益豐搪瓷廠董叔諭君監製實用之具。式作三寸摩登金蓮狀。玲瓏鮮艷。可貯果皮糖渣。作菸灰缸或水盂。伴夢懷情。尤覺微妙云。如以柔滑潔白之橡皮製成。盛溫液。滲馨澤。玉軟溫香。取暖解渴。不更可撩人耶。

報載美國司密司橡皮鞋公司近倡論。謂美人自歐戰以還。足部短小四分之一。女子尤其。彼邦健康保險協會頗注意此問題。今後有閑階級女性。出入摩托。養尊居優。足失其用。咸有成三寸金蓮之可能云。妙論亦復具理解。

胡雪巖名傾中外。其平生好色奢侈。殊詬人口。清末出版之某筆記。有其軼事多則。胡之姬妾極多。不甚省其名。每夕由侍婢以銀盤進。盤儲牙牌無數。胡隨手拈得一牌。婢卽按牌後所鐫之姓名。呼入侍寢。胡又每微服遊行街頭。見有姿色美麗者。卽令門客訪其居址姓氏。向之關說。除身價任索不計外。并允與其父若夫或兄弟一美館。於是婦女

之無志節者。男子鬪茸者。無不惟命是聽。而其市肆店號所用之夥友。大半恃有內寵。乾沒誑騙。無所不至。遂至於敗。胡因荒淫過度。精力不繼。有以京都狗皮膏獻者。得之大喜。蓋他春藥皆係煎劑或丸藥之類。雖暫濟一時。然日久易致他疾。惟狗皮膏只貼於湧泉穴中。事畢即棄去。其藥性不經由臟腑。故較他藥爲善。一家獨得秘傳。胡每歲必囑其至戚挾巨金入京監製。以供一年之用。胡敗後。終擇留姬妾之最心愛者數人。餘皆遣去云。

「胡雪巖」說部。間載胡癖蓮韻事。節錄其纏蓮鈎春在紅芸院一段於下。「……瑞兒悄悄地躡足向左首玻璃窗外望去。見遮着一帶粉紅繡花的窗幃。從隙裏望去。見是兩個丫頭夾扶着戴姨太太。在圓桌邊四圍轉蕩圓圈子。心裏知道是剛纔用畢飯。又纏緊了足的緣故。原來男女平權之風。尙未行到中國。故胡宅的纏足。是一樁極考究事。家裏有一個大脚的。便以爲恥。竟不知萬國九洲什麼叫做天足世界呢。所以一個個連太太小姐。以至丫頭。都是纖不盈握。娉婷可愛的。這胡大先生又要精益求精的考究。務必要那雙腳尖兒。瘦得如一枝筆頭兒似的。才合他的心意。這戴姨太太本來是與朱姨太太並寵的。因要佔人頭地一步。所以分外的用心。在這一雙腳上專門雇上兩個老媽子。給他纏足。

已經小的不過三寸了。因布條子纏不好。用白紡綢扯成條子。拿來纏着。便覺又薄又軟。纏緊過之後。一定又要走他鬆來。痛了走不來。便叫丫頭們夾扶着走。兩個一班的輪流扶攙。走鬆了再纏。夜間痛的了不得。只把那雙小脚攔在床欄上養力。後來果然纏到要人魂奪人魄的地步。這大先生愛的如香枕兒一般。不忍暫時釋手。……」

約素旣織。玉體雖奮於下。而豐於中緣。克曲遂至慾。論者不乏其人。疇嘗以質諸久歷色界者。云確有是理。意或然乎。常州洪果。宋教仁案要角也。生前廣羅姬侍。咸令勤束雙跌。成菱彎一掬。聞洪諳採補。其出於此。益美床第耶。抑癖蓮耶。客秋予因逆旅主人導引。識宜城代人紹介暗娼民婦爲業之張奶。本亦風塵中人。現已殘花半老。雙鈞織正。有張小脚之稱。悉予具後主癖。常奇之。曾告有何某。亦殊嗜痴。在皖垣遍囑各旅館役者爲設法。終無以應。後徑伊找得一徐娘。加以整飾。索昂價。一宵混過。翌晨某酒意乍去。訝視大怒云。

徐仲可編之「清稗類鈔」。記姚美人足云。嘉道間。臨平姚氏。有一婦。生前姣麗無雙。足纖小。每繡履倦。則貫一針綫插於髻上。幫垂耳後。纔如一葉。人不見也。以故不良於行。行必婢媪扶掖之。姚美人之名聞於鄉里。記廣潮妾足云。廣州男子多置妾。小康

之家。輒有姬侍七八人。皆天足也。大婦輒織趾。潮州俗異是。大婦之天足者。十常得九。妾則無不織足也。記粵女纏足云。粵女之纏足。在未倡天足以前。富貴人家則必纏之。以示其爲巨室。而足之形式。貴短圓。而不貴尖瘦。大約直徑二三寸者。橫徑亦如之。相傳粵中最上之織足。能立於小碟間。故纏足者。需人而行。苟無人扶掖。雖一步亦不能行也。按纏裹能適到好處。步履多不刺目。其行來扭跚現苦者。除因過短小外。大都裹未成就。或解放之故。

偶理行篋。檢得舊雨南柯生「塵影零記」散稿。其閒情記歡一篇。有涉及蓮事者。竄錄二則。「蘇浙軍興於炎暑。予息止珂園。讀書蕉窗殊適。時瑞兒更黃姓乳姆。丹陽人。年事比花信。姣皙修嫻。體適中而微腴。亦復尤物。居或評述其家庭狀況。身世自嗟。婦雙趾結束甚俏。織銳勻正。窺眈神越。恫念人不幸生爲伊輩女子。將安適。因常善視之。」某傍晚。瑾應感約出外。予沐浴後。小坐院隅。葉底蟬鳴。仰視晚霞甚麗。陡念及伊婦。遂躡步越廳庭。踏止伊室前。戶靜掩。自隙際窺探之。見婦方沐竟。酥胸半露。垂首挽蓮於座。意擬卸弛作濯豔計。予情急中。輕推門而入。來找一物。伊頻以秀眸相目。予注視其鳳翹。贊何纖妙如此。伊微笑。予旋近前。拊擦其足。伊匿蓮。莞爾

半拒曰。毋然。問瑾何尙未返。嗣卒取得捉掌中。寬鞋把握。並強卸小襪。嘖嘖談詞。一方續爲弛籜裏。伊顏微頰。縮足不許。予懇陳已所嗜好。終獲款解。紈素罄盡。惟見皓然淨潔如剝菱。體絕彎秀。持捻彌覺肌膚融滑。復更番捧之嗅吸。蓮息溫馨沁腑。伊格格笑。推予首。雲髻微顛。予歡愛正濃。不顧却拒。含咀以飫慾。吮啄微嚙有頃。更重吻示愛。……」

予衡蓮鈞。夙以爲要宜求短窄薄銳。曲稱柔皙八字。如能皆在水平線以上。即已上選。一般人常祇顧及小與軟白。小又常但論前後之長度。竊以爲未盡可也。徐仲可評裹法七字訣。謂惟江蘇之揚州。稍能近是。其餘則適相反。予按昔維揚女足。以窄尖見長。其意可揣知。又毘陵莊紉秋謂纏足有纏足之形式。不纏足有不纏足之精神。大旨足背求其平坦。足尖務求其瘦削。寧可纖尖而長。切勿臃腫而短云。別於窄銳外。並求其薄也。謝冰瑩女士於「她們的生活」一書中。有補襪子一文。述伊在獄中時。不願卸襪露足。因伊足曾束過。懼以畸形向人。故熟籌補襪之方法云云。婦女畏羞顯露跣躄。多有此心理。以爲畸形不雅相。有惡息。而女足應深藏。亦守舊禮教者所秉信。惟茲更增益癖好者之愛慕也。

蓮趺所著之鞵飾。迭經遞易。今人鮮能悉其詳。一清稗類鈔」記弓鞋云。弓鞋。纏足女子之鞋也。京津人所著宛如弓形。他處則惟銳其端。而以揚州之鞋爲最尖。歐美人常購之以爲陳設品。山西太谷縣富室多妾。妾必纏足。其鞋底爲他省所無。夏日所著以翡翠爲之。其夫握之而涼也。冬日所著以檀香爲之。其夫嗅之而香也。記秦淮妓女之方頭鞋云。乾隆末葉。秦淮妓女之衣裳裝束。以蘇爲式。而兼效維揚。惟用睡鞋者頗少。咸以素帛製爲小襪。似膝袴而有底。上以錦帶繫之。能使雙纏不露。且竟夕不鬆脫也。其履地用方頭鞋。如童子履而無後跟。卽古鞞鞋遺製。今之拖鞋也。燈影下曳之以行。亦復彳亍有致。記滬妓所著畫屨云。同光間。滬妓所著畫屨。鏤空其底。中作抽屨。雜以塵香。圍以雕紋。和以蘭麝。凌波微步。羅襪皆芳。或有置以金鈴者。隔簾未至。清韻先聞。且又有曳男子履。繡以蝴蝶。雖縷金錯采。製作精工。而行步則絕無婀娜之致矣。其時之習尙可見。

采菲各編載詠美人足及鞋襪殊夥。足資諷誦。曾見清光緒末年。吳下某名士傾倒蓮姝。有喝火令兩首詠云。心比珠還慧。顏如玉不彫。研羅裙下拜雙翹。立把剛腸傲骨英氣一齊消。眼借眸波洗。魂隨夢墮搖。低鬟一笑過花梢。可惜匆忙。可惜性情嬌。可惜新詩

無福寫上紫鸞綃。再覓仙源路。劉郎鬢欲彫。蒼若隱約印雙翹。拜倒下風偷嗅香氣未全消。花底爐烟祝。燈前卜盒搖。茫無頭緒問收梢。□□□□。何日醉藏嬌。何日腮邊雙淚。親手拭紋綃。

吳東園一翦梅蘭閨四詠。拈鞋云。恨惹愁牽卜不靈。鳧鳥忘名。蠟屐忘形。晚涼浴罷踏莎行。蓮步盈盈。粉印輕輕。響屨廊空月自明。倒不能迎。積不能平。胡姬足下合歡情。聲在花陰。心在花陰。錦襪云。露點涼侵怨玉階。衛足黃葵。裏足蒼苔。鴉尖神女認新裁。寬是紅鞋。窄是紅鞋。休對楊妃說馬嵬。拾得休猜。結待誰開。凌波顧影憶妝臺。低着頭來。彎着腰來。

徐枕亞踏青陌上遺履跡詞云。荏苒流光。刹那頃欣逢寒食。偕女伴尋芳拾翠。踏青郊陌。聯步逡巡苔徑輦。徐行彳亍弓鞋窄。見纖纖筇柱幾行斜。齊留跡。修與短。由人摘。深與淺。憑他測。但個中最小。是奴誰識。喘去只愁珠鳳污。歸來却怪紅幫濕。互相看若個褪些跟。除圓履。又踏青詞螭戀花云。出水春衫身穩稱。蘭麝香縈。偷照鴛鴦鏡。怪煞鸚哥頻顧影。清裝可比年時勝。一握蓮紅金縷襯。輦步沙堤。誰惜雙雙印。小膽怯行芳草徑。前頭芳樹知難凭。

潘公理雜詩百首。曲盡閨情。其一云。乍然相晤便相諧。取次溫存取次乖。更有消魂腸斷處。背燈斜脫鳳頭鞋。

數年前負笈申浦。學友曾告我西女每趾束綃素。類華婦。以達纖銳。心未盡信。近閱徐訐君之印度的鼻葉與巴黎的小脚一文。緣知東風西風。求美蓋無間也。徐君文略云。爲都市裝飾圭臬之巴黎。女性現正盛行飾足纖小。此風或將傳至美洲與日本。其飾足之方法。(一)儘量加高高跟鞋之跟部。使足矗立現小。(二)鞋底製作極狹。祇二手指之位。足部支持圓形之皮鞋面上。面之下部堅同鞋底。自此支點。至鞋底之間隙。填以皮與絲絨。其移足部寬長之度至鞋面。有如我國昔時女性所用之裏高底然。(三)將鞋跟斜至鞋之中部。使人誤視以大爲小。以上之技巧。(一)屬於物理的祇顯露小的方面於人。(二)利用我人習見之弱點。以爲足與鞋底必稱。鞋底小。足亦小。(三)利用心理學上視覺之錯覺。此外之技巧。伊輩復注意製鞋之式。務適合其以小爲美。與中國過去相同云。予按雙趺以小爲美。人多以爲然。此中理蘊。亦有說焉。男女性別有差。形體稟賦互異。而彼此美愛之標準。各具不同。大抵男勿喜女性男化。女則慕男之壯健勇毅等。造物使然也。今人斥蓮足爲非美。而無以解於他邦婦女飾足纖小。而羣致讚好。

矧美的賞鑑。有時因受某種因素。如時間地域社會文化個人嗜好等之影響。雖同一事物。因賞鑑者異。其人非皆靜觀。或同情（美）或生反感（醜）不一。是以批評裏足爲有背健康不人道。尙言之有故。謂爲非美。固自有說也。然西女向有束腰珥耳等習俗。亦復有損人體。如巴黎女性之飾足。更痛苦可知。何未聞嘲笑之爲落伍民族耶。

放足之風。肇自滬瀆。聞初實由西人主之。而一般先進女士。惘癡陋俗。鼓吹解放甚力。民初版「鑑潮女俠傳奇」。第二句寫秋瘡卿演說放足。提倡男女平權。兼慨時事。巾幗豪氣。固自不羣。新學初興。閨中具此見解者殊不尠。華亭華吟梅女士勸諸姊妹放足詩曰。圓顛方趾盡人同。女界何緣足號弓。速解雙纏主開放。破除痼疾挽頽風。又六寸膚稱綴綴圓。可知本色自天然。卽今還我天然相。進步方堪振女權。「女界鬼賦記」說部。好女兒歌。鶯娘唱云。好女兒。好好好。纏足苦惱。纏足苦惱。盈尺蓮船。又恐貽人笑。怎及得不大不小。伸縮自由難盡描。紅的瓶。水泛桃。綠的瓶。雨打蕉。此功此效。料想世界少。點點滴滴楊枝水。遠勝那波臨頓情天不老。可以處家庭。可以入學校。攸往咸宜。而今而後樂陶陶。新也好。舊也好。好好好。則又過度時代女界。確會具有之觀念也。

「上海報」載病鴛作洛陽女兒解蓮詞云。洛陽女兒比花鮮。嬌嬈婷娉我亦憐。獨有一椿言不得。行來個個步生蓮。飄然未必是神仙。摸壁扶牆勢欲顛。病態絕無康健美。不教異性動心絃。空聞琴韻難偕舞。鞋有高跟不可穿。况是深藏鹹滷味。愛蓮居士久歸天。幾番功令苦宣傳。嚴締民間不解纏。凡百摩登先解放。特將此意贈嬋娟。並謂禁纏初未見效。嗣經嚴禁處罰。並禁少壯娶小足女子。風氣乃開云。

光緒中葉。廷諭民間未纏足者莫纏。已纏者放纏。蘇州陸某。訓蒙爲業。其女當出嫁時。儀仗中有銜牌一對。硃漆黃字。奉旨放足。路人哄傳爲笑談。長者金南屏秀才詠詩云。蒙學先生陸敬齋。教書聲達皮市街。體長雅號浪衣竹。骨瘦真如馱壁柴。奉旨擋頭成話柄。專門放足製銜牌。千奇百怪平原事。不管鄉鄰宿食哇。

伉儷間因藁砧不樂室人弓足。致相側目者。間有之。纏裹成就難。解放更增痛苦。廢名「桃園」說部。張先生與張太太一篇。全文寫此。夫殊愛其妻。但甚憎疾其小足。致攝全身影不能。沐足則懼爲夫所見。晚間裸足睡。又慮不便。迫急情狀。形容如繪。顧一方面嗜愛纖彎者。又彌感今日之良遇賒願。洵憾事矣。

采菲錄載及男子僞飾女性事數則。其中一二始末。見明陸燦之「庚巳編」。並載「祝枝山

野記」中。「聊齋誌異」亦略及之。桑冲案。刑部及都察院有存案。惟人妖並不始於桑冲。其初大同府屬山陰縣人谷方。幼時其父稱得異人授術。爲谷方纏足耳。自十六歲出外。以教繡爲名。誘奸詐財。歷十八年未破案。桑冲爲其徒之一。被捕供實。時谷已死。桑十五歲遇谷。故雙足僅粗裹略小。成半攔足。惟行術十年云。見程瞻廬著「四傑傳」中。

「四傑傳」又云。明唐寅對女子纖彎。曾事研討。作有金蓮佳話。於若干地域之著名小足。繪圖作說。辨析源流。如揚州膠東等處。考證尤爲詳明云。不知何本。

法都裝飾。向爲世界各都市所景從。現今夏日新女性之裸腿跣足加飾物。亦發起於該地。舊日出版之「香艷雜誌」中。海外艷聞。譯有裸足之風行一節。記之「……………世界著名繁華巴黎之婦女社會始創一種裸足之風。質言之。則棄長襪不用。雖脛亦裸耳。……………然安知歷久不爲世界婦女之好時裝者所效法乎。其始裸足之風。惟於家內行之。漸漸成爲習慣。至今此風盛行。當荷藕香熟之時。則裸足婦女出現於高貴之社會者尤多。又有侈美觀於足上者。則以貴重物品。若寶石珠玉等等爲足部之裝飾。而足跣骨處。大爲裝飾品所在地。故贊成婦女裸足者。除靴鞋店外。尤以珠寶商爲最。……………」

女子所着之高跟鞋。常爲人詬病。以其有妨健康與足部美。近美國好萊塢女星。已棄此而履平底鞋。緣專家萊路敦博士研究。高跟鞋殊減足美。尤其足踝。因之歪斜。羣遵其言。一般鞋店又競製平底鞋云。「新聞報」。

「申報」載世界皮鞋王擁資五億之捷克人拔佳。近至日本。日女多數仍衣和服。着木履與草履。拔佳乃代日人設計一種配襯和服用之高跟鞋以增美百分之二十。因木履草履係野蠻時代遺物。捷克國衣服與日本相似。而皆履皮鞋。彼設計之鞋。係用與和服顏色調和之布料製成。鞋口上附鬆緊帶。後面爲半高跟之木履。旣美觀耐用。復甚康健。我國用布質綢緞製成高跟鞋。與旗袍配合。行之有年。拔佳先經我國。後往日本。其設計頗有抄襲我國之嫌云。

日本感覺派作家谷崎潤一郎。於其所作「富美子的脚」與「刺青」二書。對足部美與戀足之描寫極盡致。前書曩曾一閱。書中男主角似患神經系疾。郁達夫短篇小說「過去」。亦有記某鍾愛女性玉趺云。「說到她那雙脚。實不由人不愛。她已經有二十多歲了。而那雙肥小的脚。還同十二三歲的小女孩一樣。我也曾爲她穿過絲襪。所以她那雙脚肥嫩皙白。脚尖很小。後跟很厚的肉脚。時常作我幻想的中心。從這雙脚。我能夠想出許多

離奇的夢境來。譬如在吃飯的時候。我一見了粉白油潤的香稻米飯。就會聯想到她那雙脚上去。萬一這碗裏。我想萬一這碗裏盛着的是她那雙脚。那麼我這樣的在這裏咀嚼的時候。從她那兩條很曲的口唇裏。必要發出許多真不真假不假的喊聲來。或者轉起身來。也許很命的在頭上打我一下。我一想到此地。飯就要多吃一碗。……」

人體之構造。與生理觸知方面。手指與舌爲敏感部份。嗅知與味知。其感覺之引起。俱由於感覺器官受一種微粒之激撞。惟微粒須先於液體中溶解。方能引起感覺。故除液體物能逕惹嗅知與味知外。固體物須先潤濕方可。女足層束較易有汗息。汗腺存在。本以手掌足蹠爲多。在拜足者輒好嗅吸之。其實肌膚之氣息殊微。僅領略汗液之積味。特心理上一因性別之差。又因嗜足關係。情濃意貪。乃不禁嗅之吮之。是固受生理之衝動。加之心理的因素使然也。

故都北里織織錄

友人湯赤蓮。癖蓮特甚。北里名姝。無論等次。舉凡裙底雙弓。堪供把玩者。罔不結識。嬌紅姹紫。玉軟香溫。蓮花妙相。昆影紛呈。爲製織織錄。寄實采菲。或亦蓮座皈依弟子尋芳之助也。

錄 四 菲 采

朱家道	朱家道	朱家道	火神廟	火神廟	小李道	小李道	小李道	小李道	王廣道	王廣道	朱茅道	石頭胡同	石頭胡同
華芳樓	民樂部	迎賓樓	民陞部	慶春部	興順院	山林院	德盛樓	華賓部	桂香院	桂荷部	銀香部	桂喜部	三福班
玉寶	翠蘭	金珠	金寶	月仙	桂榮	金鈴	艷芬	秀芝	紅寶	翠寶	金鳳	彩琴	月仙
	金花				秀卿	玉卿			桂紅				月樓
						素雲							鳳仙
茗花樓	華鳳院	慶福部	春滿園	元福院	永泉部	清香院	金仙院	興春院	寶順部	雙樂部			泉樂部
紅寶	金仙	金花	金鈴	美玉	玉鳳	翠喜	玉瓶	金鈴	鳳仙	彩霞			秀蘭
	翠鈴				桂花		玉寶	玉寶	月仙	玉亭			
金鳳									桂花				

青風巷

明福部

佩君

瑞卿

品香園

小紅

博興道

椿樹堂

愛鈴

博興道

同德部

紅寶

彩雲

蔡家道

鳳元部

金寶

順寶

醉蓮肆虐記

五四老人

余友青鶴（其人尚在暫用化名）。隴右望族也。幼失怙。賴祖母撫養成立。天姿穎悟。美丰姿。擅詞令。經史百家。靡所不窺。性好色。癖蓮尤甚。初嬪表姊某氏。容貌端麗。生甚癖之。惟女以就讀學校。雙鳧已弛。生常以爲美中不足。會女之堂姊妹月華月英。雙鈎纖絕。嘗來生家。生見之魂夢顛倒。謂妻曰。倘得華英姊妹充作下陳。則卿之德過於娥皇遠矣。女知生意。於歸寧日。略露其意。其叔父不悅曰。青鶴生自恃其富。欲盡納吾家諸女乎。倘果如此。人其謂我何。隨戒其女勿往生家。生一慟幾絕。過數日。生謂妻曰。天下美婦人多矣。余誓必得之。妻不能禁。於是生乃北走燕趙。南逾大江。歷遊直魯豫晉陝甘江浙四川諸省。至必留連花酒。興盡乃他適。兩年乃歸。計御女百餘人。其中有處子八人。二蘇一浙一豫二秦一廿一晉皆豈蔻年華。足纖而貌麗。能婉轉伺人。

意。皆納之爲簪室。另購婢三人。皆蘇產。俱攜以歸。生固世家子。所居深院巨宅。初本寂寞。宅後有園。樓閣亭榭。水木清華。悉諸女以實其中。又治畫堂。題曰藏春。紫雕繡幔。窮極奢靡。壁間盡懸春畫。女貌悉如諸姬。男則生之小像也。雪膚花貌。盡態極妍。或乳峯緊貼。或金蓮高舉。或御睡鳥。或着羅襪。或施纏而僵蠶偃伏。或束帛而玉筍插天。男則款捻金蓮。恣情調笑。或乘興乍疾乍徐。或下顧而看出看入。女則或顏如半笑。或眉似含啼。或鬢亂釵橫。含情仰受。或上迎下躲。媚態求饒。蓋生在舊京時。以照片授畫師。并口述其艷跡而作。不啻實地寫生也。生素信吐納術。且好蓄媚藥。其具偉岸不可當。故每夕非盡御諸女不爲歡。生雖好色。而御諸女極嚴酷。謂男子之與婦人。如大將之與愛馬也。平日拂拭無微不至者。以爲衝鋒陷陣之用也。一般人御女輕憐痛惜。自以爲溫存者。不啻大將之保愛其馬於敵陣之前。欲求建功不亦難乎。又謂馬之威力非受痛無以表現。故騎士之靴跟置釘。所以刺馬腹也。女之媚態。非受痛亦無以表現。故春藥淫具皆所以使之婉轉作態也。故御女必盡歡。而盡歡必求乎纖趾。凡納婢妾必求蓮步姍姍。御時尤須緊握親嚙。必使之極感痛苦而後已。蓋纏足者。實爲女之溫柔婉曼之先決條件也。又謂處子之嬌羞態。亦大使人魂消。惟倘於破瓜時。緊握雙鉤。

使之受雙度痛苦。於婉轉哀泣乞性乞命聲中。觀其眉黛緊蹙。淚痕盈睫。金蓮頻促而不得。柳腰躲閃而未敢。較之己御少婦。飭去足紉。輕搔蓮心。彼美春意盎然。輕顰淺笑。浪態承歡之狀。尙有過之。惟少婦之樂尙久。而童女之樂甚促。故玩童女必須盡量賞識。不可輕輕放過也。如昔之童女。己爲今之少婦。而欲求童女之樂者。其道何由。曰亦只有纏足之一法耳。其法令被御之女。當臨御前。於敷粉塗脂理鬢薰香澡牝濯足之後。須令他婦爲之緊纏雙足。纏時女必蹙眉。甚至啜泣。勿理也。纏裹既畢。女足疼痛如燒。漸至麻木。乃令着軟底大紅繡鳥。再令女尋用過之裹脚兩條備用。此時女自知痛苦將至。而又不能自免。瑟縮畏懼。如幼女將纏足狀。如處子初侍寢狀。男此時箕踞牀上。赤體露陽。嚶笑以威之。女乃瑟瑟索索捧出裹脚。男卽令其脫衣待御。只解羅襦。不去睡衫。僅鬆鈕扣。便可見兩顆雞頭。滑不留手。掩映紅繡袜胸金練間。然後男以裹脚繫女踝腕上。吊於帳中。花心較開。男乃按具而入。女此時兩脚被纏。倒吊空中。血液下注腿部。而達於陰。故女牝此時最爲飽滿緊暖。御時款捻金蓮。輕親香乳。摟纖腰。含香舌。無不如意。而陽雖於緊澀難納之中。大有滑潤之感。舒適如嬰兒之含乳。脹大似凍蛇之鑽窟。中心翕然。美不可當。不似童女之一味緊澀也。女經御後。須休息三日。

。方可進御。此亦制服婦女奇刑之一也。生嘗謂弓足之妙。秦晉爲最。蓋兩足多香軟。北足多瘦小。而長安三原婦女之脚。尖小瘦削。香軟周正。兩者兼而有之。真尤物也。生所納秦女婉變。善纏足。生令爲諸妾及幼婢司纏事。並爲之代訂規則。又繪省娘裹足圖一幀。懸於培蓮室內。（卽專爲幼女裹足之室生於門前懸一額曰培蓮室）圖旁掛小鞭一。乃朴作教刑之意。室中置櫥三。滿實弓鞋羅襪足纏。以暨鑿粉香屑剪刀棉花藥物針刺之屬。壁上盡懸織足歌舞之圖。又特製纏足椅一。女定坐其中。以機扣兩大肘上。纖毫不能護持。僅兩小臂及手可活動。得以拭淚。椅前有足架一。女足扣架上。俾得從容施纏。施纏之日。生妻坐上座。秦姬旁侍。受纏諸女。由生妻及秦姬領導。頂禮省娘。旋令諸女跪誦禱詞。祝曰。信女某某。今日開始纏足。乞娘娘福佑。減少痛苦。三寸金蓮。速速成功。早得夫主寵愛。娘娘大慈大悲。萬望見憐。祝畢。伏地哭。繼拜生妻四拜。妻又命女轉拜秦姬。並諭女曰。一切悉聽汝姐姐。好好受纏。勿怠勿荒。卽以鞭授秦姬。秦姬持鞭受拜訖。諭女曰。余奉主母命。爲妹等行纏。勿怕痛苦。將來倘有偷鬆睡鞋。私綻香纏情事。定不汝恕也。卽令諸女咸跪。去上衣。各鞭三下。戒之曰。倘不自愛。當如是。於是諸女將預置之裹脚帶每女一雙。置於小盤內。各以次跪進秦姬。並

答曰。姊命不敢有違。妹等當忍痛受纏。秦姬隨賜女每人絲繡手帛一條。備纏時諸女哭泣之用。女受帕再拜謝秦姬。隨令一一坐纏足椅上。自解鞋襪。椅前置一小朱紅木盒。中貯清水。先爲女洗足。洗時反覆端詳。於足心纏縫等處。縝密洗滌。既畢。然後縛女大臂椅上。再以女脚一隻扣架上。針剪兼施。女花容慘淡。痛哭失聲。而纖毫不能轉動。繼卽爲之緊束足纏。於足縫等處先偏洒礬香粉屑。俟纏一層。卽於脚帶間又洒之。移時雙纏裹就。尖尖翹翹。媚香撲鼻。而生常旁觀以爲笑樂。常謂人曰。余每觀女子纏足痛苦之狀。輒想及將來菱植肩上。蓮開掌中。不覺情興勃勃。不可遏止矣。此廿年前事也。

十年前隴東軍閥某某。性好漁色。年已垂垂將老。而姬妾俱屬少艾。會其屬下某局長。有二妹。婉孌而足纖。某見之驚爲天人。強納之。寵冠後房。每逢神社演劇。某必携兩女就觀。女貌白皙。足頗纖小。某軀幹魁偉。而二女體態輕盈。偉大嬌小。兩相輝映。旁觀者均爲之艷羨不置云。某自納女後。對某局長亦頗提拔。民間一時有「兩小金蓮。換得一頂烏紗帽」之諺。時余供職此處。對此事知之甚詳。後某失敗。携女他去。隴東民氣閉塞。對某所爲。不以爲虐。至今尙稱道之。

北地軍閥某。初爲巨盜。獍悍無人理。後爲官軍收編。駐節某地。後房姬妾百餘。皆良家子。無不蓮步嫋嫋。某外出時。獨坐一車。懷中擁抱女子一人。艷裝濃抹。着紅繡鞋。某一手握女蓮鈎。一手自撫其髻。或親女頰。旁若無人。前後騶擁者百餘騎。俱荷槍橫冲直撞。招搖過市。路人爲之側目。某意甚自得。次日復出。必另擁一女。久以爲常。致爲官軍勦滅。姬妾皆分散云。

隴東女子纏足。于裹脚上。再緊束以細繩。層層匝起。甚爲痛苦。亦有置盜屑於脚帶中緊纏者。彼地困窮。小女孩多不穿襪。街上時見七八齡幼女。着窄履。內匝麻繩。跪坐道旁。可憐亦可哀也。

采菲各稿。存積甚多。擬卽提前編印。名爲采菲新錄。閱者如有佳作。或前人考證詩文詞曲等類。務祈早日寄下。圖影尤爲歡迎。彙集齊備。卽將授梓矣。

靈犀附白

附訪蓮社啓事

陳靜筠女士於蓮足之美化技術。經驗宏富。現由本社請其主持信箱。凡在此過渡時代之女同志。無論現仍纏裹。或已解放。倘對蓮足內部之整形。外部之修飾。及足病之治療。有所詢問。但將經過情形。現在狀態。詳細說明。逕寄上海郵局信箱一二七七號收轉。卽由女士專函答復。不取費用。但附回答郵資可也。此啓。

中華民國廿七年十二月一日初版印行

實價壹元五角
(外埠酌加寄費)

采菲錄四集



有者著者權翻印必究

編著者 姚靈犀

發行者 天津書局

印刷者 正文印刷局

天津法租界

總發行所

天津法租界
二十六號路

天津書局

特約代銷處

北京琉璃廠瞿家胡同三號文田書店
上海白克路七百四十號國際科學公司

本局已出新書

香艷小說 瑤光秘記

姚靈犀 實價八角

歷史 采菲錄

初集一元五角
續集一元五角
三集一元五角
四集一元五角

未刻珍品叢傳

姚靈犀 實價五角

武俠小說 十二金錢鏢

白羽創作
初集六角
二集(即出)

長篇小說 雅瑩

烏公創作 實價七角

短篇小說 殘羽

烏公創作 實價四角

兵 兵術

毛駿民著 實價四角

天津半月刊合訂本

感公靈犀合編 洋裝實價二元

新書出版預告

香艷小說 家庭日記

實價九角

長篇小說 當爐豔乘

夏冰作 實價八角

武俠小說 慘劍譚奇洄

楊枝作 (即出)

武俠小說 說劍譚奇錄

趙煥亭著 (不日出版)

武俠小說 揚鏢記

白羽作 (不日出版)

武俠小說 黃花劫

白羽作 (不日出版)

武俠小說 聯鏢記

白羽作 (不日出版)

武俠小說 武林俠踪

鄭證因作 (不日出版)

瓶外卮言

姚靈犀編 (不日出版)

賽金花紀念集

張次溪編 (不日出版)